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雍正
飞龙传

上



雍乾飞龙传

上

一眼望过去，这块地没边。

没边儿的地方看上去像边儿，其实不是边儿，那是天地相接处的一线。这块地上，黄一片，绿一片的，黄的多绿的少。

仔细看看，黄的是砂，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沙漠，绿的是庄稼，那一小片，一小片的高粱地跟麦田。

偶而还可以看见那狼烟般上接云霄的黄雾，那是沙漠里的风，刮起了满天的黄尘，远望过去，在这块地儿上有两条蛇一般的东西，黑忽忽的，一条是死的，一条是活的，死的静静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活的在那儿慢慢的蠕动着。

死的那条蛇，是长城，万里长城，北起“山海关”，一直到“嘉峪关”。

长又何止万里，雄壮、宏伟，不该说它像条蛇，应该说它像条龙，一条静蛰着的龙。

那另外一条活着的、蠕动着、比起这条万里长城来虽然判若天壤，不成比例，可也算得上罕见的。

那是一队马车，一个车队。这车队之浩大，在长城之内，没见过，在长城以外，也算是破题儿第一遭。

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足足有几十辆。

蜿蜒着，蠕动着，每一辆车上都满了黄尘，远看过去像一条黄蛇。

顶上日头烤着，下头黄沙炙着，这条蛇像受不了酷热，在黄沙地上翻腾着挣扎着，不怎么激烈，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

每一辆车都是四套高蓬，每一个赶车汉子都够精壮，全身的裤褂，打扮俐落，厚胸膛，粗胳膊，浑身上下没一点不透着劲儿。

那身裤褂原是白绸的，可是现在全变了色，成了黄的了，别说衣裳成了黄的，就连头发，眉毛都成黄的。

有的车边儿上挂着锅碗瓢勺，有的车后头，拖着牛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就像搬家似的，车子走着，牛羊叫着，车旁挂着的东西叮当乱响，热闹透了。

车队两旁，有几十匹健骑前后来回的驰动着，鞍上全是打扮俐落，敞着胸，卷着袖子精壮汉子，一个个腰里挂刀，鞍边悬弓，像是护车，一个个浑身行装被汗湿透，满脸是沙、是尘，都看不清长得什么样儿了。

这么个地方，这么个车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车是黄的，马是黄的，人是黄的，连太阳都变成黄的。

偶而看见一片高粱地或是麦田，尽管是绿里泛黄，也让人不由精神一振，猛吸一口气。

这么热的天儿，别说人了，连牲口都乏了，每个人脸上都露着倦意，可是赶车的腰杆儿仍挺得很笔直，护年的骑着健马仍如飞地来往驰动着。

马嘶人吆喝，鞭梢儿“叭”“叭”响，还有人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只听他扯着喉咙唱道：“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扭回头，瞧见了一个推小车儿的汉子，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打情的扳儿翻上下，谁是那常穷久富的，要饱还是那家常的饭，要暖还是那粗布衣，烟花柳巷君莫去，知痛瞧热是结发妻，人要到了难中拉他一把，人到了急处别把

他来欺，没钱别卖您看家的狗，有钱别娶活人妻……”

他正唱着，打车旁走过来个人，是个少妇打扮的女人，小媳妇儿，穿的不赖，薄施脂粉，也具有几分姿色。

她从车旁过，往前头走。

赶车的汉子忙用胳膊肘儿，在那唱“太平歌词”的矮胖汉子腰眼上撞了一下，轻声说道：“别唱啊，坑人，留着点儿歇腿儿的时候再唱吧！”

这时候那矮胖汉子也瞧见那小媳妇儿了，两条短眉一竖，“呸”地一声道：“他娘的霉气，说着说谁就来了，怎么了，怕犯忌讳？你怕我可不怕，撇下了自己的主儿另跟别人，活人妻就是活人妻，要怕人说长道短，当初就别干那败德的事儿！”

那女人头一低，加快脚步往前走去。

那赶车汉子眉锋儿一皱，道：“坑人，你是怎么的了？”

“怎么了？”矮胖麻子愤愤说道：“我他娘的让太阳晒的，满肚子火儿没处发，罗老三，想想看，咱们哥儿俩吃这碗饭可不少年了，走东闯西什么事儿没见过？碰见过这种邪事儿么……”抬手前后一指，道：“你看看，咱们这趟车货色有多齐全，有好人养过日子，也有他娘拐人私奔的，有做官儿的，有走腿闯道儿的，有贼有盗，有羔姐儿，还有那偷人养汉家里呆不住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三爷偏要护这趟车，做这趟买卖，大伙儿成一路，半路上熬不过，熬不住，偷偷摸摸，勾三搭四，什么丧德败行的都有，偏偏三爷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个不闻不问……”

那赶车汉子淡然说道：“咱们做的这种买卖，吃的是这碗饭，只要有银子有钱，什么人不能坐啊！这种事，人家的男人都不管，三爷留神风险，护车都顾不过来，那有心思管这闲事，再说也不便过问哪！”

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我不是她男人，要是她男人早就宰了她，要她跟着丢人现眼，王八好当气难受，亏得他好度量，居然脑袋缩进了壳里，一声不响。”

“也难怪。”那赶车汉子道：“一个瘫子，等于一个活死人，他怎么管哪，只有忍了，一个忍不住还怕那女人，撇下他不管呢？”

矮胖麻子道：“你可别说，那女人可真干得出来，不瞧瞧，打从‘张掖’到如今，起先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还避讳点儿，现在越来越大胆了，也越跑越勤了，大白天里想过去就过去，我就摸不透想不通，一天没男人活不了么，难不成天生长着一身浪骨头……”曰赶车汉子道：“坑人，你歇会儿，她就是索性住在那辆车里，也不关你的屁事儿，你干嘛这么气？”

矮胖麻子道：“话不是这么说，车队是咱们的，咱车队里从不容这种人……”

赶车汉子道：“这趟车里比她还要坏的人多着呢，你都想管，要管当初何不干脆别接人家的车钱。”

矮胖麻子道：“你不知道，我是怕惹事，咱们留神外来的就够奔命的了，万一车队里头再闹出点事……”

赶车汉子道：“等出了事再说吧，到时候自有三爷应付，你瞎操什么心。”

“行。”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我不说，连你都他娘的胳膊肘儿往外弯，咱们是老兄弟，当着别人我还懒得说呢，脏我的嘴，丑事儿，臭事儿，‘劝人方’里说的真不错，没钱别卖看家的狗，有钱别娶活人妻，那瘫子也真是，什么人不好要，偏偏……”

赶车汉子道：“一个活死人，他能要谁，还能捱个儿挑么，人家愿意跟他已经很不错了。”

“不错？”矮胖麻子道：“不错个屁，要个窖子里的都比她强百倍，我他娘的就是瞧不上她。”

赶车汉子笑道：“要你瞧上她干什么，有人瞧得上她就行了，撒泡尿照照，说不定人家瞧不上你呢。”

矮胖麻子道：“我姓赵的祖上没积德，她最好别瞧上我，当然，我既没钱财又没人才，大老粗一个，也不懂什么风月情趣，什么也没得图的，四车里那小子有钱，人又长得皮包肉嫩，跟他娘的二娃子似的，听说还挺有来头的呢！”

赶车汉子道：“我不清楚，我吃的是赶车的饭，别的事我一概懒得管，没那闲工夫，也管不着。”

矮胖麻子道：“哼，才几天工夫就打得火热了，可真是乾柴烈火，一点就着，往一块儿凑吧，什么时候火儿大了，把车蓬烧着了，妖怪现了形，看他娘的谁丢脸。”

赶车汉子淡然一笑道：“要怕丢脸也不干这种事儿了。”

矮胖麻子突然咧嘴一笑，摇头说道：“四车是陈老六赶的，热闹就在身后，隔着一层车蓬，看不见听得见，别他娘的心里一乱把车赶到城墙上去，要是再耐不住钻进车里去凑凑热闹，那乐子可大了。”

赶车汉子道：“除非陈老六他不想活着回去见老婆孩子了，真要那样三爷饶得了他才怪。”

只听一声吆喝传了过来：“歇腿儿了。”这一声吆喝一起，一声声的吆喝响了起来。

头一声是从前头传过来的，接着响起的一声声传向了后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一匹马风也似的驰了过来，鞍上汉子冲着赶车汉子道：“三爷有话，自己弟兄不得离开马车十丈。”拉转马头又往后驰去。

车队停下了，罗老三系好缰绳，插上长鞭跟矮胖麻子跳下了车，伸伸胳膊踢踢腿，罗老三望着远处的高粱地，好不神往，道：“我真想到高粱地打个滚儿去，可惜三爷不让。”

矮胖麻子扭头就往前走，罗老三一把拉住了他道：“干什么去？”

矮胖麻子一咧嘴，道：“把耳朵贴在车蓬上听听，过过干瘾去。”

罗老三道：“你也不怕耳朵里长毛，坐下来吧，难得歇会见，干吗这么劳神哪！”

一扯硬把矮胖麻子扯着坐了下去。

罗老三往他身边刚一坐，打前头来了另一个赶车汉子，“砰”地一声把一顶风帽摔在了地上，又是一口唾沫，骂道：“倒他娘的八辈子霉……”

“倒霉！”矮胖麻子咧嘴笑了：“陈老六，运气，多听几回能当官儿……”

陈老六眼一瞪道：“你少说风凉话，爱听，这第四车你赶去，那骚娘们儿真他娘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上车没说两句话就……唉，丧德性，那儿来这么个货。”

罗老三道：“还在车里么？”

“怎么不在！”陈老六道：“正热着呢，待会儿咱们拿眼瞪着她，看她怎么下车去。”

“怕这个？”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怕这个不过来了，你就是脱光了躺在这儿，她也照样从你身上跨过去。”

罗老三一咧嘴道：“说不定她会停下来歇歇！”

矮胖麻子“哈”地一声笑了。

陈老六拾起帽子来猛力往罗老三头上摔去，道：“你娘的，你这狗嘴里还能长出象牙来三个人正在闹，打后头快步走来个人，看打扮他也是个赶车的，左看看，右瞧瞧，轻声说道：“嘿，告诉你们一件事儿……”

陈老六道：“干什么跟做贼似的！”

矮胖麻子道：“又是那个娘们儿偷上汉子了。”

那赶车汉子踢了他一脚，道：“去你的，少废话，要不想听就滚到一边儿去。”

罗老三道：“什么事，王老七。”

后来这赶车汉子压低了嗓门儿道：“你们谁知道，为什么最后那辆车赶车的不是咱们的弟兄。”

“为什么？”三个人齐声问了一句。

“为什么？哈。”王老七很得意，眉毛一扬道：“恐怕咱们这些弟兄里只有我知道，告诉你们准会吓你们一跳，那辆车是辆囚车。”

“囚车！”三个人一怔，都脱口叫了一声。

矮胖麻子道：“去你的吧，明明是咱们寨子里的车……”

“你他娘的是木头脑袋呀！”王老七道：“咱们寨子里的车，就不能当囚车用了么？”

矮胖麻子给问住了，半天没说话。

罗老三道：“老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儿来的囚车啊？”

王老七盘腿坐了下去，抬眼四下看了看，然后轻声说道：“我赶的不是那倒数第二辆车，上路很久了，我就没听见后头车里有人放个屁，跟他娘的死人似的，我原就嘀咕，嘀咕是嘀咕，可没怎么在意，刚才歇腿儿的时候可让我瞧见了，我站在车子上伸懒腰，一扭头，巧了，那赶车的掀蓬往里头送水，车里有个大铁宠，那一根根的铁棍儿小孩儿胳膊般粗细，里头囚着五个人，一个个长发披散，胡子老长，既凶恶又怕人，那赶车的还说，老实点儿吧，别给我们找麻烦，我们也是混饭吃，不得已，等到了地头把你往上头一交，我们就没事了，到那时候你有什么性子再使不迟，你们听，这不是囚车是什么？”

矮胖麻子霍地窜了起来，道：“咱们车队里怎么会有囚车，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得去禀知三爷一声。”

陈老六伸手按住了他，道：“你省省事歇会吧，上路时候每辆车都经过三爷亲自检查，那辆在前，那辆车在后，也是三爷亲手安排的，车队里有辆囚车，三爷会不知道？”

只听身后一个苍劲话声接口说道：“老六说得不错，我知道。”

四个人一惊站起，忙躬身施礼，恭恭敬敬叫了声“三爷”。

眼前背着手站着个清瘦老者，一身的黄尘，年纪约有五十多岁，一身合身的裤褂，腰里鼓鼓的，身后有个壮汉子提着一口带鞘的刀。

人马都够疲累的，可是这清瘦老者精神不减，两眼炯炯有神，祥和中带带着肃穆，隐隐有种慑人之威，满脸的精明干练，一看就知道是个饱经世故，经验历练两岂富的老江湖。

只听他道：“老七往这边儿一来人家就知道了，派人跟我打了招呼，要我关照你们，装装作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懂么？”

几个人一肚子纳闷，可是那个敢问，只有恭恭敬敬应了一声：“是，三爷，我们懂。”

清癯老者两道长眉动了一下，道：“我告诉你们，在上路之前人家拿着官家的公文找上了大爷，要问寨子借辆车用，大爷不能不答应，老实说大爷也不敢不答应，可巧咱们要往北来，大爷就命我把那辆车安插在车队里……”顿了顿道：“那辆车确是一辆囚车，据他们说车里囚的是‘大漠龙傅天豪’……”

“大漠龙傅天豪？”几个人脱口叫了一声，脸上都变了色。“轻声。”清癯老者叱道：“咱们知道‘大漠龙’是怎么样的人物，可是在官家眼里他是个独行大盗，犯案累累，十恶难赦，别说‘大漠龙’本人，就是稍微挨点边儿的都一律杀头，重一点的连家都抄了，这种事沾不得，咱们只有装装作哑，懂么？”

几个人都点头，可是舌头都发硬，说不出话来。

清癯老者唇边掠过了一丝令人难以意会的笑意，道：“铸了个人铁笼子还不够，让人无法明白，笼子里还派几个人住着，那几个人是‘四残’，听说过么，‘四残’？那可不是等闲人物，都是当年黑道上的一等一人物，外头也有人，不过你们瞧不出来，押车的是直隶总捕，‘大鹰爪’谭北斗，他就坐在老七赶的那辆车里……”

王老七五官猛地一抽缩，就跟突然让谁抓了一把似的。

据他所知，车里坐的只是个土里土气，小里小气的老头儿，没想到那竟会是名震大河南北的直隶总捕“大鹰爪”谭北斗，这可真应了“真人不露相”那句话。

只听清癯老者又道：“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越是有来头，有名气的大人物越让人瞧不上眼，他要个个都让人一眼看透，那也算不得大人物了，我做这种买卖几十年了，这趟是头一回碰上这么扎手的车队，咱们这趟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什么人都有，形色之多，品流之杂，让人难以细说，据我所知……”

两眼扫了四下，道：“咱们这趟车里有‘大漠龙’不少的朋友，有‘大漠龙’不少的仇家，人家谭鹰爪心里也明白，可是人家装不知道，他们不动他也不动，单这一份镇定工夫就不能不让人翘拇指，放眼大河南北，谁比得了。除了这些，咱们这趟车里还有些来历不明，让人摸不透的，总而言之，他们个个都是危险人物，咱们这车护的不是人，等于是一车车的火药，一点就爆，不出事便罢，出事就小不了，你们要各自小心，各守各的本份，什么闲事都别管，要不然一旦出了事把你们牵连进去，可别怪我不管，我管不了，多少辆车出来，我还得让多少辆车回去，有老婆孩子的多为自己的老婆孩子想想，没老婆孩子的就想想自己的亲人，犯不着，也惹不起，懂么？”

刚才说是说不出后来，现在连点头的也没有了，全震住了，全怔住了，全傻在那儿了。

清癯老者说完话带着那提着刀的壮汉子走了。

四个人仍站在那里没动，连施礼都忘了。

正在兴头儿上，让清癯老者兜头浇了一盆比冰还凉的水。

“我的天！‘大漠龙’？”矮胖麻子像泄气的皮球，白着脸叫了一声，

一屁股坐在沙地上，砰地一声。

另三个跟着都坐下了，脸上没表情，像中了邪，没一个吭气儿。

那女人低着头从眼前走了过去，脸上红红的，跟喝了酒一样，矮胖麻子没说话，像没看见似的，那三个也都像没看见。

清癯老者带着那提刀壮汉子，一辆马车，一辆马车地往后巡视。

歇脚的时候，车篷都打开了，热的似火，车里虽然晒不着太阳，可真闷人，也烤得慌，车篷都发了烫，人间在里头还能好受？

车里的人都探出头来透口气儿，没一个不是汗顺着脖子往下流，有的衣裳都湿透了。

刚走到一辆车旁，车里传出个男人话声，带着一肚子火儿：“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车里闷得慌，我出去走走。”是个女人说话，话声还怪柔的。

那男的哼了一声：“这就怪了，每一回我睡着的时候，你总是要出去走走，醒来就不见人，我想喝口水都没办法。”

那女的道：“怎么？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去走走也不对么？”

那男的道：“对，当然对，只有我睡着的时候才是好时候，下回你最好闷死我之后再去，你就可以永远别回来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心也不烦了，老实说吧，风言风语我听惯了，你要是嫌我当初就不该跟我，既然跟了我就别再勾三搭四的，一车队人这么多，你叫我拿什么脸见人哪！”

那女子哭了，一边哭一边叫冤枉，捶胸、赌咒，要死要活的。

清癯老者皱了皱长眉，连眼没抬就又往前走了。

过了两辆车，一个人从前面一辆车上下来，是个近卅岁的人，一身打扮像个读书人。

事实上他人长得也像读书人，很文静，很秀气，还可以说很俊。

长眉斜飞，一双眼黑白分明，悬胆般的鼻子，方方的嘴，那双手修长白皙，根根似玉，像个读书人，是个美男子。

穿的很干净，可是衣着不怎么样，他要是个读书人的话，也该是个落拓的读书人，本来读书人有几个得意的。

落拓并不意味着卑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许是圣贤书的熏陶，这个读书人颀长的身材往那一站，笔直、好挺。

他乍看文弱，仔细看看又会让人觉得他身上透着一股子劲儿，似乎他那只手要是抬一抬，能托起一辆马车似的。

他身上还有一种东西，那应该兑是气度、或者是读书人的志节，有点不可侵犯的样子。

“任先生。”清癯老者叫了一声。

读书人本来是要往外走的，听得这一声马上停了步，扭过头来倏然一笑，他好整齐好白的一口牙：“原来是骆三爷，辛苦了。”

清癯老者已到近前，含笑说道：“没什么，吃的是这碗饭，走腿行道，跑上了个几千里路，是常事，出来走走？”

任先生含笑说道：“可不，车里闷得慌，出来走走，一个人也无聊，想出来找个人聊聊“任先生，我陪您聊好么？”

猛可里娇滴滴的一声，后头一辆车里探出个脑袋，那是个头发蓬松的乌

云螭首，长得很美称得上一个艳字，也带着几分妩媚。

一张吹弹欲破的娇靥上都是汗，领口敞开着，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跟一角腥红的肚兜。

清癯老者忙把目光移开了，道：“二位聊聊吧，我还得往后头看看去。”他带着那提刀壮汉子走了。

任先生没在意，很泰然，也很从容，“哦！”地一声，含笑说道：“原来是燕姑娘，好啊，请下车来聊聊吧！”

燕姑娘神色忽然一黯，那诱人的香唇边旋即浮现起一丝强笑：“车队这么多人，只有任先生不嫌，您请等等，换件衣裳就下来。”

她钻进了车篷，没一会儿工夫就出来了，头发梳过了，脸也擦过了，小褂儿，裙子，淡青色的她让人觉得清凉，脚底下是双露着凤头的绣花鞋。

任先生由衷地说了一句：“燕姑娘真美。”

燕姑娘娇靥一红，道：“谢谢您，也只有您看得起我……”

旋即勉强一笑道：“任先生，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命苦身贱，一向也随便惯了，刚才……刚才您别见笑。”

任先生像没听见，淡然一笑道：“燕姑娘，咱们那边坐坐去。”

燕姑娘道：“一天到晚坐车，您还坐不够么？”

任先生倏然而笑，道：“那就随便走走。”

两个人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聊着。

燕姑娘偏过娇靥，含笑开口，那姿态动人：“任先生这趟是到哪儿去？”

任先生笑笑说道：“我是个读书人，可是我这个读书人跟一般读书人不同，我不愿意呆在家里苦读，我喜欢到处走走，到处逛逛，或访名山，或访胜境，有些个东西是书本子上所没有的。”

燕姑娘羞涩地笑笑说道：“我没读过多少书，像我这种人也不配碰圣贤书，您说的我不懂。”

任先生道：“燕姑娘客气了，各人的际遇不同，有幸与不幸，有的人沦为匪盗，出于不得已，他的行径在一般人眼里虽然是罪无可这的，可是他的心仍然是善良的，他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为小部份人所难容，甚至于诟骂他、鄙视他，可是我认为他这种人远比那所谓身分高而，大好恶的人值得亲近，值得结交。”

燕姑娘眼圈儿忽然一红，道：“任先生，长这么大我这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对我说这种话，也头一回碰见看得起我的人，以往从没人拿我当人，他们兴来便来，兴尽便走，折磨我，蹂躏我，拿我当最下贱的畜牲，他们认为花了钱，就该从我身上取得值那么多的报偿。”

任先生道：“燕姑娘，你也不必难过……”

燕姑娘一摇头道：“不，任先生，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是感激，不以风尘见薄，并没有嫌弃我这个烟花女子……”

任先生道：“燕姑娘，人都是人，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该轻视谁？谁该嫌弃谁……”

燕姑娘道：“可是人却分三六九等？”

任先生道：“燕姑娘错了，谁是上等人？什么样的人才算上等人？谁是下等人？什么样的人又算下等人？那只是一具皮囊，一个面具，不轻视别人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其实要以所谓上等人的所作所为看，他恐怕连他眼中的下等人都不如，下等人也只是薄命，上等人眼中的下等人，其实他们的人

格远较那些自命上等人的人要伟大，要清高，燕姑娘，请记住我一句话，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毁誉褒贬，可以一任世情。”

话声方落，车队最后头传过来一声凄厉惨呼，像谁突然让谁砍了一刀似的。

那些护车的人一个个行动如飞，纵跃着扑了过去。

一些下车来歇息的人也都纷纷惊颤，不知道车队后头发生了什么事。

燕姑娘吓得一哆嗦，脸色都变了，忙道：“任先生，怎么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了，有人打架么？”

任先生两道长眉的眉梢儿扬了一扬，道：“不知道，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燕姑娘还是请上车去吧，万一发生什么事儿，车里总比外头安稳些。”

燕姑娘惊慌地道：“那您……”

任先生摇摇头，说道：“我不要紧，我总是个男人家。”

燕姑娘没再多说，匆忙地往她那辆车跑了过去。

任先生站在那儿没动，背着手往车队后头那边看，只见那些护车的人纷纷回来了，别的什么都看不见。

没多大工夫，骆二爷也走了过来，不像刚才，他脸色好凝重，任先生没问他，他却冲任先生强笑说道：“这趟车里什么人都有，两个江湖上的朋友火拼，一个把另一个砍了，人跑得连影儿都没有了。”

任先生眉锋一皱，道：“车队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

“是啊！”骆三爷道：“麻烦大了，这种江湖事有一就有再，有再就有三，往后还不知道会怎么办呢，我得通知弟兄们多加提防去，失陪了。”一拱手，走了。

骆三爷匆匆地往前去了。

任先生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这都是为什么？”

“为什么？”身后突然有个轻柔的话声接了口：“只因为这世界上真聪明、真看得开的人太少了。”

任先生一怔回身，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个人，一个少妇打扮的女子，看年纪不过廿多岁，有一种醉人的成熟风韵。

这个女子跟刚才那燕姑娘不同，燕姑娘艳，这位少妇却长得很美，清丽。

燕姑娘体态有点丰腴，这位却长得清瘦，但瘦不露骨。

上身是件府绸小褂，下身是件八幅风裙，也是绸质的，而且小褂跟裙子都是白的，鬓边还插着小小一朵的白花，显然，她是戴着孝，只不知她是给谁戴孝。

这么热的天，她却给人“玉骨冰肌，清凉无汗”的感觉，的确，她拿着罗帕的那双手，羊脂白玉般。前面一排整齐的刘海儿，后头梳了个髻，弯弯的两道柳眉，黑白分明，水灵灵的一双凤眼，悬胆的小鼻子粉妆玉嫩，檀檀两片朱唇，跟熟透了的樱桃似的。

美而动人，不过她一双柳眉之间，隐隐约约地有着一种冷肃、肃杀之气，不知道是不是居丧戴孝的关系。

任先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懂礼，可是他也不禁为眼前这位少妇的美呆了一下。

可是马上他就定过了神，道：“姑娘高见。”

白衣少妇嫣然一笑，好白、好整齐的一口贝齿，益显动人，她道：“别见笑，我坐的车在后头，您……”

任先生道：“我姓任，住第十二车。”

白衣少妇含笑说道：“我知道，对任先生我久仰，您是这车队里唯一的读书人，唯一有学问的人。”

任先生道：“姑娘见笑了，我读过几年书，可是肤浅得很，当着姑娘，我不敢自承读书人。”

白衣少妇笑笑说道：“您真会说话，俗脂庸粉，任先生过于抬举了，我姓凌。”

任先生道：“凌姑娘。”

白衣少妇道：“任先生听说过车队里有个不受人欢迎的白夫人么，那就是我。”

任先生微微一怔，“哦！”了一声道：“原来是白夫人当面。”

白衣少妇白夫人那香唇边，掠过一丝令人心酸的笑意：“别人背地里都叫我小寡妇，这称呼倒挺好听的。”

任先生心头一震，他明白了，原来这位白夫人是为她的丈夫戴孝，是个孀居妇人，年轻轻的丈夫就死了，真可怜。

白夫人的这句话，他不知道该怎么接口，他能说些什么，安慰？那有点交浅言深，他想了想之后，说了一句：“人的嘴太坏了。”

白夫人淡然一笑道：“众口可以铄金，唇舌可以杀人，人的嘴本来是最歹毒的东西，可是我不怪他们，事实上我确是个寡妇，死了丈夫不是什么丢人事，还怕人叫寡妇么？”

一个佩刀汉子走了过来，他脸色也够凝重的道：“任先生，我们二爷交待，今儿个不走了，在这儿过夜，三爷让我通知大家一声。”说完话他就往后去了。

任先生诧异地道：“时候还早嘛，晌午刚过……”

白夫人道：“怕是因为刚才闹了人命。”

任先生眉锋微皱，道：“好好的一个车队，大家都是出门在外，干什么惹事生非，命丧半路，连家都回不了，甚至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何苦。”

白夫人道：“江湖人不在乎这个，他们过的本是刀口舐血的生涯，路死路埋沟死沟埋，要在乎这他当初就不会走腿闯江湖了。”

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我到过的地方很多，见过的江湖人物也不少，他们大部份走腿闯江湖都身不由己不得已的，当初走腿闯江湖是不得已，一日踏入了江湖，再想收腿洗手也难比登天，所以有人说好男不入江湖。”

白夫人道：“您是说……凡是进了江湖的都不是好人？”

任先生摇头说道：“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种话我也不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人都不愿走腿闯江湖……”

白夫人道：“其实也是，只要有一分得己，谁不想在家过着安稳生活？干什么抛头露面，东飘西荡，过那刀口舐血的日子，举目没亲人，有的没家，有的却是有家回不得，偏偏江湖上又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不杀他他便杀你，阴恶得不得了，谁都不想呆，可是偏偏又不能不呆……”

任先生道：“夫人对江湖有相当的了解。”

白夫人浅浅地笑了笑道：“跟您一样，走的地方多了，见的自然就多了，先夫是个宦海中人，跟着他走了不少地方，也接触过不少的江湖人，他们豪放，无拘无束，看起来很让人羡慕，其实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且不说他们本身时时刻刻都担大风险，在官家眼里，他们更被称为莠民、亡命徒，作好犯

科的不必说，就是那些任侠之士，也以武犯禁，这是官家所难容的。”

任先生两道长眉动了一下，他没多说，只说了这么一句：“夫人说得是。”

白夫人看了他一眼，道：“别人不说，就拿最后那辆车里囚的那个人来说吧！”

任先生目光一凝，道：“怎么，最后那辆车里囚着个人？”

白夫人道：“任先生不知道么？也难怪任先生不知道，您的车在这么前头，我原也不知道，还是无意中看见的，听说那个人叫傅天豪，有个很好听，很威风的外号叫‘大漠龙’，在百姓眼里，他是个豪侠，可是在官家眼里，却拿他当江洋大盗看，十恶难赎的一个亡命徒，不管是侠也好，盗也好，到最后却难免身陷囹圄，备受折磨，落个身首异处，弃尸法场，人活那么大并不容易，想想怎不让人为他扼腕。”

任先生似乎没听见这些话，他道：“车队里怎么会有犯人，难怪他们说这趟车里什么人都有……”

白夫人淡然一笑道：“您我都幸运，偏偏搭上了这趟车。”

任先生苦笑一声，没有说话。

白夫人浅浅地笑了笑，道：“您我一个文弱读书人，一个孀居妇道人家，既不招人，也不惹人，应该没什么关系，可是别人就不同了，听说这趟车里有不少正派侠士，也有不少江湖邪恶，他们都是为‘大漠龙’傅天豪来的，就拿刚才闹的那起人命来说吧，护车的那位骆三爷逢人便说是两个江湖人物火拼，一个杀了另一个跑了，其实是有个用心叵测的江湖人接近那辆囚车，让押解犯人的官家好手杀了……”

任先生惊声说道：“原来是……夫人怎么知道？”

白夫人道：“何只我知道，后头那一辆囚车出事，正当停车歇腿的时候，不少人都亲眼看见了。”

任先生道：“为什么骆三爷不说实话……”

白夫人道：“这也不能怪他，他身不由己，一个百姓总得听官家的，再说他不愿意让这件事闹得人心惶惶的。”

任先生道：“骆三爷也真是，怎么让一辆囚车杂在车队里惹事生非的。”

白夫人笑笑说道：“任先生是难得糊塗，官家的事由得谁不答应呀，其实……”浅浅一笑，接道：“他们恐怕白费心思，白费力气了，‘大漠龙’傅天豪这个人我听说过，本事大得不得了，而且心智极高，不是那么容易拿的……”

任先生道：“有句俗话说得好：‘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走多了黑路难免都会遇上鬼，也许官家有比他能耐还大的，再不就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

白夫人道：“当世之中，恐怕挑不出能耐比，‘大漠龙’傅天豪还大的了。”

任先生道：“事实上他毕竟已身陷樊笼之中。”

白夫人微一摇头道：“怕只怕囚车里的那个‘大漠龙’傅天豪是假的。”

任先生着实吃了一惊，一怔，惊声说道：“是假的？那怎么会？”

白夫人浅浅一笑道：“任先生是不知道‘大漠龙’傅天豪这个人，要是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就不足为怪了。”

任先生定了定神道：“我不信，官家要拿傅天豪，总不墓傅天豪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白夫人笑笑说道：“说来这个‘大漠龙’傅天豪确是个神秘人物，跟他

名号一样，是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来无踪、去无影，官家厌恶他、仇恨他，百姓喜欢他、敬佩他，有的姑娘们甚至拿他当梦里的情人，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只差没害相思病了，可是普天之下却很少有几个人见过‘大漠龙’傅天豪这个人的，见过的人少，传说可就多了，有的人说傅天豪是个膀三停，腰十围的伟丈夫，也有人说‘大漠龙’傅天豪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就这一句害苦了当今的姑娘们，甚至有人说‘大漠龙’傅天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您说可笑不？”

任先生并没觉得可笑，点了点头道：“这么说，傅天豪是个传奇人物，我却不敢相信囚车里那个傅天豪是假的，难道说囚车里的那个傅天豪不会说话，傅天豪犯的是十恶难赦的杀头罪，他要是个假的他早叫了。”

白夫人道：“叫是一定会叫的，只是姑不论拿住傅天豪是不是大功一件，跑了傅天豪那可是大罪一桩，要是您是那押解的官，您信么？”

任先生呆了一呆，道：“夫人说得是，只是傅天豪既是个传奇人物，官家派出来拿他的人，必是一等一的好手，必也是一等一的精明干练人物，傅天豪是真是假，他岂会不知道？”

白夫人笑笑说道：“以我看，他知道。”

任先生为之一怔，讶然说道：“夫人这话……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囚个假的？”

白夫人道：“这或许就是他的精明干练处，不管他是不是见过‘大漠龙’本人，至少对大漠龙那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为人！了解得很清楚，他认为‘大漠龙’一定不会坐视别人代他受过，更不会坐视那么多敬重他的正派人士为救他而一个一个地死在官家手中！”

任先生道：“我明白了，夫人的意思是说，押解的官家好手把那假‘大漠龙’当成了饵白夫人道：“我只是这么推测，中不中不敢说。”

任先生道：“要是夫人不幸料中的话，这位官家好手的确是个精明干练的人物，高心智，但却太狠毒了些。”

白夫人道：“岂不闻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任先生道：“人没有不自私的，万一‘大漠龙’看破这是个圈套，是个陷阱，不上这个当呢？”

白夫人摇头说道：“不会的，‘大漠龙’不是那种人，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敬重他，这么多人宁愿冒杀身之险来救他了，我敢说‘大漠龙’已经在这车队里了，不过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谁是他而已。”

任先生神情震动了一下，道：“真的么？夫人既知道‘大漠龙’在这车队里，为什么不先把官家好手的计策告诉他一声？”

白夫人道：“我有这个心，可是不知道他是谁？谁是他？不过不要紧，我只消逢人便说，这几句话很快地就会传到他耳朵里去了，‘大漠龙’是个很机警的人物，也许他早就知道了，用不着您我替他操心。”

任先生双眉扬起，点着头道：“‘大漠龙’真要在车队里，我倒要瞻仰瞻仰这见首不见尾的传奇人物……”

白夫人含笑说道：“希望您我都别失之交臂，当面错过。”

任先生目光一凝，道：“怎么，夫人也想见见‘大漠龙’？”

白夫人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普天之下没有不想见见‘大漠龙’的，人都是好奇的，都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个人？”

任先生道：“那么但愿夫人跟我都别失之交臂，当面错过！”

白夫人忽然娇靥一仰，笑吟吟地道：“您我订个约好不？”

任先生道：“夫人要跟我订什么约？”

白夫人道：“我要发现‘大漠龙’，我告诉您……”

任先生马上接口说道：“我要是发现了‘大漠龙’就告诉夫人！”

白夫人一点头，笑了，艳光四射，好动人：“对，就是这样，行么？”

任先生：“行，那有不行的道理，这就跟奇文共欣赏的道理一样！”

白夫人又笑了，她刚才还很阴沉，很冷肃，现在那阴沉冷肃之气一扫尽净，笑得好爽朗：“好个奇文共欣赏，咱们一言为定，来！”她抬皓腕伸出了那根水葱也似的小指。

任先生微微一怔，旋即也抬手伸出一根小指。

两根小指头钩了一钩，小孩儿似的。

白夫人落落大方。

任先生却有点不安。

当两根小指钩在一起的时候，任先生脸上有种异样的表情，白夫人那清明的娇靥上飞快掠过一抹羞红。接着，两个人相视而笑，笑得都有点羞涩，还有一点令人难以言喻的意味。

任先生忽然一皱眉，开了口：“夫人，万一‘大漠龙’不上这个当呢？我是说万一。”

白夫人道：“您是怕见不着‘大漠龙’？”

任先生摇头说道：“凡事不能强求，真要见不着‘大漠龙’，是我福薄缘浅，我只是替那位押解的官家好手担心……”

白夫人笑道：“您这才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呢？是真是假只有他一个儿心里知道，万一‘大漠龙’不上他的当，最后把这个‘大漠龙’往上一交，不也一样交了差么！谁知道他是个假的，谁又敢说他是个假的！”

任先生轻轻叹了一声，道：“这位官家好手的确是位了不得的人物，可是……”

目光一凝，望着白夫人道：“他的心意，却都在夫人指掌之间！”

白夫人笑了，笑得美，笑得甜：“我要是个高明人的话，任先生就是个更高明的人了，真正高明的人是深藏不露的，听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不像我，正好相反……”

任先生想要说什么。

白夫人忽然“哎唷！”一声道：“太阳都快下山了……”

任先生抬眼一览，可不，日头偏斜却快到那大地相接的那一线处了。

白夫人道：“这才是全神贯注谈话，顷刻不知日影斜呢，我没跟人说这么多的话，也从没跟人谈得这么投机过，我得回车里去了，有空您过来坐坐！”

她带着笑走了，姿态是那么动人，步履是那么轻盈，就跟那月下邂逅，谈的没两句，唯恐天官关门，便匆匆奔回广寒宫的嫦娥似的，留给人遐思，留给人惆怅。

可不，任先生就有这种感觉，他脸上的神色已毫无掩饰地流露了出来，怅然若失，还有点不可捉摸的异样表情。

这位宦门贵孀不是俗脂庸粉。

她是个矜持而又间或热情奔放的贵妇。

她是个乍看什么都不懂，间或却流露大智慧，知人所不知，懂人所不懂的奇女子。

尤其她那么美，那么动人。

任先生抬起手看看自己右手的小指，似乎余温还在，余香犹存，不说别的，单那一钩，便足以让人梦魂萦绕一辈子了。

是遇艳？

抑或是遇仙？

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令人羡慕，令人嫉妒的。

二

夜降临了，大漠的夜是寒冷的，尽管它白天能烤出熟的油来。

寒冷的夜呆在车里暖和，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坐多了车的人都怕了车子了，别说冷，就是冻人也宁可呆在车外，只要不下刀子。

车外连空气都是清新的。

车队旁，一串的灯，跟车队一样长，都是一盏盏的马灯，马灯不怕风，适于户外照明。

每一辆车旁都有人，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也有那独自一个的。

护车赶车的人，另外聚成一堆堆，都离坐车的人老远，这是骆三爷的令谕，不许打扰客人，连挨个边儿都不许。

在这时候，夜是宁静的，是欢愉的。

不见那一堆堆的人，或一家老小，或夫妻二人，围在了一起谈笑风生，指麦田，指高粱地，指万里长城，指天下的星斗，有多高兴。

就在这时候，不知道是谁煞风景，突然惊叫了一声：“不好了，官……大爷出事了……惊叫起自第四车，车旁地上爬起个人，是个生意打扮的中年人。”

大伙儿都听见了，有人站了起来。

一条人影腾掠而至，飞快。

是个腰里佩刀的护车汉子，他一到便道：“孙大爷，怎么回事？”

那姓孙的生意人浑身发抖，指着第四车，脸都白了半天才别出话来：“不好了，官……官……大……爷……爷死了！”

那护车汉子狸猫般，一弓腰便窜上车，一头钻进了车里。

这时候骆三爷带着其他的人也赶到了，他马上吩咐弟兄们拦住了往这边跑过来的人群。

骆三爷望着那姓孙的生意人道：“孙大爷，怎么回事？”

姓孙的生意人好不容易又别出了一番话。

他说他看大伙儿都在车外欢谈，独不见那位官大爷出来，车里也没灯，打算上车叫他出来，这上车一看，见官大爷盖着被子躺着，只当是他睡着了，大伙儿都在车外坐着，睡什么觉，伸手就想叫醒他，那知一触人是凉的、冰的。

他话说到这里，车里灯亮了，那护车汉子从车里跳了下来，脸色凝重地在骆二爷耳边低低说了几句。

骆二爷的脸色当即一变，什么都没说，要兄弟把姓孙的送回了车，然后扭头冲大伙儿高声说道：“官大爷得了急病不治了，大家请各回原处吧，这件事自有我姓骆的料理。”

弟兄们连推带劝地把大伙儿支开了，骆三爷亲自登上了四车。

没一会工夫他又下来了，车里的灯电熄了，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

可是没多大工夫，消息就传开了，凡是坐车的人知道了，姓官的是死在虚脱两字上，下身都出血了，人死了，不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动，值钱的东西全没了。

大伙儿议论了起来，可是很少有几个知道姓官的是死在谁手里，而护车的跟赶车的弟兄们全清楚。

矮胖麻子头一个忍不住，他一声气儿没吭，揣着一把刀就在人丛里找了起来，可是找了半天他却没找着。

抬头看看那辆车，车里有灯，敢情人在车里，他迈步就往那辆车走，到了车边刚要往上爬。

突然，他像让蛇咬了一口，两眼一直，机伶一颤，往后退了几步，回身就跑。

这一转身差点没撞在一个人身上，抬眼一看，天，骆三爷站在眼前，脸上跟罩着霜似的，脱口叫了一声：“三爷，我只是想把那女人揪出来……”

骆三爷冷冷说道：“去啊，为什么又跑了回来。”

矮胖麻子回手一指，道：“三爷，您瞧瞧，红……红娘子。”

骆三爷抬眼一看，人像突然被烧红了的烙铁烙了一下，神情猛震，脸色大变。

人不由也往后退了一步。

那辆车的车蓬上，不知道让谁钉上了一样东西，一只燕子，一只展翅欲飞的铁燕子，红的。

骆三爷很快地定过了神，一抱拳，高声说道：“骆老三有眼无珠，不知道红姑娘在此，冒失之处还望红姑娘原谅。”

说完了话，转身要走，可是他走不了，大伙儿都围了过来，围成了一圈儿，连条缝儿都没有。

“三爷，怎么回事儿？”

有个人问了一句。

骆三爷摇手说道：“没事儿，没事儿，大伙儿散了吧！”

骆三爷这里劝大伙儿赶快散，忽然人群开缝，从外边挤进来个汉子，卅多岁，一身黑衣，面目阴沉，下巴左边还长着一撮毛，眼神锐利跟电一样。

他进来冲骆三爷抱了拳：“骆三爷，兄弟站在外头喉咙直发痒，有几句活不吐不快。”

骆三爷对这汉子很客气，忙抱拳答了一礼，含笑说道：“您老兄别客气，有什么话请尽管说。”

那黑衣汉子道：“既然骆三爷您点了头，兄弟要放肆直言了，张掖那个寨子不是没名的小寨子，骆三爷您也是关外江湖响当当的人物，尤其这次护这趟车，无论有什么事，骆三爷您都该铁肩一人担，如今一丕一夜工夫，车队里闹了两起人命，头一起那杀人的脚底下抹油跑得快，骆三爷您要护车顾大伙儿，不便去追，这档子事不提了，可是这后一桩，死的是河北‘官家庄’的少庄主，值钱的玩艺全让人弄了去，骆三爷您居然一声不吭让它过去了……”

骆三爷干咳一声道：“老兄……”

黑衣汉子一抬手，道：“骆三爷，请让兄弟把话说完，您有什么话再说不迟，骆三爷，车队里有这么多人，人人一条命，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今儿

个闹了两起人命，谁知道明儿个倒霉事会落在谁头上，为了大伙儿的财物性命，这档事不能不弄个清楚，冤有头，债有主，人是谁杀的谁手上沾有血腥，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管是红娘子也好，白娘子也好，得让她把弄去的当众吐出来。然后再偿官少庄主一条命，您要怕事，请带着您寨子里的弟兄站远点儿，我不怕事，也有几个不怕事的朋友，这档子事交给我们来办……”

话刚说到这儿，又进来四个黑衣汉子，年纪都差不多，太阳穴鼓起，眼神锐利，一看就知道全是不含糊的好手，他四个马上一人一边儿园上了这辆车。

骆三爷原就对这人客气，如今一见这情势，不答应恐怕是不行，当即苦笑一声道：“骆老三我是惹不起红姑娘，您老兄要代车队出力那是最好不过，您请！”一抱拳退向了一边儿。

任先生也在人丛里，他站在那儿没动，也没说话。

阴沉脸黑衣汉子当即转向马车，冷冷一笑道：“红娘子，你不是个没名的人物，请自己出来吧，别让我们弟兄上去请了！”

“嘶！”地一声，车篷裂了个大口子，灯光外泄，裂口处站着个人，正是那位活人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一张脸白白的，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只听她冷冷说道：“没错，官家庄的少庄主是我害的，可是那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自己虚脱的，我并没有杀他，我拿他的值钱东西那是我应得的报偿，上窖子也得花银子，不是么？”

“好不要脸的女人。”不知是谁壮胆骂了一句。

又一个跟着叫了起来：“红娘子原来是这么个女人，也难怪，有家不呆，出来跑江湖，还会是什么好路数的！”

那小娘儿们冷冷道：“各位都是吃粮拿俸的，事不关己，我也没犯那条王法，何必苦苦相逼。”

原来这几个汉子是……

阴沉脸黑衣汉子冷笑一声道：“少废话了，老实告诉你，你跟那‘大漠龙’傅天豪一样，都是官家悬赏缉拿的人物，爷们找了你不少年了，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你，还会放了你呀，有什么话‘直隶总督衙门’里去说吧！”

那小娘儿们一点头道：“好吧，既然各位不愿松手，我也只有跟各位到‘直隶总督衙门’跑一趟……”

只听那阴沉脸汉子叫道：“弟兄们留神，这婆娘要施诈。”

另三个立即探腰掣出了兵刃。

那小娘儿们一跃下了车，冷笑道：“差爷，谁要施诈呀！”

那阴沉脸黑衣汉子一怔，旋即说道：“是我错怪了你，我吃了十几年官粮，今儿个还是头一遭遇上你这么顺情顺理的，那就跟我走吧，爷们一路上不会亏待你的，有傅天豪跟你做伴儿，你也不会寂寞的。”

他上前一步，伸手就要抓小娘儿们的胳膊。

那小娘儿们两道柳眉突然一竖，两眼中射出两道比电还要亮的煞光，冷叱一声道：“杀不尽的鹰爪孙，凭你也配动你祖奶奶！”

只见她右手往前一递，那阴沉脸黑衣汉子大叫了一声弯下了腰，只见小娘儿们手往回一收，一股鲜血标了她一身！

就在这时候，那辆车的套车牲口也不知道受了惊还是什么，发出一声长嘶拉着马车便跑。

拦在车前那汉子还计算机灵，一纵身跃开了，那小娘儿们相当快，一拧腰跳上了马车，扬手叫道：“鹰爪孙，有本事到江湖上来拿你祖奶奶吧！”

一句话刚说完，忽见她身子一震，一头从车上栽了下来！

车往前跑，人往下掉，并且是倒头栽，栽下地还能有命？只听砰然一声，落地没见她再动一动。

她栽下来了，那辆车也停在几丈外。

大伙儿都吓呆了。

那三个黑衣汉子掠近那小娘儿们，一个伸脚把她踢翻了过来，忽然，三个人六只眼都发了直。

小娘儿们正心口处红红的，有血，血上钉着一只红燕子。

这是怎么回事儿？红娘子反死在红娘的独门暗器兼表记的“红燕子”之下。

一个护车汉子掠了过来道：“三爷，刚才赶车的是那个瘫子，他心口也有只红燕子。”

瘫子能起来赶车已经算是奇事，红娘子的人又一个死在“红燕子”之下，岂不又是一桩奇事！

骆三爷毕竟是个老江湖，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悚然说道：“诸位，咱们都弄错了，这女的却不是红娘子本人……”

一名黑衣汉子道：“这女的既不是红娘子，那么她是……”

骆三爷道：“她两个是什么来路，我不清楚，不过事情显然的是这么回事儿，红娘子盯上了她两个，在车外留下表记警告别人别插手……”

那汉子道：“那么红娘子……”

骆三爷目光转动，想说什么，可是突然他又像想起了什么事，忽然改口说道：“这个骆某人就知道了。”

那汉子冷笑一声道：“这女人虽不是红娘子，那红娘子也逃不了，姓骆的，你可真怕事啊！你说一句话，男客们远站，女客们留下，爷们要看看那个才是货真价实的红娘子。”

骆三爷刚一迟疑，只听一声苍劲冷哼传了过来道：“你们不会办事，倒是挺会扰人的，哪个敢对这些女客们无礼，还不给我滚一边儿去。”

那汉子连忙躬身退后。

骆三爷也不敢怠慢，只见他冲人丛外遥遥一拱手道：“怎么？谭老也过来了。”

大伙儿扭头后望，只见不远处背着手站着个身材瘦小留着几根山羊胡的乡巴老头儿。

这位不起眼的老头儿，就是名震大河南北的直隶总捕“大鹰爪”谭北斗。

谭北斗虽然身为直隶总捕，可没一点架子，一见大伙儿扭头后望，马上就一抱拳，一说道：“弟兄们冒失，打扰了诸位，谭某人在这儿给各位赔礼了，这档子事自有谭某人跟骆三爷料理，各位都请回车吧，时候也不早了，该睡了！”

有他这一句话，大伙儿慢慢散了。

看热闹本是一时好奇，现在既有官家人站出来说了话，最好还是别看了。

骆三爷似乎很巴结，忙迎了上去，一抱拳道：“谭老怎么亲自出来了？”

谭北斗笑笑说道：“车里闷得我好难受，反正事情已经抖开了，不出来透透气还等什么？”

骆三爷道：“刚才弟兄们要捉拿红娘子，您怎么不让？”谭北斗目光一凝，道：“红娘子脸上又没写字，这多女客你知道她是那一个，逼急了，她伤了人就跑了怎么办？”复又摇摇头，道：“不逼她她是不会跑的，只要傅天豪一天在这车队里，她便一天不会跑。”骆三爷道：“怎么，她跟傅天豪有关系？”谭北斗道：“关系倒扯不上关系，车队里这么多江湖人物，那一个是跟傅天豪有关系的？”骆三爷道：“我明白了，您是说她是来救……”谭北斗道：“可能是救，也可能是杀，红娘子这个人你老弟是知道的，一向独来独往，性情喜怒也无常，她冲你笑，不见得是好事，她冲你瞪眼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坏事。”骆三爷陪上一脸笑道：“您老说得是……”谭北斗忽然压低了话声道：“你老弟不是外人，告诉你也不要紧，这儿还有条线拉住红娘子，一时半会儿她绝不会走！”骆三爷忙道：“您老是说……”谭北斗道：“我已经得了可靠的密报，车队里有个人物身上带着一宗宝贝，红娘子来意准十之八九在那件宝贝上。”骆三爷一怔，诧异地说道：“车队里有人……”谭北斗忙道：“轻声点儿！”

骆三爷道：“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谭北斗倏然一笑道：“你老弟不是做贼的，那有这么灵的鼻子。”

“您说的是！”骆三爷勉强笑笑，接着问道：“谭老，那个人是……”

谭北斗摇了摇头，道：“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查出来！”

骆三爷道：“那么那宗宝贝又是……”

谭北斗又摇了摇头，道：“我不清楚，反正是宗价值连城的稀世宝，你老弟想嘛，差一点儿的她会看得上眼么！”

骆三爷呆了一呆，点头说道：“说得是，说得是，红娘子是个大人物，小小不然的玩艺儿她是看不上眼……”

顿了顿，道：“谭老，红娘子是个跟‘大漠龙’齐名的人物，总不能这么不经心吧！”

谭北斗倏然一笑道：“以你老弟看呢？”

骆三爷笑了。

谭北斗伸手拍了拍他道：“老弟，时候不早了，明儿个天一亮，你就要开始辛苦了，去睡吧！”转身往后走了。

骆三爷忙道：“您走好，我不送了。”

说着话，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皱了一双眉，皱得老深老深。

车队的前三辆车，是属于护车跟赶车弟兄的，三辆车里装的是弟兄们的干粮、饮水、换洗的衣裳、行李卷儿，跟一切应用什物。

骆三爷面对着十几个护车弟兄坐着。

护车的弟兄，不止这么多，另外的在远处放哨，隔不远便有一个护着车。

只有后两辆车不用护，那谭北斗的意思，他自己有人，用不着骆三爷的弟兄们辛劳。

骆三爷神色肃穆，目光炯炯，望着众弟兄道：“我召集大伙儿到这儿来，有两件事情要跟大伙儿商量商量……”

一名护车弟兄道：“三爷干嘛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声就是，大伙儿没一个是外人，能不听您的！”

骆三爷摇摇头道：“这两件事不比别的，一定要跟大伙儿商量商量才行，

这两件事我有一降一人干，可是我一个人干不了，要请大伙儿帮我个忙，可是把话说在前头，我绝不勉强，不愿意可以说一声，别怕得罪我姓骆的，我可以告诉大伙儿，愿意帮我忙的，是我的弟兄，不愿意的也仍是我的兄弟！”

另一个护车弟兄道：“三爷您这是怎么了，大伙儿那一个不是在寨子里多年的，那一个不是跟您走东闯西跑了多年的，水里火里都去的，还在乎两件事儿……”

骆三爷摇头说道：“这两件事不比别的事，不张扬出去，自然是没事儿，万一张扬出去，论罪就砍脑袋，大伙儿大部份是有家有妻儿的，所以我必得征得大伙儿的自愿。”

那护车弟兄道：“骆爷，究竟是什么事儿，论罪要砍脑袋？”

骆三爷沉默了一下，道：“事到如今，我不能再瞒大伙儿，瞒也瞒不住，也许大伙儿已经都知道后头那辆车，是辆囚车，里头囚的是大漠龙傅天豪……”

一名护车弟兄凑近道：“三爷，这个大伙儿早就知道了。”

骆三爷道：“那最好不过，还有押车的除了那位直隶总捕‘大鹰爪’谭北斗，跟他手下最得力的‘四残’之外，还有十几个‘直隶总督衙门’的好手……”

那名护车弟兄道：“这个大伙儿也知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您说吧！”

骆三爷道：“不忙，还有一件事，刚才大伙儿都看见了，红娘子那表记兼独门暗器‘红燕子’已出现了两次，那应该表示红娘子已经在咱们车队里了……”

那名护车弟兄道：“三爷，这个大伙儿心里都明白红娘子的老规矩，她那表记到哪儿，人就准跟到哪儿，咱们这趟车可真热闹。”

骆三爷道：“不管红娘子是来干什么的，跟咱们无关，不过有一点咱们可以信得过红娘子，跟‘大漠龙’傅天豪一样，多少年来所对付的无一不是该对付的人，所杀的也无一不是该杀的人，在官家眼里，他二位是十恶难赦的贼盗，杀害地方官，抢劫地方豪富，可是咱们心里明白，他二位是怎么样的人物，刚才谭北斗亲口对我说过，他要在咱们车队里布圈套，设埋伏，拿红娘子……”

一名护车弟兄道：“做他的白日梦，刚才红娘子不等于当着他的面诛除好么，他摸着人家的边了么，我要是他当时就一头碰死了，还好意思翘着胡子吹拿人，也不怕躁得慌！”

弟兄们随声附和，没一个不这么说的。

骆三爷抬手压了压大伙儿的话声，道：“话虽不错，可是大伙儿不清楚，我明白谭北斗老奸巨滑，出了名的老狐狸，他能够混到今天地步，他能办过不少漂亮的大案，他能够名震大河南北，靠的不全是他的武功，靠的是他那过人的心智，说的难听点儿，他奸滑阴诈，有多少人不是栽在他的武功下，而是败在他这四个字儿上，“大漠龙’傅天豪跟红娘子不相上下，甚至于还比红娘子高上一筹，他不是也落在谭北斗的手里了么？”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大伙儿谁也不能不承认。

一名护车弟兄冷哼一声道：“老小子他不知道又要那一套呢，要不然‘大漠龙’会落在他手里做他娘的白日梦。”

骆三爷道：“我说的原就是这个，所怕的也就是这个。”

那名弟兄道：“那么跟大伙儿提这两件事儿，是……”

骆三爷正色说道：“我打算救‘大漠龙’，阻拦谭北斗拿红娘子。”

大伙都吃了一惊，有的甚至于脱口叫了一声。

一名弟兄道：“三爷，这可不是闹着玩儿……”

骆三爷道：“原就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刚才也说过，一个不好就会要脑袋，不然就永远东躲西藏，流落江湖回不了家。”

另一名弟兄道：“三爷，您要知道，您这趟是押车，“张掖”还有咱们的寨子……”

骆三爷道：“我很清楚，为这两件事别说毁了这几十辆车，就是连累了寨子，我料大爷不会怪我，咱们都是江湖上走腿闯道儿的，虽然不敢自称侠义，可倒也算得上白道人，正派人，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件事当面不管，更不愿让江湖同道骂我姓骆的是个贪生怕死，不够义气的孬种。”

“对，三爷！”一名护车弟兄突然站了起来，道：“我跟您走！”

另一名护车弟兄跟着站了起来，道：“老金，你有老婆孩子，我独自一个人儿，无牵无挂，就让我去吧！”

老金一咧嘴道：“老英，就因为你是独自一个人，你不能干，老婆还没娶，那回事儿没尝过，让人要了命去岂不冤枉。”大伙儿“哄”地一声笑了。

老英自己也笑了，生死大事，他们都能不在乎，一派江湖豪雄本色，道：“我不食髓不知味儿没有关系，你食了髓儿知味儿，更不能死！”

老金脸色一整，道：“玩笑归玩笑，正经归正经，我决心跟着三爷走了，就算让人用刀砍了脑袋，那也只不过是巴掌大个疤，我儿子将来人前可以夸耀了，我爹是为救‘大漠龙’跟‘红娘子’死的，那多光彩，可比为别的事强得多。”

“说得是！”老英道：“你去我也去，咱俩是秤不离锤、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弟兄们一下子又站起来十来个，一个领头儿说了话：“咱们全都是寨子里的人，吃的是寨子，穿的是寨子，好歹这趟也是跟着三爷出来的，三爷要怎么干，大伙儿就怎么干，话是我一个人儿说的，心意可是大伙儿的，三爷您说一声，人够不够，不够我再去叫几个放哨的回来，那一个是缩头的孬种，我先干了他！”

“不！”骆三爷好不感动，眼前十几个弟兄，如今没一个还坐在地上，他道：“够了，人多并不见得好办事。”

“三爷。”那领头儿说话的弟兄道：“您要知道，撇开缩头的孬种不说，这种事要不知会他们一声，他们可会说您瞧不起他们。”

骆三爷沉吟了一下，一点头道：“也好，用不着叫他们回来，你去挨个儿问一问，愿意的留在了原处别动，等我的话。”

那领头儿发话弟兄答应一声，扭头要走。

突然有个人说了话：“各位，请等等，我有话说。”

大伙循声一看，都为之一怔，紧接着骆三爷身后站着个人，大伙儿面对着骆三爷，几十对眼睛望着，可就没一个瞧见这个人什么时候站在骆三爷身后的。

骆三爷吓了一跳，连忙窜了起来，前飘几步，一个大转身，他也看见了。

那是个有着一副颀长身材黑衣客，长眉细目，脸色灰白，死板板的不带一点表情。

骆三爷是老江湖了，一看就知道这黑衣客带着一张人皮面具，挡住了本

来面目。

他当即发话问道：“朋友是……”

那黑衣客道：“骆三爷，我也是这车队的一份子，彼此平日一天都要见好几次面，算得上是个熟朋友了。”

骆三爷道：“这个我知道，朋友你脸上戴着人皮面具？”

黑衣客笑道：“骆三爷不愧是老江湖，好眼力！”

骆三爷道：“那么朋友是车队里的那一位，为什么不以本来面目相见？”

黑衣客道：“我既然戴着人皮面具，那就表示我不愿以本来面目见人，有这么一个不得已，骆三爷又何必多问，不过骆三爷跟诸位尽可以放心，我不是鹰爪，跟谭北斗那些人也没有关系。”

骆三爷道：“那么朋友到这儿来是……”

黑衣客道：“我要告诉骆三爷跟各位，不可轻举妄动，说句话各位别不高兴，就是倾车队之力也不是谭北斗跟他那手下‘四残’的对手，各位不但救不了大漠龙，而且是白白牺牲，为自己招灾惹祸。”

一名护车弟兄不服地道：“我不信我们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他们几个……”

黑衣客道：“各位，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谭北斗老奸巨滑，要是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只带这么几个人护车，况且谭北斗这一着相当高，他把‘四残’跟‘大漠龙’锁在一块儿，要不先制住‘四残’，谁也救不了傅天豪，各位都是明眼人，这一点应该看得很清楚。”

骆三爷眉锋一皱，道：“不错，这一点我倒是疏忽了。”

黑衣客道：“我还要告诉各位一点，这个‘大漠龙’不值得各位冒杀身之险去拯救，因为他并不是‘大漠龙’……”

骆三爷猛地一怔，道：“怎么说，这个人不是‘大漠龙’？”

“不错。”黑衣客点头说道：“他不是‘大漠龙’，只是谭北斗的手法，用以引诱傅天豪上钩的一个饵而已……”

骆三爷讶然说道：“一个饵，他是‘大漠龙’的什么人？”

黑衣客道：“他是大漠的独行盗，专劫掠来往大漠的客商，跟傅天豪没有一点关系。”

骆三爷道：“那谭北斗怎么能够用他引来大漠龙上钩？”

黑衣客笑笑说道：“骆三爷怎么精明一世，糊涂一时，像诸位基于一个义字，要不顾自身的安危，不惜连累更多的人要救‘大漠龙’，傅天豪他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吗？”

骆三爷毕竟是个精明人，一点就透。

他两眼猛地一睁，道：“我明白了，大家不明真象，不知内情若要救‘大漠龙’，傅天豪一定会赶来阻止，谭北斗正等着他黑衣客一点头道：“对了，骆三爷！”

骆三爷上前一步，道：“那么您就是‘大漠龙’傅爷？”

黑衣客摇头笑道：“错了，骆三爷您误会了，我只是傅天豪的朋友，受他之托要拦各位爱护他的朋友的。”

骆三爷道：“那么‘大漠龙’傅爷……”

黑衣客道：“他现在在大漠处理一件事不能分身，特意让我来谢谢诸位对他的爱护。”

骆三爷道：“您贵姓？”

黑衣客笑道：“我是个江湖上的无名小卒，一向默默无闻，骆三爷不必

多问了。”

骆三爷沉默了一下道：“朋友的意思是要我姓骆的……”

黑衣客道：“骆三爷与诸位要是愿意帮忙的话，只替傅天豪在车队里说上一句话就够了。”

骆三爷道：“朋友要我说句什么话？”

黑衣客道：“让车队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后头囚车里的那个‘大漠龙’是个假的，这就够了！”

老金突然开声笑了：“这一来能把谭北斗气得七窍生烟。”

黑衣客道：“谭北斗弃宗忘祖，卖身投靠，自进入六扇门中，把昔日的朋友跟江湖道义全忘在脑后，气气他并不为过，能气死他最好。”

大伙儿笑了，骆三爷道：“朋友可知道谭北斗要对付红娘子……”

黑衣客道：“我刚才听见骆三爷说过了，不过这个用不着各位操心，各位要做的事，自有我去替各位做，我一个人，要走时可以说走就走，谭北斗也不认识我，办起事来要比各位方便些，也不虞连累别人……”

顿了顿道：“时候不早了，明天一早还要辛苦，各位请早些安歇吧，各位对傅天豪的爱护，我再说一声谢。”

一抱拳，人闪到了近处一辆马车后，好快，大伙儿只觉得眼前一花，便不见了黑衣客的影儿。

骆三爷是个老江湖，经验历练两称老到，做事一向稳扎稳打，一脚下去一个坑，一咧嘴，一个护车弟兄闪身跟了过去。

可是那个弟兄到了那辆车后便怔住了，眼前空荡、寂静，那还有黑衣客的影儿。

就在他在这辆车后发楞的时候，黑衣客却已到了远处另一辆车旁，在这辆车旁只停了一停，旋即就又闪开了，轻捷异常，狸猫般，点尘未惊。

没一会见，车旁走来个人，是任先生。

他手里摇动着一个小梁穗儿，嘴里念念有词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嘴里头念道着人已登上了车。

掀开车篷往里钻，他突然一怔，叫道：“哟，白夫人。”

可不，他车里坐着个淡妆人儿，不是那位文君新寡的白夫人是谁。

白夫人已经换了件衣裳，墨绿色的小褂，墨绿色的裙子，鬓边那朵白花也不见了，似乎刻意修饰了一番。

今夜，她除了清丽之外，还带着动人的娇媚。

白夫人嫣然一笑道：“任先生好一首李白的‘关山月’，有那位高楼上的人儿对月叹息呀？”

任先生定了定神，赧然一笑道：“月夜有感，想起了李白这首‘关山月’，也不觉就随口吟了起来，倒教夫人见笑了。”

人钻进车里，坐在了白夫人对面，中间隔两张茶几那么远，他要说话，可是白夫人抢了先：“我不告擅登，别见怪，也别拿我当贼。”

任先生道：“那怎么会，又怎么敢，夫人是个有身分的人

“哎哟！”白夫人瞟了他一眼道：“任先生好厉害啊，骂人不带脏字儿，

有身分的人不该不告擅登，这么晚了进一个单身男人的车，是不？”

任先生淡然一笑道：“夫人明知道我不敢，明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白夫人道：“那么算我错怪了，其实，咱们已经是朋友了，也都不是世俗中人，原就用不着计较，是不？”

任先生又能怎么说，只好点了点头道：“夫人说得是！”

白夫人话锋忽转，道：“到那儿去了，害我等了老半天？”

任先生看了手里高粱穗儿一眼，道：“路上走了这么多日子，难得见点儿绿色儿的东西，忍不住我跑到高粱地里坐了半天，夫人找我有什么事吗？”

白夫人眨动了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凤眼，模样儿好动人，说道：“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半天工夫前还是“您”，现在却变成你了。

姑娘家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儿。

少妇却是一朵沾过雨露，嫩瓣儿怒放的花儿，那芳香最为动人，是一点也不错的。

任先生笑笑说道：“夫人说等我老半天，我只是随口问问。”

白夫人一双美目紧盯着他道：“你是一定要想知道吗？”

任先生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双令人心悸的目光，道：“那倒不一定，夫人不愿说，我自不敢勉强。”

白夫人道：“不用你勉强，我告诉你……”

白玉一般的贝齿咬了咬鲜红的下嘴唇儿道：“我孤伶伶的一个人儿，害怕也睡不着。”

任先生淡然一笑道：“夫人夫妻恩爱，泉下人有知，自会随时陪伴夫人身边的！”

任先生的确会说话，这句话不但提醒白夫人文君新寡，丈夫刚死不久，尸骨未寒，而且还安慰白夫人，白夫人微摇头，动人的娇靥上掠过一丝幽怨色：“我也知道，奈何阴阳相隔，人鬼殊途，你不知道吗？鬼是冰冷冷的。”

任先生道：“天太热了，能有点冰冷冷的，该是求之不得的事。”

白夫人道：“任先生没听人说过吗？关外一带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夜里更冷。”

任先生倏然一笑，道：“夫人是存心开我的玩笑来了。”

白夫人道：“任先生，你怎么不想想，我这么年轻轻的孀居守寡，又孤伶伶的一个人出远门儿，只要不是铁石人儿，他就该怜惜我。”

任先生笑道：“白夫人找巧了，任某人就是个铁石人儿。”

白夫人道：“锦橙张宴韩熙载，红粉鹭狂杜牧之，据我所知，文人都是风流的。”

任先生道：“文人之中，风流的也不过只有一个韩熙载，一个杜牧之。”

白夫人道：“谁说的，远一点的还有司马相如，他以一曲凤求凰夜挑卓文君。”

任先生道：“司马相如文人无行，轻狂之徒。”

白夫人道：“却是千古风流韵事，留传后世一段绮丽佳话。”

任先生目光一凝，道：“夫人真有意？”

白夫人道：“我若无心也就不来了。”

任先生道：“夫人不怕辈短流长，不畏十人目指，不怕那可以杀人的唇舌？”

白夫人轻摇螭首说道：“寂寞难耐，我顾不了那么多。”

任先生双眉一扬道：“有女投怀，美艳如花，原是别人求之不得的艳遇，逆旅枯寂孤裳冷，倘有美娇娘自发相伴，云鬓钗坠，枕畔留香，那该是最旖旎的风情，最令人心神震颤的风流清趣，冯延巳的一阕，‘贺圣朝’说得好，‘金丝帐暖牙床稳，怀香方寸，轻颦浅笑，汗珠微透，柳沾花润，云鬓斜坠，春应未已，不胜娇困，半歌犀枕，乱缠珠被，娇羞不胜’，这种风流情趣以往只见于昔人笔下，只见于诗词的字里行间，如今且让我学学轻狂相如，亲自领略一番。”他抬手就要熄灯。

白夫人“噗嗤”一笑，道：“好厉害的‘大漠龙’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我要告饶了。”

任先生正色说道：“红姑娘，你又何必这么作贱自己。”

白夫人美目一睁，道：“你知道我。”

任先生道：“红燕子出现，我头一个就想到了红姑娘。”

“一样。”白夫人含笑说道：“头一眼看见任先生，我马上就想到了‘大漠龙’。”

任先生笑了，白夫人笑得更娇、更甜，道：“你我是不是应该重新订交。”

任先生道：“只要红姑娘愿意，我乐于从命。”

白夫人瞟了他一眼道：“我终于见着‘大漠龙’了，也终于知道大漠龙是个怎么样的人，普天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姑娘家羡慕妒嫉呢，亏你能背冯延巳的那阕‘贺圣朝’，你怎么一点也不脸红？”

三

任先生真的脸红了，突然说道：“不能怪我，那应是让红姑娘逼出来的。”

白夫人笑了，笑得娇媚动人，含嗔地看了他一眼；道：“你倒会把罪过往别人头上推啊，告诉我，你是那儿的人，那门派的弟子？”

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我是北方人，我是读书不成学剑，学剑又不成，结果一无所成，所以我不敢承认我是任何一个门派的弟子。”

白夫人一双水灵灵的美目，盯着他追问道：“是不能说？”

任先生摇摇头，道：“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门派。”

白夫人道：“那也总该有个师承。”

任先生道：“我跟一个老和尚在深山里住了不少年，后来老和尚去西天朝佛走了，我就从那座深山里出来了。”

白夫人道：“这么说，你的师承是那位老和尚？”

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我记得跟那位老和尚没学过多少武，大部份的日子打柴挑水，做饭洒扫，粗细活儿都干，闲来老和尚教我认字，读一点书，如此而已。”

白夫人道：“老和尚是位文武兼修的高僧，世外高人……”

倏然一笑道：“你说了半天，我还跟在五里雾里一样，既然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好再问，你美号‘大漠龙’，顾名思义你是大漠里的一条龙……”

“蛇。”任先生道：“当着红姑娘，我不敢自承这个龙字。”

白夫人道：“你已经够谦虚的了，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在‘大漠’里活动。”

任先生笑笑说道：“我也不愿意老困在一隅，可是我不敢轻易离开大漠，这道理就跟鱼不能离水般，中原关里个个好手，我只要离大漠一步，我马上

非被人揍回去不可。”

白夫人笑了，道：“我可不知道‘大漠龙’还有一张会说话的嘴，以我看你一直在大漠里活动，你必有什么特殊原因？”

任先生淡淡地笑笑，未置是否，他是避而不答，白夫人却毫不放松，道：“有什么特殊原因？”

任先生道：“有特殊原因这句话，是红姑娘自己说的。”

白夫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阁下，人之相交，贵在一个诚字……”

任先生道：“这么说，红姑娘是有意结交我这个朋友？”

白夫人道：“当然，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不愿意跟‘大漠龙’交朋友的，尤其是我们女人家，难道你不愿意有个红粉知己？”

任先生道：“红姑娘应该知道，我从不交朋友。”

白夫人道：“我知道，那是你处处为别人着想，怕连累了谁……”

任先生摇头说道：“我不敢这么说，只能说我是为自己着想，我怕有一天让人出卖了我。”

白夫人道：“别客气了，我知道你，你虽然不愿意交朋友，可是你的朋友遍天下，江湖上正派侠义，都以你的朋友自居，也都以能让人说一声这人是‘大漠龙’的朋友为荣，眼前这车队里多少宁愿冒犯官府，冒杀身之险来救‘大漠龙’的人，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至于我，我不怕你连累，出卖你也对我没什么大好处，你应该可以放心交我这个朋友。”

任先生吸了一口气，道：“没想到让红姑娘这么看重，我至感荣宠……”

白夫人道：“你要知道，我也是个女儿家。”

任先生道：“我母亲不愿离开大漠，加之她老人家两腿瘫痪，不良于行……”

白夫人怔了一怔，道：“原来是为了伯母，她老人家有别人陪伴吗？”

任先生道：“我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家贫如洗，度日艰难，只有我母子俩相依为命，是我母亲替人做针线活儿辛苦带大的。”

白夫人道：“那么你如今离开大漠这么远……”

任先生道：“不要紧，我已经派人照顾她老人家去了。”白夫人道：“你派了谁，可靠吗？”

任先生道：“几十年的老邻居了，都是贫苦人家彼此处得跟一家人一样，我很放心。”

白夫人倏然一笑，笑得很凄然：“你比我幸运，你还有个母亲……”

任先生目光一凝，道：“红姑娘现在是……”

白夫人摇摇头道：“我孑然一身，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比起红姑娘来，我是幸运多了。”

白夫人话锋忽转，道：“你这趟离开大漠，纯是为阻拦这些冒犯官，冒杀身之险来救‘大漠龙’正派侠义来的，是不是？这样吧，反正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车队里了，让我来代你做吧，拆穿那老狐狸的好，好让你早些回转大漠去……”

任先生摇了摇头，道：“谢谢红姑娘的好意，我心领。”

白夫人道：“怎么，你不愿意我插手？”

任先生道：“那倒不是，有人愿意帮我这个忙，我是求之不得，只是我这趟离开大漠是很长一段的日子，一时半会见回不去。”

白夫人目光一凝，道：“怎么，有事儿？”

任先生道：“可以这么说。”

白夫人迟疑了一下道：“什么事儿不能说吗？”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我正在护送一个人上京里去。”

白夫人吃了一惊，道：“怎么！你，你要上京里去？”任先生点了点头道：“是的。”

白夫人道：“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官家悬赏缉拿的大盗，你知道不知道这车队里有多少的事？你可知道不知道你这等于自投罗网？”

任先生道：“谢谢红姑娘，我知道。”

白夫人道：“那你为什么还……”

任先生道：“我刚才已经告诉红姑娘了，我是护送一个人上京。”

白夫人道：“我听见了，你是护送谁？谁值得你护送？”

任先生摇头说道：“红姑娘原谅，事关重大，我不能告诉红姑娘我护送的是谁，不过我可以告诉了红姑娘，这个人值得我护送，甚至值得我赴汤蹈火。”

白夫人目光一凝道：“这是谁，竟值得‘大漠龙’为他护驾，值得‘大漠龙’为他赴汤蹈火。”

任先生道：“红姑娘，我为了的只是一个义字，事实上我跟这个人素昧平生毫无关系。”

白夫人道：“这个人现在车队里？”

任先生点头说道：“是的。”

白夫人道：“能告诉我吗？你为什么要护送她？”

任先生道：“我刚说过，只为一个义字。”

白夫人道：“只为一个义字，不惜赴汤蹈火，谁能说‘大漠龙’是盗？也只有糊涂昏庸的好官。”一顿接道：“我知道你是为个义字，我是问这个人有什么值得……”

任先生道：“红姑娘原谅我不能说，这个人上京完全是秘密的，她改了名、换了姓，甚至改了她身分，要不这样她根本进不了京城。”

白夫人讶然说道：“这是什么，难道她是个犯了官的人？”

任先生道：“事关他人，我只能告诉红姑娘这么多了。”

白夫人沉默一下，忽然一笑说道：“好吧，我不问了，我已经知道你离开大漠，跟车队往北去，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车队里来吗？”

任先生道：“我不便问，也不敢问。”

白夫人道：“我要告诉你，因为我怕我们两个来意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任先生目光一凝，道：“红姑娘这话……”

白夫人道：“我所以到车队里，一半儿是为想见见你；另一半儿是为了是一件东西。”

任先生道：“一件稀世至宝。”

白夫人美目一睁，道：“你知道了？”

任先生道：“我是听骆三爷说的，据骆三爷说，是谭北斗告诉他的。”

白夫人脸色一变，道：“这么说，谭北斗也知道，好厉害的老狐狸。”

任先生道：“谭北斗确是个精明的人物，他能为直隶总捕，并不是侥幸的。”

白夫人点了点头道：“不错，我的另一半儿来意，确是为那宗稀世至宝，那两个狗男女，一个假装瘫子，一个不惜挑情色相，劫了那个纨绔子弟所有，

我以为那东西落在了他两个手里，我也看不惯他两个那种卑鄙无耻的手法，所以我杀了他们，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弄错了，那东西并不在那纨绔子弟手里……”

顿了顿道：“但是我知道那东西在谁手里，可是我奇怪，那一个人怎会有这么一样稀世至宝，你这么一说，我只怕我要的东西，在你护送的那个人手里……”

任先生道：“红姑娘，那东西在谁手里？”

白夫人抬手往后指了指，任先生神情一震，道：“我要代她向红姑娘求个情……”

白夫人美目一睁，道：“怎么，真是她？”

任先生道：“红姑娘，她是个让人敬佩的孝女，那东西对她十分重要，关系着她跟她父亲两条的性命。”

白夫人“哦”地一声道：“这么严重？”

任先生道：“我并没有夸张，没那东西她不能救她的父亲，不能救她的父亲她便不愿活下去……”

白夫人道：“阁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我只说一句红姑娘也就明白了，她父亲是吕晚村先生的学生。”

白夫人脸色一变，惊呼一声，道：“我明白了，原来如此任先生道：“还请红姑娘代为守口。”

白夫人定了定神道：“这个你放心，我辈敬重的是忠臣孝子，敬重的是仁人义士。”

任先生道：“谢谢红姑娘。”

白夫人眉梢儿一扬，道：“‘大漠龙’为个义字，能不远千里，不辞艰辛，不避风险护送了一个孝女，红娘子岂能为一己之私劫夺这样宝物，冲着你，东西我不要了……”任先生抱拳道：“红姑娘，傅天豪感激。”

白夫人美目一转，道：“慢着，我有个条件。”

任先生道：“红姑娘有什么条件，只管说就是。”白夫人道：“我也是要到京里去，到了京里之后，我下帖请你，你一定要到我那儿聚聚，吃顿饭，喝我一杯酒。”任先生道：“这个……”

白夫人道：“怎么，不肯赏脸吗？”

任先生道：“不，只要红姑娘一召唤，我马上到就是。”白夫人美目异彩一闪，道：“丈夫一言。”

任先生道：“红姑娘放心，傅天豪向来说一句是一句。”白夫人笑了，道：“那就行了，我原知道你阁下是个一言如九鼎似的人物，对了，不远千里，不辞艰苦，不避风险的护送着她，她知道吗？”

任先生摇头说道：“她不知道，无须让她知道。”白夫人拇指一扬，道：“大英雄，大豪杰本色，不愧是名满江湖的‘大漠龙’……”

倏然一笑道：“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有几分相似是不？”

任先生窘迫一笑道：“红姑娘说笑了，我一个江湖武士，那敢上比宋太祖。”

白夫人瞟了他一眼道：“留神啊，她是个美人，你是个英雄，挨得太近是会……”

那个“会”字拖得长长的，却住口不言没说下去。

任先生笑笑说道：“红姑娘竟这么会取笑人。”

白夫人道：“我说的可是实话，世上那个女儿家不为‘大漠龙’着迷的，我不说过吗？姑娘家茶不思来饭不想，一心只念‘大漠龙’，只差没害相思病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拿我来说吧，我也一样……”

任先生道：“红姑娘怎么……”

白夫人摇摇头，含笑说道：“我说的是实话，我当然也是个女儿家，可是我这女儿家在江湖上混惯了，不会像一般女儿家那么忸怩作态，我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可惜我们相见太晚……”

任先生呆了一呆，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白夫人却道：“你真以为我是谁的遗孀，是不是？你弄错了，我还是个姑娘家，我所以自称寡妇戴着孝，其用意跟你自称是个读书人一样。”

任先生道：“那么……”

迟疑了一下，又住口不言。

白夫人道：“那么我何来相见太迟之语是不是，告诉你吧，我以前认识个人，他人如何，也差不了你多少，我已经把终身托付给他了，明白了吗？”

任先生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神情，道：“噢，原来如此！”

白夫人笑笑说道：“不管怎么说，咱们交个朋友总可以，有夫之妇也不是不能有个须眉知己，是吗？他不是世俗中人，他也会乐意交你这个朋友的。”

任先生道：“谢谢二位看重。”

白夫人摇头说道：“别说二位，听起来让人别扭，现在我只一个人儿，到了京里后我才算是他的人。”

任先生笑笑，没说话，他能说什么，事实上他确不便说什么。

白夫人看了他一眼，道：“我心理有点难受，你呢？”

任先生一怔，他做梦也没想到红娘子竟是这么大胆的人儿，做梦也没想到她会有此一问，作难了，半天才道：“我为姑娘喜，为姑娘贺。”

白夫人道：“真的吗？是心里话吗？”

任先生突然一笑，道：“是的，姑娘，没理由不是。”

白夫人道：“好一个没理由不是，我愿许来生，好吗？”

任先生一阵激动，道：“红姑娘，世上尽多……”

白夫人道：“我知道，我本该是中意你，可是你我相见太迟，我把终身托付给另一个，对你，只有许来生。”

任先生已归于平静，含笑说道：“谢谢姑娘。”

白夫人道：“用不着谢，只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就行了。”

任先生沉默了一下道：“恕我直言一句，姑娘不该如此，人言可畏，不敢让话传到那位的耳朵里，怕坏了姑娘的美满婚姻。”

白夫人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现在我是一个人，到了家里之后我才算是他的人。”

任先生道：“我以为姑娘现已将终身许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算……”

白夫人摇头说：“你不知道，这是我跟他说好的，他知道我是怎么个人，这是他求我，又不是我去求他，我跟他说了，就是嫁了他之后他也不能干涉我交朋友，再说我这只是许来生，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

任先生没说话。

白夫人又道：“你别弄错了，红娘子不是个三心二意，朝秦暮楚的人，要是我的话，我大可以就此回头不到京里找他去，我只是把嫁人跟交朋友划分得很清楚，我认为嫁人是一回事，交朋友又是一回事，我许你来生，跟今生今世没有一点关系。”这番话说服了“大漠龙”，事实上，她说得并没有错，也有理，更充份显露出了她江湖儿女，女中丈夫的本色，这么一位绝代红粉、巾帼英雄，原不能以衡量一般女儿家的尺度来衡量她。

任先生由衷地道：“姑娘当世之奇女子，是我失言。”

白夫人道：“那么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互期来生？”

任先生没犹豫地点了头，道：“愿意，也感……”

话还没完，白夫人那里抬起皓腕，伸出了她那水葱也似的玉一般的小指头，笑着说道：“来，咱们再勾一勾。”

任先生敬然伸出了手，当两个指头勾在一起时，他心里的异样感受，远比上一次来得强烈，使他的心神震颤，久久不能自己。

相信，今生今世这震颤平下来的余波也是无法平静的，恐怕白夫人也是一样。

因为白夫人一双美目之中，也射出震颤人的异彩，跟万缕柔情。

忽然，异彩与柔情尽敛，白夫人笑了，摇摇头，道：“我要走了，再不走我就要把持不住，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歇息吧！”

她矮着身子站了起来，刚要转身。

后面突然传来一声低低惊叫：“你，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一个男人口音略略一笑，道：“瞧你问的，这时候到你车里来还能干什么。”

“你，你怎么可以，我可要叫了……”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你敢叫我就宰了你，这儿天高皇帝远的，我可不怕谁，再说这车队里也没敢管爷们的闲事，你原就是干这一行的，在那儿不是一样，放心，大爷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

白夫人陡然扬了眉梢儿，脸上马上就上一层惊人寒霜，道：“该死的东西！”

任先生及时说道：“姑娘走你的，这边留给我来料理吧！”

白夫人迟疑了一下，道：“也好，交给你了，只别轻恁了那畜生。”

折开车帘往外一钻，就没了影儿。

任先生紧跟着出来了，一步便跨到后车旁，扯喉咙，轻喝一声：“什么人夜登人车，出来。”

车里没动静，却引来骆三爷跟几个护车的，骆三爷一到便问道：“什么事，任先生？”

任先生指着眼前这辆车道：“刚才我下车方便，回来的时候看见有个人窜上了这辆车：一条黑影从车里窜了出来，在后车篷上一借力，腾身而起。

骆三爷眼明手快，冷笑一声道：“朋友，等会儿再走。”

腾身扎起双掌一探，便把那人给截了下来。

两个人一落地，几个人都看清楚了，那是个黑衣汉子，一条发辫绕在脖子上，满脸通红，骆三爷一怔，旋即“哟”地一声，抱拳陪笑道：“原来是后车的爷们……”

那汉子一句话没说，拔腿要走，任先生及时喝道：“站住！”

那汉子霍地转过身来，道：“你要干什么？”

任先生凛然说道：“此地虽然在长城之外，可也是有王法的地方，夜入一个单身女客的车，非好即盗，岂能让你一走了之。”

那汉子脸上变了色，冷笑一声道：“瞧不出你这书呆子也挺大胆的，你知道我干什么的。”

任先生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干什么的都一样。”

那汉子道，“那么你打算把我怎么办？”

任先生道：“护车的是骆三爷，他负责每位客人的安全，你也总有个上司，他该管束你的行为，拿你怎么办那是骆三爷跟你那上司的事。”

任先生的声音很大，老远都听得见。

那汉子脸上露出了冷漠的神情，转眼望向骆三爷。

骆三爷干咳一声，抱拳冲任先生道：“任先生，这位官差……”

任先生道：“骆三爷，大伙儿坐的是你们寨子的车，把财物性命都交在了你骆三爷手里，大伙眼里只有你骆三爷，可没一个官。”

骆三爷老脸红了一红，一时没能说上话来。

那汉子狞笑一声：“好小子，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做的。”

双肩一晃，闪身就扑，正当那汉子闪身向任先生扑去的当儿，忽然一声冷喝传来：“站住，你想干什么，丢人还不够吗？”

那汉子机伶一颤，硬生生地收住了扑势，不远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人，是谭北斗。

骆三爷有点尴尬，一抱拳道：“谭老，您来得正好，这件事骆三不敢……”

谭北斗看了任先生一眼，冷然说道：“这位任先生说得对，这儿虽在长城以外，可也是有王法的地方，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骆三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骆三爷道：“谭老也在这儿，我不敢专擅，还请谭老做主吧！”

骆三爷表面上还真不敢得罪公门，其实也难怪，他是个跑江湖，做生意的，要是得罪了公门，他今后押不押车了。

谭北斗笑了，让人看不出他是什么意思：“骆三爷昂藏须眉七尺躯，江湖道上走腿闯道这么多年，在这条路上可以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怎么两肩这么软，芝麻大点事儿也担不起来，好吧，这件事儿我姓谭的办了，只问骆三爷你可信得过我？”

骆三爷脸上有点挂不住，可是他忍了，一抱拳，道：“谭老，您这是什么话，您是直隶总捕，这‘大鹰爪’更是黑白二道同钦的人物，骆三那有信不过您的道理，再说骆三我也不敢。”

谭北斗唇边掠过一丝轻微笑意，一点头道：“好吧，既然骆三爷这么看得起谭某人，那我就僭越。”

目光一凝，望着那黑衣汉子道：“过去请车里那位姑娘出来一下。”

那黑衣汉子迟疑了一下，没动。

谭北斗冷然说道：“你聋了吗？”

那黑衣汉子没敢再迟疑，一转身就要往燕姑娘的那辆车走。

任先生适时开口说道：“燕姑娘已然受够了惊吓，你不必过来了，我来请燕姑娘下车吧！”

他转身在车上轻轻敲了两下，道：“燕姑娘，谭老先生，请你下来一下。”

车里的燕姑娘低低答应一声，掀开车篷钻了出来，乌云蓬松，衣衫不整，脸色发白，模样楚楚可怜，任先生伸过一只手把燕姑娘扶下车。

燕姑娘低着头，畏缩的站在任先生身旁，她连个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谭北斗冷冷扫了燕姑娘一眼道：“我这个弟兄犯了姑娘了，我这就让他跟姑娘陪罪！”

一顿，沉声道：“给这位姑娘陪罪！”

那黑衣汉子眉宇间掠过一丝骄狂之色，答应一声，冲燕姑娘抱起双拳，道：“姑娘，我这里陪了罪。”

谭北斗冷哼一声道：“给我过来。”

那黑衣汉子答应一声，一直走到了谭北斗跟前，他还没站稳，谭北斗伸手一个耳括子便打在他脸上，打得他往后退了好几个跟跄。

只听谭北斗冷哼一声，说道：“丢人现眼，没出息的东西，你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了吗？给我滚回去！”

那黑衣汉子连哼也没敢哼一声，头一低，往后纵掠而去。

谭北斗连看也没看任先生跟燕姑娘一眼，冲着骆三爷抬手微微一拱，道：“骆三爷，给您添麻烦，谭某人这儿陪罪了。”

慌得骆三爷忙要答礼说话，谭北斗却连手都没容他抬起来，转身就往后去了。

骆三爷一双老眼之中两道寒芒一闪即逝，旋即也换上一副既窘迫而又尴尬的表情。

谭北斗这那里是惩治自己的人，分明是给燕姑娘难堪，这就是三岁小孩儿也懂。

燕姑娘低着头难过的哭，她没哭出声，可是任先生听见了，扬了扬眉，轻轻说道：“燕姑娘，你本就该忍人所不能忍，没事儿了，请回车歇息去吧！”

燕姑娘很快地住了声，收了泪，道：“谢谢先生。”低着头转了身。

任先生伸手把她扶上了车，这时候骆三爷似乎想走过来解释两句，安慰两句，任先生大概没瞧见他，把燕姑娘扶上车后，就转身迈步登上了他的那辆车。

骆三爷那里刚迈出一步，如今却只有把迈出的腿又收了回去。

显然，谭北斗给他难堪，客人们不愿意理他，像骆三爷这么一位人物，何曾受过这个，押这趟车毕竟让他碰上了一回，够他难受的。

旁边那些护车的都是老于世故，经验、历练两称丰富的，那一个看不出来。

一个弟兄上前一步道：“三爷，我去把他叫下来说个明白。”

这人是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说走扭头就要走，骆三爷伸手拦住了他，道：“读书人不知天高地厚，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走，大伙儿歇着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这句话刚说完，远处一名弟兄飞奔而至，冲骆三爷一躬身，道：“三爷，有个人要找谭鹰爪。”

骆三爷刚问了“谁”，适才那名弟兄奔来处夜色中出现一个人影，步履轻轻地往这边走了过来，骆三爷目光一凝，望着那人影道：“就是这个人吗？什么来路？”

那弟兄道：“他说关里来的，属下恐怕跟谭鹰爪是一条线上的。”

说话间，来人已然走近，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黑衣客，长眉细目，隆准薄唇，一双细目中精芒外射，眼神十足，锐厉逼人。

骆三爷走上两步抱拳说道：“在下骆三，请教尊驾是……”

那瘦高黑衣客抱拳答了一礼，含笑说道：“原来是押车掌舵的骆三爷当面，失敬，在下姓董，从关里来的，是谭老爷子的朋友。”

骆三爷道：“原来是董爷，谭老的车在最后头，容骆三带路，请。”转身往后行走。

那姓董的瘦高黑衣人说一声：“不敢当，有劳三爷了。”加快一步跟了上去。

任先生躺在自己的车里，车里虽然没点灯，可是他仍睁着两眼还没睡。

骆三爷陪着那姓董的瘦高黑衣客，一个劲儿的往后走，两个人都没说话。

车队后头有两辆车，车篷密遮着，远近四周站着几个跨刀黑衣汉子，一个个站在那儿跟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这两辆车边上一丈左右外，搭着一座小小的帐篷，里头透着灯光，帐篷外头站着一个跨刀的黑衣汉子。

骆三爷一到近前便指着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这位董爷刚从关里来，是谭老的朋友：帐篷一掀，从里头走出谭北斗，抬眼一看，他“哦”一声道：“我当是那个董朋友呢，原来是你‘张家口’的马贩子，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一抱拳，笑道：“我这趟出关选几匹良种去，听说老爷子押得犯人在这歇脚，我特地拐个弯儿来给您请个安。”

谭北斗冷冷笑道：“不敢当，不敢当，你能念旧跑来看看我，我就知足了，怎么样，你这些年来马匹生意还顺当吧？”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托您的福，不算顺当，但现在我能养活四口子了。”

谭北斗“哦”地一声，道：“这么说成家了，老婆孩子都有了，不赖嘛，越混越强了，早知道会这样，当年我也递个辞呈跟你走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您怎么能跟我比，直隶几省，那一天少得了您……”

谭北斗冷冷一笑道：“行了，别捧我，在这种地方能碰见故交不容易，来，里头坐坐，咱们里头聊，怎么样，骆三爷也进来坐坐吧！”

骆三爷情知人家是虚嚷嚷，这么大把年纪的人，这么个老江湖，那能这么不识趣，当即含笑说道：“不必，谢谢谭老，我前头还有事儿，失陪了。”一抱拳转身走了。

骆三爷有心找个附近的隐蔽地方听听这姓董的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时候来找谭北斗有什么事儿，奈何谭北斗四下里都布下了桩卡，撒下了禁卫，没他个藏身地方，只好走了。

帐篷里的摆设很简单，两口木箱充桌子，桌前放着一盏马灯，旁边就是个地铺。

好主意，谭北斗懂得享受，这种天气车里既闷又热，在外头打地铺是风凉得多。

外头打地铺为的是风凉，可是两个人一进帐篷谭北斗就把帐篷遮了起来，自己往地铺上一坐，摆手说道：“坐，坐下说话。”

自进帐篷以后，那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就换上了一副恭谨神色，此刻他恭应一声盘膝坐了下去。

他坐定，谭北斗抬了眼，道：“是督帅大人派你来的？”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属下带来一封信，您先过过目。”

探怀掏出一封火漆封口，上加大印的函件双手递了过去。

谭北斗一看这封信火漆封口，上加大印就知道这封信非同小可，当即神

清一肃，双手接过，拆开了信，抽出信笺，信笺上七个鲜红的字迹已出现在灯下，“直隶总督府用笺”。

谭北斗拿着信笺就灯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毕，把那张信笺在马灯上点着了火，烧成了一团灰烬。

一直望着那张信笺成了一团灰烬，他才神情肃穆地抬眼说道：“这件案子不是早就定讞落案了吗？”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案子是早就定讞落案了，犯人囚在刑部大牢，不怕他插翅飞了，可是他有个女儿……”

谭北斗道：“我知道他还有个女儿，信上说得很清楚，可是这件案子当年不是‘血滴子’办的，怎么现在又落到直隶总督衙门头上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信上没说吗？”

“没说。”谭北斗道：“信上要是说了，我还用问你。”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是这样的，听说他那女儿自当年漏网后就一直躲在关外。”

谭北斗道：“我明白了，恰好这时候我在关外，所以上头就把这案子交到我手里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是这样。”

谭北斗哼地一声道：“是这样，说得倒轻松，我这趟到关外来是来干什么的，督帅大人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把这件案子顶回京里，要他们另请高明，派‘血滴子’出京，要知道我还押着个犯人，根本就不能分身，这件事要是等闲事，当初也就用不着我自己老远的跑到关外来找罪受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您先别发火儿，事情您还没弄清楚。”

谭北斗道：“我还要怎么个清楚法，寸步不能离开车队，却拿我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干脆把我劈了算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人，现在落在这个车队里。”

谭北斗一怔，道：“怎么说，人落在车队里，谁说的？”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消息我不知道是那儿来的，不过我知道十分可靠。”

谭北斗道：“既然他们知道人落在车队里，为什么早不下手……”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您怎么不想想，这是什么事儿，他们那敢下手，万一打草惊蛇了，人在半路上溜，上头追究起来，他们担得起吗？”

谭北斗道：“这敢情好，把这烫手的玩艺儿塞给我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话不能这么说，您在‘直隶总督衙门’这么多年，大案子也好，小案子也好，从没有不破的，再扎手的人物，只要您一伸手他就是有八条腿也跑不了，这不但直隶没有人不知道的，就是京里也都明白，要不然上头不会把这件案子交给您，要不然督帅大人也不敢报。”

谭北斗往后一仰身，道：“得了，老王卖瓜，自赞自夸，你就别捧我，捧得高，摔得重，我一把老骨头了，可经不起这一摔。”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属下这不是捧您，这是不折不扣的实在话，督帅大人曾经夸过您十二个字儿，慎微细密，老谋深算，当代名捕……”

谭北斗一摆手，道：“那是督帅大人看重；吃这碗公事饭这么多年，所以一帆风顺，事事如意，我自己清楚，那是我没碰上真正扎手人物，扎手的事儿；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山还有一山高，江湖之大，不乏能人，我从来不敢说一句大话，怕的是惹了他们给自己树敌，给自己找麻烦，这些话以

后在外头你就别说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是。”

谭北斗忽现眉锋一皱，道：“其实这是何必，正主儿拿着了不就算了吗？干嘛还赶尽杀绝的，一个女流能成多大气候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您可别这么说，吕留良的孙女儿，鱼壳的女儿，那个不是让官家头痛的人物。”

谭北斗脸色一变，道：“哼，‘血滴子’平日骄横拔扈，目中无人，这件事办得怎么样，到现在人家连一点影儿也没摸着，却让官家整天里提心吊胆的……”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惊声忙道：“老爷子，您……”

谭北斗冰冷说道：“我没什么好怕的，他们是大内侍卫，我是直隶总捕，不比他们矮到那儿去，敢把我怎么样，又能把我怎么样。”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脸色发白，还待再说。

谭北斗话锋忽转，道：“没有错，人确实落在这个车队里？”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微微松了口气，道：“据说这消息十分可靠。”

谭北斗道：“照这么说，骆三押的这个车队，可真够得上是卧虎藏龙，八方风雨齐会了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怎么，还有别条路上的人物吗？”

谭北斗道：“黑白二道几个知名的人儿都在车队里，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露面罢，这样也好，我乐得装不知道，来一个放倒一个，来两个放倒一双，这些人我不放在眼里，我的目的原也就为引他们上钩，我不怕他们来，我只怕他们不来，可是另外两个人却让我不能不深皱眉头。”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这两个人是……”

谭北斗道：“傅天豪跟红娘子。”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吃了一惊，道：“大漠龙跟红娘子，您是说他两个现在车队里。”

谭北斗点了点头道：“红娘子已经露过面了，傅天豪到如今仍按兵不动，不知道什么用心，不管是什么用心，他两个中任何一个，我可以应付，要是让我同时应付两人，我恐怕有点力不从心。”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这么说您只见过红娘子，没见过大漠龙？”

谭北斗道：“不，就连红娘子我也没见过，这娘们的身手相当快，相当利落，川陕来的这一对狗男女，男的装瘫，女的卖俏，两个人一搭一唱在车队里做生意……”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那两个，‘小丧门’跟活人妻？”

谭北斗道：“不是他们还有谁，那臭娘们儿千不该万不该打着红娘子的旗号，结果躺在‘红燕子’下，也幸亏那臭娘们儿打着红娘子旗号做生意，要不然我还不知道红娘子已经来了哩！”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说道：“江湖上没第二个用‘红燕子’的人，也没第二个敢用‘红燕子’的，车队里既然现了‘红燕子’，那就表示红娘子确在这个车队里是不会错了，只是那大漠龙谭北斗道：“那条孽龙虽然如今没见动静，可是我敢拿我这愧招牌担保，他一定在这车队里，我对他摸的很清楚，他绝不会看着别人为他丢命而不闻不问，要不然我不会下这么一步棋，放这么一个钩。”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老爷子，大漠龙不是等闲人物，恐怕他早看穿了您……”

谭北斗道：“我不怕他看穿，只怕别人看穿。”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万一他把话透给车队中这些人呢？”

谭北斗道：“让他透去，他只一有动静我就能找到他，我怕的是他一直按兵不动。”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我设想到傅天豪已经来了，红娘子也在这儿，大漠龙的来意已很明白，红娘子到这儿来又为了什么？”

谭北斗哼地一声道：“狗改不了吃屎，红娘子是个属凤凰的，从不落无宝之地，那她到这儿来的用意还不明白吗？”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两眼一睁，道：“这么说她是来做买卖的，既然她不是为大漠龙来，您需要应付的就只有一个。”谭北斗哼哼两声道：“我原也这么想，可是我怕她临时变了主意，她是个怎样的女人你不是不知道，傅天豪又是个怎样的男人你也不会不明白？”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就算你们同时要应付两人，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督帅大人就怕您顾不来，所以这趟让属下带了几个人来……”

谭北斗目光一凝，忙问道：“几个？”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答道：“连属下在内共是十一个。”谭北斗一巴掌拍上大腿，道：“行了，我正想人手不够呢，你为什么不早说，他们都在那儿？”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我让他们在里许以外等着，我怕招人动疑，也怕打草惊蛇坏了事，所以不让他们跟来。”“好极了！”谭北斗一笑道：“再坐会你走你的，你们在四下里跟着车队走，没有我的话你们可别露面儿，也留神自己，别露了行藏，用得着你们的时候我自会叫你们，只要咱们的实力够，我就可以放手去做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这些日子里，您可曾在车队里发现扎眼的，属下是说那姓沈的女儿。”

谭北斗沉吟道：“我倒没发现那个像沈在宽的女儿，只是有一男一女却是有点可疑。”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哪两个？”

谭北斗道：“这两个一个姓它，自称是一个姓白的官员的未亡人，看样子气派不小，挺像那么回事，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有那个姓白的知名官员……”

谭北斗不愧是直隶总捕，果然厉害。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您看她会不会是沈在宽的女儿？”

谭北斗道：“不会吧，年纪不对，这娘们儿看上去廿出头了，沈在宽那个女儿没这么大。”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沈在宽的女儿年纪也在廿上下。”

谭北斗道：“是吗？”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沈在宽已四十多了，他的女儿还没有廿上下吗？”

谭北斗沉吟说道：“照这么说，倒是有可能……”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道：“她住在那辆车里？”

谭北斗抬手往外指了指，道：“就在后头这儿。”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脸色微微一变，道：“她要是沈在宽的女儿，胆子可以说相当大，竟敢在您老爷子眼前摇来晃去的。”

谭北斗道：“她高明，这样才不会招人动疑。”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目光一凝，道：“老爷子，您打算怎么办？”

谭北斗摆摆手，道：“你别管，这是我的事儿，你要是没别的事就走吧，我不留了。”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恭应一声，站了起来，一躬身道：“老爷子，那么我走了。”

谭北斗坐着没动，道：“我不送你，那个姓骆的，是个老狐狸，见着他说话小心点儿。”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倏然一笑道：“你放心，我久仰，见面胜似闻名，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了。”又一躬身，掀开帐篷走了出去。

谭北斗闭上了眼，刹时间像人定的老僧一般。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出了帐篷，下意识地往附近几辆马车扫了几眼。

他可不知道，那位白夫人也正好在那漆黑的车篷里看着他呢。

到了前头，骆三爷跟几个弟兄在说话，一见他走了过来，连忙独个儿走了上来，抱拳说道：“怎么，董爷要走了，天这么晚还走，不在这儿歇息一宿？”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含笑摇头，道：“不了，我前头还有事儿，谭老爷子正忙着，我也不便去打搅，我告辞了，几位忙着吧！”他没多说什么，冲骆三爷一抱拳就走了。

骆三爷也没多说话，望着董姓的瘦高黑衣客消失在车队外的夜色里，脸上浮现起一种异样表情。

四

一个护车汉子走了过来，道：“三爷，我敢说这家伙绝不是谭老头儿的普通朋友，普通朋友那会在三更半夜跑到这儿来的，这家伙准是六扇门里的鹰爪孙。”

骆三爷道：“我知道，可是我想不出他是干什么来的？”

那护车弟兄道：“我看他准是为‘大漠龙’这档子事儿来的。”

骆三爷道：“大成，你有没有这个胆？”

那护车弟兄双眉一扬，道：“三爷，江大成不敢说是胆大，您吩咐就是，龙潭虎穴，刀山油锅，属下走它一趟就是。”

骆三爷道：“你跟这姓董的家伙走一趟去，看看他在那儿落脚，跟什么人接头，折回来时候顺着长城找车队。”那护车弟兄江大成答应一声就要窜出去。

骆三爷一把拉住了他，道：“这件衣裳黑夜里显眼，换件衣裳去。”

江大成一点头往前头一辆车挨了过去。

骆三爷朝身后的弟兄摆一摆手，道：“时候不早，该歇息的歇息吧！”

有了他这句话，该歇息的歇息了，骆三爷也躺在了他那张地铺上。

正迷迷糊糊的时候，一个快速步履声由远而近到了他身边，他睁眼一看，江大成已到了他身边，忙坐了起来，道：“怎么这么快就折回来了？”

江大成四下望了望，一条腿往地上一跪，低低说道：“三爷，那小子落脚地方不远，就在前头，也不过里许地。”

骆三爷“哦”地一声道：“就在前头，不过里许，那儿有歇脚的地儿？”

江大成道：“里许地有片树林子，树林子前搭着两座帐篷，帐篷外头拴着几匹骆驼，我看恐怕有个十来人之多。”

骆三爷道：“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了吗？”

江大成摇头说道：“您知道，帐篷外头拴着几匹骆驼，跟撒出几条看门狗一样，那儿敢近啦，若惊了那几匹骆驼，我就别想再走了。”

骆三爷沉吟说道：“十来个人驻扎在里许之外，却让那姓董的家伙一个人跑到车队来见谭北斗，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江大成道：“三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儿琢磨，您看会不会是谭北斗那老狐狸想一网打尽眼前的这些黑白二道上的人物？”

骆三爷道：“您是说谭北斗自忖实力不够，又调了十几个好手来？”

江大成道：“准是这样，要不您说那十几个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骆三爷道：“那么他们既然到了，到的时候又正好是夜里，他们为什么不下手？”

江大成道：“那……也许他们在等更好的机会，谭北斗是个老谋深算的角色，他既然打定了主意，一定会有什么狠绝毒招。”

骆三爷沉吟着微微点头说道：“对，是这样的，准是这样的，大成，咱们该采取行动了，车队里那些黑白二道上的人物，要走今天晚上就得走，要不然恐怕来不及了。”

江大成道：“三爷，您说咱们该怎么样把话透给他们？”

骆三爷想了想，道：“有办法，找二晃去，他写得一手好字儿，叫他赶快写几张信，咱们有几辆车就叫他写几张，然后派人每辆车里塞差张去，记住，到后队送信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快去。”江大成答应一声，站起来走了。

没多大工夫，江大成拿着，张上写着口行行黑字儿的白纸走了过来，往骆三爷面前一送，道：“三爷，就这么写的，您看看怎么样？”

骆三爷接过信藉着旁边车里微弱的灯光看了看，然后把那张信摺了几摺藏进了袖子里，道：“派个人送出去了？”

江大成道：“去了，二晃自己去的。”

骆三爷点了点头道：“行了，等二晃回来再说。”

嘴里说着话，两眼却往后队看，一脸凝重神色。

江大成道：“后队有谭北斗藪军，那老狐狸本人更是机警，要想在每辆车里塞进这么一张去也不容易，我得过去看里，必要时我可以掩护掩护他。”

说着，他就要往起站，骆三爷伸手拉住了他，道：“用不着了，二晃回来了。”

江大成忙转眼望去，只见后队方向大摇大摆走来个白色人影，步履之间轻快而从容。

江大成道：“真行，看样子他是办妥了。”

骆三爷脸上的凝重神色不见了，额头上却微微见了汗迹，松开江大成，轻轻吁了一口气，那白色人影很快地到了跟前，廿多岁的小伙子，挺白净、挺俊，还带着一脸的精明跟机灵，他到了跟前便道：“大成，瞧瞧，后头有什么动静吗？”

江大成道：“没有，蹲下来吧！”

俊小伙子这才吁一口气蹲了下来。骆三爷道：“信都送出去了？”

俊小伙子点了点头，忽然一笑道：“每辆车都一样，我到处查看，明天一早就上路，该查看查看，别让在半路上出了毛病，耽误了大伙儿赶路，除了谭北斗那两辆车之外，全都送到了，这要看车里的人睡得死不死了。”

江大成道：“既是练家子就都够惊醒的，不是练家子他也用不着走。”

骆三爷微一点头道：“说得是，单看这封信能起多大作用了，尽人事听天命，该做的咱们做了，那听不听只在他们了。”

只见不远处一辆车里窜出一条人影，疾若鹰集般在离车几丈外地上微一借力提纵又起，两个起落消失在远处夜色里。

俊小伙子两眼一睁，道：“行了，起了作用了，这是头一个。”

江大成道：“只知道是白道的还是黑道的，但愿是白道上的，黑道上的走不走都不要紧。”

俊小伙子道：“白道上的也好黑道上的也好，咱们这一趟车恐怕要赔钱了，他们这么一走，谁还给咱们车钱。”

骆三爷淡然一笑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能救几个白道上的血性英雄，连车都赔进去我都会干。”说话间又是一连几条人影从几辆车里掠出，闪了几闪，便不见了。

江大成一巴掌拍上俊小伙子肩头，道：“行了，二晃，你的功劳不小，回去之后，得让人爷好好提拔提拔你。”

俊小伙子翻了他一眼，道：“干嘛呀，我这又不是当官儿。”

骆三爷道：“只知道还有没有了，要是没有，我得把这张信送给谭北斗瞧瞧去，来个先发制人。”

江大成道：“前前后后走了六个，不少了，恐怕不会再有了。”

骆三爷道：“这回坐上咱们车的黑白二道人物难道只六个吗？不会吧！”

俊小伙子道：“不只六个，前些日子连跑带死的，加上今儿晚上走的，整整十个，不算少了。”

骆三爷摇摇头道：“白道上的也好，黑道上的也好，只要到这儿来的，就全该是知名的大角色，太可惜近在咫尺却无缘一见。”

江大成道：“咱们见过大漠龙了，能见一个‘大漠龙’也就够了。”

骆三爷道：“咱们见着的恐怕也不是大漠龙的真面目……”顿了顿道：“恐怕不会再有了，我不能等谭北斗来找我，这就先找他去，江大成留在这儿，二晃歇着去吧！”

他挺身站起往后队走去，走得相当快。

到了后队帐篷里的灯仍亮，他老远便停了步，高声说道：“谭老睡了吗？骆三求见。”

帐篷一掀，里头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谭北斗，另一个是四十多岁浓眉大眼的壮汉子。

谭北斗一出帐篷便道：“骆三爷请过来吧，我正要派人请你去。”

骆三爷放步走了过去，道：“谭老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谭北斗的脸色有点阴沉，道：“听说车队里刚才接二连三走了好几个江湖客，我要问问骆三爷出了什么事儿？”

骆三爷忙道：“我就是为这事儿来见您的，您请看看这个。”

从袖底摸出那张信笺双手递了过去。

谭北斗接过那张信笺展开一看，脸色陡然一变，旋即哼哼一阵冷笑，道：“好啊，这是那位高明人物的杰作，不错啊，竟一巴掌拍到我谭某人头上来了。”

骆三爷道：“谭老，您看这是……”

谭北斗目闪精芒，望着骆三爷道：“骆三爷，这是哪儿来的？”

骆三爷道：“弟兄们在我那辆车边上拾到的，这件事非同小可，我看过

信马上就赶来了，不知道那些人刚才突然离开车队跟这张信有没有关系？”

谭北斗白着脸冷笑说道：“何止有关系，那些人就是见了这张信才一个连一个跑掉的，你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谁了，那些都是朝廷缉拿多年未获的大盗贼，大叛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大漠龙’的同党，有的则是‘大漠龙’的仇家，我好不容易想出这条计谋引他们上钩，如今竟不知让那个该万死的东西给坏了……”

骆三爷截口说道：“要照您这么说，那暗中散发这些信件的人，分明是叛逆一伙。”

谭北斗唇边掠过一丝诡异笑意，微一点头道：“不是他们是谁，自然是他们。”

骆三爷道：“这种通风报信事儿应该罪加一等。”

谭北斗道：“那当然，只让我查出他是谁，我马上把他就地正法，要他的脑袋，论公，是叛逆一伙，论私，他断人财路，砸人饭碗，存心跟我谭某人做对，等于是我谭某人的对头仇家，骆三爷，这趟车是你押车掌舵，车队里出了这种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啊！”

骆三爷道：“那怎么会，骆三又怎么敢，只是，谭老，怕只怕那散发这些信件的人早跑了。”

谭北斗道：“何以见得？”

骆三爷道：“谭老请想，他散发这些信件的目的，只为救他那些同党，如今目的既已达到，他焉有不跟着他那同党一块儿逃走的道理，自不会再来在车队里等您拿他。”

谭北斗冷笑一声，摇头说道：“不，骆三爷，你错了，那些个叛逆盗贼虽然一个连一个的自这法网边缘逃脱，可是那散发这信件的人，他还在这个车队里。”

骆三爷心里跳了一下，道：“谭老说那散发这些信件的人还在车队里？不会吧！”

谭北斗摇头说道：“不，他一定还在这个车队里，我敢拿我谭某人这三字‘大鹰爪’担保。”

骆三爷心里皱了一皱，道：“谭老是当代名捕，是位成名多年的老江湖，经验历练两称老到，眼光自是赵人一等，谭老要这么看，骆三自不敢多嘴。”

谭北斗微一摇头，道：“骆老弟，不是谭某人故意给你找麻烦，我所以这么说是把握的。”

骆三爷道：“骆三想听听谭老的高见。”

谭北斗沉吟了一下，然后抬眼望着骆三爷道：“骆老弟，据你我所知，这些信件是散发而不是为送给某个人的，是不是？”

骆三爷也是经验历练两称老到的老江湖了，可是却被老狐狸谭北斗这双锐厉目光看得有点不安，他道：“我是这样猜想，却不敢断言，谭老请想连我那辆车边都丢了一张，这不是散发是什么？”

“对！”谭北斗一点头，道：“我也就是把握这点说它是散发，而不是专为送给那个人的，既称散发，那应该是这车队的每辆车他都送到了，照这么看，分明那人不知道那些人是他该救的人，也就是说他分不出那些人是叛逆，那些人是安善良民，再根据这一点看，那散发这些信件的人，根本不是叛逆一伙，而该是个吃饱了饭没事，好管闲事，存心跟官家过不去，跟我谭某人做对头人，他既然是这么个人，不是叛逆一伙，他用得着跑吗？又能跑

到哪儿去？”

谭北斗不愧是个成名多年的老江湖，不愧是当代的名捕，他这一番论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骆三爷听得心头震动，一颗心登时又绷紧了三分，不得不点头说了一句：“对，谭老目光锐厉，料事如神，骆三好不佩服。”

谭北囊了，摇摇头，道：“其实这也没什么，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谁还看不出这个来，散发这些信件的人简直是个蠢才，笨得无以复加……”骆三爷没说话。

谭北斗话锋微顿之后，接着说道：“现在咱们再看看这张信，墨迹新乾，分明是刚写好的，这车队藏文房四宝的地方不多，从这前后两点看，那散发这些信件的人已呼之欲出，骆老弟只根据这两点去查，我保管天不亮便能手到擒来，我还有事，不能分身，一切都偏劳骆老弟了，这是为朝廷，为官家，骆老弟又是这趟车的押车掌舵人，想必不篡辞，这散发信件的人虽然不是叛逆一伙，可是正如骆老弟刚才所说，这种事通风报信便得如同叛逆，骆老弟可千万小心。”

骆三爷暗暗皱了眉，道：“谭老，这件事让我来果不大妥当吧？”

谭北斗道：“有什么不妥当的？”

骆三爷道：“骆三是个百姓……”

谭北斗一摇头道：“骆老弟错了，骆老弟你虽是个百姓，但却是这趟车的押车掌舵人，车队里出了这种事，骆老弟你怎么能不管？”

骆三爷双眉微扬，道：“谭老，恕骆三直说一句，这趟车队里有谭老您这一位人物在，任何一件沾上官家的事，骆三都负不起这责任，再说谭老当初上车的时候跟我大哥事先说好了的，一路上发生任何事，只沾上一个官事，车队完全不负责任，所以现在您把这重责大任交给我，我实在担当不起。”

谭北斗深深看了骆三爷一眼，微一点头，道：“好吧，既然骆老弟不肯帮这个忙，就这样吧，骆老弟先回前头去忙你的，千万别动声色，等我把一件未了的公事料理好之后，再到前头去会同骆老弟查这件事，行了吧？”

骆三爷脑子里转了一转，当即说道：“陪着您查这件事，这是骆三的份内事，不敢再推辞，我这回前头恭候您的大驾去，告辞。”他冲谭北斗一抱拳，转身要走。

就在这时候，一个脆生生、娇滴滴的话声传了过来：“骆三爷，请等一等。”

骆三爷跟谭北斗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那辆车里钻出了白夫人，她左手提只小箱子，右手挽着小包袱。

谭北斗两眼精芒一闪，道：“看情形，这位是要走了。”

那辆车离二人站立处本就没多远，谭北斗这一句话工夫，白夫人已下了车提着箱子挽着包袱走过来，她到了近前便含笑说道：“骆三爷在这儿正好，省得我再往前头跑了。”

放下箱子从包袱里摸出一锭银子，递向骆三爷道：“这是我半个月的车钱，您算算看对不对。”

骆三爷一边伸手去接那锭银子，一边说道：“怎么，夫人要离开车队了？”

白夫人笑了笑，笑得有点勉强道：“我临时想起点事儿，不想往前去，进了长城我有一家亲戚，我这就投奔我那亲戚去。”

骆三爷只当她也是见了那张信才打算走的，可是他想不通她为什么当着

谭北斗的面这么个走法。

他脑海里盘旋了一下之后，道：“夜这么深，您一个人走不大方便，我派个人送您一程。”

白夫人道：“不用了，谢谢您，这么多年了，我一个人惯了……”倏然一笑，接着说道：“我这么大个人了，还怕谁吃了我不成！”说完话，俯身提起她那小箱子就要走。

谭北斗突然轻咳一声道：“白夫人请慢走一步。”

白夫人要走没走，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谭老爷子有什么见教？”

“不敢！”谭北斗道：“刚才车队里发生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这件事跟车队里每个人都有关连，我本打算马上会同骆三爷去查车的，现在白夫人离车要走，我不得不先查查白夫人，冒犯之处还望白夫人原谅。”

白夫人美目微睁，讶然道：“车队里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谭老爷子惊师动众要查车？”

谭北斗含笑把那张信递到白夫人眼前道：“夫人可曾看见这么一张信？”

白夫人只轻轻扫了一眼，旋即点头说道：“看见过，我也有这么一张，不知道是谁塞进我车里的？”

谭北斗道：“既然夫人看见过这么一封信，那就好说话了，现在夫人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查车了。”

白夫人直直地望着谭北斗，突然“哦”地一声道：“我明白了，谭老爷子准是认为我看见这封信才突然离车远走的，是不是？”

谭北斗干咳一声道：“这个谭某人不敢，不过这件事跟车队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连，尤其事关官家，谭某人吃的是官粮，拿的是官俸，职责所在，丝毫不敢轻忽大意，在没查明这件事之前，不敢冤枉任何一个人，也不敢放过任何一个人，还要请夫人原谅。”

白夫人突然笑了，笑得娇媚动人，道：“谭老爷子，我要真是看了这封信才走的，不会当着您谭老爷子的面这么走了。”

谭北斗淡然一笑道：“夫人说的固然是理，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轻易放走夫人。”

白夫人仍然笑哈哈地道：“谭老爷子，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谭北斗道：“听说夫人是位白姓官员的遗眷。”

白夫人道：“那么谭老爷子您还认为我涉有什么嫌疑吗？”

谭北斗道：“夫人恕我谭某人直言一句，谭某人托身直隶总督衙门，官卑职小，不过是一个捕快衙役角色，并不知道夫人是那位白姓官员的遗眷，再说这件事事关重大，在事情没查明以前，就是皇族亲贵，黄带子、红带子，只要他坐上了这趟车，一样也要接受谭某人的盘查。”

白夫人“哦”地一声笑道：“我没想到身为直隶总捕的谭老爷子，是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人，谭老爷子一身铁铮硬骨，实在令人敬佩得很。”

谭北斗双眉微耸，淡然一笑道：“夫人夸奖了，谭某人吃官粮拿官俸，不敢暗亏职守，愧对上司。”

白夫人敛去了笑容，缓缓说道：“既然这样，我不敢让谭老爷子有亏职守，愧对上司，要怎么盘查，就怎么盘查吧，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日后咱们要在别处再见了面，谭老爷子您的脸上恐怕不太好看。”

谭北斗脸色突然一沉，冷笑说道：“谭某人只为尽忠职守，就是拼掉这差事也在所不惜，顾武，给我拿下！”

身后那浓眉大眼壮汉子，恭应一声上前一把便抓住了白夫人那嫩藕般的粉臂。

白夫人猛然一惊，一挣没能挣脱，立刻变色叱道：“男女有别，你们这是干什么，放手。”

谭北斗冷笑一声道：“白夫人，在谭某人眼里，犯人都是一样的，不分什么男女。”

白夫人惊怒叫道：“谭北斗，你好大胆，你……你……”

骆三爷突然上前一步道：“谭老可否让贵属先松松手。”

谭北斗冷冷说道：“骆老弟，若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

骆三爷道：“我刚听谭老说要盘查白夫人，如今怎么未经盘查就……”

谭北斗截口说道：“骆老弟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下令拿她，我为的不是眼前这件事，而是为另一件事。”

骆三爷讶然说道：“谭老为的是另一件事？”

谭北斗道：“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谁了，适才那姓董的部属送来直隶总督府一纸密令，着我就近缉拿吕留良叛党沈在宽之女，密令中指明那沈在宽的女儿落在这趟车队里……”

骆三爷道：“谭老认为白夫人就是……”

“不错！”谭北斗道：“她说她是一位白姓官员的遗眷，我并不知道她的那个白姓官员的遗眷，说她是那白姓官员的未亡人，我却看出她仍是个姑娘家，就凭这两点我就要拿下她，即使她不是沈在宽的女儿，以一个姑娘家冒充朝廷官员的遗眷，居心叵测，拿下她也不为过。”

骆三爷呆了一呆，一时没能说出话来，再看看白夫人，不仔细看看不出，这一仔细看，他也看出这位白夫人正是个黄花闺女处子身。

他定了定神，冲谭北斗歉然一抱拳，道：“请恕骆三鲁莽，骆三不敢再置喙。”

谭北斗淡然一笑道：“好说，骆老弟本是这趟车的押车掌舵人，理应为每个清白乘客，善良百姓说话，不过骆老弟以后再要说话，最好在事先弄清个清楚，免得在你我官民之间发生误会。”

骆三爷好尴尬，好难受，可是他只有应是的份儿，忽听白夫人轻轻一叹道：“既然你们拿住了我，我什么都不说了，你们只管拿我上京邀功领赏去吧！”

谭北斗冷笑一声道：“这是当然，拿住了吕留良叛党沈在宽之女，少不了谭某人的大功一桩，顾武，把囚车腾出来，把她关进去。”

顾武答应一声，拉着白夫人就要走，白夫人突然冷喝说道：“慢着，我还有话要跟骆三爷说。”当即转望骆三爷苦笑说道：“骆三爷，我不幸被他们拿住，这也是我的命，我没什么抱怨，只是这些日子以来多蒙骆三爷跟兄弟们照顾，我无以为谢……”

骆三爷眼看忠义之士后人遭难却不能伸手搭救，心如刀割，道：“姑娘别客气，这本是骆三份内的事。”

白夫人抬手递出了她那只小箱子，道：“我这口小箱子里还有一些手饰，现在我用不着它了，把它送给骆三爷跟弟兄们，就算我对骆三爷跟弟兄们表一丁一点谢意……”骆三爷什么样个人，如何肯受这个人忙摇手说道：“姑娘的好意骆三跟弟兄们心领，说什么也不敢收取姑娘这个……”白夫人截口说道：“这样吧，骆三爷跟弟兄们既不肯收，那就请骆三爷代我拿它周济贫

苦去，算骆三爷您代我做件好了，行吗？”

骆三爷油然而生出敬佩之心，神情一肃，道：“姑娘既然这么说，骆三就收下了，姑娘请放心，箱子里的每一样，骆三一定让它分到各贫苦人家手里，姑娘吉人，自有天相。一双手接过那口小箱子，转身大步而去。

谭北斗望着骆三爷的背影，唇边浮现一丝诧异笑意，一摆手，道：“押起来。”

顾武答应一声，拉着白夫人往后而去。

骆三爷怀着一颗悲痛而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前队，江大成正在等着他，一见他抱着一口小箱子脸色沉重地走回来，一怔，挺身站起迎了过来：“三爷，事情怎么样了，这口小箱子是骆三爷抱着箱子往地铺上一坐，把经过从头到尾地告诉了江大成。

江大成听完便一下窜了起来，悲愤填胸，义形于色，扭头就往后跑。

骆三爷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他，道：“大成，你这是干什么？”

江大成眼都红了，道：“三爷，咱们不能见死不救，沈姑娘是忠义之后……”

骆三爷道：“我知道，大成，我心里比你更急，比你更难受，刚才沈姑娘就在眼前，伸手可及，我为什么不救她？大成，咱们江湖道上讨生活，本是刀口舐血，路死路埋，沟死沟葬，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命没了廿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咱们不行，咱们拼不过他们，凭咱们这几个人徒逞匹夫血气之勇，轻举妄动，那只是白白的牺牲，根本救不了沈姑娘。”

江大成道：“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牙一咬，心一横，来个不管？”

骆三爷摇头说道：“那倒也不是，咱们要从长计议，商量商量再说，好在一时半会见不会把沈姑娘押离车队，眼前着急的只是眼前这件事，谭北斗那老家伙刚擒住沈姑娘，现在还不会到前头来，待会见他一定会来，他是个出了名的老狐狸，他认为散发这些信件的人还在车队里，他也知道车队里带着文房四宝的人不多，只等他在咱们车里找到刚用过的笔、墨砚，再一琢磨二晃刚才逐辆的查车，他一定会马上知道这件事是咱们干的……”

江大成咬牙说道：“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豁出去，跟他们拚了！”

骆三爷摇头说道：“车队里他们有近廿个人，谭北斗、四残，那个不是好手，里许之外还有十几个，要能拼刚才我不就救沈姑娘了吗！”

江大成道：“那怎么办，把咱们车里的文房四宝扔得远远的？”

骆三爷道：“这固然是个办法，可是并不是上策，只等他一琢磨？是刚才逐辆的查车……”

蓦地，一个低沉话声起自身后：“骆三爷跟众弟兄为敝友受累，我很不安。”

骆三爷跟江大成俱是一惊，转眼看时，又是不由一怔，敢情不知何时那自称是大漠龙的朋友的那神秘黑衣客已到了身侧，骆三爷跟江大成一怔之后就要往起站。

黑衣客伸出一双修长白皙双手，一手按住了一个，道：“三位别动，咱们坐下谈。”

他随话盘膝坐在了骆三爷的地铺上，骆三爷忍不住道：“阁下知道……”

黑衣客道：“骆三爷跟众弟兄的一举一动，莫不在我耳目之中，诸位帮

了‘大漠龙’个人忙，我很感激，现在诸位眼看就暨为这件事受累，我自然不能坐视……”

骆三爷道：“骆三跟状弟兄倒不怕受连累，要怕当初也就不管了，只是……”

黑衣客道：“我知道骆三爷跟众兄弟都是具侠骨重义气的血性汉子，请骆三爷听我把话说完。”

骆三爷道：“骆三失礼，阁下请说吧，骆三洗耳恭听。”

“好说。”黑衣客道：“我首先要告诉二位，适才那位白夫人并不是沈在宽先生的爱女，沈先生的爱女确在车队里，但另有其人，刚才她听说有人代她顶罪，她还要到后队找谭北斗表明身分，救那位白夫人去，是我拦住了她……”

骆三爷不但大感意外，简单诧异欲绝，道：“既然白夫人不是沈姑娘，她为什么……”

黑衣客道：“很简单，那位白夫人跟诸位一样，一身侠骨，仁义感人，她知道谭北斗刚接密令，要搜捕沈姑娘，她这么做是为救沈姑娘，不忍见沈先生之女再落贼手。”

骆三爷肃然起敬，道：“我原知道白夫人是位一身侠骨，仁义过人的奇女子，只是她自己这么……”

黑衣客摇头说道：“骆三爷不必为她担心，她有过人的能耐，谭北斗尽管是功智两高的好手，恐怕还奈何不了她。”

骆三爷目光一凝，道：“听阁下的口气，似乎……”

黑衣客点点头，道：“我对这位白夫人知之颇深，我只能告诉二位，她是个奇女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

骆三爷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道：“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用不着骆三操心了，她把这口小箱子交给骆三……”

黑衣客道：“三爷可否把箱子递给我看看？”

骆三爷道：“自无不可。”当即把那口小箱子双手递了过去。

黑衣客接过那口小箱子一看，箱子没上锁，只扣着，沉吟了一下道：“她把这口箱子交给骆三爷，必有深意。”

骆三爷道：“白夫人说里头有些手饰，要我拿去代她周济贫苦。”

黑衣客摇摇头，道：“她的用意恐怕不只这一点……”

目光一凝，望着骆三爷道：“我想打开来看看，行吗？”

骆三爷道：“阁下只管打开就是。”

黑衣客当即把锁扣扳起，掀开了那口小箱子，箱子里的东西就完全呈现眼前了。

小箱子里确有几件首饰，但是在那几件头饰上面还放着一张素笺，一张写着几行字迹的素笺，黑衣客怔了一怔，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把这口小箱子，交给骆三爷，的确别具深意。”

他拿起了那张素笺，藉着旁边车里射出的灯光一行一行的往下看，看到最后，他不由轻叹出声：“我还不知道她竟是……这位白夫人的确好心智，这一下谭北斗老儿要吃大苦头了。”

随手把那张素笺递给了骆三爷，骆三爷看过之后脸上忧虑尽扫，居然还笑了，道：“行了，这下二晃不愁没地儿去了，谭北斗他有本事就进到京里找二晃去，哼，哼，谭北斗半辈子精明，这回可栽了大跟头，吃不完叫他兜

着走，我还不知道车队里有这么一位大有来头的姑娘，真是走眼，真是走眼。”

黑衣客道：“骆三爷，事不宜迟，您就让贵属连夜上路吧，里许之外还有一道关口，交代贵属小心，现在没事了，我也放心了，失陪了。”

一拱手，站起来往附近一辆马车之后行去，边走边笑道：“还跟上回一样，别让贵属盯我的梢，办正事要紧。”

骆三爷老脸为之一热，忙叫江大成找那俊小伙子来，把那口小箱子往俊小伙子手里一交，交代几句就催俊小伙子上了路。

这里俊小伙子刚走没了影儿，后队那边来了谭北斗，他带着两个人一个顾武跟另一个黑衣汉子，骆三爷站起来一抱拳，道：“谭老忙完了？”

谭北斗点了点头，道：“忙完了，现在咱们该办正事了。”

骆三爷道：“谭老打算从那一辆车查起，就从我这辆车先查吧！”话落，他转身要带路。

谭北斗那里含笑摇了摇头，道：“不用查车了，骆老弟，我只找你要一个人就够了。”

骆三爷心里一跳，道：“谭老要找我要一个人，要谁？”

谭北斗道：“刚才有个贵属不知因了何事，逐辆查车，我就要他。”

骆三爷一怔，道：“刚才我有个弟兄逐辆查车，我怎么不知道谁查车去了……”

转望江大成道：“大成，刚才谁查车了？”

江大成更是一脸茫然之色，摇头说道：“没有啊，我不知道，站班的弟兄都在这儿，没人查车，谁看见有人查车了？”

骆三爷转望谭北斗道：“谭老，大概您是弄错了吧！”

谭北斗淡然一笑道：“骆老弟，你我都是在江湖上跑了大半辈子的人，光棍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

骆三爷双眉一扬道：“听谭老您的口气，好像我骆老三包庇叛逆似的，我请教一声，是哪位看见了那查车的人？”

谭北斗一指顾武身边那汉子，道：“他看见了，我把他带过来，就是让他当面指认那位贵属。”

骆三爷道：“那最好不过，骆老三担不起这个罪名，骆老三手下这些弟兄都是跟车跑了多少年，我倒要看看他们那一个是披着羊皮来蒙骆老三的，大成，去把弟兄们都叫到这儿来，让谭老这位弟兄认上一认！”江大成恭应一声，转身要走。

谭北斗突然伸手一拦，笑哈哈地道：“不用了，骆老弟，也许是误会，很可能是那班匪类欺谭某人跟手下这些弟兄，认不全贵属，才冒充贵属，这位查车的，大摇大摆地把那些写好的信塞进了每一辆车里，人跑都跑了，再追也来不及了，虽然没能拿着他们，倒也拿着一个吕留良叛党之女，总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白往关外跑这一趟，不打扰了，老弟台请歇着吧！”一拱手，竟然转身走了。

江大成直发楞，看看谭北斗三个人走远了，忍不住问道：“雷声大，雨点儿小，这老小子虎头蛇尾，还没一个回合呢就鸣金收兵了。”

骆三爷冷笑一声道：“谭北斗可不是轻易饶人的人，明知道咱们把人放走了，寄望着里许外那十几条狗呢，等到二晃落进那十几条狗手里，到那时候你再看他姓谭的是一副什么嘴脸？”

江大成一怔，心也为之一揪，道：“三爷，您看二晃……”

骆三爷摇摇头道：“这就要看他谭北斗跟咱们谁的运气好了，他背运他倒霉，咱们背运咱们遭殃。”

五

老天爷帮骆三爷的忙。

背运的是谭北斗。

车队又往前走了三天，没见谭北斗埋伏在四周的那些人有动静。

骆三爷跟江大成揪了几天的心终于松了。

坐在后队车里的谭北斗，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觉，怎么想？

这一天黄昏，车队又停下来歇息了。

车队并不是永远那么多人，坐车的人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也并不全一样，看看离自己的目的地不远了，总是要下车的。

车队里的客人一天天的少了，车队里的空车一天天的多了。

空车并不折回头，车队的最后一站是“张家口”，到“张家口”之后，人马都要补充粮秣，歇息几天，修修车，买点当地的土产，再折回的时候车队就都又坐满了。

骆三爷几兄弟做的是这种生意，吃的是这碗饭。

这种生意跟保镖差不多，可远比保镖苦，远比保镖责任大。

想嘛，保镖保的是财货，而坐这的车的的确是连人带财物都财货丢了大不了赔，人命没了要拿什么赔去。

骆三爷兄弟这个车队名满长城以外，从没出错过。

在这一带做这种生意不容易，江湖上不但要罩得住，吃得开，连沿途那一个连一个的蒙旗也得有交情。

要不然就有好瞧的了，除了得应付那些个没地方没处容身跑到关外避风头，讨生活窜扰四处的江湖道上人物之外，还得留意那些人强马壮，来去像一阵风，个个是功夫了得的各蒙旗武士。

关外夏日的黄昏，永远是闷热的，没有一丝儿风，地上的草运动都不动一动。

护车的弟兄们找个地方弄几块石头，架起个临时的炉灶，点上火，那烟都是笔直的上冒，一点也不散。

天边一大片红，跟血似的，让人看得心头发燥。

想看点绿色的东西，偏偏这一带绿色的东西少得可怜，因为这不是个有水草的地方。

仅有的几辆车里的客人都下来了，地上石头上不能坐，烫人，从车上搬下来些东西放在地上凑合了坐坐。

外边不见得比车里好多少，没一个不是大把的掉汗的。

就在这当口，后队一个黑衣汉子悄悄地离开了车队往远处走去，像是想一个人离远一点儿，找个凉快地方。

前队的骆三爷却看得清清楚楚。站在他身边的江大成哼地一声冷笑开了口：“老狐狸憋不住了，已派人问去了，且看看他能问出个什么结果来。”

江大成跟其他护车、赶车的弟兄一样，混身上下都让汗湿透了，衣裳上都结了盐粒子，老远便闻见一股流汗酸味儿，可是却没一个解开扣亮胸膛的。

这是车队的规矩，车队来回在这一带跑，那一回也少不了女客。

骆三爷没吭气儿，默然地望着那光亮渐渐下沉的天边。

天刚黑的时候，那黑衣汉子从远处走了回来。

去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回来的时候身后整整跟了十二匹骆驼，十一匹骆驼身上驮的是人，最后那匹骆驼身上驮的是好几大包东西。

骆三爷一双老眼之中闪过了两道光亮，脸上刹时浮现一片凝重神色。

他开了口，说了话：“前头左边是‘京城’，右边是‘杀虎口’，从‘杀虎口’过‘长城’横过‘山西’，翻过‘太行’就是‘河北’境了，要想到‘大名’去，从这儿动身最近，谭北斗打算离车队了，他说过，他不是轻易饶人的人！”

江大成两眼一睁，道：“他敢怎么样？”

骆三爷道：“他或许只动我一个人，不过他也有可能把咱们都带走，反正车队里的客人没几个了。”

江大成脸上变了色，道：“三爷，您看是这样儿么？”

骆三爷道：“除非他还打算走，要不然他一定会采取行动。”

江大成道：“那么我这就招呼弟兄们准备去，咱们跟他们拼了，拼一个是一个，拼一个不吃亏，拼两个就赚一个。”

骆三爷微一点头，道：“也好，不过我话说在前头，他要动的只我一个人，不许你们胡来，咱们拿人家的钱不能让人家在不该离车的地方离车，大爷闯这块招牌不容易，我不能让它砸在我手里，他要真打算把咱们都弄走，到那时候再拚不迟。”

江大成迟疑了一下，低头答应一声，转身走开了。

任先生背着手从一边走了过来，还没到跟前便含笑说了话：“关外的天气可真热啊，我下回说什么也不到关外来了。”

骆三爷强笑说道：“夏天里那儿不是一样，一到三伏天能住进冰窖里那才叫舒服，怎么，您快到地头了吧？”

说话间任先生已然到了近前，摇摇头道：“不，我跟燕姑娘一样，一直到‘张家口’才离车。”

不经意地往后队扫了一眼，话锋忽转，道：“后头怎么一下子来了十几匹骆驼，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骆三爷看得清楚，后队谭北斗那一伙人，除了三两个站在一边跟站岗似的，其他的都围在一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道：“不清楚，恐怕也是吃公事饭的，要不然不可能跑到这儿来找他们。”

任先生忽然抬眼望天，像自言自语，又像对骆三爷说话似的说了一句：“天气闷得出奇，恐怕要下一阵大雨。”

骆三爷没在意，笑笑说道：“恐怕没指望，您不见一点儿乌云也没有。”

任先生从天空收回目光，落在骆三爷脸上，道：“骆三爷，咱们车队上空可是笼罩一片乌云，您没看见么？”

骆三爷一怔，旋即神情震动，道：“您是……”

任先生倏然一笑道：“人变了，听声音还听不出来么？”

骆三爷两眼猛地一睁，道：“您是那位……骆三可真是白长了这双招子，失敬。”

冲任先生一抱拳。

任先生笑笑说道：“您别客气，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您也别见怪。”

骆三爷道：“您好说，您真人不露相……”

任先生探探头，道：“不谈这些了，很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了，咱们总得想个法子避雨才好。”

骆三爷道：“您的意思是说……”

任先生道：“以三爷您看，我应付谭北斗，应付得了么？”

骆三爷一怔，道：“您是要……”

任先生道：“骆三爷您几位是在这条路上讨生活的，我不过是从这条路上路过，不怕跟谁结仇结怨。”

骆三爷明白了，神情一肃，道：“谢谢您的好意，骆老三并不怕……”

任先生淡然截口说道：“骆三爷，您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了，应该知道凡事不能凭一时之意气，该多考虑考虑后果多往远处想想，骆三爷您仁义过天或许不怕什么，可是我不能让骆三爷几位永远背上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叛逆罪名，眼下这几位，除了您骆三爷之外，那一个家里没有老，没有少的？”

骆三爷脸色一变，一时没能答上话来。

“听我的，骆三爷。”任先生接着说道：“待会儿谭北斗那方面一有异动，您带着车队走您的，让我来挡他一阵，只挡他这一阵，以后他就没工夫再去管别人了。”

说话间江大成带着几个弟兄走了过来。

骆三爷一摆手，道：“大成，告诉弟兄们一声去，咱们随时准备上路。”

江大成一怔要问，骆三爷又一摆手，道：“快去啊！”

江大成没再问，答应一声，带着几个弟兄转身又走了。

只听任先生道：“谭北斗的人过来了，恐怕要请您到后头去。”

骆三爷冷笑一声道：“他的架子可真不小啊。”

任先生关切的道：“三爷只管跟他去，我陪您一块儿去。”

一个黑衣汉子来到近前，一抱拳，道：“骆三爷，我们总座请您到后头去一趟商量点事儿。”

骆三爷淡然说道：“好，我这就去，先请。”那黑衣汉子转身往回走去。

江大成在远处看见了，带着几个弟兄三脚并两步地赶了过来：“三爷，您上哪儿去？”

骆三爷道：“谭老叫我到后头商量点事儿，我马上回来。”

江大成双眉一扬，道：“我们几个陪您去。”

骆三爷一摇头，道：“不用，有这位陪着我就够了，你们照我的话去做，随时准备上路。”

江大成转望任先生，有点讶异：“任先生，您陪我们三爷去？”

任先生笑笑说道：“大成兄放心，我担保他们碰不着骆三爷一根汗毛就是。”

偕同骆三爷迳自往后行去。

江大成怔在那儿了，旋即他两眼一睁，道：“我走眼了！”掉头带着几个弟兄忙他的去了。

后队那儿谭北斗已隐隐排好了拿人的阵式，他跟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坐在那儿，顾武跟其他人排立在四周，没看见那有名的“四残”，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那辆遮盖严密的囚车里。

谭北斗一见骆三爷身旁还多个任先生，不禁有点诧异，他向任先生多看了两眼，但却没说话。

骆三爷直趋谭北斗跟前，一抱拳，道：“谭老，骆老三奉召而至，谭老

有什么见教？”

谭北斗含笑摆手道：“骆老弟怎么突然间变得那么客气起来了，请坐，咱们坐着谈。”

骆三爷立即盘膝坐了下去，任先生自然也跟着坐了下去。

谭北斗没拿任先生当回事儿，姓董的瘦高黑衣客却忍不住望着任先生说了话：“你这位是……”

任先生道：“我姓任，我有点事儿正准备来找谭老爷子，可巧谭老爷子要来找骆三爷，所以我就跟骆三爷一块儿来了。”

谭北斗目光一凝，望着任先生道：“任先生找谭某人有什么事儿？”

任先生道：“我这是一点小事儿，谭老爷子还是先跟骆三爷谈要紧事儿吧！”

谭北斗笑了笑，道：“也好，那任先生就先坐一会见……”

转望骆三爷，笑哈哈地道：“骆老弟，这两天我一直在纳闷，我也想不通贵属离开了车队，怎么会没让我在车队四周的人碰上。”

骆三爷道：“谭老这话何指？”

谭北斗淡然一笑道：“何必呢？骆老弟，我这话何指，你我心里都明白，谭某人在江湖上跑了不少日子，也吃了不少日子的公事饭了，难道连这一点还看不透么！”

随二爷给他来个死不认帐，道：“我实在不明白谭老这话何指，谭老有什么话何不直接了当的说？”

那姓董的瘦高黑衣客脸上变了色，冷笑一声道：“姓骆的，少在我们总座面前反穿皮袄装老羊，我们总座什么人，何等身分……”

谭北斗抬手拦住了姓董的，唇边含着一丝诡异笑意，道：“我吃了公事饭这么多年，一向不枉不纵，我经手的大小案子不下数百，也没有一件不让人口服心服的，现在对骆老弟也是一样……”

骆三爷淡然说道：“那是最好不过，只要谭老拿得出确切的证据，骆老三马上低头认罪就是。”

谭北斗笑笑说道：“事情发生后，我问起我手下的弟兄们，告诉我除了看见有个贵属逐辆查过车之外，别的没再见过第二个人，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动疑，可是我还不敢断言，正巧这时候骆老弟你先发制人拿着信找我来了，我没动声色，只在言语上问了一问，我原打算在骆老弟回到前头之后，来个紧跟而至，人赃俱获，可是由于沈在宽女儿的出现，使我迟了一步，骆老弟已经把人放走了……”

任先生突然笑了起来，道：“我听了半天才听出了个头绪，谭老爷子是不是认为那揭穿谭老爷子锦囊妙计，使得谭老爷子一网打尽为傅天豪而来的黑白二道人物的计划成了泡影，落了空，疑心信件是骆三爷手下弟兄写的。”

谭北斗持着胡子点头说道：“不错，我是这么想，任先生有什么高见？”

任先生“唉”地一声道：“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谭老爷子的，谭老爷子找错人了。”

谭北斗“哦”地一声道：“我找错人了？”

任先生道：“不错，谭老爷子找错人了。”

谭北斗道：“任先生知道这是谁的杰作么？”

任先生道：“当然知道，要不然我怎么会来见谭老爷子。”

谭北斗道：“那么，就任先生所知，这件事是谁干的？”

任先生迟疑了一下道：“谭老爷子跟骆三爷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说。”

谭北斗笑了，道：“任先生真是个有心人，我跟骆老弟的话是说完了，不过我想留骆老弟多坐会见……”

转眼望向骆三爷，道：“骆老弟，我打算今儿晚上就离开车队，咱们一在公门，一在江湖，要再见面不容易，这一趟也难得交骆老弟你这么个血性朋友，咱们应该多聊聊是不？”

谭骆三爷道：“谭老说得是，咱们这段交情不平凡，能攀上谭老这位身居要职的权势中人，也是我骆老三的造化，我应该多陪谭老聊聊。”

谭北斗当即转望任先生，笑道：“瞧，骆老弟都舍不得走，谭某人跟骆老弟兄弟相称，以道义论交，相处没有多少时日，可是一见投缘，交情深厚，算起来已不是外人，任先生有什么话，只管当面说就是。”

任先生道：“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说了，谭老爷子您已经拿住了那写信的人。”

骆三爷为之一怔。

谭北斗两眼一睁，道：“任先生莫非指那沈在宽的女儿。”

任先生微一点头，道：“不错，就是她。”

谭北斗目光一转，道：“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据我所知沈在宽的女儿不晓武技，不会武功，再说当天晚上也没见她有动静……”

任先生笑笑说道：“谭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种事谁会自己出头，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出勇夫，她不会花钱买通别人替她干么！”

谭北斗呆了一呆，道：“多谢赐教，这一点我倒没想到，她买通的是……”

任先生望了骆三爷一眼，道：“骆三爷，恕我要直言了，我这是一番好意，旨在为骆三爷您洗刷这罪嫌。”

骆三爷叫道：“任先生，您……”

任先生没理他，转过脸去便道：“她买通的就是那谭老手下所见逐辆查车的人，骆三爷见过谭老后也动了疑，回去就要查，那查车之人做贼心虚，一见情形不对便畏罪逃走了。”

谭北斗霍地转望骆三爷道：“骆老弟为什么一直不肯说。”

任先生笑道：“车队里出了这种事，算不得什么光彩，骆三爷身为押车掌舵人，怎么能点头承认。”

谭北斗倏然一笑，转向骆三爷道：“这么说，骆老弟你用人不当，律下不严，真要追查，我还得从你身上追查起。”

任先生摇头说道：“谭老办差事了，刚才听谭老说过一向不枉不纵，办案这么多年，也无不让人心服口服，冤有头，债有主，是谁坏的事就该找谁，对不？”

谭北斗笑笑说道：“骆老弟这个包庇之罪总少不了的。”任先生道：“骆三爷手下这些弟兄，都是跟车多少年的，多少年来，跟着骆三爷一起受风吹雨打太阳晒，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就跟一家人一样，骆三爷就像他们的尊长，他们就像骆三爷的子弟，骆三爷宁可自己亲手杀了他也不愿让他落在官家手里，这是人之常情。”

谭北斗笑了笑，道：“以任先生之见，谭某该怎么办？”

任先生道：“两条路都可行，或者谭老亲自出马缉拿他，或让骆三爷自己处置他，其实，谭老已经缉获了主犯，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把从犯交由骆三爷处置，这样骆三爷跟他手下那些弟兄都会感激谭老的。”

谭北斗尽闪精芒，哈哈一笑道：“就算我让任先生这舌槩莲花的妙语说动了心，骆老弟请吧，那一名贵属处置不处置，还在骆老弟了。”

骆三爷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这完全是任先生在替他洗脱什么，迟疑了一下，一抱拳，道：“就多谢谭老了。”站起来迳自转身走了。

骆三爷走了，骆三爷着任先生一抱拳，道：“多谢任先生，要不是任先生出面点破，谭某人几乎冤枉了人，谭北斗可从不放过一个作好犯科的恶徒，可也从不肯损自己阴德地冤枉一个无辜……”

任先生道：“谭老这种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办案精神实在让人钦佩，假如公门中人个个像谭老，那就不会有冤狱可言。”

谭北斗哈哈笑道：“任先生太捧我了，只是……”

目光一凝续道：“我怎么能相信是沈在宽的女儿？”

任先生道：“谭老要是不相信，又怎么会放了骆三爷。”

谭北斗干咳一声道：“我的意思是怎么能让沈在宽的这个女儿口服心服，无话可说。”

任先生道：“原来谭老是这么个意思，这还不容易么，谭老手里是否握有物证。”

谭北斗微一点头道：“我手里有那么一张，还是骆三爷送来给我的。”

任先生道：“那就容易了，谭老且派个人进囚车去，骗她写上几个字儿，嘴可以狡赖，在没提防情形下笔迹是变不了，只要两下里笔迹相附，她还能不低头认罪么！”

谭北斗抚掌大笑，道：“妙，妙，妙，谭某人吃了几十年公事饭，反不如任老弟这么一个少在江湖走动的读书人——”

任先生道：“谭老可别小看读书人，诸葛武侯也是读书人，行军布阵，决胜千里，运筹帷幄，数万甲兵尽在胸中。”

谭北斗忙道：“是，是，是，不敢，不敢，像任先生这么一位高人，要是进身公门……”

任先生淡然说道：“多谢谭老好意，我生性淡泊懒散，不求闻达，也无意仕途。”

谭北斗摇摇头道：“要任先生这么一位高才埋没于民间，实在可惜，人各有志，相强不得，这样吧，我退求其次，耽误先生片刻，我让他们切点卤肉，跟先生以一杯水酒订交，也不枉我关外跑这一趟，来，来，来，咱们换个地方坐坐去。”伸手就向任先生左腕抓去。

读书人也有一份豪迈，任先生朗笑一声，左腕一抬一翻，反向谭北斗右腕抓了过去，道：“谭老抬爱，只好斗胆跟谭老把臂而行了。”

谭北斗脸色一变，笑意不减，右腕不动，翘起中指迎向任先生的左掌心，道：“别让我这个粗鲁的武夫坏了先生一身书卷气，我看咱们还是免了吧！”

任先生一笑说道：“谭老刚才还挺热络的，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客气起来了？”

左腕突然一偏，避开谭北斗的右掌中指，仍向他右腕抓了过去。

姓董的瘦高黑衣客看出不对来了，悄无声息地猛力一拳捣向任先生左肋。

任先生左掌正派着用场，难以封架他这一拳，要用右手封架那又不方便，尤其双方距离近在咫尺，想躲不大容易，也势必舍了谭北斗不可。

姓董的以为这一下纵打不中任先生，也可以逼任先生舍了他那位上司，

岂料，任先生是既没躲也没有伸出右手，更没舍了谭北斗，左腿突然一伸，那只脚正踹在姓董的小腹之上。

姓董的“哎哟”一声！飞出老远落在地上，抱着肚子满地乱滚。

谭北斗一惊忙扬声沉喝：“护住囚车。”他一沉喝，就要往后纵。

任先生一声轻笑说道：“你放心，我意不在囚车，前头自会有别人救她。”

身子往前一倾，左掌往前一伸，仍抓谭北斗的右腕脉。

谭北斗冷哼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双腿连环踢出，直取任先生心口要害。

任先生笑道：“踢死我你的大功就没了。”

没见他作势，坐姿也没变，他一个身躯突然左移尺余，谭北斗双脚顿时落了空。

谭北斗何等人物，双脚刚一落空就知道不妙，匆忙中无计可施，忙一运气就要以一式“懒驴打滚”翻出去，可惜比任先生慢了一步。

任先生一笑说道：“堂堂直隶总捕，怎可效那打滚的懒驴。”他的左掌没能抓住谭北斗的右腕脉，可是他那跟着递出的右掌却已然按在了谭北斗小腹之上，跟着说道：“谭北斗你不想柔肠寸断吧？”

谭北斗惊出一身冷汗，他也知道一条老命完全掌握在这人手里，硬是没敢动。

姓董的捂着肚子还没站起来，顾武等想扑过来救，可也只是心里想，脚下却没敢移动分毫。

谭北斗脸色好难看，道：“傅天豪？”

任先生一笑说道：“不错，你确实比那骆三爷强多了。”

谭北斗道：“你一说话我就知道是你，我打算先制住你再拿下骆三的……”

任先生带笑道：“我并不糊涂，可是现在你没指望了。”

前头传来一声吆喝，车队突然动了，只有谭北斗等坐的这辆车跟那辆囚车没动。

谭北斗脸色猛然一变，道：“好啊，你们俩商量好了。”

任先生道：“你才明白过来啊！”

谭北斗冷哼一声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任先生道：“这不能怪他，是你太贪了，太狠了，千里江湖是一家，自然会向着江湖同道，谭北斗，个人立身处世，路要让一步，味须减三分，我傅天豪跟你何仇何怨，江湖白道众豪雄又跟你何仇何怨——”

那辆囚车车蓬突然一掀，从囚车里下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年纪都在四十左右，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两个独臂人。

瞎子中等身材，干瘦乾瘦的，头发胡子老长，脸色好阴沉。

瘸子是个矮子，既矮又胖，一身脏兮兮的，手里拿根拐棍儿，乌黑，看上去跟个要饭的似的。

两个独臂人恐怕是兄弟俩，长得有几分相像，一般的既黑又壮的个头儿，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一个巴掌大得惊人，看上去一掌拍下去能拍死一条牛。

他四个下了囚车，脸上都不带表情，并肩迈步，缓缓地走了过来。

任先生扬了扬眉，道：“谭北斗，他们四个救不了你。”

谭北斗道：“你要是伤了我，你也走不了。”

任先生道：“我不打算伤你，我要是有伤你之心，你不可能安安稳稳的一直走到这儿，也不可能会安安稳稳的一直躺到如今。”

谭北斗道：“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放骆三平平安安的走？”

任先生摇摇头道：“骆三跟我没多大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傅天豪跟你并没有仇，不是那么容易拿的，下次最好不要再籍傅天豪这三个字张网设阱了，我不愿意招惹你，可是我并不是怕你，无论是谁，他的忍耐总是有个限度的。”

谭北斗淡然说道：“我听见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是官家悬赏缉拿的大盗，不管这两个字是不是冤枉了你，至少你在官家眼里是个大盗，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为官家所难容，俗语一句：‘吃谁的向谁’，我吃的是官粮，拿的是官俸，人家让我怎么干，我就得怎么干，只要我谭某人在公门中呆一天，我就不会放过你，除非你现在掌力一吐，再不然就是我脱离公门，不吃这碗公事饭。”

任先生脸色变了一变，道：“这么说你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

谭北斗道：“这是事实，你要想少我这个死敌，就只有现在杀了我。”

任先生淡然一笑，道：“谭北斗，老都老了，你的骨头还这么硬。”

谭北斗道：“一个人骨头的软硬跟年岁无关。”

任先生道：“我杀了你可以少你这么个死敌，可是直隶总捕一职不会空悬过久，隔没两天我又有一个死敌，是不是？”

谭北斗道：“这也是事实，你虽然住在大沙漠里，号称‘大漠龙’，可是捉拿‘大漠龙’的使命会永远落在直隶总捕肩上，因为直隶总捕是天下吃公事饭的之最，就跟直隶总督在朝廷眼里最为重要的道理一样，我有几个徒弟，一向充任我的副手，我要死在你手里，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是当然的直隶总捕，你想公事之外又加上一个私仇，他们会放过你么？”

任先生道：“这么说我杀你一个谭北斗并没有用，徒然招来没完没了的冤冤相报仇恨，我不杀你了，可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并不是杀不了你……”

左手一探，扣住了谭北斗的右腕脉，同时收回按在谭北斗小肚子的右手，道：“起来吧！我要走，你送我一程。”他拉着谭北斗站了起来。

谭北斗道：“傅天豪，你走不出多远的。”

任先生道：“你别错会了我的意思，我所以让你送我一程，那只是我不愿意多伤人，并不是怕我走不了。”

谭北斗道：“以我看只要你放了我，你就绝走不出这块地方。”

任先生淡然一笑，道：“谭北斗，别激我，我没有那种匹夫血气之勇，不会轻易拔剑的，走吧！”他就要转身。

忽听那瞎子冰冷说道：“傅天豪，你这叫什么英雄好汉。”

任先生微一摇头道：“傅天豪不敢自称英雄，英雄两字得之非易，狼勇好斗的万人敌，算不得英雄，具大仁，大智，大勇的才算是真英雄！”

那瘸子哼一声冷笑道：“想不到‘大漠龙’是这么一个怯儒的孬种，总座，以后不用再到关外来了，对付这种人有失您的身分。”

任先生像没听见一样，拉着谭北斗转过身去，四残突然逼近了几步。

就在这时候，视线内出现了两条黑影，紧接着一阵沙沙异声传了过来。

在场没一个不是目光锐利的好手，都一眼看出那是两人两骑，一前一后也似的驰了过来。人马没到，一个话声先传了过来：“在直隶总督衙门当差的谭北斗在这儿么？”

任先生一听来人这口气，马上就明白了三分，一笑说道：“谭北斗，有人找你来了，小心应付，别管我了。”

一松谭北斗，身形像电一样的腾射而起，迎着那两匹好马掠了过去。

四残要追，谭北斗伸手拦住了他们。

前面传过来一声震撼人心神的沉喝：“什么人？站住。”

随听任先生一声轻笑：“两位别紧张，我不是谭北斗，谭北斗就在那儿。”

他跟两匹快马交错而过，一闪便没入了茫茫的夜色里。

就在这时候，两匹快马已带着一阵疾风驰到谭北斗等站立处，骏马一声长嘶，蹄蹄人立而起，一个飞旋之后一起停住，跟停在地上似的，好俊的骑术。两匹马俱是蒙古种的健骑，一色黑，黑得发亮，昂首抖鬃，神骏异常，一式锦鞍银镫黄丝缰，不但名贵，而且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二人二骑大有来头。

骑上是两个中年壮汉，都是绸质黑裤褂，给人的感觉是健壮、威武、俐落、还带着几分潇洒。前面那一骑上壮汉两道如炬目光一扫，道：“那一个是谭北斗？”

谭北斗何许人，一眼便看出马上两壮汉是来自京城里的人物，迎前一步，抱拳说道：“我是谭北斗，请教？”

那壮汉马鞭往后一指，道：“刚才那人是谁？”

谭北斗迟疑了一下道：“大盗傅天豪。”

那壮汉一怔，道：“大漠龙？”

谭北斗道：“正是。”

那壮汉甚为懊丧，马鞭一挥，道：“可惜，听说俊得跟个娘们儿似的，早知道是他说什么也要拦住他瞧瞧——”

目光一凝，望着谭北斗道：“我们哥儿俩是京里神勇威武鹰王府来的，这是我的腰牌，你看清楚。”伸手往腰间一摸一抖，黑忽忽的一物，直落谭北斗胸前。

谭北斗忙伸手接住，他不用看单凭手摸就知道那东西确是“神勇威武鹰王府”的腰牌。

那是一块钢牌，上头镌刻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鹰，没有一个字儿，这就够了，普天之下没人敢私自铸那么一块，也没人敢冒充，神勇威武鹰王府的人，没听说有人这么大的胆子。

谭北斗任职直隶总督衙门多年，那有不知道这个首屈一指大府邸的道理，神情一肃，双手递还了那愧腰牌，道：“二位有什么见教？”

那壮汉道：“我们未来的福晋搭关外这趟车队到京里去，我们哥儿俩奉命出关来接没接着，却听说车队里出了一点乱子，现在让你谭头儿护着呢，所以我们哥儿俩快马加鞭赶过来看看。”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听着谭北斗只觉得自己心里砰砰地跳了几下，可是马上就又平静了，吕留良叛党沈在宽的女儿，怎么会是鹰王未来的福晋？

他笑笑说道：“二位恐怕弄错了，我这儿只有个女犯，是吕留良叛党沈在宽的女儿。”

那壮汉道：“这么说我们未来的福晋不在这儿。”

谭北斗道：“是的，我压根儿也没瞧见那位是鹰王爷未来的福晋，会不会她没搭这趟车，改由别的路走了吧！”

那壮汉浓眉微皱，沉吟说道：“不会吧！姑娘她托人往京里送了封信，信上明明说谭头儿护着她呢！让我们王爷赶快派人来接，怎么会不在这儿？”

谭北斗心里又砰砰地跳了几跳，这回没能马上恢复平静，他道：“可是我实在没见着这位未来的鹰王爷福晋，二位请想，我有多大胆子，她要是在

这儿，我敢说没有么，我也没理由骗二位啊！”

那壮汉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后头马上那名壮汉冷冷说道：“别是谭头儿弄错了，拿咱们未来的福晋，当成吕留良叛党沈在宽的女儿了。”

谭北斗心猛然一跳，可是他还不信忙道：“不会，不会，那怎么会，这个女犯……”

前头马上壮汉道：“谭头儿，这样好不，让我们哥儿俩瞧瞧你那个女犯人，我们哥儿俩奉命而来，不着个明白，没法子回京给我们王爷回话。”

谭北斗道：“这当然可以，二位请。”他一摆手，当先往囚车行去。

两个壮汉从马上跳下跟了过去，前面那位道：“天这么黑了，怎么没个灯？”

谭北斗当即一抬手，道：“把马灯点上拿过来。”

一名黑衣汉子应声跳上了前面那辆车，转眼间提着一盏马灯过来了。

谭北斗伸手接过马灯，道：“把车篷掀开。”

那名黑衣汉子上前掀开了车篷。车里有个大铁笼子，上了两把锁，在马灯灯光照射下，可以看得很清楚，白夫人就靠着铁笼子坐着，混身上下都还整整齐齐。

谭北斗道：“二位看得清楚么？”

两个壮汉没理谭北斗，冲大铁笼子里的白夫人躬下身去恭声说道：“姑娘，阿善跟阿琦来了。”

白夫人含笑说道：“我刚才听见你们俩说话了，许久不见了，好么？你们俩。”

左边那壮汉阿善恭谨说道：“托您的福，姑娘——”

转过脸去望着谭北斗，寒着脸沉声说道：“谭北斗，钥匙呢？”

谭北斗脸上早就变了色，道：“二位没弄错么？”

阿善沉声说道：“错不了的，自己家的人还能不认识么？”谭北斗转望白夫人。

白夫人含笑说道：“谭老，我并没有承认，是你硬把我当沈在宽的女儿的，是不？”

的确，她的确没有承认她是沈在宽的女儿。

谭北斗说不出话来了，往后一抬手，瘸子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大铁笼子。

阿善、阿琦一人伸出一只手把白夫人扶了下来，谭北斗站在一旁脸色发白，直说不出话来。

阿善沉着脸道：“谭北斗，这件事我们哥儿俩不好向我们王爷回话，你跟我们哥儿俩去京里一趟，当面跟我们王爷解释解释去。”

白夫人道：“阿善，这不怪谭头儿，他奉命行事，职责所在，只不过稍微有点糊涂吧！上了年纪的人总是难免的。”

阿善道：“是，姑娘，只是王爷那儿……”

白夫人道：“我自会跟他说。”

阿善没再说什么，一躬身，道：“那么您请上马吧！我跟着阿琦骑一匹。”

白夫人点了点头，连看也没看谭北斗一眼，迳自向着那两匹健骑袅袅行过去了。

阿善一双如炬目光冷冷扫了谭北斗一下，道：“幸亏被碰见的是我们姑

娘，要换个别人你看有没这么便宜。”哼地一声，偕同着阿琦跟上了白夫人。

三人两骑八蹄翻飞，卷起一阵风，一转眼间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谭北斗木然站在囚车旁，始终没说一句话。

瞎子走了过来冷冷说道：“总座，这两个家伙真是鹰王府的么？”

谭北斗眼望着三人两骑逝去处，缓缓说道：“错不了的，世上不会有第二个地方有这种腰牌。”

瞎子道：“这么说，那个妞儿真不是沈在宽的女儿了。”

谭北斗道：“沈在宽的女儿不可能跟‘鹰王府’搭上关连，我弄错了。”

瞎子道：“那她当初为什么不说？”

谭北斗道：“她存心整我，也存心暗助沈在宽的女儿，其实就是她当初说了，我也未必相信。”

瞎子道：“她存心整您，有心暗助沈在宽的女儿？为什么您招她惹她了，她既是鹰王未来的福晋，又怎么会暗助吕留良叛党余孽？”

谭北斗道：“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瞎子突然冷哼一声道：“总座，要是沈在宽的女儿真落在这趟车队里的话，我知道她是谁，车队刚才走的时候，女客没几个了是不是？”

谭北斗道：“我也想到了，可是现在要追已经来不及了。”

忽听他身后那名黑衣汉子，轻咦一声，道：“这是什么？”只见他伸手往囚车里面抓了一把，当他的手收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只精钢打造的红燕子。

谭北斗脸色猛然一变，劈手一把把那只红燕子夺了过去，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那红燕子，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却“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正喷在那只红燕子之上。

那只红燕子本就是红的，如今经鲜血一喷，它更红了。

四残一步跨到，伸手扶住了谭北斗。

谭北斗挣脱了四人的扶持，摇摇头，这才说出话来，道：“我不要紧，董鑫。”姓董的瘦高黑衣客肚子现在想必已经不疼了，答应一声走了过来。谭北斗道：“我把这些人交给你了，你带他们回大名去，回去之后先找老大，让他替我写了个辞呈递上……”

董鑫一怔，道：“辞呈？总座，您是要……”

谭北斗摇头说道：“我姓谭的无论是在江湖也好，在官家也好，从没栽过这么大的跟头，我还有脸再干下去？”董鑫道：“总座，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谭北斗摇头说道：“你不必再说什么了，照我的话去做，告诉老大，辞呈递上去后，不管制军大人准不准，叫他带着老二老三马上赶到‘宛平’赵六指那儿找我去，我在那儿等他，你带着他们走吧！”

董鑫道：“总座，您跟着制军多少年了，他不会放您的。”谭北斗道：“那是他的事，我去意已决，谁也留不住我，我本来想来个不辞而别的，可是我想想不合适……”董鑫张嘴还要再说。

谭北斗一摆手儿，道：“不要再说了，你们赶快去吧！”董鑫迟疑了一下，转身招呼上了大伙儿。”

两辆车丢在了那儿，董鑫带着一干人骑着骆驼走了，谭北斗目光又落在那只红燕子上。

出南口，便看到一片塞外风光，特别是“张家口”，这种印象最为强烈。

“察哈尔”是一个蒙汉的接壤之区，“张家口”是“察哈尔”的省会之所在，为控制万里长城的要隘，无论古今，对朔漠之区用兵，都以“张家口”为根据地。

“张家口”一词，原指出入长城之关门而言，属“万全县”，简称“张垣”，是个标准的塞北荒城。

“张家口”的马市最为著名，距“大境门”外半里许有马桥者，每年由六月六日到九月初十为集合之期，外马，来自洮南青新一带，不止数千里外，马市之盛为漠北之冠。

京畿一带吃的羊肉，大部份都来自“张家口”，所谓口外羊嫩而肥。

骆三爷的这趟车队正赶上马市之期。

骆三爷的车队向来不进“张垣城”，车队停车的地方就是“马桥”。

客栈是早就包好了的，人吃住，加上牲口吃住，一块儿算帐。

车队只在张家口停顿五天歇息，在这五天，招揽生意也在这五天，所以车队一停下，江大成就带着了几个弟兄进城去。

十样生意九样得靠吆喝，这一行也不例外，江大成带着弟兄们大街小巷同一吆喝“车队到了”，要往西南、西北去的，五天之后自会赶到“马桥”去上车。

骆三爷一个人歇在客栈里，沏上一壶好茶，洗上一个澡，辛苦了多少日子，现在才算松口气，舒服舒服。

干这一行跟保镖一样，没到地头儿一步出了事，骆三爷负全责，只一到地头儿，车一停稳，这时就是有谁让人把命拿了去，那也不关骆三爷他什么事了。

骆三爷无责一身轻，洗个舒服澡就跟脱下一层皮似的，多少日子积的泥污污垢全在这一洗。

洗过澡往椅上一靠，找张板凳把两条腿一架，左手蒲扇右手茶，人生能有几回？

可偏有那不懂享受的，护车的弟兄们，年轻精力足呆不住，洗个澡换件衣裳，逛马市的逛马市去，找乐子的找乐子去了，有的弟兄甚至连澡都没洗，就挪开腿跑了。

骆三爷从不过问，只要别给车队惹事儿，你就是窝在温柔乡里他也不管。

骆三爷是过来人了，还不懂这个？不过三天后说什么也得赶回客栈来，谁也不许再出去一步，这是规矩，玩儿完了，乐过了，就老实几天，谁也没一句话说，本来也是，不歇几天养养精神上路之后怎么干活儿？

任先生没去逛马市，他住了客栈，这家客栈跟骆三爷住的不同一家，这家客栈不小，前后两进院子，任先生住在头一进院子，是正北一间上房里，燕姑娘就住在他隔壁。巧得很，在车队里是前后车，在客栈里只隔着一堵墙。

那年头儿女客出门不方便，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是为男人准备的，也许那年头儿女人很少出门，要为女人准备什么，不出三天就得关门大吉，要不然，就连老本都赔光。

打个譬喻来说吧！男人家可以找个地方洗个澡舒服舒服，女人家就不行，充其量只能闷上门，关窗户拧把手中擦擦。

所以燕姑娘她只有忍，只有委屈自己了。

坐下刚喝口茶歇没一会儿，房门口来了两个人，都是挺年轻的汉子，白白净净的长得也都不赖。

客栈里人头儿杂，什么人都有，这两个年轻汉子的打扮，丝质裤褂，扎腿裤，卷袖口，近领少扣了几个扣子，一副混字号人物模样。

二人一到燕姑娘门口就歪着脑袋往里瞧，也不说句话，瞧得燕姑娘心里老大不是味儿。

燕姑娘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也明白客栈中里人头儿极杂，自己出门在外，不能招惹人、得罪人，尽管她心里再不是味儿，脸上可没带出来。

她站起来，往前走了两三步，柔声问道：“二位找人么？”

两个年轻汉子对望了一眼，左边一个长得挺清秀的点了头道：“不错，你是跟这趟车队来的？”

燕姑娘刚应了一声：“是啊！”

那清秀年轻汉子跟着又是一句问：“姓燕？”

燕姑娘微微怔了一怔，道：“是的，二位是……”

那清秀年轻汉子咧嘴，道：“那么爷儿们就是来找你的！”话落，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燕姑娘认识不认识他，迈步就闯了进去。

燕姑娘沉不住气了，心里想拦他俩，偏偏一双手连个缚鸡的力量都没有，只有惊叫着道：“你们，你们这是干么，彼此素不相识，你们怎么好往一个单身女子房里闯……”

另一个年轻汉子随手掩上了门儿。

那清秀年轻汉子上前一步嘿嘿笑道：“干什么，这还用问，干你这一行的，还得非拣熟人儿不可么，这种事儿一日生，二回熟，爷儿们是要乐子，你要的是银子，熟不熟，认识不认识有什么关系，行了，姑娘别反穿皮袄装老羊了，干你这一行的也冒充不了正经人家的黄花大闺女，来吧！”

伸手抓住了燕姑娘那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皓腕，猛一拉硬把燕姑娘拉进了怀里，扭过头去笑道：“小三儿，你一边儿先凉快凉快，给我看住门儿，别让人打断了我的兴头儿。”

一只手拦腰搂住燕姑娘，另一只手就要往燕姑娘胸口伸。

燕姑娘手脚冰凉，人都吓软了，想叫叫不出来，想挣扎又使不上一口气。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站在门边儿的另一个年轻汉子突然往前个跄跟，差点没撞到清秀年轻汉子身上，那是因为不知道是谁抽冷子推开了门，撞了他一下。

门开处进来个人，一见这个人，燕姑娘不知道那儿来的一股力气，突然叫了出来：“任先生。”进来这个人可不正是任先生。

任先生扬着一双眉梢儿，脸上挂着一丝栗人的寒意，望着那清秀年轻汉子冷冷说道：“放手！”

眼看就要到嘴的一块美食，让他舍了，对这么两个人物来说，似乎是不可能。可是任先生眉宇间那冷肃之气，跟那份威仪逼人，那清秀年轻汉子不由自主也放了手，燕姑娘一下子退到炕边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那清秀年轻汉子望着任先生，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任先生道：“我是跟这位姑娘一趟车来的，就住在隔壁。”

那清秀年轻汉子“哦”地一声，一咧嘴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还当你是她的老相好，其实老相好又怎么样，干她这一行的，有钱的就能玩

儿……”

任先生道：“有钱你换个地儿，另找别人去吧！她现在是我姓任的人。”

清秀年轻汉子笑了，笑得好邪：“她是你的人，抬举你，叫你一声朋友，爷们儿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少在爷们儿面前来这一套，你那双认字儿的眼不认得人，你也不看看鼠是什么地方，也不打听爷们儿是什么人，管闲事管到爷们儿的头上来了，要不是我现在正在兴头儿上就有你好瞧的……”

抬手往外一扬，道：“自己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别等爷们儿把你扔出去。”

这就不对了，过的桥比人走的路都多，应该看得出任先生是怎样个人。

任先生忽笑了笑道：“我正想说这句话，不想却让你抢了先。”

清秀年轻汉子一怔，旋即斜着眼瞅着任先生笑道：“好啊！瞧不出你这人挺有意思的，行了，今儿个爷们儿，就暂时搁下兴头儿，陪你玩玩儿，看看咱们是谁留在屋里，谁出去，小三儿，请请这位朋友。”那年纪略轻的年轻汉子举步逼向任先生。

“你们别……”燕姑娘惊叫了一声，抢步到任先生跟前，惊急地道：“任先生，你别管了，快走吧！他们都是……”

任先生含笑说道：“谢谢燕姑娘，我不要紧。”

说话间那年纪略轻的年轻汉子已到跟前，冷冷一笑道：“看看你要紧不要紧。”

抬手一抖，五指拂向任先生左乳。这是一式“拂穴手”，不赖。

任先生伸手把燕姑娘拉到一旁，道：“燕姑娘往一旁站站，别让血贱一身。”

他左手把燕姑娘拉到一边，右手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然落在了那年轻汉子的手腕上，他往后一扯，年轻汉子“哎哟！”一声冲了出去，一下到了院子里，摔了个狗吃屎。

任先生望着那清秀年轻汉子道：“谁出去了？”

燕姑娘一旁瞪大了美目，一只玉手掩在檀口上。

清秀年轻汉子一双眼瞪得天大，旋即他脸色一变道：“好啊！原来是个深藏不露的练家子，我可真看走了眼了，朋友，你是那条线儿上的。”

任先生微一摇头道：“用不着谈这个，只问是你出去还是我出去。”

清秀年轻汉子冷笑一声道：“怎么？既敢管爷们儿的闲事，连个万儿也不敢报一声么？”

任先生道：“可以这么说，我有管闲事的胆，却没有报万儿的勇气，若之奈何！”

清秀年轻汉子冷笑一声，道：“我自有办法让你说出来。”

一番腕，一把雪亮的解腕尖刀已持在手中。

任先生双眉一扬，道：“怎么？要动家伙了，这儿可是个有王法的地方……”

清秀年轻汉子冷笑一声道：“爷们儿就是‘张家口’的王法，我做了你看那个敢哼上一声。”跨步挺腕，解腕尖刀电一般地冲任先生左肋递到。

任先生没动，容得刀锋近身，突然往左一撤身，左手五指已落在了清秀年轻汉子持刀右腕上，五指微一用力，那清秀年轻汉子一只右腕骨跟要裂一样，疼得他“哎呀”一声，不由松了解腕尖刀。

任先生右手一伸，接住那把解腕尖刀，道：“爷们儿就是‘张家口’的

王法，做了你看那个敢哼上一声，这一带敢说这种大话的人还不多，你给我报个来处。”

那清秀年轻汉子龇牙咧嘴地道：“爷儿们……”

任先生“嗯！”了一声。

那清秀年轻汉子忙改口说道：“我们俩是‘红帮’里的弟兄。”

任先生微微一怔，道：“‘红帮’张家口分支。”

那清秀年轻汉子微一点头道：“不错！”

任先生摇摇头道：“‘红帮’里怎么有你两个这种人，据我所知，‘红帮’的帮规相当森严。”

那清秀年轻汉子道：“花钱找乐子，这种事帮规不禁。”

任先生沉吟了一阵松了手，道：“既然是有头儿有主儿的就好办，你请吧！我自会找你们的龙头大爷说话去。”

那清秀年轻汉子狠狠瞪了任先生一眼，阴冷一笑道：“就怕你不去。”迈步要走。

任先生伸手一拦道：“你贵姓？”

那清秀年轻汉子还不知天高地厚，冷然说道：“姓董。”

任先生收回了手，姓董的年轻汉子迈步走了出去。

任先生望着姓董的年轻汉子跟他同伴出了院子，回过头来道：“这‘张家口’是个来往众多的大地方，人头儿杂得很，姑娘还是关上门歇息吧！”

燕姑娘上前一步道：“任先生，我没想到您竟是位……”

任先生笑笑说道：“姑娘别把我看得过高，不过是读书之余学了几天剑而已，我不能眼见姑娘受人欺负，一急之下也就大胆豁出去了，要真碰上高手，别说摔出去的准是我，恐怕连我这条命也保不住，现在想想我有点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呢！姑娘歇着吧！”

他把那解腕尖刀往衣袖里一藏，迳自迈步走了出去，还随手带上了门。

燕姑娘没动，也没说话，可是她脸上却浮现起一种异样神色。

她是个聪明人，任先生三番两次救她危难，她还能不知道任先生是位深藏不露的奇人？

可是她绝没想到一直没远离她左右，三番两次救她于危难的任先生，是名震天下的“大漠龙”傅天豪。她只知道在整个车队里来说任先生是个好人，从来没有看轻过她，从来没有嫌过她，车队里那么多人，她只觉得跟任先生谈得来。

六

日头偏了西，西半片天一片血红，马市的热闹渐渐歇下来了。

快上灯的时候了，热闹还能不歇歇？

马市的热闹是渐渐歇了，另外有些地儿，另外有些行业却是刚开始热闹。

那是那些小胡同里的有个小窄门儿，那些小窄门儿里，进进出出的全是男人。

这当儿任先生也出来了，换了件衣裳，淡青色的府绸长衫，手里还拿把摺扇，看上去益显洒脱飘逸。

任先生可没往小胡同里那些小窄门儿里跑，那不是任先生去的地儿。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好风流，任先生算得上是位“名士”，这个

名士即或偶而风流，落迹风尘，那也只有出自风尘，不染尘埃的侠女才能配得上他。

任先生进了一家茶馆儿。茶馆儿是个消闲去处，尽管品流极杂，什么人都有，可算得是个正经地方。

这家茶馆儿离马市没多远，不过四五十丈距离，根本可以说就挨着马市。

这家茶馆儿不算脏，也不能说它干净，挨着马市各色人物消闭聚会的地方，还能干净到那儿去，光那股子马尿马粪味儿就让人掩鼻，再加上那满地的西瓜，瓜子皮儿，瓜果核儿，偶而还可看见一两口黄鼻涕也似的浓痰，够瞧的。

任先生拣了一副靠墙的座头儿，这种地方挨着里头倒显得清静点儿。

茶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任先生之后又进来几个人，紧跟在任先生身后进茶馆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汉子中等身材，略嫌胖了点儿，挺白净，穿一身黑绸裤褂，袖口卷着，领口敞着，手里提着个罩了布罩的鸟笼子，派头儿十足。

他隔任先生两副座头坐下，鸟笼子刚往桌上一放，过来个年轻伙计，擦着汗，一哈腰，陪笑说道：“七爷，好些日子没见您了，今儿个是什么风……”

白净汉子一抬手，道：“别什么风了，我们弟兄们快喝西北风了。”

伙计一怔，旋即笑道：“七爷您开玩笑……”

“开玩笑？”白净汉子道：“往日我嘻嘻哈哈的，今儿个可没那心情，三太爷身边儿的二爷跟三爷，在‘张家口’这块地面上让人整了，你说，今后我们弟兄能不喝西北风么？”

伙计两眼一睁，道：“七爷，您……您别开玩笑吧！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在这‘张家口’这块地面上……”

白净汉子有意无意扫了任先生一眼，哼地一声道：“不是猛龙不过江，世上不乏那胆大的，不乏那不开眼的，也不乏那嫌五谷杂粮难咽，活得不耐烦的。”

伙计是机灵人儿，一点就透，瞟了任先生一眼，脸色为之一变，“哦”，“哦”两声道：“七爷，您今儿个要不要换换口味……”

白净汉子一摆手，道：“心里有团火，烧得喉咙直冒烟，还是照老规矩吧！”

伙计答应一声，一哈腰要走。任先生突然开了口：“伙计，我枯坐了半天了怎么连个招呼的人也没有，什么事得分个先来后到，干嘛这么势利眼呢？怎么，怕我付不起茶钱么？”

任先生是话里有话，存心找碴儿。

白净汉子是正在火头儿上，一听他说，心里有团火，那自是一点就着，只见他脸色一变，一按桌沿儿站了起来。

伙计是狗仗人势，在谁的地盘儿上帮谁，一瞪眼道：“你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冲，不吭气儿谁知道你来了？”

“好哇！”任先生笑了，道：“狗仗人势的东西，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壮的胆，撑的腰。”他一按桌子也站了起来。

他站了起来，桌子却一下子矮了半截，没别的，桌子的四条腿全入了地了。

伙计直了眼，那白净汉子也直了眼，整个茶馆儿里的人都直了眼。

休说“张家口”这块地方，就是放眼江湖，恐怕也挑不出几个有这手儿

俊功夫的。

这一下僵在那儿了，也震在那儿。

白净汉子刚才霍地一下站了起来，大有开打之慨，如今竟没敢再动。

白净汉子没动，试问伙计又有几个胆？

任先生开了口：“伙计，给我沏壶香片来。”

伙计倏然惊醒，怯怯地看了看白净汉子，犹豫着没敢动。

白净汉子脸上一阵白，一阵青，突然掉头行了出去，连桌上的鸟笼子也不要了。

任先生笑了，道：“伙计，沏茶去吧，没人给你撑腰了。”

只听柜台里那瘦老头儿喝道：“小子还站在那儿发什么愣，还不快给这位爷沏茶去。”

伙计连忙答应一声，拔腿往后而去。

任先生笑笑坐下了，任先生是坐下了，可是在座的那些茶客，却一个连一个地站起来会了茶资出门，不过一转眼工夫，茶馆儿里就剩下了任先生一个人。任先生却跟没看见似的。

伙计端着茶来了，怯怯的，不知啥回事儿，茶壶盖儿叮当直响，好不容易走到任先生座头前把茶放在了桌上，生怕任先生留住他似的，转身就走。

这时候茶馆儿进来四个人，一前三后，前面一个是个身躯魁伟，浓眉虎目大汉，一身黑绸裤褂，年纪四十多近五十。后头三个有一个是刚才那个白净汉子，另两个年纪稍大些，一个黑壮黑壮的，一脸绕腮胡，一个秀里秀气的，长得挺俊。

四个人一进茶馆儿，那虎目浓眉壮汉一眼就盯上了任先生。

柜台里那瘦老头儿连忙跑了出来，躬身哈腰陪上一脸勉强笑意。

“‘二太爷’您怎么亲自……”

虎浓眉大汉一摆手，道：“孙老，你后头忙去吧！我叫你再出来。”

瘦老头儿一连答应了三声，忙不迭地退着走了。

那黑壮的汉子突然迈大步冲任先生走了过去，到了任先生桌前，薄扇般大巴掌一伸，他握住了桌沿，一句话没说，猛力就掀。

“砰！”地一声，桌子四条腿没见动，桌面却让他掀裂了一块，刚沏好的一壶茶跳了过来，眼看着就要摔。

任先生伸手托住了那只茶壶，四平八稳，他那只手居然也不怕烫，笑嘻嘻地望着眼前那黑壮汉子，道：“刚沏好的，没喝一口就摔了，未免可惜。”

黑壮的汉子一张黑脸刹时变得好红，都成了茄子色。

只听那虎目浓眉大汉哼了一声：“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回来。”

黑壮的汉子还真听话，头一低，退了回去。

虎目浓眉大汉抬手冲任先生抱了拳，他刚要说话。

任先生那里站了起来，一抱拳道：“不敢当，张二爷请坐，喝杯茶，然后容我解释误会。”

虎目浓眉大汉一怔，道：“朋友认识张某人？”

任先生笑笑说道：“‘霹历火’张二爷，这一带地面上一打听，人人翘拇指。”

张保道：“好说，抬举张某人了。”

当即走前几步坐在任先生面前一副座头上，道：“张某请教，朋友高姓大名，从那条路来。”

任先生道：“有劳张二爷动问，我刚到‘张家口’，是跟车队从塞外来。”

“霹雳火”张保抱拳道：“原来是‘张掖’骆三爷的客人，失敬。”

顿了顿道：“张某人要请教，‘红帮’跟朋友你过去有什么过节？”

任先生道：“没有，毫无过节。”

“霹靂火”张保浓眉一耸，道：“那么你在‘福记客栈’放倒‘红帮’两个弟兄，又在这家茶馆里跟‘红帮’弟子过不去，这……”

任先生道：“这儿没有外人，张二爷可愿听我说两句？”

“霹靂火”张保道：“张某人原要听听朋友你怎么说，‘红帮’势力遍天下，帮规森严，弟子个个懂理知礼。”

“只要朋友你的话过得去，‘张家口’这一帮人冲朋友你低头就是。”

任先生一抱拳道：“多谢张二爷，我久仰‘红帮’人人英雄，个个侠义，今日一见，果然不错，我不瞒张二爷您说，就是您不来找我，我也会请这位七爷带路，见您或者是见展大爷去。”

白净汉子冷笑着说道：“打了人你还要找上门去……”

“霹靂火”张保瞪眼道：“小七儿，我在这儿。”

白净汉子立即闭上了嘴。

“霹靂火”张保转望任先生道：“朋友请说下去。”

任先生道：“我所以要去见张二爷或者是展大爷，就是为‘福记客栈’里的那档子事，事情是管闲事我惹出来的。”

“我不能不见展大爷或张二爷您有个解释。”

“霹靂火”张保道：“朋友你怎么个解释？”

任先生道：“张二爷您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霹靂火”张保道：“我大概知道一点儿，今儿个跟骆三爷的车队来了个风尘女子，住在‘福记客栈’，‘红帮’两弟兄知道，跑到那儿找乐子去，结果让朋友你露了两手给摔了出来任先生道：“事情确是这样，只是那位姑娘非风尘女子，不是青楼妓，她是位孝女，是位奇女……”

“霹靂火”张保“哦”地一声道：“怎么说，那个娘儿们不是……”

任先生道：“她有不得已的苦衷，所谓风尘女子青楼妓，只是掩饰她的身分的，也只有这样不会叫人动疑……”

“霹靂火”张保两眼一睁，摆手说道：“四下看看去。”

他身后那三个一个窜向门口，一个窜向窗户，一个窜向通往后头的那扇门，三个人一打量，马上退了回来。

“霹靂火”张保凝望着任先生道：“朋友，你是跟骆老三的车队来的？”

任先生道：“不错！”

“霹靂火”震道：“朋友你是……”

任先生笑笑说道：“我姓任，是个读书人。”

“霹靂火”张保深深一眼，道：“朋友，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却不能不该不相信‘红帮’弟兄，‘红帮’中人个个有一颗赤心，有一腔热血，也有一副宁折不屈的硬骨头。”

任先生道：“这个我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要见展大爷或者张二爷您了，也不会一言道破那位姑娘的真身分。”

“霹靂火”张保道：“那么朋友就该……”

任先生道：“我可以告诉张二爷，我也有一颗赤心，一腔热血，一副宁折不屈的硬骨头，是暗中我保护着那位姑娘来的，张二爷只知道这些就够

了。”

“霹雳火”藻沉默了一下道：“朋友，我听说沈先生的爱女在骆老三那个车队里。”

任先生道：“张二爷，那位姑娘就姓沈。”

“霹雳火”张保脸色陡然一变，砰然一拍桌子，道：“他两个该死，要不是朋友你，‘红帮’成千古大罪人了，将来有什么脸见沈先生，小七儿，去把他两个给我叫来。”

白净汉子道：“二叔，咱们怎么知道那位姑娘姓沈。”

任先生笑笑说道：“七哥，即使她不姓沈即使她真是风尘女子，那是客栈并不是个烟花柳巷。”

“霹雳火”就是“霹雳火”，他霍地站了起来：“叫你去你听见没有。”

白净汉子看了任先生一眼，答应着要走。

任先生站起来伸了手，道：“七哥慢走一步。”

白净汉子冷冷说道：“朋友还有什么教言？”

任先生看了他一眼，淡然一笑：“七哥，一家人没有不护一家的，今天我要是七哥你，心里也会不高兴，只是，七哥，若不是冲整个‘红帮’，我不客气说一句，我绝不会让那两位出‘福记客栈’，‘红帮’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我或许不明白，七哥却不会不知道。”

白净汉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霹匾火”脸上也挂不住了，他一瞪眼就要叱喝白净汉子快去。

任先生又说了话：“张一爷，我把这件事告诉您，所以说这些话，并没有意思让您以帮规惩治自己的弟子，年轻人能有几个不好玩儿的，只要张二爷您转告展大爷一声，今后多约束‘张家口’这些‘红帮’弟兄，也就够了。”

“霹雳火”缓缓说道：“朋友，家家有规，国有国法……”

任先生道：“张二爷，真要说起来，那两位并没有触犯‘红帮’的帮规，张二爷您要拿什么惩治他二位，‘红帮’的帮规并没有明文规定弟子不能花钱玩乐去，是不是？”

张二爷道：“这个……”

任先生道：“他二位唯一的过错，就是没分清楚地方，这一点，训叱一顿，以后多加管束也就够了。”好话让他说了，坏话也让他说了，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个人？

白净汉子忍不住疑惑地看了任先生一眼，“霹雳火”也有同感，轩了轩浓眉，道：“朋友要见张某人兄弟，就是为了这么？”

任先生点了点头，含笑说道：“不错，沈姑娘已经够可怜的了，希望‘红帮’弟兄今后别再找她的麻烦了。”

“霹雳火”道：“这个朋友放心，今后沈姑娘再有一点麻烦，只要是‘红帮’弟子干的，朋友，你唯我张某人是问就是。”

任先生抱拳道：“多谢张二爷！”丢下两枚制钱儿，要走。

“霹雳火”伸手一拦，道：“慢着，朋友，沈姑娘要上京里去，那不是自投虎口么？”

任先生道：“沈姑娘此行是相当危险，奈何沈先生现在难中，她身为子女，不能不谋搭救。”

“霹雳火”道：“沈姑娘要救沈先生？宫廷那么多好手……”

任先生淡然一笑道：“江湖上这么多能人都救不了沈先生，何况沈姑娘

一个弱女子，只是张二爷武功并不能解决任何事。”

霹雳火脸一红，干咳一声道：“‘红帮’也曾几次想搭救沈先生，只是京里宫里好手太多……”

任先生微一摇头，道：“沈姑娘并不指望江湖上的人代她救父，只要江湖上别找她这个弱女子麻烦，必要的时候冲她伸个援手，能让她平安抵京，她也就知足了。”

霹曼火脸上有点难看，沉默了一下之后才道：“那么沈姑娘打算怎么救沈先生？”

任先生道：“据我所知，沈姑娘打算破财为沈先生消灾。”

霹震火“哦”地一声道：“我明白了，公门中有不少贪这个的，沈姑娘只要出得起，这条路或许行得通。”

任先生道：“一个弱女子，也只好如此了。”

白净漠子突然说道：“听朋友的口气，似乎很同情沈姑娘的？”

任先生道：“那是当然，凡是有血性的人，没有不同情沈姑娘的。”

白净汉子扬了扬眉，道：“朋友有一身过人的好能耐，为什么不帮沈姑娘去把沈先生救出来？”

任先生淡然一笑道：“七哥抬举我了，江湖上有这么多能人都怕定那些宫廷好手，我这个籍籍无名的江湖未流有多大的胆子，多大的能耐？”

白净汉子冷笑一声道：“朋友既没这个胆子，没这个能耐，就该少指责别人。”

任先生一笑说道：“指责别人？我那儿敢呢！又凭什么指责别人，不过碰见不平事，则作不平鸣，胸中藏这么一口怨气，不吐不快而已，虽然难免得罪人，可是我不在乎，其实有识之士也不会跟我计较的，纵然有一点不痛快，他也会……”

霹雳火一摆手道：“好了，好了，朋友不必再说什么了，一句话，红帮弟子虽多，势力遍江湖，但论起实力来，却远不如别的帮会，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那来的能耐管别人的事……”

任先生笑笑说道：“张二爷客气了，太客气了，其实也难怪，这年头儿人心本就如此，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尤其这种事，牵涉到两字反叛，一个不好招来了‘血滴子’，惹祸上了身……”摇摇头，道：“不说了，说下去会惹张二爷生气，张二爷要一生气，‘张家口’地面我就不好呆，就此打住，告辞。”一抱拳，要走。

霹匾火又伸手拦住了他。

任先生目光一凝，道：“张二爷还有什么教言？”

霹历火冷冷说道：“我保证‘红帮’弟子今后不再找沈姑娘的麻烦，朋友你从今后最好也少招惹‘红帮’弟子，你请吧！”

任先生笑了，要走。

白净漠子突然开了口：“把你那两枚制钱儿带走，这壶茶算‘红帮’的，‘红帮’拿你当朋友看待，今后嘛，那要看你了。”

任先生一笑说道：“谢谢，我跟‘红帮’毫无瓜葛，这份情我不敢领受。”举步就走。

白净汉子伸手一拦，道：“我叫你拿走。”

任先生微皱眉锋一笑说道：“何必呢？七哥。”

说话间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身法，只见他身子一闪便过去了，洒脱地

往门外行去。

白净汉子脸色一变，闪身要追，可是他双肩刚动，霹雳火又抓住了他，道：“让他去，眼前咱们没一个能拦得住他。”

白净汉子砰然一声拍上了一张桌子，那张桌子应掌震散了，他眼都红了道：“二叔，他虽是护沈姑娘的，可是这口气我咽不下。”

霹雳火没说话，脸色好难看。

那黑壮汉子道：“二叔，您看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路？”

霹雳火微一摇头道：“我没看出来。”

那黑壮汉子道：“二叔，难道咱们就这么算了？”

霹雳火默然半天才道：“应该是算了。”

白净汉子反手一把抓住了霹雳火，道：“二叔，您……”

霹雳火道：“他说的对，江湖上这么多昂藏七尺的须眉汉子，个个有一身好能耐，人人自认是有血性，沈先生在难中这么多年，没一个挺身露头的，到头来却让沈姑娘一个弱女子。”

白净汉子道：“二叔，他怎么不挺身露头？”

霹雳火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挺身露头，他不是一路暗中护着沈姑娘到‘张家口’，沈姑娘要上京里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跟去。”

白净汉子道：“这么说他是故意……”

霹雳火道：“碰见不平事，则作不平鸣，胸中有口怨气，不吐不快。”

白净汉子松了抓在霹雳火胳膊上的那只手。

霹雳火道：“你们哥儿几个在这儿坐坐吧！我回去了。”他可是说走就走，说完了话，扭头走了。

白净汉子缓缓坐了下去，伸手抓住了那张已然零散的桌子，抓得那桌子吱吱作响，咬着牙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服气，我非斗斗他不可，大哥，二哥，你们俩怎么样？”

黑壮汉子道：“瞧你问的，你不服气谁服气……”

只听一个话声从门外传了进来：“大哥，不服气谁呀！咱们弟兄斗斗他去。”

随着这话声，茶馆儿里进来两个人，正是在福记客栈让任先生撵出来的那两个。

白净汉子霍地站了起来，道：“老二，小三儿，你们俩来得正好，我们几个要斗斗摔你们俩的那小子，你们俩要不要算一分。”

清秀年轻汉子一睁眼道：“要啊，怎么不要，我们俩是正主儿，焉有不算一份儿的道理，只是……”抬手指了指道：“这儿怎么回事儿，刚在这儿跟他朝了面么？”

白净汉子当即就把适才的经过说了一遍，当然，少不了添油加醋的。

听归听，清秀年轻汉子脸上一点愠意没有，容得白净汉子把话说完，干咳一声开了口：“气人，真是气人，这口气要不出，咱们弟兄今后就别在‘张家口’这块地面上混了，‘红帮’的脸也让咱几个丢光了……”

白净汉子道：“说的也是，我气也是气这个。”

“别忙。”清秀年轻汉子一抬手道：“我还有后话，这件事气人归气人，可以暂时拦下不谈……”

白净汉子道：“可以暂时拦下不谈，什么意思？老二，你要是不愿意，要是怕事，干脆就说一声……”

清秀年轻汉子脸一抬道：“七哥这叫什么话，咱们弟兄那一个是怕事的，要是怕事当初何必惹事，自己兄弟，别人不知道，难道七哥你还不知道么？你可真把人瞧扁了。”

白净汉子道：“那为什么，你要暂时拦下不谈？”

清秀年轻汉子一摇头道：“现在咱们没工夫，明白么？”

黑壮汉子道：“吞吞吐吐什么意思？”

清秀年轻汉子“哈哈”地一笑道：“什么意思？我跟少二儿就为这件事找你们几个，差点儿没跑断腿，刚才碰见二大爷才知道你们在这儿……”

白净汉子道：“老二，别卖关子了好不，什么事儿，快说呀！”

清秀年轻汉子咧嘴道：“七哥，你猜猜谁来了？”

白净汉子道：“谁来了，我没那么好心情猜，你快说吧！”

清秀年轻汉子一双眼紧紧地盯住白净汉子，似笑非笑地道：“七哥，今儿个是怎么了：

黑壮汉子道：“老二，别逗他了，他今儿个心情不好。”

清秀年轻汉子摇了摇头，旋即整了脸色道：“七哥，我跟小三儿这两个正主儿，都还没怎么着，你怎么就先跟自己过不去了，七哥，在咱们这些弟兄里，你算得是个聪明人，怎么也不想想，心情不好，气，有什么用，不但没用而且先乱了自己的方寸，你这不叫斗人家，叫整自己，七哥，报仇，出气，不是这样儿的，也不能这样，你怎么会连这一点都不懂。”

单听这番话，就知道清秀年轻汉子是个颇具心智，富心机的人。

白净汉子脸色缓和了点儿，道：“那么，依你该怎么办？”

清秀年轻汉子道：“在这节骨儿要冷静，这情形跟仇人站在对面，眼看就要展开一躺拼斗没什两样，自己不要先乱阵脚，那倒霉的是你，不是别人，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只有在冷静的情形下才能想出克敌致胜的好法子……”

白净汉子道：“你有什么好法子？”

清秀年轻汉子迟疑了一下，道：“眼前就有一个好法子，只知道七哥你敢不敢用。”

“笑话。”白净汉子一拍桌子道：“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怕谁，你说……”

清秀年轻汉子睬了他一眼，道：“七哥，可以拿我这条小命担保，这法子准能整得那小子惨兮兮的，只是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白净汉子不耐烦了，两眼一瞪，道：“你到底是说不说，不说，就算了，干嘛怕这怕那的，那像男人家。”

“看。”清秀年轻汉子道：“怎么说说着说着就又来了，七哥，你别急让我先告诉你那小子是谁，你考虑考虑。”

“考虑。”白净汉子道：“我用不着考虑，我白君武长这么大还不知道什么叫怕，就是天皇老子我也要斗斗他。”

清秀年轻汉子道：“七哥，他不是天皇老子，他是‘大漠龙’傅天豪？”

白净汉子白君武猛然一怔，霍地站了起来：“老二，你说他是谁？”

清秀年轻汉子道：“我说他是大漠龙傅天豪。”

黑壮汉子定过神来，脱口叫道：“‘大漠龙’傅天豪，我的天，怪不得……”

清秀年轻汉子笑笑说道：“不错，江湖上的第一把好手，‘大漠龙’傅天豪，近百年来头号独行大盗……”

黑壮汉子忙道：“老二，你可别胡说，谁不知道‘大漠龙’是头一号的侠义人物。”

清秀年轻汉子道：“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官家说的，他是官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官家恨不得剥了他的皮，抽他的筋……”

黑壮汉子道：“老二，咱们可不是官家人，咱们是江湖上的。”

清秀年轻汉子‘大漠龙’在江湖上也有数不清的仇家。”

黑壮汉子道：“咱们不是他的仇家。”

清秀年轻汉子一皱眉，道：“听，大哥，你是怎么，‘大漠龙’可不是有什么通天澈地之能的三头六臂人物，你干嘛那么怕他呀！”

黑壮汉子道：“我这不是怕他，我说的是实话。”

清秀年轻汉子道：“实话，还叫实话，他跑到‘张家口’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儿里摔我跟小三儿，他这不就等于摔大爷跟二大爷么，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也得看主儿，他不是咱们的仇人，他是咱们的朋友？这口气要不出，大哥，三位老人家也好，咱们兄弟也好，往后还混不混了，拿什么脸再在‘张家口’地面上晃？”

黑壮汉子脸色变了好几变，道：“老二，他是‘大漠龙’！”

“‘大漠龙’又怎么样。”清秀年轻汉子道：“他能咬了我的去，我就不信这个邪，若是大家都含糊他，官家也不用拿他了，你要是怕你回家去……”

黑壮汉子脸色一沉，道：“老二，你这是跟我说话。”

清秀年轻汉子道：“大哥，我不是顶挡你，我也没那个胆，这是实话实说，江湖上要杀‘大漠龙’的人多得很，我跟小三儿决心要跟他周旋到底，因为咱们是兄弟，所以我来找你们帮忙，可是凡事不能勉强，与其走到半路后悔，不如这时候就回头，你们要是怕……”

黑壮汉子猛力一拍桌子道：“老二，闭上你的嘴，你再敢说个怕字我抽你的嘴，别的不冲，冲你这些话我也要斗斗‘大漠龙’。”

清秀年轻汉子神色一喜，但刹时间又恢复正常，道：“大哥可怜自己弟兄，也爱惜‘红帮’的面子，我跟小三儿感激，现在就看七哥怎么说了。”

他把一双目光转移到白君武脸上。

白君武神色阴暗不定，半晌才道：“老二，你怎么知道他是‘大漠龙’傅天豪？”

清秀年轻汉子道：“我怎么不知道，有人来见老爷子，跟老爷子洽谈一笔生意……”

白君武道：“谁，谁来了？”

清秀年轻汉子道：“六指儿叔。”

白君武一怔，叫道：“六指儿叔？他什么时候来的？”

清秀年轻汉子道：“刚到。”

白君武道：“多少年没见了，怎么今儿个突然……六指儿叔人呢？”

清秀年轻汉子道：“跟老爷子那儿喝酒呢！老爷儿俩多年不见了，把臂言欢，酒光了两坛子了，亲热得不得了。”

白君武道：“凤妞儿来了么？”

清秀年轻汉子眨眨眼，道：“七哥，凤妞可不是小时候的凤妞了，亭亭玉立大姑娘一个，出落得是要多标致有多标致，杏眼桃腮，小嘴唇儿鲜红一点儿，真是美家娘哭美——美死了，只是，凶得很啊！七哥，你要再叫她凤妞儿，留神你的腮帮子。”

白君武一阵激动，一阵惊喜，一把抓住了清秀年轻汉子，道：“我不怕，

走，带我瞧瞧她去。”

黑壮汉子伸手一拦，道：“慢着，六指儿叔来跟三叔谈什么生意来了？”

清秀年轻汉子瞅了白君武一眼，皱眉笑道：“真是，七哥怎么听见凤妞儿就什么都不顾了……”

白君武脸一红，道：“行了，老二，别说了。”

清秀年轻汉子道：“这还瞎话么，咱们弟兄这么多个，她就跟你好，别的是一个也瞧不上眼。”

白君武心里乐，脸上也掩不住，道：“老二，你要再嚼舌头，留神你的腮帮子，这么多年了，准保人家就没主儿？”

清秀年轻汉子“哎哟”一声道：“七哥，你可别冤枉人，这话要让她听见怕她不伤心死，人家一来谁都没问先问你……”

白君武听清秀年轻汉子的话，心里又是一阵激动，忙道：“她问我什么来着？”

黑壮汉子道：“行了，行了，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小七儿真没出息，怎么听见凤妞儿天大的事儿也不顾了，她问你什么，你不会当面问她去么？”

白君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说话，话是没说，脸上可掩不住心里的急。

黑壮汉子转望清秀年轻汉子一阵子，道：“老二，说你的。”

清秀年轻汉子四下瞅了瞅，忽然压低了话声道：“六指儿叔听人说沈在宽的女儿到了‘张家口’……”

黑壮汉子道：“不错，你跟小三儿两人误当窖妞的那个妞儿就是沈在宽的女儿，怎么？”

清秀年轻汉子道：“我刚才听二大爷说了，这叫好运当头，挡都挡不住，六指儿叔听说沈在宽的那个女儿带着一批贵重的东西，特来跟老爷子商量，合力下手，然后二一添作五。”

白君武道：“一人分一半儿。”

“不。”清秀年轻汉子道：“咱们要东西，六指儿叔要人。”

白君武眉锋一皱，道：“六指儿叔要人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了，难道……”

“你想到哪儿去了。”清秀年轻汉子笑道：“六指儿叔是那种人么，凭六指儿叔在道儿上的身分要多少黄花大闺女没有，多少大姑娘，小娘儿们想跟六指儿叔，六指儿叔还懒得瞧她们呢！老实说吧！六指儿叔如今沾了个官字儿，而那个姓沈的妞儿正是官家缉拿多年未获的叛逆余孽；明白了吧！”

白君武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真没想到六指儿叔居然也吃了公门饭了。”

清秀年轻汉子咧嘴一笑道：“这叫通权达变，如今年头儿不同了，身后要没个靠头儿，是站不住脚的，六指儿叔多精明的人，一方面吃上这碗公门饭，一方面仍干他的老本行，两头不落空，又稳稳当当该有多好，七哥你将来进了六指儿叔的门儿，不也得吃那碗饭么？”

白君武脸上红了红，道：“只是这跟对付‘大漠龙’有什么关系？”

“嗨！”清秀年轻汉子道：“七哥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大漠龙’护着姓沈的妞儿，他图的是啥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不图利不早起，黄鼠狼给鸡拜年，他会安好心啊？”

白君武两眼一睁道：“你是说他也惦记着……”

“这还用说么？”清秀年轻汉子道：“要不你说他图的是啥？真冲着

两字侠义来个‘千里送京娘’？算了吧！我还没听说过有那个重宝当前能不动心的，这就跟我还没听说过有那个真能坐怀不乱一样。”

白君武道：“你是说咱们先下手为强，让‘大漠龙’落个空。”

清秀年轻汉子轻轻拍了一掌，道：“这句话你算是说着了。”

白君武摇头说道：“不行，单让他落个空，不能出我的气。”

清秀年轻汉子道：“七哥，你怎么又糊涂了，人让官家弄了去，‘大漠龙’不甘损失，总会去救，让他去吧！官家正愁找不着他呢！明白了吧？”

白君武道：“这还差不多。”

黑壮汉子突然说道：“我看‘大漠龙’不是那种人……”

清秀年轻汉子眉锋微皱，道：“大哥，你是怎么了，怎么又黑壮汉子正色摇头，道：“这是实情实话，‘大漠龙’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咱们都清楚，我只为这已气要斗‘大漠龙’，我可不愿害人家沈先生的女儿，沈先生是吕晚村先生的学生，忠义传家，矢志不二，他现在正在难中，咱们没伸手救他已经够说不过去的了，怎么能再害孤苦伶仃，忍悲痛忍羞辱，东躲西藏，千里迢迢上京救父的沈姑娘，这种事恐怕三叔也不会答应清秀年轻汉子道：“大哥，你怎么……？”

“别说了，老么。”黑壮汉子一摆手，道：“我刚才说过，是为这口气斗‘大漠龙’，不为别的，要斗‘大漠龙’，我头一个先上，可是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我敢说三叔也不会干，你们趁早打消这主意，不管怎么说，咱们‘红帮’创帮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兄弟们也滴血为盟，现在虽然没当年那么热了，可还没干过一件欺师灭祖，数典忘祖，仰愧俯作的事，你们要这么干，不但为帮规所难容，也必然会引起江湖的公愤，这等于是给本帮招祸害，我是你们的大哥，不能不闻不问……”

清秀年轻汉子静听之余脸色连变，这时候打断黑壮汉子的话题道：“大哥，这可不是我跟小三儿出的主意。”

黑壮汉子道：“那你说这是谁的主意？”

清秀年轻汉子道：“当然是六指儿叔跟老爷子。”

黑壮汉子道：“一叔不会答应。”

清秀年轻汉子道：“万一老爷子要是答应了呢？”

黑壮汉子道：“我敢说三叔绝不会答应。”

清秀年轻汉子道：“大哥，你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为对付‘大漠龙’啊？”

黑壮汉子道：“我对付‘大漠龙’只为一口气，不为别的，即使为什么别的，也该面对面用光明磊落的手法，不应该用这种卑鄙的暗箭……”

清秀年轻汉子脸色有点难看，耸耸肩，道：“那你去找老爷子说话吧？”

黑壮汉子道：“你说着了，我这就去，我还要见见六指儿叔。”转身大踏步往外行去。

清秀年轻汉子脸色一变，旋即望着白君武笑道：“七哥，现在是时候了，瞧凤妞儿去吧？”

白君武有点犹豫，但终于他还是迈了步。

那位俊秀汉子打始至终一直没说话，好像他没主见，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似的。

“张家口”的夜色，在有些地方是热闹的，在有些地方是宁静的。

这地方就是“张家口”夜色宁静的一角。

一座大宅院，朱门高墙，石阶如玉，相当的气派，门口两盏大灯，高挑了个“孙”字。

清秀年轻汉子一行五人敲开门走了进去，刚进前院白君武便道：“老二，凤妞儿呢？”

清秀年轻汉子笑道：“七哥急什么？到了这儿了，还愁见不着人儿么？”

他抢先一步拦住了直往里走的黑壮汉子，道：“大哥，二哥跟七哥先请在那儿坐，我到后头通报一声去。”

黑壮汉子道：“三叔这儿是什么时候立了这个规矩的？”

清秀年轻汉子道：“有客人在，总不能让人家笑咱门‘红帮’里的弟兄没有规矩呀！”

黑壮汉子哼了一声，带头儿往东行去。

清秀年轻汉子冲小三儿施了个眼色，两人飞快地往后行去。

没多大工夫，清秀年轻汉子满脸带笑地到了院东一间精舍里，冲白君武眨了眨眼，道：“七哥，凤妞儿在后河沿边等着你呢！快去吧！”

白君武一下子窜了出去，快得像一阵风。

黑壮汉子哼一声道：“真没出息。”

清秀年轻汉子望了他，两眼之中闪过两道异彩，道：“大哥，老爷子叫你进去。”

黑壮汉子站起来行了出去。

清秀年轻汉子冲那俊秀汉子道：“二哥，老爷子有客人在，只有委屈你在这儿坐了。”

俊秀汉子道：“自己兄弟干嘛还这么客气，那儿不一样，你忙去吧！”

清秀年轻汉子道：“我没事儿，二哥，对这件事儿，你怎么个看法。”

俊秀汉子笑笑，笑得很不自在，迟疑着道：“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认为大哥说的也对……”

清秀年轻汉子目光一凝，道：“这么说，二哥也不愿意干喽？”

俊秀汉子不安地搓了搓手，道：“我？我跟着大哥走，我听大哥的……”

清秀年轻汉子笑了，道：“二哥坐坐吧！我去看看大哥，大哥的脾气咱们是知道的，一句话不对就脸红脖子粗的，我去看看，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边儿上打个圆场。”他走了。

俊秀汉子站起来不安地来回踱着步。

他就是这么个没主见，没气魄的人，不但对什么事都举棋不定，而且时常患得患失的。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他明知道他大哥义正辞严，站稳了一个理字，他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他却又暗感不安。

刚走没两趟，一阵衣袂飘风声由远而近，清秀年轻汉子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进门便道：“二哥，糟了，大哥跟六指儿叔怎地火起来了，一个人怒冲冲地跑了，大哥的脾气咱们知道，发了脾气就会闹出事儿来，咱们快追他去。”话落，转身又窜了出去。

俊秀汉子怔了一怔，连忙跑了出去。

这座大宅院后头有条河，与其说它是河，不如说它是条小溪，水面宽不过丈余，河水清澈见底，小溪两边种着一株株的垂柳，夜风过处，千百条柳

枝儿拂动，景色宁静优美，小溪边一片青草地上，坐着两个人，两个人挨得挺近。

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是白君武，女的是个红衣大姑娘。

大姑娘柳眉凤目，眼角儿，眉梢儿微微往上翘着，美色之中还带着几分娇媚俏意。

她这么娇靥动人，但更动人的是她那双凤眼，她那双凤眼太过水灵，跟会说话似，转一转真能勾人魂。

她这双凤眼动人，但比她双凤眼还要更动人的是她那成熟的胴体，她那胴体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该小的地方小，该大的地方大，无论那一寸都醉人。

有人说，刚健婀娜而结实的少女胴体美，可是她比刚健婀娜而结实的少女胴体还多了种成熟的风韵。

她的肌肤既白又嫩，碰一碰像能碰出水来，而且看上去软棉棉的，与其说她有一种少女美，不如说她有一种成熟的少妇美来得恰当。

她跟白君武对坐着，一双勾魂妙目直盯着白君武，毫无怯意，毫无羞涩态。

倒是白君武反而像个大姑娘似的，不安地低着头，不敢抬起来。

红衣人儿那鲜红一抹，散发着热力的香唇边掠过一丝奇异的笑意，轻轻地开了口：“七哥，你到这儿来是来干什么的？”

话声略带点儿鼻音，让人说不出有多娇，说不出有多美。

白君武身躯一震，道：“我？我想来看看。”

那红衣人儿道：“难不成我在地下么？”

白君武笑了，笑得好窘，可不，耳根子都见了红意，他抬起了头，可是当他那目光一触及红衣人儿那双凤眼的时候，他却像触了电，身子抖了一下，忙又低下头去。

红衣人儿香唇边那丝笑意更浓了：“七哥，多少年不见了，现在好不容易地见到面，难道你就没有话说么？”

白君武道：“我，我，我……”

红衣人儿够大方，也似乎有点情难自禁，伸出如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玉手，抓住了白君武一只手：“告诉我，想我不？”

白君武一惊一颤，下意识地一挣，可是他没挣脱，他也没有真挣脱的意思，他耳根子更红了。

“我……我……”

红衣人儿道：“干嘛我呀我呀的，想就想，不想就不想，想就点头，不想就摇摇头不就结了么？”

白君武点了点头，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

红衣人儿道：“这不就结了么……”顿了顿道：“你可知道我想你不？”

白君武半天才道：“我……我不知道……”

红衣人儿道：“我要说不想你，你信不信？”

白君武道：“我信。”

红衣人儿轻轻叹了口气，道：“你信对了，我不想你，我不敢想你，一想你心里就乱得像捆撒散了的麻一样，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懒洋洋的，干什么打不起精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也许这就是缘份，小时候我跟你最好，其实那么小又懂什么，可是这么多年

来我心里一直有你……”

这番话如怨如慕，如位如诉，就是铁石人儿也忍耐不住。

白君武被激得胸中激动，热血上腾，再也忍不住了，那股气也像突然间壮了很多，反手一把抓住了那只能害死人的玉手，颤声叫道：“凤妞儿……”

红衣人儿道：“换个别人他敢叫我凤妞儿，我非打烂他的嘴不可，连爹都改了口。”

白君武要改口，红衣人儿另一只玉手掩上了他的嘴，道：“我就不许你改口，我许你叫，也爱听你叫。”

白君武脸上的神色又泛起了激动。

红衣人儿轻轻地收回了手，道：“七哥，你别说话，听我告诉你件事儿……”

白君武强忍激动，道：“什么事？”

红衣人儿一颗乌云鬓首微微垂下了些，低低说道：“我心里头的事儿，已经跟爹说过了。”

白君武神情一震一紧，道：“老人家怎么说？”

红衣人儿那双能销人魂，蚀人骨的目光瞟了他一下：“傻子，爹这不是来了么？你当爹爹这趟到了‘张家口’来找三大爷，纯是为了那宗生意？”

白君武道：“那，那老人家的意思是……”

红衣人儿道：“想请三大爷做个大媒。”

白君武又是一阵激动，忍不住又抓住了另一只玉手：“凤妞儿，谢谢你。”

红衣人儿美目一瞟娇媚横生，道：“傻子，谢我干什么呀！爹跟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白君武惑然说道：“老人家跟你还得求我帮忙，求我帮什么忙？”

红衣人儿道：“眼前这档子事，二哥告诉你了？”

白君武道：“老二说过了，怎么，就是……”

红衣人儿点点头道：“就是这档子事，老人家初入公门，上头就交上来这一桩大差事，那个姓沈的丫头是叛逆余孽，‘大漠龙’也是官家缉拿多年未获的大盗，要是爹能拿住这个姓沈的丫头，然后再用这个姓沈的丫头拿住了傅天豪，不但可以交差，而且还是天大的功劳一桩，女婿半子谊，爹不求你帮忙求谁呀！”

话听得白君武心里一阵荡漾，他道：“我能帮得上什么忙？”

红衣人儿道：“傻子，爹还能叫你帮什么忙呀！只要你点个头，愿意跟在爹左右就行了。”

白君武迟疑了一下道：“这个……三叔答应了？”

红衣人儿瞟了他一眼道：“三大爷跟爹是什么交情呀！那有不答应的道理，还不是一句话，其实——三大爷不愧是个聪明人，干什么事儿都显露着精明……”

迟疑了一下，道：“一个男人家，老在江湖上混，到头来有多大出息，江湖生涯刀口舔血，路死路埋，沟死沟埋，今天穿上了鞋和袜，明天谁也不知道穿齐穿不齐，谁愿意辜负这昂藏须眉长尺躯，谁不想为自己的以后打算？三大爷有心也进官家去，这件事情点了头，就等于为自己搭了桥、铺了路，将来一旦事成，这功劳还能少得了三大爷一份么？一旦飞黄腾达，别说自己要什么有什么，享用不尽的劳华富贵，就是后世子孙也能沾上大光，这不比在江湖上混不出出息，过那刀口舔血的生涯担风险强么？”

白君武怔了一怔，道：“怎么，三叔也有意思要进官家门儿？”

红衣人儿摇摇头，道：“三大爷没明说，当然了，身在‘红帮’里，就是有这种意思也不便明说啊！不过这种事儿呀！明眼人一看也就看出来，我以为这是明智之举，良禽还知道择木而栖，何况三大爷这么个聪明人。”

白君武道：“不会吧！三叔怎么会有这意思？”

红衣人儿道：“怎么不会？有这意思有什么不好，将来你一旦成了孙家的娇客，不也等于进了官家的门儿么，就凭你的才智，再加上爹的照应，你愁没出头的一天么？飞黄腾达，荣华富贵，要什么没有呀！权势在握，一呼百喏，谁敢不听你的，到那时候你就不是今天的白君武了，我也成了个贵夫人，官太太了，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出门有车有轿，使唤下人一大群……”

吃吃一笑，娇媚四溢，道：“七哥，你说那该有多好，是不是？”

白君武并不见得喜欢这个，可是他眼见这等娇媚态却不能不动心，情不自禁双腕微微一扯，红衣人儿有点弱不禁风，也无限娇柔温顺，娇躯一歪，倒进了白君武怀里。

手儿相接已心动，更那堪身儿相贴，温香软玉，耳鬓厮磨，还有害死人的阵阵幽香，白君武魂魄摇动，血脉贲张，乖乖地做了裙下臣虏。

就在两条蛇一般缠在一起的人影，倒在草地上的当儿，远处传来了一阵步履声。

两条人影霍地分开，都坐了起来，脸儿红，心儿跳，四目相投，红衣人儿娇媚之态毕露，白君武甘愿为情粉身碎骨。

夜色中走来个人，老远便笑着说道：“夜深露重，二位也不怕着凉。”

红衣人儿忙站了起来，白君武跟着站起，窘笑着说道：“老么，你胡说什么？”

清秀年轻汉子到了近前，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含笑说道：“七哥真好福气，简直令人羡慕，可令人羡慕也。”

白君武皱眉叱道：“老么，你有完没有？”

清秀年轻汉子咧嘴一笑道：“说正经的，我来给七哥送个信儿，大哥，二哥已经回去了，知道你定在这儿，没等你。”

红衣人儿飞快冲白君武递了个眼色，道：“时候不早，你也回去吧？”

白君武正自兴高情浓，怎么舍得，可是当着这位煞风景的老么，他不能不暗暗咬牙，道：“我走了，你们聊聊吧！”迈步就走。

红衣人儿追上去，背挡着老么，飞快伸手握了握白君武的手，低低说道：“记住，今儿晚上的事任何人别说，要不然咱们美好的将来就全没了……”

只听老么在身后笑道：“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听，非得接得近近的咬耳朵不可！”

红衣人儿咬牙低叱一声：“死老么，快去吧！”

白君武还真听话，扭头走了，轻飘飘的走了，今儿晚上他要睡得着那才怪。

白君武走得没了影儿。

清秀年轻汉子接了过来，紧跟着红衣人儿身后笑道：“怎么样，我来得是时候吧？”

红衣人儿没动，斜着一扬脸，那张诱人的娇靥就在清秀年轻汉子眼前，差一点便碰着他的下巴，流波一转，娇媚无比：“小鬼，你也不怕瞎眼。”

清秀年轻汉子一阵激动，目射异彩道：“凤姐，老么不小了。”

说话间一双手已然上了红衣人儿那蛇一般的腰肢。

红衣人儿腰肢像蛇，人也滑得像蛇，一拧身已窜了出去，睁大了一双凤眼道：“老么，你怎么敢……”

清秀年轻汉子道：“凤姐，老么是个有心人，你不该把好处全让老七占了。”

红衣人儿看了看他，咬了咬下嘴唇儿：“你比老七有良心？”

清秀年轻汉子抬手往天指道：“罗玉成可以指着天说话……”

红衣人儿妙目一瞟，道：“干嘛呀！老么，把对风尘女人的那一套搬来对凤姐了。”

清秀年轻汉子罗玉成脸红了红，旋即笑了笑：“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咱们谁也占不了便宜啊！谁也不吃亏。”

红衣人儿美目猛地一睁，旋即送过来一丝媚笑道：“老么，你可真是长大了。”

罗玉成一阵激动，就要扑过去。

红衣人儿吃吃一笑道：“我还有事儿，以后再说吧！少不了你的就是。”

带着那阵销魂蚀骨的吃吃笑声窜了出去，一阵风便消失在夜色里。

这儿，只留下了一片恼人的幽香。

罗玉成站在那儿直发愣，可是很快地他那薄薄的双唇边泛起了一丝奇异的笑意……

七

夜已经很深了，“福记客栈”的两进院子都熄了灯，漆黑的一片。

一条矫捷人影划破“福记客栈”宁静的夜色，落在头一进院子正北一间上房前。

是那红衣人儿，她多罩了一件风氅，黑色的。

她没敢靠那上房门太近，站在院子里一扬手，一点白光破窗打进了那间上房里。

很快地，那间上房里亮起了灯，门开了，任先生当门而立，仍是那袭青衫，脸上没一点睡意。

往外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神色，他招了招手，转身进了屋。

红衣人儿跟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

任先生一双锐利目光盯在那张吹弹欲破，透着媚意的娇靥，道：“姑娘贵姓，怎么称呼？”

红衣人儿也直直地望着他，道：“别问我，只告诉我你是不是傅天豪。”

任先生迟疑了一下，旋点了头：“不错！”

红衣人儿微微一愕，道：“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爽快的。”

傅天豪淡然一笑：“姑娘已当面点破，我再不承认，那显得多小气。”

红衣人儿美目掠过一丝异彩，道：“毕竟是‘大漠龙’，我能见着‘大漠龙’，不容易，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女儿家幸运。”

傅天豪道：“姑娘深夜莅临，应该只是不为说句话的吧！”

红衣人儿倏然一笑，深注一眼，道：“深夜客来，茶不必当酒，总该让人坐坐。”

傅天豪一抬手道：“请。”

红衣人儿走过去坐在了桌旁。

傅天豪炕边一坐，手里拿着一张宽约两指的小纸条，笑笑说道：“江湖上走了这么多路，像这样的手法，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红衣人儿娇媚一笑，道：“我不敢挨得太近，也不敢贸然上前敲门，我还要我这双眼呢？”

傅天豪看了她一眼，道：“姑娘有什么见教？”

红衣人儿道：“我有要紧事儿，咱们是这儿谈，还是换个地方？”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

红衣人儿柳眉一扬，道：“好一个对我来说，那儿都一样，既然如此，咱们就在你这屋里谈谈吧？”

顿了顿，道：“我要告诉你件事儿，这件事儿对你有相当的份量，可说关系着你今后的吉凶祸福。”

傅天豪道：“我感激，洗耳恭听，不过在姑娘没告诉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儿，我要请教，你我素昧平生，缘惜一面……”

红衣人儿截口接道：“我为什么这么热心肠，三更半夜跑来到这儿示警？”

傅天豪道：“不错！”

红衣人儿笑哈哈地膘了他一眼，道：“难道我就不能天生一副热心肠么？”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那更令人感激。”

红衣人儿微一抬头，道：“那倒不必，你要是有感恩图报之心，只答应我一个条件也就够了。”

傅天豪笑笑说道：“天生一副热心肠拯人于危，怎么还有条件？”

红衣人儿目光一凝，一双凤眼之中异彩闪漾，道：“因为你是‘大漠龙’傅天豪。”

傅天豪道：“姑娘既然这么看重傅天豪，有什么条件，请说吧？”

红衣人儿道：“我这条件有两个，任择其一，头一个，今夜我自荐枕席，求一夕之缠绵，第二个，你让我跟你一辈子，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她这话说来毫不费事，也一点没有羞涩忸怩态。

傅天豪却听得神情震动了一下，讶异凝目半天才道：“姑娘，这是为什么？”

红衣人儿道：“只因为你是傅天豪。”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我以为姑娘一定知道，这两个条件，无论那一个，姑娘都只有吃亏，没丝毫便宜可占。”

红衣人儿道：“本来这就是我心甘情愿的事，可以说这是我的心愿，也是世上女儿家共同的心愿，什么叫估便宜，什么叫吃亏？”

傅天豪道：“姑娘看重傅天豪，夤夜跑来送信示警，原该由我感恩图报……”

红衣人儿道：“这就是你报答我。”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姑娘，名节两字犹胜于性命。”

红衣人儿微微一笑道：“对我来说，名节两字，陌生得很，在我眼里，名节两字比飘浮于空际的烟云还要轻。”

傅天豪道：“姑娘看轻自己了。”

红衣人儿道：“你看呢？”

傅天豪道：“在我眼里，姑娘跟世上每一个尊贵的女儿家一样。”

红衣人儿的唇边掠过一丝轻淡笑意，道：“谢谢你，能得‘大漠龙’这么一句话，我虽死何憾，可在我自己眼里……”

又一丝轻淡笑意从香唇边掠过，住口不言。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我以为姑娘误解了情爱，误解了男女间事，情非孽，爱不是罪，情爱两字是最圣洁不过的，男女双方有了情爱而后才能结合，否则那不是……”

红衣人儿道：“我对你大漠龙倾慕已久，却并不求你对我有情有爱，所以只求一夕缠绵，然后你是你，我是我。”

傅天豪摇摇头，道：“我觉得姑娘太作贱自己。”

红衣人儿摇头说道：“我不这么想，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总比自己不愿意，而让人迫着非做不可的好。”

傅天豪又沉默了一下，道：“要是我选择了后者，等到姑娘把话告诉我之后……”

红衣人儿截口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知道‘大漠龙’一言九鼎，绝不食言背信，尤其是这种事。”

傅天豪道：“姑娘，你我缘仅一面，彼此间无情感可言……”

红衣人儿笑笑说道：“男婚女嫁，既凭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男女双方甚至连面都没见过，那来的情感，可是他们一旦结为夫妇之后，不都过得挺好么？”

傅天豪道：“姑娘，你我是江湖儿女。”

红衣人儿道：“江湖儿女也是人，是不？”

傅天豪还得再说。

红衣人儿截口：“我并不勉强。”

傅天豪道：“要是我不接受姑娘两个条件呢？”

红衣人儿道：“很简单，我怎么来怎么去，不多说一个字，你的今后是凶非吉，是祸非福。”

傅天豪笑笑站起来要去开门。

红衣人儿跟着站起，道：“傅天豪，这天大的便宜别人求之不得，论我的姿色，并不会辱没你。”

傅天豪道：“我知道，所以我不敢接受。”

红衣人儿道：“别忘了你的今后……”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祸躲不过，姑娘这番好意我心领了。”走过去拉开了门门。

红衣人儿站着没动道：“以你的一身所学，你原可以制住我的。”

傅天豪道：“姑娘来此是一番好意，我怎能以武相向，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红衣人儿深深一眼道：“你说这话，我对你又认识了一层。”

拧身走了过去，到了门边，她停了步，只齿启动了一下，似乎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扭头往外行去。

傅天豪道：“姑娘慢走了，恕我不远送了。”

红衣人儿没说话，腾身拔起，飞射不见。

傅天豪掩上了门，跟着皱起了一双眉峰。

红衣人儿一个人在夜色里默默地走着。

她走的不快不慢，两眼直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看样子，她像是在想些什么，可又像脑子里一片空空的。

这是一片荒郊旷野，除了那一片片的树林之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看上去那一片片的树林也黑忽忽的一片片。

四周寂静空荡，夜这么深，有人的地方已经静了，何况这没有人迹的荒郊旷野。

突然，红衣人儿停了步，扬眉凝目，凝望左前方一片黑忽忽的树林，眉宇间泛起一片逼人的煞气：“什么人躲在树林里鬼鬼祟祟的。”

只听一个带笑话声从树林里响起：“别骂，凤姐，是我。”

随着这话声，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是罗玉成，他脸上堆着让人心跳的诡异笑意。

红衣人儿一惊，但一刹那时间她又恢复了平静，浅皱着一双柳眉，轻叱说道：“小鬼，三更半夜，你在这荒郊野地干嘛躲在树林里吓人，吓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罗玉成脸上诡异笑意更浓了，道：“哎哟，凤姐干嘛开口就死呀活的，吓死凤姐，我指着天说话，我可没那个心，也舍不得。”

说话间他已然走近，一双眼奇光闪射，直盯着红衣人儿那吹弹欲破，花儿一般的诱人娇靥。

红衣人儿一动没动，道：“少跟我嬉皮笑脸的，说，三更半夜地，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罗玉成笑容不减，道：“我呀！凤姐可别骂我，我是为会相好的来的。”

红衣人儿笑了，娇媚地瞟了他一眼道：“好哇，老么，你可真是……人呢？”

罗玉成道：“嗟，这不是就在眼前么？”

红衣人儿怔了一怔，旋即嗔道：“老么，你要再敢瞎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说归说，她可没抬手。

罗玉成一咧嘴，笑道：“只要是凤姐你的手，别说拧烂我的嘴，就是把我都拧烂了我也是愿意，来，凤姐，冲这儿下手。”

他指了指脸，把脸凑了过来。

红衣人儿往后退了一步，道：“老么，你这是怎么了？”

罗玉成迈进一步，道：“凤姐，我是天生的多情种，也是天生的急性子，忍心让我茶不思来饭不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成眠么？”

红衣人儿脸一绷，冷然说道：“老么，你要再胡说，我可要生气了。”

罗玉成一皱眉，笑道：“哎哟，凤姐，干嘛动不动就生气的，气坏了身子可不只我一个人会心疼！”

红衣人儿脸色一黯，娇靥上掠过一丝幽怨低下了头，半晌才抬头说道：“老么，你知道我是不是？”

罗玉成道：“凤姐问这个干什么，我都不愿意提，凤姐又何必提？”

红衣人儿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罗玉成道：“我的朋友经常在这条路上跑。”

红衣人儿沉默了一下道：“你既然知道我就该知道我是答应了你，就不会少了你的。”

罗玉成笑道：“凤姐，我这个人没有大聪明，却有点小聪明，很明白，能吃的要是这时候不吃，将来就吃不着了。”

红衣人儿道：“放心，那怎么会，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罗玉成道：“我相信凤姐不会，只是能吃到嘴的最实惠。”

红衣人儿目光一凝，道：“你的意思是……”

罗玉成咧嘴一笑道：“凤姐，你瞧，夜色寂寂，这儿只有你我两个人。”

红衣人儿眉锋一皱，笑道：“这是什么事，这又是什么地方……”

罗玉成道：“我不是说了么，我这个人天生的急性子，今夜将就了，以后再移诸锦榻罗帐绣花枕不迟，再说……”

红衣人儿一摇头道：“别再说了，你能将就，我可不能。”

罗玉成咧嘴一笑道：“凤姐，说句话你可别在意，恐怕今儿晚上你非得安安我的心不可。”

红衣人儿道：“老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罗玉成笑笑道：“凤姐，在我看来这儿并不比‘福记客栈’一进后院那间北上房差。”

红衣人儿脸色大变，惊得身不由主往后退了一步，道：“老么，你，你是跟着我出来的。”

罗玉成道：“那我不敢，我是看凤姐一个人出来，我不放心，那知凤姐竟……”

笑了笑，住口不言。

红衣人儿道：“你想拿这件事要挟我。”

罗玉成道：“瞧，凤姐越说越离谱儿，我是那种人么，我又怎么敢啊！只是这件事要让六指儿叔他知道，恐怕不大好……”

红衣人儿刹时间转趋平静，香唇边掠过一丝奇异笑意，道：“你看见我进‘福记客栈’了么？”

罗玉成笑了笑：“凤姐千万不能承认，就是六指儿叔问起来，我也会替凤姐说话。”

红衣人儿瞟了他一眼道：“老么，我可真没想到，这些人当中你罗玉成才是个厉害人物。”

罗玉成哈哈一笑道：“岂敢、岂敢，好说、好说，凤姐夸奖了。”

红衣人儿摇摇头，道：“我这个人做事，从不落入把柄，不妨告诉你，我是见过比你厉害的人。”

罗玉成咧嘴一笑道：“那是当然，凤姐阅人良多，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只是，没有我罗玉成可能会坏了大事，沾凤姐雨露之恩的人不少，如何对我那么吝啬，一个人嘛，眼光应该向远处看，往大处看，凤姐是个聪明人，怎么那么想不开？”

红衣人儿没说话，凝望罗玉成良久，突然摇了摇头道：“真想不通，同样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却有这么大的不同。”

罗玉成讶然笑问：“凤姐这话什么意思？”

红衣人儿轻嗔一声，摇头说道：“世间的事为什么这样，造物弄人么？自己想要的得不到，自己不想要的，推都推不掉，我这个人有人看不上眼，有人却恨不得一口把我吞下去：“哼”地一声轻笑，带着凄凉，也带着自嘲，

接着淡然一句：“来吧！老么。”拧身往树林子走去。

罗玉成迟疑一下之后，脸上突然浮现一种异样的激动神色还有一种得意的笑意，迈步跟了过去。

天刚亮，一大半的张家口还在寂静之中。

起得最早的是捡粪的，背着粪筐，拿着粪叉，满街跑。

“张家口”是个马市，也是远近骆驼，牛羊的集散地，还能没粪捡？

除了这些捡粪的，就是狗了，也是满街的跑，到处找食。

就在这寂静的一刻钟，“福记客栈”门口那条街上，转过来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最后面是三个老头儿，三个老头儿中间的是“霹雳火”，“霹雳火”左边，是个清癯瘦削的五旬上下老者，穿一身灰色裤褂，脚底下是双薄底快靴。

“霹雳火”右边也是个瘦老头儿，穿件黑色长衫，身材瘦瘦小小的，看上去轻轻的，黑黑的，一双小眼睛好深好深，远看跟两个黑窟窿似的。

“霹雳火”跟那清癯老者脸色都很凝重，尤其是“霹雳火”，凝重的神色里还带着悲愤杀机。

那黑衣瘦老头儿脸上却不带一点表情，冷冰冰、死板板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霹雳火”三个身后，是八个壮汉子，有中年的，有年轻的，白君武、罗玉成跟那个小三儿都在里头。

白君武两手捧着一柄带鞘长剑，剑把上镶着宝石，剑鞘上缠着金丝刻着花纹，看上去相当名贵。

罗玉成抱着一具圆圆的，长长的革囊，里头不知道装的是什么，看上去相当的沉重。

那个小三儿怀里明晃晃的，那是一对钢轮，每个钢轮八个齿，每一个齿都锋利无比的。

白君武等八人身后，四个黑衣壮汉抬着两张门板，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人。

左边门板上躺的是那黑壮汉子，右边门板上躺的是那俊秀汉子。

两个人身上全盖着一块白布，只有头露在外头，两个人都闭着眼，张着嘴，脸色腊黄腊黄的。很快地，这一支队伍到了“福记客栈”前，清癯老者一抬手，大家立时停了步。

只听清癯老者道：“老三，把门敲开。”

一名中年壮汉答应一声，就要迈步。

那黑瘦老头儿突然冷冷说道：“大哥，后头不用布上人了？”

清癯老者道：“不用了，他要怕事也不会下这毒手了，老三，去！”

那中年壮汉答应一声上前敲了门。

刚敲了两下门就开了，开门的是个伙计，睡眼惺忪，袒着胸，一手抓着裤腰。

突然，他睡意全消了，两眼一睁：“哟，是大太爷，二太爷跟三太爷，小的不知道，我这就去穿衣裳。”他快得像一阵风，扭头进去了。

清癯老者可没理他，带着队进了门，直往后闯去。

他一进后院，清癯老者一双眼神落在那间关着门的北上房上，突然之间

眼神变得好亮好亮。

“是这一间了？”

罗玉成上前一步，应道：“是的，大爷，就是这一间。”

清癯老者一把漆黑长髯无风自动，道：“老三，把门敲开，我跟他说话。”

中年壮汉答应一声，摸了摸腰，大步走了过去。

伙计从前头跑了进来，一边扣扣子一边道：“您三位这么早是……三爷，想干嘛？那间屋没有人了。”

中年壮汉一怔停了步，旋即转回身来。

罗玉成一步逼了过去，道：“怎么说？那间屋没人了，人呢？”

伙计道：“走了，天不亮就走了，跟隔壁一位姑娘一块儿走的，还是我去雇的车。”

霹历火上前就一把揪住了他。

那伙计一怔，忙叫道：“二太爷，这是……”

清癯老者及刻喝道：“二弟，放手！”

霹历火倏敛威态，手一松，道：“我不是对你，他们上哪儿去了？”

伙计惊慌未定，两眼瞪得老大，直望着霹历火，道：“听说是上京里去了……”

黑瘦老头儿冷笑一声道：“大哥，照这么看没错了，要没做亏心事儿，他跑什么？”

者漆黑长髯又一阵摆动，两眼精芒暴射，沉声说道：“他就是上‘凌霄殿’，下了‘水晶宫’我也要找到他，咱们走。”大步行了出去。

黑瘦老头儿跟罗玉成对望了一眼。

伙计直发楞，等他看见那两张门板时，他的脸突然变白了，刷白、刷白的。

从“张家口”往北京走，须走这条路——

经“宣化”、“鸡鸣驿”、“怀来”，过“居庸关”，再经“昌平”，然后北京城就在望了。这辆马车走的就是这条路。

日头老高了，风挺大，刮起万丈黄尘，车篷上积着厚厚一层，连那套车的牲口都变了色。

这路不能算不好走，可是长城外的路是这样的，黄土大道，难见几片麦田梁地，时而驼铃响动，过一队骆驼，眼看就要入关了，仍带着浓厚的朔漠气息。

走这条路的人，十个有九怕这种弥天的黄尘，周身是黄尘，头上是老毒的日头，歇下脚后拿刀一刮，能刮下一层黄皮来，委实是够人瞧的，够人受的。

可是燕姑娘不怕，燕姑娘想看沿途的景色，没听车把式的，也不听任先生的，非要把车篷掀起来不可。

谁会跟燕姑娘这么一位美姑娘闹别扭，只有由她了。

燕姑娘掀开车篷的用意，是在看沿途的景色。

实际上打从掀开车篷至今，她两眼前望，峨眉微皱，满腹心事，孤独忧愁地没说一句话傅天豪心里明白，可是他不能不问一问。

燕姑娘从“张掖”上车起，就把这位具好心肠，正义感，充分流露读书

人那股子倔脾气的“任先生”当成了唯一的知己，可是她仍没说实话，傅天豪一问她，她笑了笑，笑得很勉强：“在路上这段日子，虽然苦了些，可是至少我的心情是舒适的，是开朗的，现在眼看着就要入关了，‘北京城’就在眼前，一进‘北京城’之后，我就要重操那让人鄙视的旧业，强颜为欢，让眼泪往肚子里流，周旋于那些俗不可耐的俗人之间，我这么一个命，欢乐的日子少，悲惨的时候多，我怎么能不……”眼圈儿一红，她没再说下去。

傅天豪心里并不难受，因为他知道这档事不是那么回事儿，她之所以悲痛难受，不是为了她所说的。

他沉默了一下道：“燕姑娘难道非在那圈子里去混不可么？”

燕姑娘那香唇儿忽掠过一丝轻淡笑意，道：“先生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人生地疏，举目无亲，您说我还能干什么，再说我已然跳进了这火坑，纵有跳出之心，却无跳出之力，即使我真能跳出，那儿又是我的栖身地？人们又会拿什么眼光看我？”

傅天豪道：“燕姑娘不可过于自轻，自古侠女出风尘……”

燕姑娘笑了：“先生请看看，我那一点够配侠字，固然，这侠女二字含义非常广，不一定非具一身好武艺不可，只能沾得一个‘奇’字，就算是风尘中的侠女，可是我又奇在那里？”

傅天豪道：“这个奇字就在燕姑娘的身上，就在燕姑娘的言谈举止之中，最难得的是燕姑娘有颗善良的心。”

燕姑娘摇了摇头，道：“您把我说得太好了，我不配。”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燕姑娘，英雄不论出身低，一个人无论处在任何困境，任何逆境中，只要他有恒心，有毅力，就能克服身边的这些困逆，所谓人定可以胜天，我看得出，燕姑娘有很好的教养，所学胸蕴也是当世红粉班头、峨眉队里的翘楚，不要……”

燕姑娘笑道：“先生，您瞧瞧，我脸都红了。”

傅天豪正色说道：“我说的是实情实话，燕姑娘不可掉以轻心，以玩笑视之！”

燕姑娘怔了一怔，旋即低下了头，道：“先生，我感激你的好意。”

傅天豪道：“燕姑娘请听我一句话，要有勇气面对眼前的一切，要有勇气与困境搏斗，这世上不乏乐于助人的人，他们随时都会对燕姑娘伸出援手。”

燕姑娘猛然抬头，美目中异彩闪动，有点激动：“我知道先生是位奇人，在车队里，在‘张家口’，我已身受良多。”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我算不了什么，只是愿伸援手在这些人当中，一个微不足道，不值一笑的，一个小角色，我不敢说个会字，也没什么仗恃，要有，只能说那是读书人的一般傻劲儿。”

燕姑娘道：“先生生气了？”

傅天豪摇摇头，笑道：“不，这是不折不扣的实情实话，读书人有几个懂客气，懂虚假的。”

燕姑娘看了他一眼，刚要说话。

傅天豪忽然问道：“燕姑娘在京里真没个熟人朋友么？”

燕姑娘迟疑了一下才道：“有倒是有一个，只是关系不怎么深，原来在家乡是一个村里人，后来举家搬到京里，这话说来也有好几年了，只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京里。”

傅天豪道：“奈何我家不在京里，要不然燕姑娘可以到我那儿将就就将就……”

燕姑娘道：“先生只要有这番心意，已经够让人感激了。”

“这样吧！”傅天豪道：“到京之后，我陪姑娘找姑娘那位朋友，等找到姑娘那位朋友之后，再跟姑娘分手。”

燕姑娘道：“谢谢先生，那倒不必，我知道他住哪儿，那地方也很好找。”

傅天豪道：“姑娘不是说事隔多年，不知他现在是不是还在京里了？”

燕姑娘娇靥一红，道：“说是这么说，其实，他不在京里又能到那儿去。”

傅天豪唇边飞快掠过一丝笑意，道：“他既然还在京里，那是最好不过……”

燕姑娘道：“先生好意，我仍然感激。”

傅天豪道：“姑娘别客气了，你我有同车之谊，为伴千里，相处这么多日子，可算是很熟的朋友了，熟朋友之间，何须客气。”

燕姑娘深深看了他一眼，道：“先生是唯一不以风尘见辱的人。”

傅天豪道：“都是人，人有幸与不幸，人生不一定是平坦的康庄，谁高谁低，谁贵谁贱，有血性，有良知的，即使是贩夫走卒，也总比那醉生梦死所谓有身分，有地位的富贵中人强上一等。”

燕姑娘道：“谢谢先生，先生见解和胸襟的确不同于一般人。”

傅天豪笑笑说道：“我不说过么，读书人都有这么一副倔脾气，这么一股傻劲儿。”

燕姑娘沉默了一下，道：“先生这趟到京里来是……”

傅天豪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没有读万卷书，但却要行万里路，因为我没有读万卷书，所以才要行万里路，我不愿意长年埋首于笔砚之间，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专攻翰墨，唯务雕虫，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那时有多大出息，所以我半途掷书学剑，发宏愿要遍历天下名山大泽……”

燕姑娘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雄伟的山川可以开拓一个人的胸襟。”

“正是。”傅天豪一点头，抬手一指，道：“别的不说，姑娘请看这万里长城，要登临‘山海关’、‘古北口’或是‘居庸关’，看那山川的伟大形势，万里长城蜿蜒于穷山大谷之间，是何等的雄壮威严，雄壮兮国土，永在兮国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试登临诸雄关要塞，再看这山峦起伏，弥漫绵渺的万里长城，多少爱国男儿沙场名将，为捍卫国土而捐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再读武穆词：‘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慷慨悲歌，何等激人胸怀，缅怀先人守土拓疆的英雄气概，真可意会到雄心志四海，万里看风尘的伟大，能不令人热血沸腾，振臂欲起……”

燕姑娘美目中异彩闪动，笑道：“听先生的口气，似乎对塞外朔漠一带有偏爱。”

傅天豪摇摇头，道：“不能这么说，我对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偏爱！”

燕姑娘轻轻“哦”了一声。

傅天豪道：“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它有高山，有大川，有奇峡，有名湖，有瀚海，山川之壮大，文物之瑰丽，非笔墨所能形容，谓之一副锦绣河山，实可当之而无愧，有黄金般的鱼米之乡，也有瀚海戈壁的万里黄沙；有水送山迎的曲溪幽涧，更有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云贵康藏的高原，也有港泽

云梦湖沼之邦；有渺无边际的原始森林，也有雄壮无比的五岳名山。风萧水寒，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湖山秀美，益增江左之文采风流。塞北秋风猎马，听那漠北的前声驼铃，嚼尝那东北的大豆高粱，默默中可以认识那种粗犷的伟大，冰天雪地中的刚强。

杏花春雨江南，虽然崇山峻岭，却到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真个‘红外风娇日暖，翠边水秀山明’，一片江南情调、丘壑泉林，浓树疏花，无不欣欣有致，南湖的烟雨，苏锡的庭园，黄山的松石，庐山的云海，钱塘的狂潮，雁荡的飞瀑，乃至望太湖三万六千顷，历尽风帆沙鸟，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段段寸寸无不江山如画，一景一物无不风流潇洒，数千年来，我炎黄子孙便在这愧土地上流血，流汗，哭斯，歌斯，我能不对每一寸土都有所偏爱？”

燕姑娘听得神情激动，悚然动容，道：“我对先生更加多认识了一层，撇开胸蕴不谈，单说这慕抚达观，恢宏衣绪，壮烈襟怀，爱国爱土之心便令人肃然起敬。”

傅天豪摇摇头，道：“慕抚达观，恢宏衣绪，壮烈襟怀，爱国爱土之心我不敢当，说这肃然起敬四字，我也当不起，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不过以有生之年作汗漫之游，一如读一篇历史，咏一章诗歌，怀思古之幽情、添男儿壮烈之意气而已。”

燕姑娘道：“这就够了，放眼当今，有几人能得如此？”

傅天豪道：“姑娘，多得很，武林之中不乏，文人行中更多。”

燕姑娘脸色一变，道：“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之力能有几何？不过仗那怪脾气与傻劲，在唇舌与笔墨之间打发抒怀了，徒然每每招来横祸……”

突然歉然一笑道：“先生原谅，我无心……”

傅天豪道：“姑娘不必在意，书生的确百无一用，要不然我不会弃书学剑，读书人就凭着那怪脾气与傻劲敢言敢写，虽然每每招来横祸，但却能不淫、不移、不屈，这就是常人所无的志节，也正是读书人的可贵处。”

燕姑娘道：“有什么用，自己一身都保不住，还算是什么救国救民？”

傅天豪道：“有用，姑娘，姑不论他本人之名标青史，流传千古，却已唤起普天下之下有热血的仁人志士，虽然书生之力仅止于此，但这仅止于此的书生之力每每是不可阻遏，无法消灭，汹涌澎湃的一般，远比那攻城陷阵收效为宏。”

燕姑娘目光一凝，道：“先生似乎有所指。”

傅天豪道：“姑娘休要小看了文人，往远一点说晋王羲之以兰亭集序而使会稽山水名闻天下，天台山更因孙绰一赋，其浩然而声价百倍，韩愈之与潮州，柳宗元之与柳州，岑参之与嘉定，白居易之与杭州、浔州，无不因此名刺史对地方风景大加开发，诗歌吟咏，文章赋记，名传一时，凡事凡物，一经文人品题，无不其名大张，王勃滕王阁序使赣江生色，崔颢黄鹤楼诗更使此一武汉名楼为万世咏颂，天下之名山胜景，歌之咏之，一章既成，四海皆知，跨江淮，登五岳，历奇峡，荡名湖，万不如文人之词章……”

燕姑娘道：“先生，我不是指这。”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孔子作春秋，而乱巨贼子皆惧……”

燕姑娘道：“太远了。”

傅天豪道：“那么我说近一点，说说百年以内，有清这一代的文字狱，自康熙二件，诏戮浙江湖州庄廷龙，父弟均斩，六年杀江南沈天甫、吕中、

夏麟芳，五十二年，杀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戮奇土方孝儒尸，雍正三年杀浙江举人汪景祺，四年，革金侍讲俸钱名世职衔，五年，革太常寺卿邹汝鲁职，戮礼部侍郎查嗣庭尸，十年，戮浙江大儒吕留良其子吕葆中尸，次子吕敦中等皆斩、曾野、从照、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皆被囚……”

燕姑娘娇靥苍白，缓缓说道：“这不就是书生造反，不自量力，反招横祸？”

傅天豪道：“事实如此，不能不承认，可是，姑娘可知道这几位先生一念动天地，一行位鬼神，给后世留下了多大的影响么？”

燕姑娘口齿震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傅天豪看了他一眼，还待再说。

只听车辕上赶车的道：“相公，姑娘，‘居庸关’到了，要不要歇歇？”

傅天豪抬眼一看，可不，“居庸关”那雄伟的关口已在眼前，再看看天色，日头已偏了西，当即说道：“歇歇吧！歇歇再走。”

那赶车的答应一声，挥起一鞭，赶着马车直往“居庸关”驰去。

进了关口，再看“居庸关”，里头相当大，驼铃响动，驼队来往，也相当热闹，傅天豪道：“这可有清静的歇脚地方？”

那赶车的道：“这一带客栈不多，只有关西有家小客栈可以歇脚。”

傅天豪道：“那就到那儿去吧！”

赶车的赶着马车往西走，没多大工夫，来到一家客栈之前。

客栈的确不大，两扇油漆剥落的门，里头摆着三四条长板凳，板凳上坐着几个关外打扮的客人，在门口排着一队骆驼，招牌上四个字：“下关客栈”！

这家客栈虽然不怎么样，可是对门就是一家卖吃喝的倒是挺方便。

傅天豪望着燕姑娘道：“燕姑娘，我看咱们只好凑合了。”

燕姑娘道：“出门在外本就不容易，没错过宿头，能有个歇脚地儿，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傅天豪扶着燕姑娘下了车，交待那赶车的迳去吃喝歇息之后，他偕同燕姑娘进了“下关客栈”的门。

一个伙计打扮的中年汉子迎了出来，一哈腰陪笑说道：“二位要在关里过夜么？”

傅天豪点点头道：“给我两间干净一点的上房。”

那伙计陪笑说道：“对不起，小号太小，客房不多，刚从关里来了几位客人都住满，只剩下一间西向的客房。”

傅天豪皱了眉。

燕姑娘道：“一间就一间吧！麻烦带我们进去。”

那伙计忙答应一声，扭头走进小院子。

客房总共不过五间，四间是通铺大炕，还只有西向那一间小一点。

进了屋看房子，虽然小了一些，打扫得倒挺干净，后窗临街正对着长城。

伙计需要准备茶水去，走了。

燕姑娘坐了下去，把手里一个蓝布小包袱往炕上一放，吁了口气道：“坐了一天的车，真够累人的，您也累了吧？”

傅天豪淡然笑说道：“还好，我是终年在外头跑惯了，倒还不觉得什么。”他脸上的确没看出有了倦意。

燕姑娘就不同了，一身的风尘，容颜憔悴人消瘦，衣裳脏了，头发松了，还带着一层黄尘，可真够狼狈的。

她也是爹娘的心头肉，这时候原该一家团聚，享天伦之乐，过着那大小

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娇贵日子。

如今却抛头露面尝尽辛酸吃尽苦在外头跑，不但受累还要担惊害怕。

傅天豪看在眼里，不禁有点心痛。

只见燕姑娘目光一凝，笑问道：“先生看什么？”

傅天豪定了定神，道：“燕姑娘瘦多了。”

燕姑娘投过感激一瞥，眼圈儿也为之一红，凄然说道：“原先没在外头跑惯，吃不好，睡不好那能不瘦，其实瘦点儿也好，姑娘家胖了就不好看了。”

傅天豪笑了，笑得很轻快。

伙计送来了茶水，支走了伙计之后，傅天豪道：“燕姑娘先洗把脸吧！我到外头走走去。”也没等燕姑娘说话，带上门走了出去。

傅天豪是个有心人，姑娘家爱干净，人在路上，寄宿在这小客栈里，洗澡是不可能，只能拧把毛巾擦擦，所以他避了出来。

他没远离，就在院子里，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脑海里想的却是那位红衣人儿，可以这么说，他为了那红衣人儿才保着燕姑娘连夜上路的。

他不知道那红衣人儿是谁，也不知道红衣人儿的来路，凭他的经验测断，红衣人儿的出现是警兆。

他固然不在乎什么凶险，可是他不忍让燕姑娘这位可怜的弱女子多受一点惊吓，所以他先躲了。

可是凭他的经验，他也知道，他一个人要躲，那是相当的容易，如今有燕姑娘同行，而去的方向走的路瞒不了人，能不能躲掉那件不知道是什么事，可就难说了。脑海里一边想，目光一边往四下屋里打量。

“大漠龙”经验历练两皆丰富，也有着一双过人的眼力，要是有什么可疑的，那怕是一草一木也难瞒过他。院子里只那么几间屋，一眼扫过，他没发现有一个可疑的，有一个扎眼的。

背后门开了，随听燕姑娘叫道：“先生，您也来洗把脸吧！”

傅天豪当即转过身去，目光所及，不禁呆了一呆。

燕姑娘换了件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根跳丝也没有。

她脸洗过了，还略施了点脂粉，跟刚才判若两个人。

一路上的风尘遮住了燕姑娘的绝代姿容，这时候的燕姑娘，明艳照人，娇美妩媚。

燕姑娘娇靥突然一红，转身进去了。

傅天豪定了定神，不禁暗责失态，迈步走了过去。

洗脸水已经打好了，毛巾干干净净的放在盆边儿。

燕姑娘坐在炕边儿上，低着头，娇嫩白皙的耳根子上还带着红意。

傅天豪有点不安，忙收回目光拧起了毛巾。洗好脸刚把毛巾往盆里一丢。

燕姑娘在背后说了话：“先生，茶给您沏好了。”

傅天豪不敢转过身去，可是事实上又不能背对着人说话，他转过了身，目光正好跟燕姑娘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燕姑娘忙低下了头，傅天豪心头跳动了一下：“谢谢姑娘，姑娘自己怎么不喝？”

燕姑娘低着头低低说道：“先生喝吧！我喝过了。”

傅天豪心里的不安感更浓厚了，他觉得就在这片刻工夫中，他跟燕姑娘之间好像发生了什么。

至少燕姑娘已没片刻前那么从容，那么大方了。

燕姑娘的这种转变是相当明显的。

燕姑娘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傅天豪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白的。

诗首好求，这道理跟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一样，“任先生”这么个俊逸、潇洒的读书人，不但知书达礼，而且天生一副热心肠，那能不感人，那能不动人，更何况打从长城外千里跋涉，朝夕相处那些日子起，一直到如今都还在一块儿。

人是有感情的，两个人都这么年轻，两个人也正是一对“才子佳人”，怎么能不互相的吸引着？

女儿家是矜持的，她不能不保持一份儿女儿家的尊严，可是女儿家矜持的只是一张嘴，有时候她举动却会难以掩饰地流露出那份藏在心底的情意。

傅天豪心里想着事，人默然地走过去倒了一杯茶，刚沏好的茶，连那股子热气都是芳香的。他像自言自语，又像对燕姑娘说话。

“茶叶不错，没想到这儿能喝到这种茶。”

燕姑娘笑了笑，笑得有点不自在：“只怕是托人从京里捎来的。”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也许。”

他尽量的轻描淡写，尽量的装作不在意，希望能把这件让他不安的事儿支开去。

燕姑娘的表现，也逐渐远离了这件事，可是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不是她以外的人所能知道的。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远近都上了灯，傅天豪端着茶外望，道：“今儿晚上得早点歇息，明天一早还得赶路。”

燕姑娘的一双目光，落在她那裙脚下露出一点儿的凤头鞋上，长长的睫毛翕动了一下，道：“您请上炕，我……”

傅天豪含笑转回了头，道：“没这一说，燕姑娘，你这是让人骂我。”

燕姑娘倏地抬眼，道：“骂您，谁骂您！”

傅天豪道：“谁知道谁都会骂我，毕竟我是个男人家，让我将就一夜吧！好在只这么一夜，要能赶快一点儿，明儿个这时候也许能赶到京里。”

燕姑娘的脸上突然浮现一种异样表情，香唇启动了一下，道：“到了京里之后，您……”

傅天豪放下茶杯，搬过一张椅子，一条板凳。

燕姑娘道：“您这是干什么？”

傅天豪笑道：“该睡了，铺炕啊！”

转身就要去炕上拿被子。

燕姑娘忙道：“让我来。”

转身拖起被子走了过来。

傅天豪致谢的道：“这我怎么敢当，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燕姑娘脸忽然一红，道：“这是女人家的事儿，别争了，有什么不敢当，您在路上一直照顾我，要不是您的照顾，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给您铺铺被子不该么？”

傅天豪只得由她了，站在一边儿看着，心里又泛起了不安。

这种事燕姑娘做起来的确比他能，手脚轻快，弄得也比他自己好，弄的睡着也舒服得多。

燕姑娘把被子一半儿铺在那张椅子上，一半搭在扶手上，一床被子既可

铺又可盖，椅背上还给他放个枕头靠头，比较舒适的多。

铺好了，燕姑娘站在一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让您受罪了。”

傅天豪含笑摇头，道：“燕姑娘可不知道，对一个一天到晚在外头跑，像没根儿浮萍的人来说，算是相当舒服的了，燕姑娘信不信，破庙我都睡过，困的时候顾不了脏净，一边儿得打蚊子，一边儿还得留神虫蚁。”

燕姑娘想笑，但她没笑，一双黑白分明的美目紧紧盯着傅天豪：“先生不像个成天在外头跑的人。”

傅天豪道：“以燕姑娘看，我哪儿不像？”

燕姑娘道：“我总是那么想，成天在外头跑的人，一定很黑，言谈举止也会很随便。”

傅天豪笑道：“这在各人，有的人生来就黑，可是有的怎么晒也晒不黑，至于后者，那也要看各人的性情，一般说来，常在外头跑的人，是比较随便点儿，事实上他不能不学着随便，外头总不如家里。”

燕姑娘脸红了一下，凝目问道：“先生为什么常在外头跑？”

“我。”傅天豪笑笑说道：“不跑也不行啊，我没有家，倒有几个朋友，今天到这儿看看这个朋友，明天到那儿看看那个朋友，一年到头就这么马不停蹄地跑着，逢年过节的时候，赶巧了就在朋友家凑个热闹，赶不巧就得在客栈里，我老是在荒山野地里，其实，我并不以为苦，我性子爱动，这么多年下来也习惯了，真要有谁留我在一个地儿长住，除非他拿根绳绑着我，要不然我绝留不住。”江湖儿女江湖志，他很技巧地告诉燕姑娘，他是个没根儿的人，也永远扎不了根儿。不知道燕姑娘听懂了没有，她低下头去没说话。

傅天豪道：“该歇息了，燕姑娘，请上炕吧！我熄灯。”

燕姑娘默默地点了点头，走过去坐在了炕沿儿上，含笑抬眼，笑得很不自在。“先生，请熄灯吧！”

刚坐上炕沿儿就让熄灯，傅天豪自然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于是把桌上的灯熄火了。

屋里，刹时一片漆黑。

傅天豪挪身坐在了椅子上，把两条腿往那条板凳上一架，然后把上半身靠在了椅背上。身上、腰后、头挨的都是软绵绵的被儿，的确是很舒服，那股子舒服劲儿恐怕不下于躺在炕上。

他听得清楚，燕姑娘也上了炕。

傅天豪顶天立地奇男子，固然能不欺暗室。

但燕姑娘敢于跟一个男人家共行千里，夜处一室，对他“任先生”这份信任，也是令人感动的。

屋里有着一段时间的静默。

傅天豪睁着眼，望着眼前的黑暗，脑子里在想事儿，想白夫人，想骆三爷，想谭北斗，想眼前这燕姑娘，也想‘张家口’那位热情大胆，来得突然，竟欲自荐枕席的红衣人儿。

忽然，燕姑娘轻轻叫了他一声：“先生。”

傅天豪收心定神，答应了一声。

燕姑娘道：“睡着了么？”

傅天豪道：“还没有，我恐怕还待一会见。”

燕姑娘话说得有点不安：“坐在椅子上过夜……”

“不。”傅天豪道：“只能说外头跑惯了，不觉得怎么累。”

燕姑娘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刚才问，先生到了京里之后……”

傅天豪“哦”地一声道：“刚才一打岔给忘了，我打算去看个朋友，住上个两三天，然后再往北去。”

燕姑娘道：“先生还要往北去。”

傅天豪笑笑说道：“刚才还跟姑娘说过，我一年到头在外头跑，从不在一个地方久待，辽东有一个朋友，赶得巧也许到他那儿过五月节去。”

燕姑娘道：“五月节早过了。”

傅天豪“哦”地一声失笑说道：“瞧我过的把日子都忘了，那是八月节。”

燕姑娘道：“八月节还早着呢！”

傅天豪道：“早是早了些，只是路上难免会有些耽搁，耽搁耽搁就差不多了。”

燕姑娘道：“先生京里也有朋友，为什么不在京里过八月节，京里的八月节也远比别处热闹。”

傅天豪心里转了一转，笑道：“现在离八月节还早，我怎么能赖着不走，在人家里吃住那些日子最后还捞个八月节，不但我自己呆不住，就是人家心里也会不痛快，朋友时聚时散，彼此间会亲热点儿，在一块儿过久，交情就会淡了，也会腻，这跟借钱一样，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一下子吃住了那么多日子，下回谁还敢让你上门儿。”

燕姑娘道：“先生说笑了，固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可是您的朋友一定个个都是性情中人。”

傅天豪笑了笑，没说话。

燕姑娘忽然说道：“我在京里有个亲戚，先生可愿多留些日子，到时候在我亲戚家过节。”

傅天豪道：“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刚才的话都是说笑，最主要还是我自己在一个地方呆不久，以后吧！等以后我再到京里来，一定到姑娘那位亲戚那儿打扰几天去。”

燕姑娘沉默了一下道：“这一别，以后再想见着先生，恐怕就难了。”

傅天豪心往下一沉，笑道：“这可难说，世界就这么大，十年八年不见的朋友，也会在一个偶然场合里碰面，再说我又是经常到处走动，日后难免不会在那儿碰见姑娘。”

燕姑娘道：“先生不必这么说，我知道，先生不同于一般人，也知道缘份两字，缘份来的时候，不用强求，缘份一旦到了尽头，强求也没用。”

傅天豪心里微震动了一下，道：“你我搭上了一个车队，又结伴走了这么远一段路，这不能不算缘份，可是真要说起来，这种缘份实在算不了什么，跟姑娘搭上一趟车的，不只我一个，跟我搭上一趟车的也不只姑娘一个。”

燕姑娘道：“先生说得是……”

她的话声有点异样，使得傅天豪好生歉疚，好生不安。她话锋一顿，忽然打了个呵欠，道：“刚才不觉得，怎么刚躺下说没两句话就困了。”

傅天豪道：“姑娘太累了，早点儿睡吧！明天还要早起。”燕姑娘道：“先生，也请早点儿睡吧！”

她说完这句话后，没听她再说话。

傅天豪的心里更乱了。

他千里护送，为的是她是沈在宽的女儿，也因为她是孝女，可是他没想到在半路上会发生这种事。

他对她不适合，同样地，她也不适合他，他只有咬牙狠心了，虽然他明知道那是残酷的

八

“下关客栈”的夜是那么静。

外头的灯光一点连一点的熄灭了，熄灯后的远近夜色都一样的静。

燕姑娘没动静，呼吸的声音轻微而均匀。

傅天豪收心定神，挺挺腰，往下挪了挪身子，也打算睡了。忽然，他两眼之中闪过两道比电还亮的奇光，他没动，凝神在听什么。

就在这时候，外头院子里响起一声轻咳，紧接着一个苍劲话音扬声道：“这儿有位姓傅的朋友，请出来说话。”傅天豪挺腰坐直了，他往炕上看了一眼，屋里虽然漆黑，可是他隐隐约约看得见，燕姑娘面向里躺着，没一点动静，呼吸仍是那么轻微，那么均匀。

他下了地，一步跨到炕前，突出一指在燕姑娘腰眼上点了一下，然后他转身走向门边。

他开了门，往外看，今夜有点月光，凭他的目力可以看得很清楚。

院子里，前前后后站着十几个人，前头有三个老者，他认得其中一个“红帮”“张家口”分支舵把子三兄弟中的“霹雳火”张保，另两个不认识，可是另两个脸上那份悲愤神色，他看得清清楚楚。

后头八个汉子，他认识三个，白君武、罗玉成，还有那个小三儿。再后头是四个黑衣壮汉抬着两张门板，门板上各盖着一块白布，鼓鼓的，一时没看出来那是什么。

在“张家口”红衣人儿来得突兀，凭他的经验他知道是警兆，可是他绝没有想到，“居庸关”找他的会是“红帮”这些人。

他呆了一呆，然后放步走了出去。

“霹雳火”闪身冲过来。

居中那清癯老者伸手拦住了他，道：“二弟，咱兄弟不能落人话柄。”

这，看得傅天豪又复一怔，出滴水帘，他停了步，一抱拳，道：“张二爷，别来无恙，自‘张家口’甫握别，不想在‘居庸关’又碰了面。”

霹历火冷哼一声，厉声说道：“傅天豪，你……”

那清发者沉声喝道：“二弟，别吵扰了别人。”

霹雳火马上压低了话声，一双环目直要喷火，道：“姓傅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姓张的弟兄是专程赶来找你的。”

傅天豪看了他一眼，道：“几位一来指名要找姓傅的，再看看张二爷的态度，听听张二爷的口气，我确信几位是从‘张家口’专程赶到‘居庸关’来找我的，只是我不明白几位这么大老远地从‘张家口’跑到‘居庸关’来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霹历火怒笑说道：“姓傅的，你倒会反穿皮袄装老羊啊”

那清癯老者突然说道：“二弟，‘大漠龙’声威远震，我久仰，只恨一向福薄缘浅，今儿晚上见了面，该先给我跟老三介绍介绍。”

霹历火强忍怒气，一指清癯老者道：“姓傅的，这是我大哥展熊飞。”

傅天豪当即冲那清癯老者，一抱拳道：“展大爷，义薄云天，我久仰。”

霹历火又一指身边那身穿黑色长衫，阴沉沉的瘦老头儿道：“这是我三

弟孙伯达。”

傅天豪又冲那瘦老头儿一抱拳道：“追魂夺魄日月飞轮孙三爷，如雷贯耳，幸会。”

孙伯达看了他一眼，阴森森地道：“当着威名远震，黑白丧胆的‘大漠龙’，姓孙的可受不了啊！”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孙三爷这是……”

展熊飞忽然抬手往后一指，道：“抬过来。”

那四名黑衣壮汉抬着两块门板走了过来。

展熊飞伸手掀开两块白布，两眼怒芒外射，逼视傅天豪道：“认识么？”

傅天豪一怔，旋即点头说道：“见过了。”

他马上就意会到是怎么回事了，可是他没有马上摊明。

展熊飞又伸手把两块白布拉上，一摆手，让四名黑衣壮汉抬着门板退后，他吸了一口气道：“天气热，都有味儿了，我本来不愿意把他两个大老远地从‘张家口’带到这儿来的，就如我做事向来不落人话柄，只好把他两个装车拉到这儿来，你现在明白我三弟为什么远从‘张家口’跑到这儿来找你了吧？”

傅天豪一双目光凝望在他脸上，道：“展老认为人是我杀的。”

展熊飞一点头，须发皆动，道：“不错，你也挺爽快，这两个都是我不成材的徒弟，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已踏上这条江湖路，就得路死路埋，沟死沟埋，败在人手里，那只怪他两个学艺不精，可是我这个做师父的不能不来问问你为什么代我伸手管教我的徒弟……”

傅天豪道：“展老的话是情是理，展老做的也是情是理，悲债之余犹不失一点江湖礼数，很令人敬佩，只是，展老是听谁说两位令高足是我杀的。”

霹历火怒喝说道：“不是你是谁……”

展熊飞不失为一方舵把子，一抬手，拦住了霹历火话头，缓缓说道：“据我所知，他两个是找你，一去就没回来，我派人去找他两个，结果在半路上替他两个收了尸。”

傅天豪道：“那么，展老又是听谁说两位令高足是找我去的。”

罗玉成上前一步高声说道：“我说的，是他们的姐姐对我说的。”

傅天豪看了他一眼，道：“即使两位令高足真是去找我了，又怎见得他二位是败在我手下。”

孙伯达突然森冷说道：“要是你有两个徒弟去找某个人去了，结果他们俩都被人杀害了，试问找谁？”

傅天豪道：“说句话三位也许不相信，我没见着他二位，甚至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霹历火道：“姓傅的，大丈夫敢做敢当……”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三位既知傅天豪就该知道傅天豪不是个怕事的人，是我做的事情，我拍胸脯承认，事情不是我做的，我连头也不能点一下。”

孙伯达阴阴一笑道：“‘张家口’一带没来什么有头有脸有字号的外人，说句那个一点的话，差点儿的他也不敢碰我兄弟的人，他两个去找你大漠龙去了，一去不回，让人找到了两具尸体，偏偏在‘张家口’地面上你又跟他们闹过别扭，前后这些事加起来，让人不得不找你……”

傅天豪道：“红帮人人忠义，天下共尊，傅天豪自称也算得是个侠义人物，我没有理由杀害红帮的弟兄！”

孙伯达阴阴说道：“那要问你了。”

傅天豪目光一凝，望着展熊飞道：“展老，你是红帮一方舵把子，也是位明智高人，凭我傅天豪要是说一句人不是我杀的，你应该相信……”

罗玉成冷笑一声道：“你姓傅的是怎么了不得的人物，你说句话人人都得信，你要说日头是打西边出来的，我们也得信么？”

孙伯达一点头道：“老么说得好。”

展熊飞吸了一口气，道：“我的两个徒弟死了，死得相当惨，我不能凭你这几句话就……”

傅天豪截口说道：“展老，两位令高足的致命伤是……”

展熊飞长髯一阵拂动，道：“都是让人以重手法震碎了内腑。”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傅天豪杀过人，但从不用这种狠毒手法。”

孙伯达道：“你杀人用什么手法？只要是杀人，只要是置人于死，用什么手法都一样。”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展老，这件事有两种的可能，第一，他二位是伤在他二位的仇家手下，第二，他二位是伤在傅天豪的仇家手下。”

霹历火道：“他两个是伤在你的仇家手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傅天豪道：“嫁祸，张老不会不知道这个吧？”

霹历火微微一怔，旋即冷笑说道：“碰巧也好，有心嫁祸也好，你跑个什么劲儿，为什么连夜要离开‘张家口’？”

孙伯达道：“二哥问得好。”

傅天豪有心说出那红衣人儿夤夜来访，自荐枕席事，但又不愿损这份阴德，当即说道：“那是我的事，跟这件事无关，‘张家口’是个任人去留的地方，并没有谁规定我一定得什么时候走，是不是？”

罗玉成上前一步道：“姓傅的，杀了人你还逞硬，别人含糊你‘大漠龙’，我们可不含糊，不然我们也不来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傅天豪道：“阁下，我既没杀人，也没欠钱……”

罗玉成道：“那是你说的，可惜我两个师哥没能留下一句话，要不然绝让你狡赖不了半句……”

傅天豪道：“我不是狡赖，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无需狡赖什么，话是我说的，我如今再说一遍了，事不是我干的，人也不是我杀的，信与不信，只有任凭诸位。”

孙伯达冷笑一声道：“没想到姓傅的你是这么个人物，大哥，你听听，他杀了咱们的人还这么横……”

展熊飞猛吸一口气，道：“这儿是客栈，不方便，带上你的兵刃，咱们到外头去。”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我没有兵刃，与人敌对也从来不带兵刃……”

孙伯达冷笑一声道：“姓傅的，你好狂啊！”

傅天豪道：“这无关一个‘狂’字，这是我的性格使然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轻易出手伤人。”

展熊飞道：“傅天豪……”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我说了那么多话，看来展老是一句也不信了？”

展熊飞道：“要怪只能怪这一阵子进出‘张家口’的人只你一个，偏偏他两个是去找你，偏偏你跟他们闹别扭，偏偏你连夜离开‘张家口’，姓傅

的，我不愿在客栈里惊世骇俗……”

傅天豪道：“展老一番好意，奈何我不能跟展老到别处去。”

罗玉成冷笑说道：“姓傅的，脑袋一缩还是完不了事儿的。”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那么以诸位之见……”

孙伯达道：“在这儿也是一样。”

往后一伸手，道：“小三儿，拿我钢轮来。”

小三儿上前一步，双手递过那对明晃晃，森寒逼人的钢轮。

傅天豪道：“展老，这是一场误会，也可能是亲痛仇快……”

孙伯达冷笑一声道：“姓傅的，谁是你的亲，谁又是你的仇。”

钢轮一挫，跨步欺了过来。

孙伯达既称“追魂夺魄日月飞轮”，在这对钢轮上自然有独到的造诣，只见寒森光芒一闪，一对钢轮便递到了傅天豪胸前。

傅天豪心里明白，他虽然被逼无奈，却也不能自卫，不能还手，否则这桩误会会更深更大，甚至闹得不可收拾，更有可能让人坐收渔人之利。

他并不怕谁，但他不能铸错，更不能伤“红帮”的人。

他手没动，往后退了一步，道：“展老……”

他想让展熊飞喝止这么一位好兄弟，可是两字“展老”刚出口，孙伯达一双手臂忽地暴涨，钢轮倏化为二，一上一下，闪电翻飞，上一个取的是咽喉，下一个取的是小腹，全是致命的着杀，而且，展熊飞站在那儿也没有喝止他这位兄弟的意思。

情势逼人，傅天豪不得不再退一步，他退得快，孙伯达一双钢轮也不慢，“倏！”地一声，下面钢轮划破了傅天豪的小腹部位的衣衫，只差一发便伤着了肌肤。

只听孙伯达一声冷笑道：“姓傅的，你不过如此，到这条路上闯什么字号，回去吧！”

左手猛然一扬，钢轮斜挥而上，那个锐利无比的尖齿直取傅天豪下阴。

傅天豪往上一冒，偏身，滑步，飞起一脚直往孙伯达左腕脉踢去，同时右掌疾挥，硬抓孙伯达右腕脉，一招两式，干净俐落。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傅天豪刚才所以吃亏，让孙伯达左手钢轮划破了小腹部位的衣衫，险些受了伤，那是因为手没动，没招架，也是因为他还有让展熊飞阻止孙伯达之心。

现在不同了，现在他易守为攻出了手，一招两式立即把孙伯达逼了回去。

人家两手空空，抬手投足间便逼退了自己一双仗以成名，仗以纵横的钢轮，孙伯达那受得了，更何况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孙伯达脸上挂不住，阴笑一声道：“姓傅的，你有种就再空手接我几招。”拧身便待再扑。

展熊飞突然沉喝出声：“兄弟，慢着。”

孙伯达不能不听他这个大哥，也不知道他大哥为什么突然在这时候喝止他，硬生生地收住扑势。

只见展熊飞望着傅天豪道：“姓傅的，我兄弟不占你这个便宜，亮出你的兵刃来，你不是使剑？进屋拿剑去。”

傅天豪抓住了这说话的机会，道：“展老，这是一场误会，也可能是……”

只听霹历火怒喝说道：“姓傅的，你少废话了，叫你进屋拿剑你就进屋

拿剑，我兄弟只是不愿占这个便宜，并不是下不了手。”

展熊飞微一摆手，道：“事已至今，你也不必再说什么了，取兵刃去吧。”

傅天豪扬了扬眉，道：“我没想到‘红帮’‘张家口’舵把子，竟会是这么不明是非，不辨黑白的人……”

霹历火怪叫一声道：“姓傅的，你毁了我红帮弟子还有理？”

一跺脚，揉身欺了过来。

霹历火就是霹历火，的的确确名符其实，他不但脾气刚烈暴躁，一点就着，而且动起手来也是跟霹历似的，凶猛绝伦。

他身材高大，要比傅天豪高出半个头去，所以一近身便攻向傅天豪上盘，单掌一递，五指如钩，傅天豪脸部的“太阳穴”，两眼及鼻下人中要害，都在他五指指力的笼罩之下。

霹历火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站在那里像座铁塔似的，这种天赋适合练外门功夫，看他那兵刃独脚铜人，可知他练的确实是外门功夫。

这一点傅天豪看得很清楚，单掌一抖，五指直向他腕脉扣去，适待他右腕一偏，立即回臂出肘，那身躯半旋，一个飞肘直向他左肘撞去。

他这一招两式出手极快，不但一气呵成，而且攻守兼顾，平时攻敌，蓄势转变的右掌则是可攻可守。

霹历火怒喝一声，左脚后滑，右掌跟出，那钢钩般五指直向傅天豪手肘“曲池”、“少海”二穴拿去。

当然，这两个穴只要被他拿住一个，傅天豪的右手便算交给了他。

傅天豪似乎早就料到霹历火会有此一着，他手肘不闪不转，一只右臂却突然直伸，五指飞快在霹历火左肩上拂了一下。

霹历火闷哼一声，脸色倏变，马步浮动站立不稳，右手扶着左肩踉跄后退。

展熊飞上前一把握住他，道：“二弟，伤得……”

霹历火脸色铁青，一摇头，道：“不碍事，只碰着点儿皮肉。”转身一把夺过罗玉成怀里的革囊，一抖革囊落地，一支独脚铜人已持在手中，他闪身扑向傅天豪，独脚铜人一抡，当头就砸，不说独脚铜人本身有多么重，单它带起的那阵劲风就够瞧的。

傅天豪经验历练两皆丰富，他知道霹历火力大，独脚铜人又沉，这东西硬碰不得，退后一步飞快般脱下了他那袭雪白的儒衫。

砰然一声，霹历火的铜人砸在了地上，坚硬赛石头的土地立即被砸了个大坑，声势好不惊人。

只听他冷笑一声道：“对了，脱了吧，跟你张二大打一场，免得让它碍手碍脚的。”

一步跨到，独脚铜人横扫而出。

就在这一刹那间，傅天豪已把一袭雪白儒衫在右手，只见他右手提劲，猛力一抖，这一袭儒衫顿时直得跟根棍子似的，那下摆闪电般向霹历火面门点到。

霹历火也是个武学大行家，这种“束衣成棍”的功夫他不会不知道，这件衣裳握在傅天豪手里，是跟铁棍差不多，面门要是被点上，一颗脑袋非稀烂不可。

他顾不得再伤人，身躯微仰，一收独脚铜人，猛力向那件儒衫横里碰去。他应变极快，那袭儒衫一下就被他碰上了。

其实他错了，武学大行家有疏忽的时候，有道是：“柔能克刚”，硬绑绑的独脚铜人那能跟这件衣裳碰。

即使碰上又有什么用，能把别人手里的衣裳碰飞不成。只见傅天豪右手儒衫就在被碰的地方一软一拆一绕，马上在那具独脚铜人身上缠上了几匝。

随听傅天豪一声沉喝：“撒手。”

他扬腕一抖，霹历火只觉一股极其强劲的力道袭上右手，饶是他力气再大，虎口疼痛难当，握不住他那具独脚铜人。他这一震松手，独脚铜人随着那袭雪白儒衫飞起，直落在两三丈外，砰然一声，震得地面一阵颤动。

霹历火瞪大了眼，张大了嘴，怔在了那儿。

“红帮”声威远震，他“霹雳火”张保也是成名多年，雄踞一方的人物，在“张家口”一带跺跺脚，地皮能晃上老半天，这么一个人物，却没能在“大漠龙”手下走完三招，而且先后两次受挫。

傅天豪跟个没事人儿似的，一边穿衣裳，一边道：“展大爷，我出于自卫，被逼无奈，咱们就此罢手吧。”

霹历火一张脸突然间变得赤红赤红，大叫一声挥双掌便扑。

展熊飞一把抓住了他，沉声喝道：“二弟，你也是成名多年的人了，怎么这么不知道进退。”

霹历火须发皆动，颤声说道：“大哥……”

展熊飞沉痛地看了他一眼道：“后头歇歇去，还有我呢。”他松了手。

霹雳火却一跺脚，仰天一声怪叫，扬起右掌如飞砍下，正砍在他自己的左腕上，随即，闷喝一声，身躯暴颤。

展熊飞、孙伯达大惊失色，上前一步，齐叫道：“二弟！二弟！”

罗玉成两眼之中闪过两道难以言喻的异彩。

霹历火仰天一声狂笑，道：“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练了这么多年武，却难在人家手下走完三招，我今后还有什么脸再言武。”腾身掠起，跃出墙外。

展熊飞急忙摆手喝道：“三弟，带着老么，小三儿照顾你二哥去。”

孙伯达森冷地看了傅天豪一眼，道：“谢谢你，姓傅的。”

带着罗玉成跟小三儿跑了出去。

傅天豪一颗心沉得很低，他没伤人就是不愿误会加深，事态扩大，霹历火突然来这么一下，这事只怕难以善了了！

他从墙头收回目光：“展老，我抱歉，我没想到……”

展熊飞倏然一笑，笑得相当勉强，道：“我仍是那句话，要怪只能怪我二弟他学艺不精。”

他向着白君武伸出了右手。

白君武立即双手把那柄长剑递了过去。

展熊飞接过长剑，一按弹簧，铮然一声，长剑出鞘，秋水一泓，森寒逼人，几丈方圆内都能清晰看出那股子冷意。

他把剑鞘往后一扔，抱剑在胸，满脸的肃穆凝重神色，两眼凝注，缓缓说道：“亮你的兵刃。”

傅天豪明白，事到如今，再多说什么已经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了，刚才他一再解释都没用，何况霹历火是自断左腕之后的现在。

他什么也没说，暗暗一叹，转身进了屋，转眼工夫之后，他再出来的时候，右手里就多出了一柄带鞘长剑。

剑鞘乌黑乌黑的，剑把子也乌黑乌黑的，连条剑穗儿都没有，跟展熊飞那柄满镶珠玉的长剑比一比，那可是寒伧多了。

出滴水檐，站定，他缓缓抽出了长剑，左手拿着那个剑鞘。

他这把剑很怪，没有森寒逼人的光芒，而且剑身奇窄，宽窄还不到两指，只是这把剑的剑身跟琉璃做的似的，看上去似乎透明。

展熊飞是用剑的大行家，也是江湖上少数的剑术好手，可是也叫不出傅天豪手里这把剑是什么剑，看不出傅天豪手里这把剑究竟是什么铸造的。

他那里正自诧异地不住打量傅天豪这把长剑。

傅天豪这里开了口：“展老，我惯于用剑，但我从不轻易用它，也从不希望用它，虽然我现在已让它出了鞘，可是我愿意马上再把它归鞘……”

展熊飞一定神扬起双眉道：“除非你能接上我二弟的左手断骨，除非我两个徒弟能起死回生。”

傅天豪明白，这不但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搏斗，而且还是一场要分出死活来的搏斗。

他暗暗一叹道：“让我先告诉展老，我这把剑是把古剑……”

展熊飞道：“让我也告诉你一声，我这把也是把古剑。”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我看得出来，不过展老那把剑不会比我这把剑更古……”

展熊飞唇边浮现一丝笑意，冰冷，也带点怒意：“比比看再说吧，一把剑的好坏不在是不是古老，而在于它的刃口是不是锋利，剑身的韧度有几成……”

傅天豪道：“展老误会了，我无意跟展老比剑的好坏，我只是提醒展老……”

展熊飞道：“我知道，谢了，你我都小心点儿吧。”

一顿接着说道：“我号称‘无情剑’，不出手便罢，只一出手，向不留情，发招更是辣着，希望你也全力施为。”

傅天豪道：“多谢展老，刀枪无眼，拚斗也无需留情，我自会小心。”

展熊飞微一点头，道：“那就好，留神。”

身子未动，手臂直伸，剑身前挥，只一闪，那锋利的剑尖已带着逼人的寒意递到傅天豪咽喉前。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无情剑展熊飞不但是用剑大家，剑术的能手，他出手奇快，而且真准，的确名符其实够辛辣，一上手便取人要害。

单看这一剑，便知展熊飞的武学修为要比他两个师弟高出很多，的确不愧是雄踞一方的“红帮”舵把子。

霹雳火失于两字急躁，偏于两字刚烈，无情剑展熊飞，却静若处子兼带柔刚，这跟人的性情有关，可也关系着一个人的修为火候。

孙伯达出手阴柔，也够沉静，但是他过于阴了些，不如展熊飞出剑之光明磊落，狠在明处。

傅天豪双眉微扬，道：“展老好剑术，要比张、孙二位高明多了。”

他卓立未动，任凭展熊飞那锋利的剑尖点向咽喉，长剑一递，抖起一朵剑花，迳向着展熊飞当胸点了过去。

这一剑，平淡无奇，但却是攻人所必救。

展熊飞微微一愕，跨步，旋身，躲开傅天豪一击，长剑走偏，斜斜地向

着傅天豪耳后扫去，仍是要害。

傅天豪一步横跨，剑势未动，取的仍是展熊飞心口，展熊飞换了一招，他却仍是那一式展熊飞双眉微扬，面泛怒意，收剑沉腕，长剑直竖，横里向傅天豪长剑碰去。

傅天豪道：“碰不得，展老。”

他撤腕收剑，要变招。

展熊飞一柄长剑却灵蛇一般，闪电追到，硬在傅天豪剑身上碰了一下。

铮地一声，火星四射，傅天豪剑身微震，但他的长剑却跟一把擎天巨柱似的，一动没动。

展熊飞长剑的剑身至少要比傅天豪长剑的剑身宽上一指，但他的长剑一阵剧烈抖动，剑芒跟无数条银蛇似的四下乱窜。

接着，展熊飞脸上变了色，一下子变得好白，他看得清楚，那柄长剑的刃口上，添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缺口，而傅天豪那把毫无光华，琉璃般脆弱的长剑却完好无损，就连一点儿痕印都没有。

傅天豪一脸惋惜色，叹了口气道：“千金易得，好剑难求，我曾经一再告诉展老……”

展熊飞两眼厉芒外射，一张脸色煞白，怒哼一声，跨步欺到，抖腕间一连攻出了三剑，剑势连绵，一气呵成，剑剑都指要害。

傅天豪道：“展老原谅，我不得不自卫了。”

挥剑迎了过去。

两个人都是用剑的好手，攻击之间都快捷如电，白君武站得最近，可是却无法看清两人的剑势，两个人先后出了多少剑，他只看见展熊飞或前或后，不住进退，傅天豪只身形闪动，脚下却始终没有挪分毫。

突然，展熊飞剑势走偏，胸前露出一发空隙，只这么一发空隙，傅天豪右腕一抖，一柄长剑闪电似递到，直取展熊飞咽喉要害。

展熊飞正自扑进，没法也无力躲避，而且他一柄长剑已然递出用老，要想封架也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个突变，白君武看得很清楚，他心胆欲裂，刚要采取行动，傅天豪一柄长剑却已一闪而回，也跟着人往后退去。

展熊飞一个人像被钉在了那儿，没动一动，一把长剑也仍直直地举在那儿。

白君武站在他背后，没法看到他的前面，只当他咽喉要害已中了傅天豪一剑，不由魂飞魄散，失了声叫道：“师父……”

展熊飞的身子跟那柄举在半空的长剑突然泛起了剧烈的颤抖，跟着，那柄长剑缓缓垂下，人脱了力，脚下一个踉跄往后退去。

白君武又是一惊，这当儿他才想起自己该怎么做，一步跨前扶住了展熊飞，也就在这时候，他一颗心忽然落了下去。

展熊飞好好的，别说伤了，就连一点皮也没破，傅天豪刚才那足以致命的一剑，根本连碰也没碰到他。

白君武惊魂稍定，道：“师父，您……”

展熊飞一张脸刷白，微一摇头，话说得有气无力：“小三儿，咱们走。”

话落他便要转身。

傅天豪突然开口道：“展老请慢走一步。”

展熊飞霍地转注，须发皆动，颤声说道：“展熊飞技不如人，自知不是

你的对手……”

傅天豪道：“展老误会了，我只是要告诉展老，我不是杀害两位令高足的凶手，要是的话，不会这么一再忍让，我现在有要事在身，不能在关外久留，等我上京回来，我会帮展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言尽于此，展老请吧！”

展熊飞看了他两眼，没说话，转身往外行去。

那些背影，一个连一个地消失在夜色里。

傅天豪脸上浮现一片凝重神色，缓缓地把长剑归了鞘。

他知道，这件事发展到如今，已经不是单凭口舌所能解决的了。

要是只他一个人，他不怕什么，可是他现在保着这位燕姑娘，他不能让燕姑娘受到一点惊吓，或发生一点意外，因为燕姑娘的安危，关系着的不只一两条人命。

江湖事瞬息万变，现在离天明至少还有两个更次，谁也不敢说在两个更次当中还会发生什么事，“居庸关”是不能再待下去，必须马上走，越快越好。

他知道，这件事的真象十有八九能在那位红衣人儿身上找出来，可是要找那位红衣人儿，非得等把燕姑娘安全护送到京里，折回来之后。

事实上他也不预备在京里多待，京里是官家侦骑的主力所在，那位直隶总捕谭北斗也绝不善罢甘休。

突然，他转身进了屋。

进了屋，点上灯，他把那把长剑藏回了他那简单的行囊中，扎上口，然后到炕前在燕姑娘的纤腰轻轻拍了一掌。

他解开了燕姑娘的穴道，正打算叫起燕姑娘来告诉她情势逼人，谁知——

炕上的燕姑娘突然翻身坐了起来一双美目瞪得老人，直愣愣地望着他道：“您是‘大漠龙’？”

傅天豪为之一怔，旋即摇头而笑，沉默了一下才道：“原来姑娘刚才没睡着……”

燕姑娘道：“我只听见有人要找姓傅的，接着腰上让什么碰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心里是明白让您点了穴道，谢谢您让我睡了会见。”

傅天豪苦笑摇头，道：“姑娘不必再说什么了，我要告诉姑娘，‘居庸关’不能再待下去，咱们要连夜赶路。”

燕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跟‘大漠龙’在一起，我不怕任何凶险……”

傅天豪道：“麻烦是我的，不是姑娘的，我本来是暗中护送姑娘的，怎能让我的麻烦连累了姑娘。”

燕姑娘睁大了美目，道：“您本来是暗中护送我的？这话……”

傅天豪道：“我叫姑娘一声沈姑娘，姑娘就应该明白了。”

燕姑娘脸色一变，道：“您，您怎么知道……”

傅天豪道：“不瞒姑娘说，谭北斗布下香饵诱我前来上钩，我是为了营救那些白道上的热心朋友才离开了大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沈姑娘该有个护送人。”

燕姑娘一阵激动，道：“谢谢您，我永远感激，这次上京倘能救回家父，

都是您所赐……”

傅天豪摇头说道：“姑娘不要这么说，我也不敢当，学武是为了行侠仗义，既然行侠仗义，别说姑娘是沈先生的爱女，只冲着姑娘这千里跋涉，不辞劳苦，不避风险，上京救父的孝心孝行，我也不能不管……”

燕姑娘深深看他一眼，道：“我好大的福气啊，想必是前生敲碎了不少木鱼，别人想见‘大漠龙’，个个只怕福薄缘浅，而我却蒙‘大漠龙’千里护送……”

傅天豪浅浅一笑道：“姑娘，‘大漠龙’也是个人，而且是个平凡的人，不比谁多只眼睛多条腿……”

燕姑娘道：“固然，可是‘大漠龙’的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绝世的人品，出众的武艺，数不清了的侠行，却是别人所没有的。”

傅天豪道：“那不见得，傅天豪不过沧海之一粟，像我这种人天地间比比皆是……”

燕姑娘还待再说。

傅天豪话锋忽转，道：“姑娘，咱们该走了，跟我一块儿去叫赶车的去。”

燕姑娘挪身下炕，道：“您瞞得人好苦……”

傅天豪道：“我不得已，姑娘该知道，在官家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那位直隶总捕守候在左右，我要是暴露了身分，那会有数不清的麻烦，一旦有了麻烦，我又怎么能心无旁骛地护送姑娘进京。”

燕姑娘下了地，头微微一低，道：“我叫沈书玉。”

傅天豪道：“沈姑娘。”

沈书玉抬眼凝眸，香唇启动，却只说了两个字。

“走吧！”

头一低，往外行去。

傅天豪站了一下，然后抓起他那简单的行囊跟了出去。

“居庸关”除了几家客栈跟几家卖吃喝的地方之外，其他的地方都够荒凉的。

尤其关口两边的长城下，一块块的石头，半人高的野草，更荒凉。

月光清冷，还带点惨白，照得人的脸白渗渗的，尤其是展熊飞跟霹雳火那两张脸。

霹雳火的一双环目带点红意，展熊飞的两眼却是黯淡得没有一点光彩。

十几个人同坐在一起，没一个人说话，空气够沉闷的，沉闷得隐隐令人窒息。

老半天，还是展熊飞先开了口，害场大病似的，仍是那么有气无力：“恐怕咱们是弄错了。”

“弄错了。”霹历火霍地抬起眼来：“大哥，你……”

展熊飞道：“他说得对，要是他杀了老人、老二，他不会对我们……”

罗玉成冷冷一笑道：“大爷，杀了大哥、二哥，出面找他的只是您几位，要伤了您几位，找他的是整个‘红帮’了。”

孙伯达一点头道：“老么说得好，傅天豪他再大的能耐，也不敢跟整个‘红帮’作对，他要是一树上这么一个强敌，只怕今后他会寸步难行。”

展熊飞没说话。

罗玉成扫了霹历火一眼，道：“别的都不说，单冲二大爷这只左手，咱们就得从他身上要回点什么来……”

霹历火脸色一变，霍地站了起来，颤声说道：“从今后不许再提我这只手，全当我没长它。”

孙伯达跟着站了起来，道：“二哥，你这又是何苦，胜败兵家常事，吃饭还有掉饭粒儿的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欠咱们什么，咱们找他要回来就是，难道说碰上这么点事儿，咱兄弟今后就不混了，就算咱兄弟不混，红帮呢，整个红帮总不能把旗儿都拔了啊。”

霹历火一摆手，道：“别说了，以你看该怎么办……？”

孙伯达瞅了展熊飞一眼道：“我的话大哥未必爱听，咱们来明的不成只有来暗的……”

展熊飞双眉一扬，要说话，可是他口齿启动了一下，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孙伯达两眼异彩一闪，道：“其实，也没什么明的暗的，有道：‘兵不厌诈’，要能杀敌致胜，便算是上上之策，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咱们纵不为自己也得为整个红帮……”

霹历火暴声说道：“不管明的暗的，有什么主意你说就是，别这样婆婆妈妈，唠叨个没完。”

孙伯达两个深陷的眼珠子一转，道：“我跟大哥二哥一样，来明的我行，来暗的就得另请高明，去找赵老大。”

霹历火道：“找赵老大去？”

孙伯达点了点头，道：“不错，二哥知道，京畿周遭三百里，黑道是赵老大的天下，手底下眼线广，能人多，别说一个‘大漠龙’，就是十个八个‘大漠龙’，只踏上这块地儿，他绝翻不出赵老大的手掌心。”

霹历火迟疑着道：“找赵老大，妥当么？老三。”

孙伯达道：“有什么不妥当的，赵老大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

霹历火道：“可是我和大哥俩人跟他不熟……”

孙伯达道：“二哥，你是怎么了，咱三个是把兄弟，有一个跟赵老大有交情，三个都跟他有交情有什么两样。”

霹历火道：“话是不错，只是……”

展熊飞突然说道：“事是咱们自己的，麻烦人家干什么。”

孙伯达马上俯下身，弯下腰，那张干脸上的皮肉直抖动，看样子他心里很激动：“大哥，老实说句话，我为的不是咱三个，我为的是咱‘红帮’，咱三个丢得起这个人，栽得起这个跟头，‘红帮’可丢不起这个人，栽不起这个跟头，要是‘红帮’这块招牌砸在咱们哥儿三个手里，‘红帮’上下，咱们对得起那一个。”

展熊飞道：“就是因为这，我才不能找一个不怎么熟的赵老大。”

孙伯达脸上的皮肉抖得更厉害了，隐隐见了汗迹：“大哥，你是怎么了，咱们总瓢把子，双龙头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一次说过这话，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自己的事自己了，除非是公事，要不然天大的事也别指望总堂露头出面，这种事咱们能往总堂报么？不然怎么办？咱们自己张眼看，咱们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忍又忍不了！只有自己想法子，那么咱们找上赵老大，让他伸只胳膊伸只手，‘大漠龙’伤了咱们‘红帮’‘张家口’分支的人，咱们‘张家口’分支把他毁了，多有面子多光彩啊！”

展熊飞一抬道：“事实上呢……”

孙伯达道：“唉，大哥，赵老大跟我多少年的老交情了，就冲这份多少年的老交情，他还能逢人便拍胸脯，说‘大漠龙’是他相识的么？再说咱们不过是让他暗地里伸只手，出面的仍然是咱们三个啊。”

霹历火道：“大哥，老三的话有点儿中听。”

展熊飞沉吟了一下，刚要说话。

突然——

一阵得得声跟一阵辘辘车声传了过来，在这夜静的时候，听得十分真切。

孙伯达一皱双眉，道：“这时候了，这是谁……”

两眼猛地一睁，道：“别是那小子……老么，到城上看看去。”

罗玉成答应一声，提气窜起，直往一片土岗上扑去。

这片土岗紧挨着长城，罗玉成的轻功不赖，几个起落便窜上了长城，很快地隐入了一夜色里。

转眼工夫之后，又见他从高处夜色里现了身，飞一般地往下窜，比上去的时候还快。

几个起落之后，他到了跟前，有点紧张，可还镇定得住，看看展熊飞，又看看孙伯达，道：“师父，一辆马车往东去了，只怕那小子！”

孙伯达脸色一变，道：“大哥，你可要快作决定，那小子连夜跑了，正是往赵老大的地盘儿奔去，只要让他进了‘北京城’……”

展熊飞道：“要让赵老大截了他，那位沈姑娘……”孙伯达一拍胸脯道：“咱们护她进京就是，那一带已然是赵老大的地盘儿了，谁还敢动她，再说就到京里，咫尺之间还能出什么乱子么，大哥，那个妞儿是沈姑娘，这话可是他说的，究竟是不是，咱们还不知道哩！”

展熊飞脸色变了几变，霍地站了起来，道：“好吧，让他们把老大老二的尸首送回去，咱们就赶到赵老大那儿去。”孙伯达突然松了一口气。

罗玉成脸上又浮现了那种异样神色。

白君武脸上也浮现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神色！

从“居庸关”往京里去，最近的路是经“南口”，过“昌平”，“沙河镇”，“龙观”，“清河”，然后进京。

傅天豪跟沈书玉走的就是这条路。

跟在张家口的情形一样，傅天豪明白，展熊飞把兄弟三个，绝不会善罢甘休，也希望一阵急赶，越早抵京越好，早一天把沈书玉送进了京，他一个人就什么也不怕了，不愿意误会越来越深，大可以一走了之，回他的大漠去。

可是在沈书玉未平安抵京之前，他得尽量避免树敌，尽量避免纠纷，而且不能一走了之，回转大漠。

无如，人算不如天算，等赶到了“沙河镇”，天已经黑了，赶车的说牲口累了，无论如何等歇一宵才肯往前走。

傅天豪没奈何，只得吩咐在沙河镇停车了。

“沙河镇”地方虽小，由于离京畿很近，等于是在天子脚下，所以它挺繁华，挺热闹。上灯的时候，街上来往的人不少。马车一进“沙河镇”，就有人盯上了这辆马车，奈何傅天豪坐在车里没觉察，而且他绝想不到展熊飞把兄弟几个的能耐能远伸到“沙河镇”来，事实上他在这一带也从没树过仇。

马车在一家小客栈门口停下，傅天豪扶着姑娘沈书玉下了车，沈书玉一下车，看见眼前这家招牌小，店面小的客栈，马上就不安地笑笑说道：“看来今儿晚上又要委屈您了。”两个人边说着话边往里走，里头迎出个伙计，同时柜台前头也站起个穿青衣的汉子。

伙计只顾着迎客人，那青衣汉子则抢着往外走，两个人撞在一起，伙计个头儿不怎么壮，可是劲似乎挺大，他只不过一晃，那青衣汉子则踉跄几步直往傅天豪身上撞去。

练武的人都机警，敏捷，何况傅天豪这种高手，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他往后滑步一侧身那青衣汉子擦着他身边撞过，回头陪上一笑，笑得勉强：“对不起。”

转身走了，走得很匆忙。

傅天豪摇摇头，道：“这位可真够冒失的。”

礼多人不怪，伙计也陪了个不是，带着他们往后走，这一进院子东西厢总共加起来不过五间屋。

正北上房住了人了，东边屋里也亮着灯，只有西边这一间漆黑，看样子只有这一间空着果然，一进院子伙计便带着他俩往西走。

傅天豪没在意，他好像在想什么事儿，有点心不在焉。

伙计把两个人带到西屋门口，拿出钥匙开了门，姑娘沈书玉似乎想说什么，可是见傅天豪没开口，也就忍下了。

开关门，进了屋，点上灯，一张通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别的什么都没有，炕上的铺盖不但旧，而且看上去也有好久没洗了。

沈书玉忍不住皱了皱眉。

干这一行，吃这行饭的善于察言观色，伙计马上哈腰陪笑，道：“对不起，小店的地方小，只剩下这一间屋了。”

沈书玉皓腕轻摇，摆摆手，道：“不要紧，你去拿茶水来吧。”

伙计答应一声要走。

傅天豪突然叫住了他，道：“小二哥，刚才在门口跟你撞在一起，险些碰了我一下的那个人，是宝号的客人么？”

伙计道：“您是说这个穿淡青裤褂的。”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就是他。”

伙计摇摇头，道：“提起这个人来可真怪，晌午刚过就进门儿，问他是不是住店他摇头，再问他说要等个朋友，一坐就坐到上了灯连吃饭也没吃，刚才站起来就往外跑，想必是看见他的朋友了。”

傅天豪笑笑说道：“也许，没事儿了，你拿茶水去吧！”

伙计答应一声，躬身哈腰走了，傅天豪掩上门皱了眉。

姑娘沈书玉是个细心的人，一眼就看出他的神色不对了上前一步道：“怎么，有什么不对么？”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沙河’镇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姑娘能不能一个人往京里去。”

沈书玉怔了一怔，讶然说道：“怎么了，傅大侠……？”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道：“刚才在门口差点撞了我一下那个人，不是寻常人。”

沈书玉道：“不是寻常人么，他是……？”

傅天豪道：“练家子，一个会武的。”

沈书玉一双美目睁得老大，道：“一个会武的，您没看错么，一个会武的人怎会让一个客栈伙计撞得东倒西歪的，我听说练武的人脚下都很稳……”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毛病就出在这儿，一个练武的人绝不可能让不会武的客栈伙计撞得东倒西歪的，可是他这个会武的却让那个不会武的客栈伙计撞得东倒西歪的，而且，照情形看来，他好像是专门守在这儿等我的。”

沈书玉道：“这就不对了，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必在‘沙河’歇脚，又怎么知道咱们必定住进这家客栈来了哩？”

傅天豪道：“这个……想必这一带他们都布上了眼线。”

贴近门缝往外看去，转过脸来道：“没错了，姑娘，有人进客栈了咱们已经被他们监视上了。”

沈书玉忙走过去贴近门缝往外看去，只见院东一棵大树荫影下站着个人，夜已本来黑，加之那人站在大树阴影下，所以那人长得什么样，穿的是什么衣裳，她看不真切。

她的心往下一沉，道：“傅大侠，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傅天豪摇头说道：“不知道，‘张家口’那些人的势力伸展不到这儿来，即使他们追赶咱们，不会这么快，至于这一带，我想不出这一带有何仇家，跟谁过不去会有什么人与我作对。”

沈书玉道：“会不会是官家……”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这一带归直隶总督衙门管，谭北斗在关外受了挫折，飞鸽传信派人在这截你我，倒是有可能的，只是谭北斗这个人一向自负得很，他似乎不会用这种手法对付我。”

沈书玉道：“您是说那个人想撞您……”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我不知道那个人想撞我究竟为了什么，但可想而知他撞我是不怀好意……”

沈书玉道：“那么您让我一个人往京里去……”

傅天豪道：“假如这些人是只为我一个人，他们既然找上了我，一场艰苦的搏斗是在所难免，假如这些人也为姑娘你，‘沙河镇’离‘北京’已近在咫尺，他们势必会尽一切可能截下姑娘，那一场搏斗也够艰苦惨烈的，到那时候兼顾姑娘，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如我留在这儿跟他们周旋，吸引他们的注意，姑娘一个人悄悄离开‘沙河’往京里去，这样……”

沈书玉没听完话便道：“不，您为我餐风宿露，千里奔波，我不能在这危难的时候一个人……”

傅天豪道：“姑娘，轻声点儿。”

沈书玉立即住口不言。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的好意我清楚，只是姑娘肩负艰巨，还要营救令尊，尤其姑娘身携着引人觊觎的稀世珍宝，这是唯一可以营救令尊的东西。东西丢了姑娘是白跑一趟，姑娘要是进不了京也救不了令尊，这件事关系重大，岂可因一时之小不忍乱了大谋，我是个江湖人，江湖生涯，刀口舐血，厮杀拚斗这是常事，说得那个一点也等于是家常便饭，我碰过了不少的厮杀拚斗，受过不少伤，流过不少血，早就习惯了，姑娘不同，姑娘见不得这种场面，而且出不得一点差错，尤其姑娘留在这儿对你我两个人都是有大害而无一益，姑娘是个明大礼，知利害的奇女子，还请……”

沈书玉道：“傅大侠，您说的句句是理，只是恐怕现在已经迟了。”

傅天豪道：“不，只要姑娘肯听我的，现在为时不晚，要走还来得及。”

沈书玉没说话，娇靥上的颜色刹那数变，老半天，突然抬眼凝注，美目中电射异样光彩，道：“好吧，我听您的，您让我怎么做？”

傅天豪道：“不忙，等店里的伙计送过茶水之后再说。”

说话间步履响动，门口响起了两声剥落：“客官，小的送茶水来了。”

傅天豪走过去开了门。

伙计端着茶提着水进来了，倒上两杯茶，打好洗脸水，然后道：“二位还要点什么？”

傅天豪道：“不要什么了，谢谢，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叫你。”

伙计应了一声道：“小的就在前头柜台上，您有事儿只管招呼，小的马上就到。”

哈个腰，要走。

傅天豪忽然说道：“对了，明天我预备换换牲口上路，附近可有可靠的骡马行么？”

伙计道：“有，有，就在小号前头这条街往东走，拐个弯儿就有一家，诚实可靠，价钱公道，小号的客人都是雇他们的骡马，明儿个小的去跑一趟，保险价钱还要便宜。”

傅天豪道：“那就麻烦你了，我先谢了。”

伙计走了，傅天豪关门时候，看见树荫下那个人还在那儿，掩上门，背着身道：“姑娘请拆散头发梳条辫子，炕上行囊里有我一件换洗衣裳，换上它。”

沈书玉呆了一呆道：“傅大侠……”

傅天豪道：“要快，姑娘早一步离开‘沙河镇’，对你我都好。”

沈书玉没奈何，只有听了，尽管傅天豪背着身，但他毕竟是个大男人，尽管傅天豪是不欺暗室的君子，可是害羞是女儿家的天性，何况是要当着一个大男人换衣裳。

沈书玉只觉得脸上烫烫的，她忍着抬手就要去拆散头发傅天豪听见一阵轻捷步履声传了过来。

他忙道：“慢着，姑娘，有人来了。”

沈书玉忙垂下手坐在了炕沿儿上。

傅天豪也立即往后退了两步。

步履声由远而近，及门而止，停顿工下，接着门上就响起了两声轻微的剥落声。

傅天豪扬声问道：“哪位，小二哥么？”

只听门外响起个陌生的低沉话声。

“直隶道上的江湖朋友求见。”

傅天豪马上想起了站在大树下老半天的那人，横跨一步挡住了沈书玉，道：“门没上闩，请进。”

两扇门被推开了，一个身穿黑绸裤褂的瘦高中年汉子当门而立。

傅天豪借着灯光打量他，年纪在四十上下，很瘦，腮帮子都凹了下去，鼻梁高高的，两眼深陷，而神色有点阴沉。

傅天豪不知道他是不是站在大树荫影下那人，不过这时候再看，那棵大树荫下已没人了。”

中年瘦汉子步跨了进来，冲傅天豪一抱拳，道：“可是‘大漠龙’傅爷

当面。”

傅天豪抱拳答了一礼道：“不敢，正是傅天豪。”

中年瘦汉子又一抱拳道：“傅爷威震大漠，侠名远播，普天之下道儿上的朋友无不景仰，兄弟我能今儿个瞻仰傅爷的风采，好生荣幸，足慰平生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好说，以往承蒙道儿上朋友们的抬爱，今后还望道儿上的朋友多照顾了，傅天豪请教。”

“不敢。”瘦汉子道：“兄弟姓郝，匪号‘瘦丧门’，托直隶地面瓢把子之庇，在直隶地面上混了口饭吃……”

傅天豪道：“原是燕赵豪雄，直隶地面上的朋友，失敬，郝兄屈驾，有什么见教？”

姓郝的瘦汉子道：“傅爷这么说，兄弟我越发地不敢当了，听说傅爷侠驾莅临直隶，我们瓢把子是引为无上光彩，特命兄弟持帖求见，请傅爷吃个便饭，敬请傅爷赏光。”

从右边兜儿里摸出一张烫金大红帖，上前一步，双手递出。

傅天豪道：“贵掌舵真是，太客气了，太抬举了，傅天豪来到直隶，理应先往拜望贵掌舵，可是傅天豪行色匆匆，身有要事，只有改期再来陪罪，如今贵掌舵既然差郝兄前来下帖宠邀，说什么也要拜望贵掌舵……”

伸手接过那张贴子，道：“请归告贵掌舵，傅天豪准时赴约。”

姓郝的瘦汉子道：“多谢傅爷赏光，请傅爷先看看帖子。”

傅天豪当即打开了那张贴子，一看之后为之一怔，抬眼说道：“就是今天晚上？”

姓郝的瘦汉子倏然一笑，道：“我们瓢把子知道傅爷行色匆忙，不能在沙河多事停留，不敢耽误了傅爷的行程，所以把这酒席订在今天晚上……”

傅天豪双眉微扬，道：“今夜三更，那还早，郝兄先请回，我一定到就是。”

姓郝的瘦汉子道：“傅爷真给面子，直隶地面上上下下俱感荣幸，傅爷您可知道‘三官庙’怎么走法。”

傅天豪道：“正要请教。”

姓郝的瘦汉子道：“这样吧，到时候兄弟派车来接……”

傅天豪道：“贵掌舵这么抬举，已属隆情盛谊，怎敢再劳郝兄派车来接，心领了，请告诉我‘三官庙’的走法，我会找得到的。”

姓郝的瘦汉子道：“那……兄弟恭敬不如从命了，三官庙就在‘沙河镇’西半里许处，只要出‘沙河镇’往西走百步就能看见了。”

傅天豪道：“多谢郝兄，我准时赴约。”

姓郝的瘦汉子一抱拳，道：“那么兄弟告辞了……”

往傅天豪身后看了一眼，倏然笑道：“我们瓢把子失礼，兄弟在这儿代我们瓢把子恭请贤伉俪一块儿光临。”转身出门而去。

傅天豪为之一怔，有心想解释，但转念一想觉得没这个必要，让他们误会了最好，而且姓郝的瘦汉子走得相当快，也没容他解释。

掩上门，转过身，姑娘沈书玉脸上有一层薄薄的红晕，轻轻说道：“照这么看，他们不是‘张家口’那些人一伙儿。”

的确，要是的话，不该有这种让人受窘的误会。

傅天豪吁了一口气，道：“我想不出直隶地面上的这些人为什么找我，又怎会知道我是傅天豪，知道我已经到了‘沙河镇’。”

沈书玉道：“他们不是要请您赴宴吃饭么。”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会无好会，宴无好宴，那有三更半夜在一座庙里设宴请客的。”

沈书玉道：“照这么看，他们既然是没安好心，没怀好意，怎又不怕您知道？”

傅天豪道：“这就叫明人不做暗事，直隶是个大地方，大地方的人自然也不能过于小家小气。”

沈书玉道：“傅大侠，他们究竟为什么……”

傅天豪道：“去了就知道了，姑娘请快改扮吧。”当即转过身去。

他背向里，面向外，脑海里一直在琢磨着眼前这些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只听沈书上在背后说道：“我换好了，您看行么？”

傅天豪当即转过了身，目光所及，他不由一怔。

衣裳是大了些，不过并不太大，袖子可以卷上点儿，下摆正好遮住脚下那双绣花鞋。

头发梳的好，一条乌溜溜的大发辫拖在身后，着女装的时候，是人间绝色，标标致致的美姑娘，她一旦改着男装，居然是个风度翩翩，貌赛潘安的美少年。

多少还带点别扭，不过好在夜晚看不怎么真切。

定了定神之后，傅天豪笑道：“姑娘一路之上最好多留神那些多情的红粉女儿家。”

沈书玉没有笑，不但没笑，一双美目中反而泛起了泪光，她身躯一矮，突然跪了下去：“傅大侠，您的大恩大德，沈书玉永远不会忘记，容来生结草衔环……”

傅天豪一怔，连忙转向一旁，道：“姑娘是干什么，快快请起。”

沈书玉一跪而起，含泪说道：“您千万小心，千万保重。”

傅天豪心里也为之一阵黯然，道：“谢谢姑娘，姑娘也请保重，路上能不耽搁最好别耽搁，他们注意力都在这儿，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如果来得及，我会去追姑娘的，要是来不及，我也会到京里看姑娘的，请姑娘告诉我，姑娘那位亲戚住在……”

沈书玉道：“‘正阳门’前，临街有家‘泰安堂’药铺，主人姓霍，您到那儿去就能找到我。”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我记下了，姑娘走吧，到东口那家骡马行雇匹驴，或者买匹马……”

沈书玉头一低道：“我走了。”迈步就要往外走。

傅天豪伸手一拦，道：“慢着，姑娘，请从后窗出去，外头恐怕还有人。”

沈书玉没说话，转身往后窗行去。

傅天豪跟了上去，开了窗户伸手扶住了沈书玉的粉臂，道：“我扶姑娘一把。”

在傅天豪的扶持下，沈书玉轻易地爬上了窗户。

傅天豪跟着又是一句：“姑娘保重。”

沈书玉霍地转过脸来，一双美目中噙满了晶莹珠泪，颤声叫道：“傅，傅大哥……”

傅天豪心中一惨，强笑道：“姑娘保重，这只是小别。”

沈书玉头一低，转过身去跳下了窗户，低着头挨着墙走了。

傅天豪吁了一口气，关上了窗户，转身走到门边，他从门缝里往外看，沈书玉已到了院子里，正往外走。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影儿。

很快地，沈书玉出了院子，身影消失在通往前头那条小路的夜色里。

傅天豪看着她顺利出了院子，却觉得心里乱得慌，而且开始担心，他不知道沈书玉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沈书玉是不是能顺利离开“沙河镇”，是不是能平安抵京。

他想送沈书玉出去，可是他明知道不能。

要是眼下这些人也留意沈书玉，趁他出去这工夫来劫掳沈书玉，他这苦心就白费了，闷闷地走回来，默默地坐在炕沿儿上，一眼瞥见沈书玉脱在炕上的衣裳。

他迟疑了一下，伸手拿过来叠好，一股淡淡的幽香，傅天豪心里增添了一份怅然。

把沈书玉的衣裳塞进了行囊里，跟他那把剑放在了一起，然后顺手拿起了那张贴子。

他又陷入了沉思。

屋里好静，静得能听见灯油轻响。

以前，他一个人惯了，不觉得什么，现在，他却觉得一个人好别扭。

也难怪，人心是肉做的，更何况傅天豪是这么个性情中人。

沉思中，眼前浮现两个人影，一个是红娘子，一个是沈书玉，他跟这两位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缘份，这两位也都有一份令人难忘的情意，他自问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傅天豪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可是奇男子也是人呀。

夜在寂静中溜过，远近的梆柝声敲出了二更。

傅天豪站起来倒了一杯茶，端起茶杯来刚要喝，突然，他听见一种怪异的声音。

那怪异的声音是从北上房那靠西的一间传来的。

傅天豪凭他敏锐的听觉，马上就辨出了方向。

那声音，伊伊唔唔的，很轻微，像是有人想叫，却又被什么捣着了嘴，叫不出声来。

傅天豪凝神静听，不自觉地放下了手中茶杯。

就在这时候，北上房那靠西的一间里，有个男人的声音“哎哟”了一声。接着有个女人的声音喊了一声“救”，只这么一声“救”，接着就没声了。

傅天豪马上就意会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双眉一扬，拉开门窜了出去，直落在北上房靠西那间屋门前，屋里没点灯，漆黑漆黑的。

现在他听见有人在喘，是个男人浓重的喘息，别的他什么也听不见。

他知道，不能耽搁，不能有一点儿耽搁。

他抬腿一脚踢了出去，两扇门砰然而开，屋里漆黑，在这种情形下是不能马上就扑进去的。

可是傅天豪心急救人，也凭着艺高人胆大，他跟着已一步跨了进去。

黑暗中响起了一声惊喝，傅天豪倏觉一股破风之声迎面袭到，他知道那是暗器，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头一低，那股破风之声擦着头顶打过，砰地一声打在了门框上。

紧接着：“不长眼的东西，你敢坏老子的好事。”

一声粗暴沉喝之后，已有一片金刃破风之声袭到。

这不是暗器，是兵刃。

傅天豪五指曲收，闪电一般拂了出去。

一声闷哼，紧接着是“当”地一声，后窗突然破裂了，一条人影从后窗射了出去。

傅天豪闪身就要追。

就在这时候，左前方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哭泣声。

这则使得傅天豪硬生生收住扑势，他转眼过去，竭尽目力仔细看。

屋角躺着个黑影，不，不该说黑影，应该说是白影。

他马上就看出是个长发披散，体态美好的女人，她，一颗乌云螭首趴俯在地，身上未着寸缕，赤裸。

他连忙转脸一旁，上两步拿起炕上一件衣裳扔了过去，正好扔在那女人的身上。

那女人很快地拉拉衣裳盖住了身子，抬起了头，颤声说道：“你，你是谁？”

傅天豪道：“我也是住店的，你还好么？”

那女人道：“谢谢您，我……我还好……”二四七傅天豪吁了一口气，道：“姑娘请穿好衣裳，我要点灯了。”

他转身过去掩上了门，背对着里头。

只听那女人道：“我，我没办法穿衣裳，我人不能动。”

傅天豪一怔道：“姑娘让人制了穴道了么？”

那女人道：“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浑身发软乏力，一动也不能动。”

傅天豪没奈何，转身走了过去，到了近处看得更清楚了，衣裳难掩全身，那女人一头披散长发挡住了脸，看不见她的面貌，但她一身肌肤白晰细嫩，凝脂一般，胸高腰细，两条腿修长浑圆，想见得她必是个美人胚子。

傅天豪把目光挪开了，飞快一指点了下去，转过身道：“姑娘现在把衣裳穿上了。”

只听那女人道：“我，我还是不能……我大半是中了他的迷药了，麻烦您把我抱到炕上去好不。”

傅天豪听得眉皱一皱，可是他又不能让一个姑娘家光着身子躺在既硬又凉的地上。

他刚才一指点下，要是她被人制了穴道，那一指点下穴道也应该解开了，可是她仍不能动，看来九成九是中了人家的迷药了。

傅天豪只有咬牙横了心，转身伸双臂抱起了她，他心无杂念，而且此时此地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该有杂念。

那女人的两只手臂很自然地按住了傅天豪的脖子，她的两条手臂像两条蛇，是那么滑滑那么软。

就在这时候，傅天豪突然觉得脖子像被什么扎了一下，忽地一疼。

就在这时候，那女人的话声在他耳边响起，轻声软语，吐气如兰：“噢！对不起，我头上的簪儿扎了您了。”

原来是她头上的簪儿不小心扎了他一下。

傅天豪能说什么，只有说了声：“不要紧。”

事实上也的确不要紧，刀枪都不怕，簪儿扎一下有什么要紧，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傅天豪轻轻把她放在了炕上，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道：“姑娘歇息一会儿吧，看情形迷药的药力很快就会过去的。”

他转身要走。

但听她在炕上叫道：“喂，喂，你不能走啊！”

傅天豪停步转身，她在炕上接着说道：“我是个弱女子，别说现在迷药的药力还没过去，就是已经过去了，万一他再来……”

傅天豪道：“姑娘，他没有那个胆子的。”

她道：“可是我害怕啊，你想，我现在浑身乏力，连衣裳都不能穿，你走了，万一再有什么事，叫我怎么办啊？”

傅天豪一想也对，一个姑娘家刚受过生平最大的惊吓，如今赤裸裸地躺在炕上，万一再发生点什么事，可叫她怎么办！”

他这里沉吟未语，那女人接着又道：“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在这儿陪我一会见不好么？”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即使我坐下来陪你，我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我还有事儿。”

那女人道：“你是要……”

傅天豪道：“三更时分我有个约会，如今二更已经过了。”

那女人道：“那，那可怎么办哪……”

头忽然一低，道：“这样好么？你等我穿上衣裳后再走，这样万一再发生什么事儿，你是做了好事，耽误你的朋友也不会怪你的，是么？”

傅天豪心里盘算了一下，看眼前的情形，那迷药的药力差不多已经快过去了，现在二更刚过，应该不会误了往三官庙赴约。

当即他一点头，道：“好吧，我在这儿陪姑娘一会见。”

她猛然抬头：“谢谢你，麻烦你点上灯好么？”

傅天豪走过去点着了桌上的灯。

当他回过身来的时候，她已经把那一头披散遮脸的长发理向耳后，那张脸再也没一丝儿遮盖地露在灯光下。

那张脸，看得傅天豪一怔。

傅天豪不是好色之徒，可是他能辨别美丑妍媸。

这张脸不是两字姣好所能形容的。

她充其量不超过廿，论年纪，正是花朵绽放的好时候，弯弯的两道眉，过于水灵而眼角微微上翘的一双凤目，粉雕玉琢的小瑶鼻，鲜红一抹的香檀口，脸蛋儿白里透红，吹弹欲破她，极力地拉着被子盖着身子，可是露在被外的那双手，白晰修长，根根似玉。

这么一个人儿，难怪会让人心动，引人垂涎。

炕的边儿，放着她的亵衣，还有一个腥红的兜肚，此情此景，要换个时地，应该是绮丽的，最香艳，最动人，最销魂不过的。

傅天豪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当然她也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傅天豪，她微微一怔，一双水灵灵的凤眼中闪过一种异样的光芒，旋即她脸一红低下了头：“谢谢你救了我，保全了我的清白，我还没请教……”

话声很低，也很柔，柔得像根丝，低得似乎只有她自己才听得见。

傅天豪听见了，一震而惊，定了定神道：“我也是无意中碰上的，都是出门在外，我是不能见危个救，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她低着头道：“我姓杜……”

傅天豪道：“杜姑娘。”

她道：“你呢，你姓什么？能告诉我么？”

傅天豪迟疑了一下，道：“我姓傅。”

她道：“我记住了，你这份恩德，今生要没机会报答，我会等来生……”

傅天豪道：“我刚才说过，我也是无意中碰上的，都在逆旅，我不能见危不救，姑娘你不必放在心上。”

她沉默了一下道：“你为什么久坐。”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

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

她抬头看了傅天豪一眼，模样儿不胜娇羞：“你……一个人儿么？”

傅天豪道：“是的，姑娘也是一个人？”

她微微点了点头，道：“我要不是一个人，也不会招来这一场……真吓死我了，要是失了身，遭了辱，就只有吊死在这家客栈里了。”

傅天豪道：“姑娘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为什么单身一个人没个人做伴儿？”

她低下了头，道：“我从‘延庆’来，要到京里去，我没家没爹娘，爹娘三年前先后过世，家里没法待，我只有到京里投靠一家亲戚去，你呢？”

傅天豪道：“我也要到京里去。”

她猛然抬起了头，娇靥上满是惊喜神色，道：“那，太好了，总算有个伴儿了，让我跟你一块儿走，好么？”

傅天豪迟疑了一下道：“我在‘沙河镇’还有点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

杜姑娘道：“那不要紧，我等你，你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走，有你这么个伴儿，一路上再不会担惊害怕了。”

傅天豪想想自己实在不能再有累赘，有心再推拒，转念一想，这么一个姑娘只身在江湖上行走，确实需要有个伴儿，眼见她一双美目凝望着她，满是企求渴望神色，他也不忍再推拒，微一点头道：“好吧，姑娘先请在客栈里住着，我要走的时候一定会招呼姑娘。”

她猛一阵惊喜，道：“谢谢你，真的啊！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我，或者是丢下我偷偷地走了。”

傅天豪道：“姑娘放心，不会的，我既然答应了，绝无食言背信之理……”

顿了顿，道：“姑娘现在觉得好点儿了么？”

她的身子在被子里试着动了动，赧然一笑道：“现在可以动了，你请回吧，让你在这儿陪我这么久，真不好意思，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你的约会。”

傅天豪站了起来，道：“姑娘别客气，我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时候不早，姑娘歇着吧。”转身往外行去。

九

只听她在身后说道：“走的时候别忘记叫我啊！”

傅天豪应了一声：“姑娘放心，绝不会的。”

他出了屋，还顺手为她带上了门。

看看天色，时候差不多了，他折回屋里拿起了他那简单的行囊，熄了灯，没多停留就走了。

那位杜姑娘并没有马上起身穿衣裳，傅天豪走后，她一直凝神像在听什么，等到傅天豪提着他简单的行囊出了院子时，她那两片诱人的香唇，突然泛起了一丝令人难以意会的笑意。

灯影一闪，从后窗外窜进个人来，是个壮壮的中年汉子，一身黑色劲装，进屋一双眼奇光闪射，盯在杜姑娘的脸上。

杜姑娘平静地瞟了他一眼，道：“贼眼灼灼的，瞧你那副让人恶心的馋像，留神我挖了你的眼珠子。”

黑衣壮汉突然笑了：“成了么？二姑娘。”

杜姑娘轻哼一声道：“不看是谁出马，哪有不成的，‘大漠龙’挺机灵，到了我眼前就变成了傻瓜蛋啦！”

黑衣壮汉咧嘴一笑，笑得淫邪：“那是他着了迷，中了魔，其实也难怪，直隶地面上这些人，有那一个能见了您不着迷，不中魔的，何况您今儿晚上……”

杜姑娘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别在这儿嚼舌头，人家可不像你们，面对着我这副模样儿，人家像个没事人儿似的，要换了你们一个个早就发疯了。”

黑衣壮汉嘿嘿一笑道：“二姑娘，我疯了半天……”

杜姑娘眼一瞪，黑衣壮汉忙敛去笑容改了口：“不管怎么说，也只有二姑娘才想得这种绝妙妙计，任他大漠龙再精也得喝二姑娘您的洗脚水。”

杜姑娘娇靥上掠过一丝得意，道：“女人杀人要比你们男人家容易得多，只看她肯不肯牺牲一点。”

黑衣壮汉马上换上一副谄媚嘴脸，道：“是，是，您说得是……”

杜姑娘似乎有点喜怒无常，眼一瞪道：“少废话了，出去，要不就背过身去，我要穿衣裳了。”

黑衣壮汉突然一阵激动，两眼里那一双目光怕人：“二姑娘，刚才是演戏，能陪您演这出戏，我是八辈子修来的福份，如今戏演完了，事也成了，您何不……何不……”

杜姑娘道：“还说呢，我还没骂你呢，刚才你抓得我疼死了，你看看。”

被子往下一扯，那整个的雪白酥胸全露了出来，可不，那酥胸上有几道红红的指甲抓痕，一身肌肤欺雪赛霜，白而且嫩，几道红红的指甲印儿特别显眼。

黑衣壮汉一阵颤抖，猛然上前一步，抖着嗓门儿叫了声：“二姑娘……”

杜姑娘道：“你怎么了，哪儿不舒适么？”

黑衣壮汉咽了两口唾沫，突然跪了下去：“二姑娘，求求您，今后就是让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干。”

杜姑娘那两片诱人的香唇边又浮现起笑意。

“瞧你那没出息样儿，恶心死人了。”

手一抬，桌上的灯突然灭了。

屋里，刹时一片漆黑。

伸手难见五指的漆黑中，又听那黑衣壮汉颤抖着叫一声：“二姑娘。”

这一声，简直就语不成声。

夜色凉如水，在这夜半，更有点冷意。

傅天豪提着他那简单的行囊，踏着夜色往西走。

他衣衫有点单薄，可是并不觉得冷，相反的，他还觉得有点热，尤其是脖子后头，有点辣辣的感觉。

他有点奇怪，可是他不明白，也想不起是怎么回事儿，也许，他不小心着了点风寒。

那姓郝的瘦汉子没说错，果然走出“沙河镇”往西走百步便看见了“三官庙”。

他现在看见了，黑忽忽的一堆，一点亮儿都没有。

三更时分，“三官庙”摆宴，而且没一点灯火，敢情是要客人摸黑吃喝。

傅天豪胸中雪亮，脚下却是停也没停地仍往前走。

艺高人胆大，他不怕什么，不怕谁，他现在是一个人。

半里多距离，在他的脚下是走不了多久的，没多大工夫他便到了“三官庙”前。

“沙河镇”里传来了梆柝声，恰好三更。

里外静悄悄的，没一点儿亮，也没一点儿声息。

站在，“三官庙”前打量这座，“三官庙”，不小的一座，可是东边围墙缺了口，西边围墙塌了一块，门上的横匾不见了，两扇门只剩了一扇，门头上跟墙头上都长了草。

显然，这座“三官庙”是久绝香火人迹了。

傅天豪提了一口气，面对那漆黑的庙门里发话：“傅天豪如期赴约，直隶道上的朋友请现身说话。”

只听“三官庙”里响起一个阴恻恻的话声：“傅爷真是信人，来得不早不晚，做主人最欢迎这一种客人，我们候驾多时了，酒宴摆在庙里请进来吧！”

话声很耳熟，一听就听出那是姓郝的瘦汉子话声。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傅天豪进来了，人生地不熟，加以伸手难见五指，请哪位朋友指点路径。”

话虽这么说，他却没等里头有人答话，便提着行囊大步往那漆黑的庙门走了进去。

进庙门眼前一片漆黑，一时间目难视物，傅天豪不用两眼用耳朵，用他那敏锐的听觉，一步一步往里走去。

走着走着，他忽然觉得脚下踢着一样东西，像踢着了一根半悬空，拦在路上的绳子，很细的绳子。

他马上就觉得不对了，心里警兆刚生，倏听头顶上传来一声轻响，无暇多想那是什么，脚尖一点地，提一口气往前窜去。

耳听身后“噗”地一声轻响，跟突然间下了一阵骤雨似的，又像一包砂从上头洒落了地。

傅天豪轻功卓绝，这一窜便是好几丈，电一般地射落在漆黑的院子里，脚刚沾地，破空之声大作，四面八方响起。

傅天豪没犹豫一下，举起手里的行囊挡了过去，“噗噗”一阵连响，只觉手里的行囊震动了好几下。

挡过这阵暗器，漆黑的院子里刹时又是一片死寂。

但是傅天豪知道这院子四周躲的有人，而且人还不在少数。

他突然笑了，哼哼地在笑。

突然，西北角响起一个冰冷话声：“你笑什么？”

傅天豪道：“我笑直隶道儿上的朋友，直隶是个大地方，怎么直隶道儿上的朋友这么小家子气。”

西北角一声冷笑，那冰冷话声道：“别让大漠里来的朋友笑咱们小家子气，出去吧！”

话声甫落，人影闪动，四面八方立即射落了八条人影，傅天豪目力过人，马上看出那姓郝的瘦汉子站在正西。

他转身面对正西，道：“郝朋友，直隶道上的朋友就是这么请客的么？”

姓郝的瘦汉子阴阴一笑道：“傅爷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儿，是不？”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倒是让郝朋友说着了，让我见见贵掌舵的。”

只听身右传来一冰冷话声：“你要见我们瓢把子干什么？”

傅天豪道：“帖子上具名的是他，他是主，我是客，不该见见么？”

说话间他转眼望去，只见身右正北那人，是个身材瘦小，身着黑色劲装的中年汉子，长得跟猴儿似的。

那瘦小黑衣汉子冷笑一声道：“说的是理，只是我们瓢把子不在‘沙河镇’，也没那闲工夫，有什么话你冲着我说也是一样，直隶地面上除了我们瓢把子就是在下我了。”

傅天豪哦地一声道：“原来是直隶道儿上的二当家的，失敬。”

一抱拳道：“我请教，傅天豪不常到北几省来，扳着指头算算，有数的几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在什么地方开罪了直隶道儿上的朋友……”

那瘦小黑衣汉子道：“姓傅的，你问的是梁子。”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不错。”

那瘦小黑衣汉子道：“这梁子有远也有近……”

傅天豪道：“请二当家的指教。”

那瘦小黑衣汉子道：“自然要让你落个明白，这也是江湖道上的规矩，我来问问你，你来过了北几省有几次，都干了些什么？”

傅天豪道：“诛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或者是为别人办点旁的事儿。”

那瘦小黑衣汉子冷笑一声道：“好一个诛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或者是为别人办点儿旁的事，姓傅的，你可懂得规矩？”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二当家的怪我飞象过河吃过了界。”

那瘦小黑衣汉子道：“是不是你自己明白，江湖道上也自有公论。”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二当家的，那些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东西，也在北几省存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北几省江湖道上的朋友为什么不闻不问，我明白，也打听得清楚，这里头大有文章，念在千里江湖是一家，我并没有找上门去讨取个公道，如今二当家的却反过头来怪我飞象过河吃过了界……”

那瘦小黑衣汉子冷喝一声道：“姓傅的，你给我闭上嘴，可知道你这一句话，开罪了整个北几省的江湖道。”

傅天豪道：“开罪与没开罪都一样，我不在乎，也由不得我在乎，二当家的不必再说什么了，请你挑明那近一点的梁子吧。”

“好，姓傅的。”那瘦小黑衣汉子一点头，冰冷说道：“你既然要干脆，

咱们就来干脆的。”

一顿接道：“‘张家口’两条人命，他们也算得北几省道儿上的。”

“原来如此。”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二当家的既然挑出了这段梁子，今儿晚上这件事不是单凭口舌所能解决的，我不愿意再辩解，事实上辩解也没有用，不过我要告诉二当家的，傅天豪跟北几省江湖一无仇二无怨，也素来井河不犯，这一回要是让人挑起争端，坐收渔人之利，那可是……”

姓郝的瘦汉子突然一声阴笑道：“谁挑起争端啊，老实话一句，让你‘大漠龙’多活一天，我们这些人就跟眼里插根钉，背上长根刺似的一天不能安宁，日子一久，恐怕连混都没得混了。”

傅天豪笑了：“倒是郝朋友快人快语，令人敬佩，既然如此，几位这就亮兵刃动手吧，傅天豪舍了命相陪。”

瘦小黑衣汉子道：“你可看见我们几个，那一个带兵刃了？”傅天豪目光转动，刹那间扫视了一匝，他看得出，身周八人无一不是两手空空，身上不像藏着兵刃的样子，他当即说道：“这么说，几位是想在拳脚上……”

瘦小黑衣汉子道：“不，我几个是想站在这儿一动不动，看着你自己倒下去。”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那恐怕不可能，几位刚才的埋伏我都领教过了……”

瘦小黑衣汉子道：“那只是为求更安稳，附加的两样，头一样的是石灰，想烧瞎你的两眼，后一是淬毒暗器，想让你眼瞎之后再来个见血封喉，谁知道你的运气挺好……”姓郝的瘦汉子道：“运气挺好，命可不怎么大。”傅天豪道：“是么？”

“哎呀。”夜空里突然传来娇滴滴的一声，接着是个一半儿嘤一半儿娇的话声说道：“傅大侠，是你说过走的时候会招呼我一声的，怎么一出我的屋就提着包袱偷偷地溜出了‘沙河镇’，害得我一阵好找，差点儿没把我这两条腿跑断，你可真忍心啊！”

傅天豪的心神一连震动了好几下，他心神震动间，一个长发披肩，体态美好的黑衣人儿落在院子里，她扭动着腰肢往前走了两步，没说话先送过来一个媚笑：“我说过要跟你做个伴儿的，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傅天豪定了定神，倏然而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放好长的线啊！”

黑衣人儿道：“不放长线怎么能钓到大鱼。”

突然间傅天豪只觉得身上好热，脖子后头那热辣辣之感更甚，这时候他想起了黑衣人儿无意中簪儿扎了他一下。

他心神再震，目光一凝，道：“杜姑娘，你那把簪没淬过毒吧。”

“哟！”黑衣人儿媚眼儿一抛，娇媚横生，道：“瞧你问的，女人家簪发的簪儿怎能淬毒呀，要不小心扎了我自己，那不是要我自己的命么！”

傅天豪突然想起个人，脸色一变道：“我想起北六省有个跟红娘了齐名的女人，‘玉面蜘蛛’杜步娇……”

黑衣人儿娇笑一声：“我的傅大侠，那就是我，你怎么早没想起来呀？”

傅天豪心往下一沉，猛提一口气，就要腾身掠起，那知不提气还不觉得怎么样，这一提气，眼前就是一黑，四肢也用不上一点了。

只听“玉面蜘蛛”杜步娇娇笑说道：“我的小龙儿，来不及了。”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看来闲事管不得，今后我再也不管闲事了。”

杜步娇笑吟吟地道：“其实呀，这桩闲事你还真没管成，你刚走他就又

来了，如了愿，可也躺在了那间屋里，真是啊，你们男人，图的是啥啊？”
顿了顿道：“我看你还是把包袱放下吧，怪沉的，反正你是走不了了。”

真的，傅天豪这时候只觉得他那简单的行囊越来越重，重得他都提不动了。

杜步娇话刚说完，他只觉得再也提不动他那简单的行囊了，手一松，砰地一声行囊落了地。

杜步娇吃吃一笑道：“你要是觉得累，就躺下了歇会见，这儿挺凉快的。”

傅天豪倒不觉得累，可是他觉得头晕，他只觉得头在旋，地在动，晕得他越来越站不住了。

他想支撑，奈何上头晕，下头两条腿酸软无力，没法支持。

他知道，他走不掉了，今夜算是把自己交到了这儿，而且是他自己送来的，他打心底发出一声苦笑，再也站不住了，身躯一晃倒了地，身子一挨着地，马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姓郝的瘦汉子飞一般地掠了过来，手中一把明晃晃的解腕尖刀，一下子便递到傅天豪的咽喉要害了。

杜步娇娇笑一声道：“郝大哥干嘛这么急呀，说好了的我出马擒人，擒着了先交给我三天。”

说话间他皓腕一抬，直向姓郝的瘦汉子持刀腕脉撞去。

她出手奇快，“叭”地一声撞个正着，姓郝的瘦汉子手腕一荡带偏了解腕尖刀，锋利的刀尖一下子从傅天豪左脸上划过，立即皮开肉绽，血流如注。

傅天豪连哼都没哼一声。

杜步娇一跺脚，道：“郝大哥，你看你，难道让我带个血人儿回去不成，我不要了。”

拧身窜起，一闪便没了影儿。

姓郝的瘦汉子怔在了那儿。

瘦小黑衣汉子咧嘴一笑，道：“郝大哥，你闯了祸了。”

姓郝的瘦汉子苦笑道：“我怎么知道杜二妹要他……”

瘦小黑衣汉子道：“这是跟我们老爷子事先说好了的，要不然她怎么会肯老远地跑到‘沙河镇’跟秦二演这出戏！”

姓郝的瘦汉子道：“那……这可怎么办？”

瘦小黑衣汉子摇头说道：“这还事小，大不了她回去冲老爷子发顿脾气去，倒是傅天豪这脸毁在了你这把刀下，万一傅天豪他命大不死……”

姓郝的瘦汉子机伶一颤，扬刀就要插下。

瘦小黑衣汉子伸手一拦，道：“郝大哥，你们老爷子死活不论，我们老爷子要的可是活的啊。”

姓郝的瘦汉子目光一凝，道：“崔大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道：“郝大哥，你们老爷子可曾交待过这条龙到手之后马上就给他一刀。”

姓郝的瘦汉子呆了一呆道：“这倒没有……”

“就是喽！”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道：“咱们是一块儿出来办事儿的，好不容易把这条孽龙弄到手，郝大哥你这一刀下去，活龙变成死龙，万一回去之后咱们两位老爷子一拍桌子一瞪眼，这过错是我担呢还是郝大哥你担？”

这一番话说得那姓郝的瘦汉子哑口无言。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忽然咧嘴一笑，又道：“至于郝大哥你在他脸上划这一刀，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想嘛，咱们两位老爷子这么多心血费这么大事，放这么长的线钓这条大鱼，自不会是请他上家里吃喝去，他是你们老爷子的眼中钉，也是我们老爷子背上芒，这且不说，单冲着‘张家口’那两条命，他就是有那条命到头来也要折磨得他丢了四对半，郝大哥你又担的那门子心，害的那门子怕呀？”

姓郝的瘦汉子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任何人都听得懂这话里的“损”，看他的神色，他似乎相当的恼火，可是他突然吸了一口气，脸色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他居然忍了。

只听他缓缓说道：“还是崔大弟行，如今傅天豪已经落在咱们手里了，这一下直隶地面上的可出名了，只是还有个姓沈的丫头……”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咧嘴笑笑说道：“咱们两位老爷子多少年的交情，办这件事纯是为朋友，为朋友两肋可以插刀，也为的是咱们两家今后在江湖上的这个‘混’字，‘大漠龙’一天不躺下，眼中钉一天不拔，就没咱们两家混的，谁也不是为了出这个名，出这个风头，郝大哥你要看清楚这一点，至于那个姓沈的妞儿，你们老爷子说得好，他如今已经不吃那碗公门饭了，那不关他的事，你们老爷子既然这么说了，咱们乐得省省事，是不？”

姓郝的瘦汉子本想以牙还牙，反过来给人一下的，却不料让人接着棒头又反敲了他一下，他脸色一变，只有自下台阶：“既然如此，咱们就抬着人往回走吧，还等什么。”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一咧嘴道：“等郝大哥你吩咐啊。”

姓郝的瘦汉子脸色又是一变，道：“我可不敢当，在直隶这块地面上，崔大弟你是主，我是客，强客不压主，再说这趟出来办事，挂牌的是崔大弟你，我只不过是个扬旗呐喊的马前小卒……”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哈哈一笑道：“郝大哥既然这么说，那小弟就不客气了，老二，老三，过去把人抬出。”

正东走过来一个黑衣汉子，跟一个中等身材壮汉子，俯身抬起了傅天豪往外走去。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冲姓郝的瘦汉子一摆手，道：“郝大哥也请吧！”

姓郝的瘦汉子心里不是味儿，脸上都带出来了，把那把解腕尖刀往裤腿里一插，掉头往外走去。

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忽然笑了，笑得有点奇怪！

“宛平县”北边，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庄院，门前一排大柳树，柳丝千条，阴凉一大片，让人看着也觉得凉快。

一圈丈高的铁灰围墙，上头搭的都是上好的琉璃瓦，宽又高的门头，还有乌黑发亮的一对大门环，两旁边安排了两盏大灯笼，上头各写了一个斗大的“赵”字，好气派。

门前，是一片空旷平坦的场子，有点像打麦场，但它绝不会是打麦场，这种人家那会自己种田，怎容得门前有个打麦场。

围墙里，树海森森，飞檐狼牙到处可见，估地略比北京城西直门外海甸大学士明珠的别墅小了点，不过看那森森的树海与到处可见的飞檐狼牙，内里的建筑恐怕不会比那位大学士的“自怡园”逊色到那儿去。

再往这座大宅院的四周看一看，或近、或远，隔不远便是一个穿黑色裤褂的汉子，个个腰里鼓鼓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藏着家伙。

日头偏西，黄昏初降的时候，西北方向扬起了一片尘土，由远而近，飞快。

那是一辆双套高篷马车，跟八人八骑，赶车的是个黑衣壮汉子，那八匹健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江湖人。

马车直驰大庄院门口，两匹健马越过马车当先驰到，那是姓郝的瘦汉子跟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他两骑马到，两扇朱红大门豁然大开，马车恰好跟着驰到。

那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一抬手，道：“先把他弄到前院去，我这就进去禀报老爷子去。”

说完了话，他偕同姓郝的瘦汉子并肩进了大庄院。

过了“影背墙”看去，好大的一个院子，细砂铺地，中间一条青石板路，两边各一排五间屋，东西两墙还有两个月形门，不用说那是通往东跨院跟西跨院的。

这个大院子，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它兼练武场，两边摆的有兵器架，东边是大十八般兵器，西边是小十八般利刃，青石板路两边还有几具石担石锁，这不是练武场是什么？崔、郝二人停也没停地直往后走，过了那北墙上的月形门，进了后院。

这后院更不得了，亭、台、楼、榭一应俱全，隐约于茂密的林木，森森树海之中，景色美而且宁静。

朱栏小桥旁那八角亭子里，有八个人，三个人站着，五个人坐着，坐着五个人，是“大鹰爪”谭北斗，“追魂夺魄日月飞轮”孙伯达，谭北斗坐在正东，孙伯达坐在正北，正西那条石凳上，也就是谭北斗的对面，坐着三个人，一男二女，男的坐在中间，他是个年纪跟谭北斗差不多的瘦老头儿，瘦是瘦，长得可比谭北斗、孙伯达都体面。

长眉细目白净脸，相貌相当的和善不像孙伯达有一股阴鸷狡诈气，也没有谭北斗那份土里土气。

他穿的是一身雪白绸质裤褂，在这时候穿绸，似乎嫌早了些，可是他没有一点冷意，这显示出他的身子硬朗，筋骨也挺结实。

右手戴着一枚汉玉戒指，左手一对乌黑发亮的铁球，骨碌、骨碌地转个不停，他那左手的拇指边又生了一截小指头，一共六个指头。

他左边，是个穿红衣的大姑娘，正是“张家口”夜访傅天豪的那一位。他左边，是个穿黑衣的娇俏美姑娘，正是那“沙河镇”演戏、坑害了傅天豪的“玉面蜘蛛”杜步娇。

站着的那三个，一个站在孙伯达身后，是罗玉成，他永远显得那么清秀。

两个站在谭北斗身后，一个高高的个子，白净脸，年纪在卅上下，一个是小矮个儿，浓眉大眼，个头儿挺壮，年纪也略为轻点儿。

中间石几上摆着一个棋盘，棋盘旁边放着三把细瓷小茶壶，显然地，谭北斗在跟穿白绸裤褂的老头儿下棋，大伙儿都在看棋，唯独罗玉成却一双眼直在杜步娇的如花娇靥上来回转。

杜步娇似乎没发觉，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倒是红衣大姑娘那一双香唇边，不时掠过一丝冰冷的笑意。

郝、崔二人刚进后院，谭北斗伸手拨乱了棋子，道：“他们回来了，别

下了。”

白衣老头儿哈哈大笑，指着谭北斗道：“老谭，你可真够赖的，输了就是输了，说什么他们回来，别下了。”

“输？”谭北斗摆摆手，道：“就凭你那两下子，我会输给你，不服气明儿咱们再摆几盘，谁输谁冲谁磕三个响头，干不干？”

白衣老头儿一巴掌拍上大腿，抬眼说道：“你们可都听见了，明儿个还是这些人，一个不许少，大伙儿来做个见证，免得他到时候耍赖。”

几个人都笑了，笑声中，郝、崔二人在亭子外头躬下了身齐声说道：“老爷子，我们回来了。”

白衣老头没往亭外看，望着谭北斗道：“老谭，我看算了，孩子们都够辛苦的。”

谭北斗一抬头，道：“不能算，你有你们门规，我有我的家法，你别管，给我闭上嘴一边儿坐着。”

白衣老头儿眉锋一皱，抬头说道：“老谭，你这是何苦……”谭北斗没再理他，脸色一寒，转脸向外，道：“老大，你可真会办事儿啊，是谁让你动刀子的嗯？”

姓郝的瘦汉子还能不明白，马上就低下了头。

谭北斗砰然一声，一掌拍在石几上，道：“说话呀，你聋了么？”

姓郝的瘦汉子抬起了头，口齿启动了一下道：“老爷子，我错了。”

谭北斗冷哼一声道：“说的容易，错了，错了就能了事么，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究竟学到了什么，幸亏我这是让你办这件事儿，要是我还吃那碗公事饭，上禀制军大人把棒子交给你，你还不给我弄得乱七八糟，出尽了漏子，我还打算将来让你接我的衣钵呢，像这样还敢把衣钵交给你么？”

姓郝的瘦汉子砰然一声双膝落了地，低着头道：“老爷子，我情愿领罪。”

谭北斗哼地一道：“你不情愿也不行啊，老二，给我拿鞭子来。”

他身后那高个儿白净脸，略一迟疑，答应一声刚要走。

杜步娇忽然站了起来，道：“行了，谭大爷，您就饶了郝大哥吧，让郝大哥以后小心点就是，大家都在赵家大院里，您要是这么罚了郝大哥，往后可让我怎么见郝大哥啊？”

白衣老头儿道：“听见了么，老谭，人非圣贤，谁能不犯过错，你这是多少年的工夫练出来，难道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办错过事儿么？孩子们已经够辛苦了，不赏也就算了，何必再……”

谭北斗道：“谁辛苦，辛苦的只二妞儿一个人……”

杜步娇道：“那么二妞在您面前替郝大哥求个情，您赏二妞儿这个脸么？”

谭北斗眉锋一皱，道：“你们爷儿难道是……”

白衣老头儿抬头搂住了杜步娇的水蛇腰，道：“老谭啊，连我的脸你都可以不赏，我们二妞儿的面子，你可不能不卖啊！”

谭北斗一跺脚，冲姓郝的瘦汉子叱道：“给我滚一边去，别让我看见生气。”

姓郝的瘦汉子站起来退到一边。

谭北斗冷然说道：“过来，谢谢你二妹子去。”

姓郝的瘦汉子够难堪的，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可是他不能不听谭北斗的，答应一声走了过来。

杜步娇“哎哟”一声道：“谭大爷，您这是……叫二妞儿我怎么敢当呀！”一拧腰躲在了白衣老头儿身后。

姓郝的瘦汉子恰好走到，把头一低，道：“谢谢杜二妹。”

白衣老头儿摆了手道：“好了，好了，老谭，你也真是，别喧闹了，办正经事儿吧？”

转脸望孙伯达，道：“老三，你看是不是要知会你大哥、二哥一声。”

孙伯达笑笑说道：“赵大哥看着办就是，赵大哥跟谭老要不方便动手，交给我们‘红帮’这些人也是一样。”

白衣老头儿道：“大漠龙是咱们三家的对头，谁动手不一样？只是我跟大漠龙另有点过节，希望在我跟他了断这点过节之前，得留他个活口。”

“那好办。”

孙伯达道：“咱们都是自己人，再说这回要不是赵大哥跟谭老伸手，就凭‘张家口’‘红帮’这些人，根本别想碰‘大漠龙’一根汗毛，按情按理，都该让赵大哥你先了断过节……”

谭北斗截口说道：“都是自己人，还分什么先后你我，干脆把展老大、张老二请到这儿，有什么过节大家伙儿一块儿了断不就得了么？”

白衣老头儿一摇头，道：“不，我要开香堂，关着门儿跟姓傅的的了断这段过节。”

孙伯达是老江湖了，谭北斗比孙伯达更老，这话谁还听不懂么，一句话，这段过节不愿让外人知道，也不愿让任何外人参与。

经他这么一说，谁好再说什么。

谭北斗沉默了一下道：“那就这么办吧，把人先交给展老三兄弟，割也好，刚也好，留个活口给赵老大就行了。”

孙伯达目光一凝，道：“谭老，那么，您的那一份儿呢？”

谭北斗倏然一笑道：“你三兄弟要割他、刚他，赵老人要跟他了断一段过节，我的那一份分到你两家里了，够了，足够了……”

他站了起来，道：“事完后告诉我一声，让我在傅天豪尸首前站一会儿，让他知道躺下的是他，不是我就行了，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回避了。”

摆摆手，带着他那三个徒弟出亭而去。

望着谭北斗跟他那三个徒弟的身影消失在暮色里不见，孙伯达转过脸来摇头说道：“像谭北斗这么好说话的人，我还是头一回碰上……”

白衣老头儿赵六指儿摸着胡子笑笑说：“老三，你聪明一世，怎么也有一时之糊涂？”

孙伯达微微一愕道：“怎么，赵大哥，是我看错了……”

赵六指儿道：“老鹰犬谭北斗，岂是这么好说话的，也难怪，你跟他交往日浅，还没摸清他的为人。”

孙伯达道：“那……赵大哥，他这是什么意思。”

赵六指儿沉默了一下道：“这话本来我不便说，也不该说，可是你我多少年的老交情，不比跟谭北斗这段互相利用的交情……”

顿了顿道：“说好听点儿，谭北斗这叫老谋深算，说得难听点儿，谭北斗他这叫老奸巨猾，老三，你是知道的，不管怎么说，‘大漠龙’毕竟是个个人物，他在白道上也很有名望，这一点，由谭北斗这回安排樊笼，金钩挂饵，白道上的人物不惜冒杀身之险去救他一事，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明，谭北斗不比以前的谭北斗了，以前他有官家撑腰，现在他只有靠自己，他往后还要在

江湖上混饭吃，他得罪得起白道上的人物么？将来事情传扬出去，傅天豪让人害了，谭北斗手上没沾一点血，事实上有他的份儿没有，不但有，而且是他起的头儿，可是他手上不沾一点血腥……”

孙伯达脸色一寒，“嗯！”地一声点了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谭北斗的厉害我算是领教了。”

赵六指儿笑笑说道：“我领教了多少年了。”

孙伯达沉默了一下道：“那，赵大哥，以您看……”

赵六指儿道：“老三，让我先问你一句，你听不听我的。”

“听。”孙伯达毫不犹豫地一点头道：“当然听，我不听赵大哥的，听谁的，您是知道的，我这件事打起头到如今，那一步不是听您的。”

赵六指儿一点头道：“那就行……”

目光一凝，接着说道：“你要是听我的，无论谁拿傅天豪怎么样，你别动手，无论谁割他也好，刷他也好，你最好站在一边儿看着，最好躲远点儿。”

孙伯达道：“这……大哥，二哥那儿……”

赵六指儿眉宇间忽地掠过一丝凛人杀机，道：“老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做就做到底了，要狠却狠到头儿，听我的少不了你的好处，你只消站在一边煽煽火，以张老二那股子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他不会给机会让别人出手的。”

孙伯达眉宇间也掠过一丝凛人的杀机，猛一点头道：“行，就这么办，只是，赵大哥，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张家口’这块地儿可是我孙老三的。”

赵六指儿一拍胸脯道：“那当然，要少了你的，你唯我赵六指儿是问。”

孙伯达霍地站了起来，一抱拳道：“赵大哥，我这就回西跨院去，人……”

赵六指儿道：“待会见我让他们给你送过去。”

孙伯达点头说道：“那好，我在西跨院等着了。”带着罗玉成大步而去。望着那老少们远去的身影，赵六指儿两眼之中射出两道异样光彩，突然笑了。

红衣大姑娘一个软绵绵的阿娜娇躯，立即揉进了赵六指儿怀里，媚眼一抛，娇笑说道：“干爹，还是您行啊，一句话扣住谭北斗，谈笑间又套住了一个孙伯达，谭北斗现在没人撑腰了，‘红帮’‘张家口’这一分支，眼看也要支离瓦解，今后这一大块地儿还不就是您的了么！”

赵六指儿胳膊一圈，马上按住了那圆润纤细的腰肢，把老脸向着那张吹弹欲破的如花娇靥凑得近近的，道：“凤妞儿，世界上只有你这张小嘴儿最甜，到时候干爹也来个人封功臣，你说吧，要什么只管说。”

红衣大姑娘凤妞儿还没说话，那里杜步娇突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听见了没有。”凤妞儿往上看了一眼，道：“二妹吃醋了。”

赵六指儿哈哈大笑，右手一伸又搂住了杜步娇，道：“别吃醋别吃醋，宝贝儿，都有，都有，是我这个干爹没有也不能没你们俩的……”

这股子亲热劲儿，似乎超越了干爹干女儿之间应有的亲热，任谁看了也会皱眉。

可是姓崔的瘦汉子站在那儿却跟没看见似的，大半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忽然赵六指儿伸出手在凤妞儿的脸蛋儿上轻轻拧了一下，道：“凤妞儿，那件事儿，你没看错吧？”

“错不了的，干爹。”凤妞儿瞟了他一眼道：“您放心吧，我亲耳听见

傅天豪跟那个姓沈的丫头说的，以我看是可信的，谁没个私心，‘大漠龙’在江湖上干了这么多年，他不会全为旁人干的，您说是不。”

赵六指儿沉吟说道：“话是不错，只是财不露白，他是个经验历练两样老到的人，怎会平白无故地告诉那姓沈的丫头。”

凤妞儿道：“您也真是过于小心了，这种事告诉那姓沈的丫头有什么要紧，难道还怕姓沈的丫头谋财害命么，干爹，这种事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啊，要真有那么一大批藏宝，咱们糊里糊涂，冒里冒失给了‘大漠龙’一刀，让那批藏宝成了无主之物，岂不是可惜死人了。”

“对。”赵六指儿两眼异彩闪动，点头道：“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人在咱们手里，不问也是白不问，要真能问出来，那岂不是好事成双，喜上加喜的意外之财。”

凤妞儿道：“马无野草不肥，人可是没横财不会富啊！”

赵六指儿仰天大笑，一摆手，道：“这话可真是说在了我心坎儿里，老大，把人给西跨院里的送了过去……”

凤妞儿伸手一拦，道：“慢着，干爹，您忙些什么呀？”

赵六指儿道：“怎么，宝贝儿，你还有什么……”

凤妞儿眼波流转，往上膘了一膘，道：“干爹，您可是有赏有罚的哟。”

赵六指儿一点就透，“哦”地一声道：“这能怪我么，是二妞儿自己不要……”

凤妞儿哼地一声道：“还说人家聪明一世，怎么会有一时糊涂，我看您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是什么时候什么事，由不得二妹了，‘大漠龙’是个宁折不曲的硬朗人家，只有二妹才能使他那愧百链钢化为绕指柔啊。”

赵六指儿呆了一呆道：“你是说让二妞儿……”

杜步娇冷哼一声道：“我才不干哩，把个血淋淋的人儿往我怀里塞，大姐既然出了这么个好的主意，为什么自己不施出那股子柔劲儿。”

凤妞儿道：“二妹，你是怎么了，这可是干爹的大事啊。”

杜步娇道：“我知道是干爹的大事，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见不得血，也怕见血……”

凤妞儿道：“你何不干脆说他那张脸已经毁了，你现在嫌他了。”

杜步娇脸上一白，猛然点了头，道：“我就是这意思，怎么样？我也就是这脾气，要嘛就要个完好无缺的，碰破了一点皮儿我都会倒胃口，你要有这么好的胃口，让人把他送进你房里。”一拧腰，站起来走了。

十

凤妞儿脸上变了色，站起来喝道：“二妞儿，你……”

赵六指儿忙道：“好了，好了，凤妞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她既然不愿意，又何必勉强她。”

凤妞儿双眉一扬，道：“您还说呢，她都让您给惯坏了，您现在说句话，让他们把人送到我房里，西跨院那边招呼一声，说您改变了主意，等您跟他的这点过节一了，马上就给人给他们送过去，包准给他们个活口就是。”

赵六指儿皱眉说道：“凤妞儿，你……”

凤妞儿道：“说话呀？”

赵六指儿无可奈何，只能将头连点地道：“好，好，老大，把人送到你

大妹子房里，然后再到西跨院去一趟。”

那姓崔的瘦小黑衣汉子，恭应一声，转身而去。

凤妞儿似乎余怒未息，冷哼一声道：“幸好您不只一个干女儿，您要是只有一个干女儿，那得看人拿骄了。”

赵六指儿陪上笑脸，按在凤妞儿腰上的胳膊紧了一紧，道：“行了，宝贝儿，让干爹给揉揉心口，你消消气吧。”抬手便往凤妞儿那丰满的酥胸伸去。

“你也不怕外人看见。”凤妞儿轻叱一声，一把推开了他。

赵六指儿又笑了，嘿嘿地直乐。

东跨院里几间客房，挺大，也都挺气派，两条长廊连接着，院子里种着花，有几棵大树，也挺美，挺幽静。

北房里坐着谭北斗，二徒弟给他点上了旱烟，三徒弟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谭北斗寒着脸，连眼皮没有抬一下，姓郝的瘦汉子怯怯地垂手站在一旁。

吸了几口烟，喝了一口茶，谭北斗在鞋底上敲了敲烟袋锅，眼皮抬了抬，冷然开了口：“你有什么委屈，说吧！”

姓郝的瘦汉子忙道：“老爷子，我没委屈，也不委屈，只是这口气难咽。”

谭北斗两眼一睁，道：“谁给你气受了，我么？”

姓郝的瘦汉子道：“老爷子，您别这样好不，我知道您正在气头上……”

谭北斗一摆手，道：“少废话，谁给你气受了，说呀？”

姓郝的瘦汉子当即把他在“沙河镇”，“三官庙”里所受的，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谭北斗听的时候很平静，听毕之后仍然很平静，他抬了抬手，道：“坐下，你三个都坐下。”

姓郝的瘦汉子三个恭应一声坐了下去。

谭北斗目光一凝，道：“老大，有道是‘不看僧面要看佛面’，他们对你那样，就等于是打在我这张老脸，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咱们这样么？”

姓郝的瘦汉子双眉一扬道：“一句话，您现在已经脱离公门了。”

谭北斗一点头道：“不差，你还算是个明白人，老大，我跟赵六指儿的交情，仅止于互相利用，为借重他在直隶地面上的势力才结交他，当然，他所以结交我，也有他的目的，这种关系最为现实，只有一方没有利用价值，马上就难以维持，这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当着他们骂你的道理所在，老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往后老二老三还得你带领，这些你早该学到了。”

姓郝的瘦汉子道：“老爷子，这些个我都知道。”

谭北斗微一点头道：“你知道那是最好不过，你知道就不该做这种当众动刀子的傻事，你三个给我都听着，最上乘的杀人手法，是手不沾血腥，这也就跟兵法里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样了。”

白净脸高个子道：“所以您把‘大漠龙’塞在了他们两家手里。”

“对了”谭北斗一点头道：“这是为咱们自己，一方面要除去咱们的冤家对头，另一方面又能手不沾血腥，你们要知道，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不同了，以前的我是直隶总捕，有这么个后台在后头顶着，谁想动我他先得有三分顾忌，现在不同了，现在咱们得靠自己，往后咱们还要在江湖上混，不得留给人家一点把柄，‘大漠龙’是个怎么的人，咱们比谁都清楚，在白道上

他有相当的人望，我谭北斗要是亲手杀了他，尤其是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法，今后江湖道上，咱们是寸步难行，而且有数不尽的麻烦，你们明白么？”

姓郝的瘦汉子道：“我们明白，只是，老爷子，赵六指儿不是盏省油的灯……”

谭北斗微一点头道：“交往了这么多年了，谁还不知道谁么，更何况赵六指儿是个极具心智，也极为狡猾的人物，要说有什么短处，那恐怕只有两字‘女色’了。”

高个子早脸道：“说来也真是，那两个都年纪轻的，干嘛……”

谭北斗道：“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啊，他们之间这种关系，跟我跟赵六指儿的关系差不多，维持也不了多久，只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便马上不能维持，赵六指儿是直隶黑道上的瓢把子，有钱，有势，只跟着他便要有什么有什么，北六省里走一趟，赵六指儿的干女儿，哪个不得躬身哈腰尊称一声姑娘，她们俩还求什么，至于赵六指儿，他之所以能有今天，可也得力于这两个貌美如花，娇滴滴的干女儿不少，赵六指儿成功在这个上头，将来要败，恐怕也要败在这个上头。”

姓郝的瘦汉子道：“赵六指儿年纪不小了，她两个守他也守不了多久了，要是赵六指儿一死，直隶这块地方怕不就是她们的了。”

谭北斗道：“那可不敢说啊，这两位确实有她俩的一套，不但能使赵六指儿服服贴贴，就是直隶这些地面上穷凶极恶的黑道人物，对她们也无不臣服低头，唯命是从。”

姓郝的瘦汉子道：“要照这么说，能号令直隶地面上这些黑道人物的，恐怕不是赵六指儿，而是她们这两位姑娘。”

谭北斗微一摇头道：“不，赵六指儿也确有他自己的一套，他之所以能爬上直隶地面黑道的瓢把子宝座，一举一动能影响整个北六省，固然得力于这两位不少，可并不是全靠这两位。”

姓郝的瘦汉子还待再说。

谭北斗抬手一拦道：“别的等会见再说，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

高个子白净脸道：“什么事？老爷子。”

谭北斗道：“赵六指儿跟‘大漠龙’之间有点儿过节，他要开香堂，关起门来了断这点过节。”

高个子白净脸道：“听见了啊，怎么？”

“怎么？”谭北斗道：“问得好，你们以为赵六指儿跟大漠龙之间，真有非关起门才能了断的过节么？”

三个人都为之一怔，姓郝的瘦汉子道：“那么以您看是……”

谭北斗道：“我问你，赵六指儿先说要开香堂，后说要关起门，这是什么意思？”

姓郝的瘦汉子阴森地道：“这还不明白么？要自了断他自己与傅天豪的过节，自然不让外人过问的，不让外人参与。”

谭北斗道：“什么大不了的过节见不得人？”

姓郝的瘦汉子道：“这……这个就不敢说了，以您看是……”

谭北斗哼哼两声道：“见不得人的事儿，还会是什么好事儿么？”

姓郝的瘦汉子突然两眼一睁，道：“老爷子，赵六指儿这两个干女儿可不是什么正经人，会不会她俩有关连。”

谭北斗呆了一呆，道：“这个……似乎不大可能，凭良心说，傅天豪是

条铁铮铮的汉子，他在这方面相当把持得住，就是她们把自己硬往他怀里送，也未必能让他动心。”

姓郝的瘦汉子道：“老爷子，只怕您高看了‘大漠龙’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家有几个不喜欢这个调调儿的，打古至今那坐怀不乱的恐怕也只有柳下惠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又没时刻寸步不离地跟着傅天豪，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咱们怎么知道，傅天豪有张英俊般的脸庞，有不少大姑娘小娘们，迷他迷得茶不思，饭不想的，我就不相信傅天豪他一回都没吃过。”

谭北斗目光一凝，道：“你的意思是说，赵六指儿咽不下这口气去，把这种事当成了过节……”

姓郝的瘦汉子道：“是啊，那两个尽管是赵六指儿的禁弯，可是拿赵六指儿这糟老头子跟‘大漠龙’比，那是没法比的，一碰上傅天豪，碰着这机会，不得不偷吃一顿，您想想，除了这种事儿，别的还有什么事怕人知道的？”

谭北斗微一摇头，道：“不会，绝不可能，对‘大漠龙’这个人，你还不够了解，‘大漠龙’不是那种人，就算他偶而会逢场作戏一番，他也会挑挑人儿，像这两个，绝对看不上眼的，对于六指儿，你的了解也不够，俗话说得好，王八好当气难受，可是赵六指儿这个人怪得很，他什么事儿都计较，唯独这种事儿他不计较……”

白净脸高个子突然道：“老爷子说得对，赵六指儿要计较这个，今天他就不可能爬上北六省黑道的总瓢把子宝座，至少他不可能有今天这种权势，这种声威。”

谭北斗一点头，道：“我就是这意思。”

姓郝的瘦汉子道：“那……您说是怎么回事儿？”

谭北斗摇头说道：“我不敢论断，这种事咱们一点儿边儿还没摸着，也没法论断，总之一句话，我说这绝不是一件好事儿，再说他不愿让外人知道，不愿意让外人参与这上头看，只怕这件事儿还不简单。”

姓郝的瘦汉子道：“那，老爷子，以您看，咱们是不是该……”

“不。”谭北斗摇头说道：“只要‘大漠龙’最后是一条路，死，天大的事儿也跟咱们没关系，现在咱们也没法跟赵六指儿斗，单凭咱们这老少四个人跟赵六指儿那庞大的整个北六省黑道比，咱们的力量薄弱得可怜，跟他斗，那是鸡蛋碰石头，太不智，一个人要识时务，现在不比从前，从前他心里再怎么记我恨，表面上他还得称兄道弟，装得跟生死朋友似的，现在他有什么好顾忌的，咱们这四个人根本就放不进他眼里去，咱们对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可是咱们还得利用他一阵子，咱们今后还得在北六省走动，借着赵六指儿这块招牌，北六省到处可通行无阻，甚至连吃住都有人侍候，这种好事儿，上哪儿找，只要‘大漠龙’最后是一条路、死，咱们跟他斗个什么劲儿，乐得处处迁就着他点儿。”

白净脸高个子道：“老爷子，寄人篱下的滋味儿可不好受，您得随时提防着他翻脸。”

谭北斗看了他一眼，颇表嘉许地点了头道：“你不赖，老二，我提防着了，要不，为什么处处迁就他？”

京里咱们还有一件大事儿，等‘大漠龙’倒了地，咱们就动身进京，等把京里的事儿一办完，到了那时候赵六指儿是赵六指儿，谭北斗就是谭北斗了。”

姓郝的瘦汉子道：“老爷子，可别让赵六指儿跟‘大漠龙’暗地里有什

么交易，偷偷地把那‘大漠龙’给放了。”

谭北斗摇头说道：“那还不至于，赵六指儿没理由放他，他存在一天，对赵六指儿也是个大威胁。”

白净脸高个子道：“老爷子，赵六指儿是没理由放傅天豪，傅天豪存在一天，对赵六指儿也的确是威胁，只是，老爷子，要是他们俩暗地里有什么交易，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了，您不能不防着点儿。”

谭北斗沉吟了片刻，点点头道：“你们俩说得也有点道理，赵六指儿出了名的奸诈，出了名的狠，我还真得防着他点儿……”

姓郝的瘦汉子站了起来，道：“老爷子，那我……”

谭北斗微一摇头，道：“不急，等他从西跨院那三兄弟手里接过傅天豪来再说不迟。”

“不对吧？老爷子。”白净脸高个子道：“赵六指儿要是一旦把傅天豪交到西跨院，那三兄弟绝轻饶不了他，纵然留个活口，只怕也比死人强不到那儿去，赵六指儿能跟他有什么交易，即使放了他，他能走出多远去？”

姓郝的瘦汉子一怔道：“对啊！”

谭北斗皱眉沉吟，道：“要照这么看，赵六指儿跟傅天豪之间，又不像有什么……”

白净脸高个子道：“老爷子，赵六指儿真会那么仁尽义至把傅天豪交到西跨院去么？”

谭北斗目光一凝，道：“老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净脸高个子淡然一笑道：“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您刚说过，赵六指儿这个人既奸诈又狠，要傅天豪是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不信他会把傅天豪先交到西跨院那边去。”

谭北斗脸色变一变，道：“不至于吧，再怎么着孙老三跟他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了，面子事儿他不会不顾着点儿。”

白净脸高个子道：“老爷子，怎么您也有一时的糊涂，人现在在赵家人手里，赵六指儿要是先有跟傅天豪谈过什么交易，说得顺利，双方都点了头，赵六指儿还会把他交到西跨院去么，随便编个什么理由派个人往西跨院一送，姓展的人在人家地盘儿里，又敢怎么样！”

谭北斗道：“这个……”

白净脸高个子接着说道：“老爷子，傅天豪对赵六指儿虽是个威胁，毕竟傅天豪要到北边来活动的时候少之又少，他不会轻易自找麻烦，树这么一个强敌的，您已经不在公门了，要没什么企图，他岂会这么爽快，一口答应帮咱们这个忙。”

谭北斗脸色又变了一变，道：“老大，你去打听打听，傅天豪送到西跨院去没有，外头问不出就到西跨院去一趟，记住，千万别露出声色。”

姓郝的瘦汉子恭应一声走了出去。

谭北斗手在桌上拍了几下，道：“希望这件事别那么复杂，要不然咱们可就为难了。”

白净脸高个子道：“没什么好为难的，他跟咱们来暗的，咱们也跟他来暗的，其实，您已把四残安插在外头了，只招呼一声，他们马上就能赶到，赵六指儿再大的势力，再雄厚的定力，这座赵家大院里也不过这么几个人，他要是跟傅天豪有什么暗盘，西跨院那三兄弟心里只怕也不会痛快，您说，咱们又怕他赵六指儿个什么？”

谭北斗霍地转头，凝目良久才道：“老二，你不但比你大哥行，简直要青出于蓝了。”

白净脸高个子笑笑说道：“我怎么敢跟您比？”

又谈了没几句，姓郝的瘦汉子推门走了进来。

谭北斗忙问道：“怎么样，老大？”

姓郝的瘦汉子脸色凝重，道：“老爷子，让老二说着了，听说赵六指儿改变了心意。”

谭北斗霍地站了起来道：“赵六指儿没把人交到西跨院？要先跟傅天豪了断他们之间的过节，再把他交到西跨院去……”

白净脸高个子阴阴的笑，说道：“让他们三兄弟等着吧。”

谭北斗道：“老大，你这是那儿来的消息？”

姓郝的瘦汉子道：“我刚到西跨院去了一趟，正好碰见赵六指儿的大徒弟‘猴儿脸’崔护在那，我亲耳听见的。”

谭北斗道：“那，现在傅天豪在那儿？”

姓郝的瘦汉子道：“当然是还在赵六指儿手里。”

“废话。”谭北斗两眼一翻，道：“我还能不知道他还在赵六指儿手里，我是问：傅天豪人现在什么地方？”

姓郝的瘦汉子道：“您想嘛，还能在哪儿，准是在后院里。”

谭北斗转脸望向白净脸高个子，道：“老二，你看……”

白净脸高个子道：“让我先问问大哥……”

他顿了顿，接道：“大哥，西跨院那几位可有什么反应？”

姓郝的瘦汉子道：“这个……没听他们说些什么，不过心里不痛快那是难免的，要是我，我心里会不痛快的。”

白净脸高个子道：“你到西跨院去，‘猴儿脸’看见你了么？”

姓郝的瘦汉子道：“他在屋里，我在外头，他没看见我，怎么？”

白净脸高个子沉吟了一下，转望谭北斗道：“老爷子，咱们在中间挑他一下，您看妥不妥当。”

谭北斗道：“怎么个挑法？告诉西跨院那三兄弟，说赵六指儿跟傅天豪有暗盘交易。”

白净脸高个子道：“当然不能这么明显……”

点了点头，沉吟着接道：“要是咱们能抓住点儿证据，那就更好了。”

姓郝的瘦汉子道：“你这话等于没说，抓什么证据？上那儿抓证据，人家开香堂了断过节，不让外人走近，咱们能往后院闯么？”

白净脸高个子道：“这又不是打官司，问案子，非要什么确切证据不可，我的意思是咱们得想个办法摸着点儿道儿，单靠空口说白话那是起不了大作用的，咱们只是凭推测，万一不是这么回事，咱们岂不成了两边儿得罪人？”

姓郝的瘦汉子道：“我知道，可是咱们既不便进后院去，又上哪儿摸一点儿边儿去。”

白净脸高个子道：“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一旦他开了香堂，咱们是不便到后院去，可是在他还没开香堂之前，咱们进去个一两趟可也算不了什么。”

姓郝的瘦汉子道：“进去干什么，找谁去，问赵六指儿，他会告诉你，那是作梦。”

白净脸高个子看了他一眼道：“要照你这么说，咱们只有待在这东跨院

里，等赵六指儿跟傅天豪暗盘交易，等着赵六指儿出卖朋友了？”

姓郝的瘦汉子道：“我不是这意思，可是……”

谭北斗皱着眉摆手道：“好了，老大，你们这样抬杠能抬出个办法来么？真是……”

转望白净脸高个子道：“老二，你有什么法子？”

以往，谭北斗大事总是交给老大去办的，“沙河镇”那一趟就是好例证。

真论起工夫来，姓郝的这个老大已得他八九成真传，在三兄弟中也显他为最。

可是，现在，谭北斗开始问计于老二了，凭心而论，论心智，这个老二是比老大强。

浓眉大眼的老三一直没说话，不知哪一样是他的长处。

白净脸高个子笑了笑：“您跟大哥都坐下来，咱们从长计议，好好商量商量。”

谭北斗很听他的，当即坐了下去，而且招了招手，示意姓郝的瘦汉子也赶紧坐下。

夜色是宁静的，是美的，是一种迷蒙的美，就跟一朵雾里的花，一个雾里的美人似的。

后院那浓密的林木之中，有一座精雅小楼，楼头那间屋，桌上那盏八角琉璃灯的灯光，是异常柔和，门儿开着，纱窗掩着，灯光难以外泄，屋里的春暖也泄不出一丝丝。

凤妞儿换了一袭晚装，蝉翼般的轻纱晚装，雪白的肌肤，成熟的胴体，美好的体态，在这座小楼上，在这种灯光下，能让任何一个男人疯狂。

她，静静地，坐在床前，床上，静静地躺着的傅天豪没脱衣裳，连鞋袜都没脱，脸上的伤口已止了血，溅在领子上的血都变得紫黑紫黑的。

那个伤口，不怎么大，也不怎么深，可是现在看，它是怕人的，尤其是在这么一张脸上，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也让人恨不得马上举手把它抹去，无如它并不是画上去的。

凤妞儿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她一双眼直盯在傅天豪脸上，她的一双目光比那灯光还要柔。

楼里外好静好静，凤妞儿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也能听见傅天豪的心跳。更漏一声声，没人去听它，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傅天豪哼了一下，他脸上的肌肤也抖动了一下，凤妞儿伸出她那只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玉手，按住了傅天豪一只手。傅天豪身躯一震，两眼霍地睁了开来。

凤妞儿开了口，话声是那么轻柔：“你醒了。”

傅天豪目光一凝，一怔，挺身便要起来，可是他只是身子动了一下，并没有坐起来。

凤妞儿接着说道：“你醒是醒过来了，可是没有解药，你永远别想动弹。”

傅天豪没再动，一双目光紧紧地盯在凤妞儿脸上，老半天，突然开口说道：“原来如此，你们真用心良苦啊！”凤妞儿眨动了一下美目，道：“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傅天豪道：“我没有忘记，今后恐怕也忘记不了。”凤妞儿倏然一笑，道：“希望如此，不管是好是坏，我都高兴。”

傅天豪道：“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凤妞儿道：“宛平城外，赵家大院。”

傅天豪一怔道：“‘宛平’城外，赵家大院。”

凤妞儿道：“北六省黑道总瓢把子赵六指儿的家。”傅天豪吁了一口气道：“我久仰，可是我没想到会躺在这儿，我的造化不小，你在这儿陪着我，有这种舒服的地方，只怕赶都赶不走我。”

凤妞儿道：“没有解药，你动都难动一下，还奢谈什么走，那用得着什么？”

傅天豪道：“那么你坐在这儿是……”

凤妞儿浅浅一笑道：“这是我的卧房，夜已经深了我正打算安歇，你没见我连衣裳都换了么！”

傅天豪似乎这才看见眼前那美好的，那诱人的，忙把目光转向一旁，同时，他也闻见枕畔有一股淡淡的兰麝幽香，他可以不看，但是他不能不闻。

凤妞儿接着说道：“现在，是不是还赶都赶不走你？”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我只能说，你的手段高明，厉害……”

凤妞儿道：“还带点卑鄙，是不是？”

傅天豪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凤妞儿笑笑说道：“记得‘张家口’我要告诉你没告诉你的那件事儿么？”

傅天豪道：“现在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凤妞儿道：“太迟了，是不是？”

傅天豪道：“迟了！”

凤妞儿道：“至少你现在完全在别人的控制下，要不让你动，你就永远不能动一下……”轻轻吁了一口气，道：“有时候，一个人是不能太固执的，吃亏的总是自己。”

傅天豪道：“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自己固执得并没有错。”

凤妞儿道：“怕只怕你没有方法永远固执下去，也怕只怕你没有办法永远守身如玉。”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你是个姑娘家……”

凤妞儿缓缓说道：“我打个比方你听，一个坐惯了牢的人，并不在乎多坐一次，何况这次是他心甘情愿坐的？”

傅天豪怔了一怔，莫可奈何的道：“姑娘，你，你这是何苦？”

凤妞儿浅浅一笑道：“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也许因为你是‘大漠龙’傅天豪吧！”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我现在后悔……”

凤妞儿道：“来不及了，除非你能够活着离开这儿……”

傅天豪要说话，凤妞儿却已接着说道：“我告诉你件事儿，就是在张家口我要告诉你的那件事儿……”

傅天豪道：“现在还不够明白么？”

凤妞儿摇头说道：“你只明白了十分之三，还有十分之七你不明白，我告诉你‘大鹰爪’谭北斗已经辞去了直隶总捕的职务，他现在跟他那三个徒弟就在这赵家大院里。”

傅天豪猛然一怔，道：“原来是他……”

“厉害吧？”凤妞儿笑笑说道：“你仍然没能翻出他的手掌心去。”

傅天豪定了定神道：“谭北斗虽然是我的冤家对头，可是我仍不否认他是个思想细密，老谋深算的人物。”

凤妞儿道：“你知他颇深。”

傅天豪迟疑了一下道：“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辞掉直隶总捕的职务……”

凤妞儿道：“谭北斗的心胸相当狭窄，他咽不下一口气去，你跟红娘子都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所以他要辞去这个官差，就是为了放手跟你们俩周旋到底。”

傅天豪呆了一呆，吁了一口气道：“谭北斗是个有骨气的人，只是他这种报复之心太可怕了。”

凤妞儿道：“有了长城外栽的那个跟头，所以谭北斗辞去了官差找上了赵六指儿，有了谭北斗找上赵六指儿，再以前些日子赵六指儿带着我到‘张家口’走了一趟，有了赵六指儿跟我的这趟‘张家口’，‘无情剑’展熊飞死了两个徒弟……。”

傅天豪两眼一睁，道：“展熊飞的两个徒弟是你跟赵六指儿……”

凤妞儿摇头说道：“赵六指儿北六省这总瓢把子身分，竟会动手去杀人么？他动口就行了，杀人的是老三孙伯达的徒弟罗玉成。”

傅天豪一怔道：“这，展熊飞知道么？”

凤妞儿瞟了他一眼道：“瞧你问的，展熊飞要是知道，还会找你拼命么？这件事的真象，他兄弟中只有一个人知道，行三的‘追魂夺魄日月飞轮’孙伯达。”

傅天豪简直想叫，可是他没叫，道：“这，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凤妞儿道：“孙伯达出身关外绿林，原是黑道上的人物，当年跟赵六指儿有来往，投靠‘红帮’后一直有来往，赵六指儿要他把‘红帮’在‘张家口’一带的势力吃掉，然后把‘张家口’这一带交给他，有这些好处，你说他听不听赵六指儿的。”

傅天豪道：“孙伯达也算得老江湖了……”

“当然。”凤妞儿道：“孙伯达这个人心智深沉，极具城府，并不好惹，可是要是赵六指儿真有野心，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傅天豪道：“赵六指儿真有这野心？”

凤妞儿道：“赵六指儿有这野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张家口’是个要地儿，每一季的油水更惊人，这么一块肥肉老挂在他嘴边儿，你说他怎么能不动心，以往，他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是你跟谭北斗给他带来的。”

傅天豪道：“这件事，谭北斗知道么？”

凤妞儿道：“谭北斗现在还蒙在鼓里，不过我相信瞒不了他多久，就是他知道又能怎么样，现在他就跟条没主子可仗的狗一样，什么人都能踢他一脚，现在求托庇于赵六指儿的屋檐下还怕来不及呢，再说谭北斗这个人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不关他疼痒的事，他是不会管的。”

傅天豪扬了扬眉，道：“原来这里头还有个这么大的阴谋，我不知道便罢，既然知道，怎么能不管……”

“你管谁呀，我的爷。”凤妞儿瞟了他一眼道：“你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儿，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你还是管管自己的事儿吧！”

傅天豪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他忽然把一双目光凝注在凤妞儿那张吹弹欲破美艳娇靥上，道：“姑娘，你怎么会告诉我这些个。”

凤妞儿淡然一笑道：“那有什么要紧，告诉你你还能把谁怎么样，我看你就是个要死的人了，该让你落个明白，是么？”

傅天豪道：“你看我是个要死的人了？”

凤妞儿道：“难道不是么？赵六指儿、谭北斗、展熊飞三兄弟都在这儿，他们哪一个能饶得了你呀？”

傅天豪道：“怎么，展熊飞三兄弟也在这儿！”

凤妞儿道：“他们自己没办法你，孙老三出的好主意，哥儿三个到宛平来求助于赵六指儿，表面上赵六指儿是卖了孙老三一个面子，其实孙老三是替赵六指儿把自己的兄弟带到了鬼门关。”

傅天豪默然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又能怎么样，运动都难动一下，一条命全掌握在人家手里，他没说话，怪的是凤妞儿也没说话，一直拿眼看着他，老半天，还是傅天豪开口：“姑娘，你是……”

凤妞儿道：“说好听点儿，我是赵六指儿的干女儿，说难听点儿，是赵六指儿的姘头，是他笼络人，控制人的工具，‘毒蜘蛛’杜步娇是我的妹妹，跟我一样是个可怜人，不过她比我得宠些，而且也比我有良心，只有她有解药。”

傅天豪又沉默了。

凤妞儿吹了一口气，然后缓缓说道：“我告诉赵六指儿说你有一批为数不小的藏宝，所以赵六指儿才没有马上把你交给展熊飞兄弟也没有马上杀了你，也难怪，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动心的。”

傅天豪猛然一怔，道：“怎么说，姑娘告诉赵六指儿，我有一批……”

凤妞儿突然抬手捂嘴打了个呵欠，道：“时候不早了，一天下来这些琐碎事儿能把人累死，我要躺下了，你往里躺躺。”说着，她挪身坐上了床沿儿。

傅天豪一惊忙道：“姑娘，这……”

凤妞儿望着他道：“怎么，不要固执了，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身躯一歪，躺了下去，紧紧贴在傅天豪身边，跟傅天豪枕的也是一个枕头。

傅天豪何止惊，简直还急，还气，道：“姑娘你……”

凤妞儿的话声在他耳边，幽香浮动，吹气吐兰，话声好低好低：“小孩子们都会唱‘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睡觉睡一头，白天吵架抓破了脸，到晚上还是一个花枕头’，你听过么？”

傅天豪心神震动，把脸转向里去，如今他所能的，也只有这样了。

凤妞儿“吃吃”地一笑，道：“何必呢，傅郎。”玉手一抬，桌上的琉璃灯灭了……”

琉璃灯一灭，小楼上刹时一片漆黑，黑得伸手难见五指，难见五指是难见五指，要是明知身边有这个人，而且肌肤相亲，耳鬓厮磨，要想摸摸他，碰碰他，那还是容易得很。

黑暗中，凤妞儿把一只粉臂搭在傅天豪胸口，她自己觉得她那只胳膊颤抖得厉害，一颗心也跳得很厉害。

傅天豪只苦在不能动弹，只有任人摆布，可是这回他既没急也没气，不但没急没气，却突然笑：“姑娘，看来你还嫩得很。”

凤妞儿怔了一怔，道：“我还嫩得很，你这话什么意思？”

傅天豪道：“瞧你，人激动，心已跳得那么厉害，一个老于此道的根本不会这样的。”

凤妞儿轻叹一声道：“原来如此啊，那你就错了，赵六指儿笼络人，控制人的工具，我能嫩到那儿去么？我比个窖姐儿强不到那儿去，就是想装也

不行啊，我之所以人激动，心跳得厉害，是因为现在我是跟你躺在一张床上，我心甘情愿，甚至有点盼望，有点企求，这种肌肤相亲，耳鬓厮磨的情景是最动人不过的、所以我激动，我心跳得厉害，你想嘛，一个人想要一样东西，茶不思，饭不想，连作梦都会梦到，一旦那样东西到了手，还能不高兴么，要是现在跟我枕一个花枕头的是别人，那就不同了，那不是我心甘情愿的，味同嚼蜡，甚至还会有点恶心，我不但不会激动，不会心跳，反而会跟木头般，跟个死人似的，一个女人要是这样，那该是最可怜不过的了。”

傅天豪道：“我倒觉得现在你也够可怜的。”

凤妞儿道：“那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只能让我过完今夜，明儿个一早让我死我都愿意。”

傅天豪轻轻叹了口气，道：“可惜我不能动。”

凤妞儿道：“你要能动呢？”

傅天豪道：“我不是柳下惠，我要是能动，有女投怀，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老实了。”

凤妞儿道：“你怎么突然看开了？”

傅天豪道：“很简单，我想通了，人生几何，及时享乐，我为谁守身如玉，为什么要自鸣清高，有块肉送到嘴边来，闭着嘴不吃，那是天下第一等大傻瓜。”

凤妞儿轻轻一笑道：“你白费心机了，我这儿没有解药。”

傅天豪道：“你错会了我的意思，我无意用这种手段赚取解药，难道你愿意我就这么跟块木头似躺着么？”

凤妞儿道：“当然不愿意，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好在你没有木头那么硬，没有木头那么凉。”

傅天豪道：“姑娘可真能凑合啊！”

凤妞儿道：“不凑合又能怎么办，也只好凑合了，其实，能这样已了却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愁苦了。”

傅天豪轻轻叹了口气道：“看来真没办法的是我，不是姑娘……”

一顿，话锋忽转，道：“姑娘这样儿，难道不怕赵六指儿不痛快。”

凤妞儿嘻地一笑道：“他有什么好不痛快的，惯了，我不是说过了，我本来就是他笼络人，控制人的工具，既然弄个笼络人，控制人的工具，没个大度量还行，何况今夜我对你这样，也是他的授意。”

傅天豪微微一愣，道：“这是赵六指儿的授意？”

“当然喽。”凤妞儿道：“不这样我怎么能赚出你的藏宝所在。”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可是我那来的……”

凤妞儿粉臂滑过他的胸口，那只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玉手立时按在了他的嘴上，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说你有藏宝，你就有藏宝，我要说你没有藏宝，你就是没有藏宝，懂么？”

傅天豪笑了，道：“我懂了，姑娘把赵六指儿唬得一愣一愣地，这么一来，就可以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把我带到房里来了。”

凤妞儿道：“不错，你说着了，一丝儿也不差。”

傅天豪道：“可是过了今夜，到了明天，姑娘没得到一个藏宝的地点，那怎么办？”

凤妞儿道：“我可以告诉赵六指儿，说你口风很紧，坚不吐露，让他用他那一套去整你去，反正已经了却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愁了。”

傅天豪笑了，道：“姑娘你好狠的心哪！”

凤妞儿道：“你才知道么？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刺，两者不为毒，最毒妇人心，要跟赵六指儿在一块儿久了，想不毒都不行，其实，你还是碰着个心善的，要是碰上我那个妹妹‘玉面蜘蛛’杜步娇，那就更有你受的了，她外号‘玉面蜘蛛’，你知这蜘蛛么？让你自己往网上碰，然后拿丝一层一层地把你缠上，等到饿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喝你的血……”

顿了顿道：“本来她是想要你的，其实由她出马到‘沙河镇’去对付你，也原本就是有条件的，擒住你这个‘大漠龙’之后先交给她，第二天是割你也好，剁你也好，都不关她的事儿，可是谭北斗的大徒弟‘瘦丧门’郝玉春在你脸上划了一刀，这一刀把她的兴头儿划没有了，她不要你了，我拣了个剩儿……”

傅天豪道：“姑娘说是谁在我脸上划了一刀。”

凤妞儿道：“是谭北斗的大徒弟，‘瘦丧门’郝玉春。”

傅天豪笑道：“这下谭北斗可出了气了。”

凤妞儿道：“你想报仇雪恨么？”

“报仇雪恨。”傅天豪笑道：“真要说起来，我该好好的谢谢他呢，要不是他这一刀，我岂不落进蜘蛛网里去了？”

凤妞儿呆了一呆，倏然一笑：“说得也是，我也该谢谢他，要不我怎么能拣这个剩儿……”

她笑得娇美已极，可惜傅天豪看不见。

她忽然打个呵欠，道：“折腾了一天，还真是累，睡吧，我帮你把衣裳脱了。”

她伸手就去解傅天豪下衣的扣子，傅天豪吃了一惊，忙道：“姑娘……”

凤妞儿“咦！”地一声道：“你不是想通了，看开了么，刚才你还只恨不能动弹的，现在又沉不住气了。”

傅天豪苦笑说道：“姑娘，我服了你了，行不。”

凤妞儿叹道：“你这人真是，三心二意，那像个昂藏七尺的男子汉，你不脱我要脱，我可不惯穿这么多衣裳睡觉。”

没听她再说话，只听见纱帐两边那一对网钩儿叮当响了一阵之后又静止了。

傅天豪轻轻叹了口气，道：“姑娘，你何苦这么作贱自己。”

没听凤妞儿说话，过了一会才听凤妞儿在他耳边轻轻说道：“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好不。”

她问傅天豪好不好，可是没等傅天豪答话，便开始说她的故事了，话声很低很低，低得只有傅天豪听得见。

凤妞儿说的故事一定很好听，奈何第三者一句也听不见。

东边天边忽泛起了鱼肚色，天亮了，天刚亮的时候，屋里头要比外头黑。小楼上那盏八宝琉璃灯已经点上了。

傅天豪躺在床上，一床大红缎面儿的被子只盖了一半儿，他侧着身躺着，直望着对面的妆台，从明亮的镜子里，他能看见两张脸，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是凤妞儿的。

看看他自己的脸，他并没有觉得怎么悲痛，他认为那不是他最重要的，

无损他顶天立地的人格，他仍然是仰不愧，俯不作的“大漠龙”傅天豪。

对谭北斗师徒，他只有点气，气他师徒不该那么卑鄙，那么阴毒，毕竟，跟他们师徒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再看看镜里凤妞儿那张脸，凤妞儿正在梳头，还没有施脂粉，可是那张娇靥却娇红欲滴，似乎带着一种新婚第二天，那种已为人妇的娇羞，已为人妇的乍惊还喜。

灯下镜里看个够的凤妞儿，比在“张家口”那夜还要娇艳，傅天豪为之神往，唇边浮现了一丝发自心底的笑意。

凤妞儿从镜里白了他一眼，哼道：“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看了还笑，可恶。”

傅天豪笑出了声：“这是我平生头一次看女儿家对镜梳妆，现在才知道为什么男人家总想站在镜前看娇妻梳妆，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朱庆余那首闺意献张籍水恁的动人处。”

凤妞儿立时停了玉梳低声吟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像么？”

傅天豪道：“此情此景，谁敢说不像，谁又能说不像。”凤妞儿那吹弹欲破的娇靥上掠过了一丝幽怨神色，手中玉梳猛力梳了几下头发，道：“下辈子吧！”

她没再说话，很快地梳好了头，又在脸上薄薄施了一些脂粉，站起来，转过身，含笑问道：“怎样？”

傅天豪正容道：“娥眉，清丽无限，不该是尘世中人。”

凤妞儿哼地一笑，道：“也配。”

就在这时候，楼下传来几声轻微的“叭”、“叭”异响，像是有人在弹指中。

凤妞儿眉锋一皱，低低说道：“在催了，可真急，也不管人家春宵苦短……”

一顿说道：“我下去了，你再躺会儿吧，过了这一会儿想躺都没了。”

傅天豪笑笑说道：“我还真不想离开这儿。”

凤妞儿道：“那由不得你，待会儿自会有人架你下去。”

满含忧怜地看了傅天豪一眼，转身开门走了出去。

傅天豪吁了一口气，闭上了眼。

天已经很亮了，可是庭院中还笼罩着迷蒙的晨雾。

凤妞儿袅袅行出了小楼，小楼前一棵大树旁站着“猴儿脸”崔护，他上下打量了凤妞儿一眼，含着笑说道：“大妹子，老爷子让我来问一声，事情怎么样？”

凤妞儿木木然一摇头，道：“没有用，跟块粪坑里的石头似的。”

崔护脸色一变道：“那是他活得不耐烦了。”

凤妞儿道：“话还没套出来之前，老爷子恐怕不会动他。”

崔护道：“可是老爷子却不能让他在咱们手里待太久。”

凤妞儿冷笑一声道：“谭北斗跟姓展的三兄弟中这种朋友要紧，还是那批藏宝要紧，这要看老爷子的选择了。”

崔护道：“话是不错，可是老爷子总不能让他老待在你房里，我这意思

大妹子你该懂。”

凤妞儿脸色微变，冷笑了一声道：“我懂，老爷子要连这点度量都没有，昨晚上何必把他送到我房里去，打当初也就不该让我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老爷子不愿意老让他在我身上占便宜是不是，那容易，你我两个人把他架下来，交给老爷子开香堂就是。”

崔护忙道：“大妹子，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唉，都是我这张笨嘴不会说话，惹得大妹子生气……”

凤妞儿道：“我怎么敢哪，什么人的气我都敢生，我有多大胆子敢生大师哥的气，请大师哥禀报了老爷子一声去，姓傅的非先要解药不肯吐实，是让我继续在他身上下工夫呢，还是这就交给老爷子处置，请老爷子三一言定夺。”

崔护忙道：“是，是，是，大妹子，我这就禀报老爷子去。”

他是说走就走，扭头快步而去。

凤妞儿脸上浮起了一片阴霾，香唇边上也浮起了一丝冰冷笑意……

突然，她似乎有所警觉，脸上的阴霾唇边的冰冷笑意一时俱敛，霍地左顾，她望着七八丈外一株大树问道：“谁呀？”

“凤姐好敏锐的听觉！”一声轻笑，那株大树后面走出个人来，是罗玉成，他一脸的笑意，笑得不怀好意。

凤妞儿脸色微微一变，道：“老么，是你。”

罗玉成走近一揖，躬身道：“凤姐，你早啊！”

凤妞儿一双眼神像利刃般，盯着他道：“你什么时候来的？”

罗玉成道：“来了半天了。”

凤妞儿道：“这么早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罗玉成笑笑说道：“想凤姐啊，都快想疯了，所以冒着雾，踩着露水一大早我就进了后院，凤姐看，我衣裳还湿着呢，心疼不？”

凤妞儿眉锋一皱，轻声说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敢在这儿跟我嬉皮笑脸的。”

罗玉成眨眨眼，道：“凤姐，我可不比你那崔大师哥啊，咱俩关系不同，是不是？”

凤妞儿狠狠地盯了他一眼道：“老么，算你厉害，只是这后院是老爷子住的地方，可不许人随便闯的。”

罗玉成眯着眼看了凤妞儿一下，倏然一笑道：“别吓人，行不，我们老爷子跟赵六指儿叔的关系算是不同，是不。”

凤妞儿没说话，看了他老半天才道：“说罢，你到这儿来是来干什么的？”

罗玉成道：“我刚才不是说么……”

凤妞儿道：“老么，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我这个人不怕谁揭短，抓破了脸大家都不好看，要坏了三大爷的事，倒霉的是你不是我。”

罗玉成不笑了，“哎哟”，一声道：“凤姐，干嘛说着说着就动火儿，咱们姐弟之间逗逗也不行么，比起谭北斗跟我们大爷，二大爷他们，咱们算是自己人，是不。”

凤妞儿凤眼一瞪，道：“老么，你……”

罗玉成忙道：“别生气，别生气，我说，我说，行不？”

凤妞儿脸色稍缓，可是没说话。

罗玉成看了她一眼，咧嘴一笑，笑得淫邪。

“凤姐，你的心愿总算遂了，兄弟我一夜没得安枕，你这里却好不舒服，所以我一大早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再安安兄弟我的心。”

凤姐儿倏然一笑，笑得娇媚无限：“既然有了个开头儿，还怕没第二回？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罗玉成两眼奇光一阵闪动，道：“凤姐，该给兄弟我个准时候了。”

凤姐儿扬了扬眉，道：“那要看傅天豪什么时候说实话了。”

罗玉成目光一凝，道：“傅天豪说实话么，他说什么实话。”

凤姐儿笑笑，没说话。

罗玉成道：“凤姐，咱们可不是外人啊！”

凤姐儿道：“我没说咱们是外人，可是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总之一句话，不管有什么好处，少不了三大爷的就是。”

罗玉成看了看她，一点头道：“好吧，既然这样我就不问了，只是咱们的事儿……”

凤姐儿道：“我不说了么，那要看姓傅的什么时候说实话，只等他说了实话，我的任务就完了，到那时候你还愁上不了我这座小楼么！”

罗玉成笑了，举手一揖，道：“凤姐，兄弟这儿先谢了，但愿姓傅的他早说实话，让兄弟我能早点上凤姐这座小楼，说真格的，兄弟我想凤姐快想疯了，凤姐忙吧，我走了。”

他转身要走。

“慢点儿。”凤姐儿伸手拦住了他，道：“老么，我刚才告诉你的，你可千万别给说出去，这是我们老爷子跟三大爷的大事。”

罗玉成道：“兄弟我知道，咱们是什么关系，这还用凤姐你交待么？”

“还有。”凤姐儿道：“大哥、二哥是你杀的，傅天豪已经知道了。”

罗玉成吃了一惊道：“他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凤姐儿道：“当然是我告诉他的呀。”

罗玉成一怔，旋即脸色一变，道：“凤姐，你怎么告诉他这个……”

凤姐儿道：“傻子，我不告诉他这个能赚得他的心么，要不能赚得他的心，我又怎么能套他的实话来，傅天豪既落进了咱们手里，那一个会轻饶了他，难道你还怕他找你算帐不成，瞧你吓得那个样儿，没出息。”

罗玉成笑了，笑得有点不自在，道：“刚才我那知道凤姐的用心……”

凤姐儿道：“现在知道了么？”

罗玉成道：“知道了，凤姐都告诉我了，我还能不知道？”

凤姐儿道：“那你就走吧，别让我大师哥碰上了，他生性多疑，要让他在我们老爷子耳朵边儿上两句，咱们可都不好受。”

罗玉成嘴硬，其实他还真怕，忙答应了两声转身走了。

他走了，凤姐儿也转身走向小楼，当她转过来的时候，她笑了。

她那双诱人的香唇边泛起了一丝很得意，很得意的笑意。

十一

不远处有两个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左边那一个躲在长廊尽头的屋角后，右边那一个站在了离小楼十一二丈远近的那座假山旁，看样子他不像有意躲着偷听，而像要走向小楼，走到假山旁停了下来，左边那一个满脸是笑，右边那一个脸色发白，刷白刷白的。轻快步履响动，崔护像一阵风般到

小楼前，他叫住凤妞儿，然后到凤妞儿跟前低低说了两句，凤妞儿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了小楼。

崔护又像一阵风般走了，凤妞儿进了小楼，崔护也走得没了影儿。那两个，左边那一个，跟右边那一个，也先后从长廊尽头那处屋角处跟那座假山旁消失不见了。

傅天豪睁开眼望着凤妞儿进了屋。

在楼上跟在楼下，凤妞儿她判若两个人，上了楼她就笑吟吟地，而且出奇的娇柔。

她进门便道：“算你运气好，赵六指儿让我在你身上还继续下工夫。”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谢谢赵六指儿，不是他我真没这份艳福。”

凤妞儿白了他一眼，嘖道：“贫嘴……”

挪身坐在床沿儿上，望着傅天豪道：“我原以为‘大漠龙’是个永远扳着脸不会笑的，孰不知不但你会笑还有这么一张贫嘴。”

傅天豪道：“我也有扳着脸不会笑的时候，不过那要看是什么时候，对谁，是么？其实，谁都一样，刚才在楼下的你跟现在的你就绝然不同。”

凤妞儿道：“那是因为我一见他们就讨厌，甚至于恶心，难道说你不讨厌我。”

傅天豪道：“我拿你当朋友，当红粉知己。”

凤妞儿道：“因为我这个人还不错，不是那种头顶上长疮，脚下流脓，坏透了的人。”

傅天豪道：“凤姑娘，我发现了你隐藏着善良的一面，那是难能可贵的。”

凤妞儿眼圈儿突然一红道：“这么多年，终于让我碰上一个拿我当人，甚至拿我当朋友，许我为红粉知己的人了，尤其这个人是你，即使是假的我也信。”

傅天豪道：“凤姑娘，我并不希望你救我，我只希望你能挣脱这个邪恶圈儿……”

凤妞儿微一摇头，黯然说道：“太迟了，傅郎，我是隔着墙吹喇叭，名声在外，一旦走出去，受不了人们的目指。”

傅天豪道：“凤姑娘……”

凤妞儿伸手按上了他的嘴，道：“不谈这些了，跟你在一起，我本来很高兴，可是一提起这些就想哭，我要告诉你，虽然赵六指儿让我在你身上继续下工夫，可是他这种主意不会维持太久，过不了晌午他就会改变主意的，你心里最好有个准备。”

傅天豪讶然说道：“这是为什么？”

凤妞儿道：“刚才我在楼下跟罗玉成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么？”

傅天豪道：“听见了，不过没听完全，怎么？”

凤妞儿道：“我不是说给你听的，我是说给躲在不远处的另两个人听的。”

傅天豪道：“另两个人是谁？”

凤妞儿轻声道：“谭北斗的大弟子，展熊飞的七徒弟。”

傅天豪一怔，旋即说道：“你看有用么？”

凤妞儿道：“至少他们两方都对赵六指儿动了疑，谭北斗老奸巨滑，或许会不动声色，展熊飞跟张保可不是能忍这份仇恨的人，要不然他们也不会

三番两次地找你了，再加上谭北斗暗中一挑，只怕过不了多久就有得热闹瞧了。”

傅天豪道：“凤姑娘，这话可是你说出去的。”

凤妞儿微一摇头道：“别担心我，换别人不要紧，只要别换赵六指儿就行了，听我刚才始终没明提藏宝的事？”顿了顿道：“没这么做之前，我急着这么做，一旦这么做了之后我却又后悔了，这么一来势必逼得赵六指儿改变主意不可，他一改变主意，你在这儿就待不久了。”

傅天豪道：“这就跟害了病非打针不可一样的道理，扎一针病就好了，怕扎针永远让病魔缠身，长痛何如短痛。”

凤妞儿道：“赵六指儿出了名的狠毒，我怕你受不了……”

傅天豪倏然笑道：“没什么受不了的，受不了也得受，他只要别让我落个残废……”

凤妞儿机伶一颤，突然摇头，道：“不，我绝不能让他碰你一下，你不知道，只要他一伸手，不死也会落个残废。”

傅天豪眉锋微微一皱，道：“凤姑娘……”

凤妞儿摇头说道：“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不让他动你。”

傅天豪道：“凤姑娘，要救我只有一个办法。”

凤妞儿道：“我知道，可是只有杜步娇才有解药，一时半会儿我没办法从她那儿拿到解药，只有再等，等机会……”

只听一阵吆喝声遥遥传了过来，凤妞儿一凝神，旋即说道：“西跨院闹起来了……”

傅天豪道：“展熊飞、张保跟他那几个徒弟，只怕一个也活不成了。”

凤妞儿道：“那怎么会，一个孙伯达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傅天豪道：“凤姑娘，你糊涂了，这件凶案一旦揭穿，展、张二人不但会跟孙伯达划地绝交，割袍断义，非杀罗玉成不可，而且也一定会跟赵六指儿翻脸，孙伯达是赵六指儿一伙儿，尤其赵六指儿已有霸占‘张家口’地盘之心，你想，赵六指儿会让他兄弟活着离开赵家大院么。”

凤妞儿呆了一呆道：“照这么说只怕孙伯达师徒也活不成

了，赵六指儿杀了展、张二人后，孙伯达已经没利用价值，何况他原先打的就是先除展、张二人，再杀孙伯达的主意。”

傅天豪一叹说道：“他兄弟一向所学都不俗，要是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只怕赵六指儿难以动‘张家口’分毫，奈何他三兄弟之间自己先起了内哄，又来到赵六指儿地盘之内？”

傅天豪这里刚刚把话说完，西跨院那阵阵的叱喝声，适时归于沉寂，傅天豪叹了口气，接着道：“完事了。”

凤妞儿缓缓说道：“只怕赵六指儿他们，很快地就要到这儿来了。”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话是姑娘说出去的，更是赵六指儿一旦追究起来……”

凤妞儿脸色变了一变，道：“不要紧，我自有办法应付傅天豪忽一凝神，道：“姑娘，有人来了。”

话声方落，楼下响起了一阵急促弹指甲声。

凤妞儿站了起来，道：“你快躺着吧，我下去看看去。”

她没容傅天豪说话，袅袅行了出去。

凤妞儿下了楼，她的神色相当平静，“猴儿脸”崔护带着两个人站在楼

门口儿，他的脸色却不大对，凤妞儿一出来他便道：“大妹子，老爷子让我把姓傅的带到花厅去。”

凤妞儿清楚地看见崔护衣裳上有几处血迹，她目光一凝，道：“大师哥，你怎么了？”

崔护笑笑，笑得有点不自在，道：“没什么，吃咱们这碗饭的，身上还少得了血迹么，别耽搁，大妹子，老爷子在花厅等着呢。”

凤妞儿道：“怎么回事儿，大师哥刚才不是说，老爷子要我继续在姓傅的身上下工夫么？如今怎么又要……”

崔护道：“事情有了变化，老爷子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凤妞儿没说话，凝望着崔护半天才道：“这么说，以后没我的事儿了？”

崔护道：“大概是吧，不过老爷子也让大妹子跟我到花厅去一趟。”

凤妞儿微一点头，道：“好吧，大师哥在这儿等等，我上去换件衣裳……”

崔护截口说道：“大妹子，别耽搁了，没那么多工夫，都是自己人，还要换什么衣裳。老爷子脾气大妹子你最清楚，要是让他等急了，发了火儿，我可担待不起……”一顿继道：“上去把姓傅的架下来。”

他身后那两个黑衣壮汉答应一声，一起扑向小楼。凤妞儿没动，也没再说话，只拿一双凤目紧紧地盯着崔护，她知道事情不对了。

崔护不让她再上楼去，分明是防她跟傅天豪“串供”，她开始思索对策了。

崔护让她看得很不自在，一双目光根本不敢跟凤妞儿的凤目接触，他只望着楼门口。

楼梯登登响，那两个黑衣壮汉粗暴地架着傅天豪下来，龙困沙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傅天豪仍然全身醉软无力，只有任人摆布，可是他见着凤妞儿不能不问一声：“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儿……”

凤妞儿脸色一寒，道：“我也不清楚，跟他们去吧，到时候就知道了。”

“猴儿脸”崔护一偏头，那两个黑衣壮汉架着傅天豪走了，把傅天豪都架离了地。

崔护随后冲凤妞儿道：“大妹子，走吧？”

其实，用不着他催，凤妞儿心里比谁都急，她是要赶紧到花厅去。

凤妞儿在前头走，“猴儿脸”崔护紧紧跟在她身后，生似怕她跑了一般，他错了，这时候要让凤妞儿走只怕凤妞儿都不会走。

那两个黑衣壮汉架着傅天豪进了花厅，凤妞儿跟着进了花厅，花厅里十几个人，可是鸦雀无声，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花厅里不像个开香堂的样子，没有腊烛没有香，也没有祖师爷的神位，只有赵六指儿坐着，跟尊佛似的，寒着一张脸，脸色阴沉得不得了。

杜步娇紧挨着他身后站着，一只手还搭在赵六指儿的肩头上，要在平时，赵六指儿的一身骨头早就酥了，他不会任杜步娇站在他身后，一定把杜步娇拉在了他的腿上。

如今，或许是因为心里气，没那份闲情逸致，再不就是当着这么多人，说什么他也得装装，他跟前摆着一张大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盘盘的水果，有皮儿薄、个儿大、水儿多的水蜜桃，有颗颗赛珠子、色呈紫红，引人垂涎成串儿的葡萄，有既细又嫩鸭儿梨，有……算算总有七八样之多，无一不是珍品。

赵六指儿可真会享受，这些东西寻常人家别说吃了，一辈子也难看见几

回，他的另几个徒弟跟手下得力的几个爪牙站在桌子两旁，一个个跟泥塑木雕的一般，运动都不动一动。

倒是杜步娇，隔没一会便摘个葡萄放进了那张诱人的小嘴里，嘴里吃着葡萄，一双能勾人魂儿的妙目却一眨不眨地望着刚进来的凤妞儿，一副幸灾乐祸模样儿。大厅里的气氛，赵六指儿的那张脸，再加上杜步娇的神色，凤妞儿马上又多明白三分。

两个黑衣壮汉可是够粗暴的，进得花厅砰然一声就把傅天豪摔在了八仙桌前，可怜傅天豪身子醉软，四肢乏力，一下被摔得结结实实，幸他扭头把脸避开了，要不然非摔个满脸儿不可。

凤妞儿却连看也没看傅天豪一眼，迳直走到八仙桌前，往桌前一站，扳着脸道：“老爷子，我来了。”

赵六指儿两道眉毛一耸，似乎就要发作，可恰这时杜步娇搭在他肩上那只手动了一动，他两道眉毛马上落了，打鼻子里“嗯”了一声道：“老大告诉你了吧，我要开香堂……”

凤妞儿道：“我正要问问老爷子您这是什么意思，是嫌我办事不力，还是……”

赵六指儿道：“我也正要告诉你，西跨院那边儿出了事儿……”

凤妞儿目光一凝，道：“西跨院那边儿出了什么事儿。”

赵六指儿两眼一翻道：“你没听见动静么？”

凤妞儿道：“听是听见了，可是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杜步娇吃了一颗葡萄，随手一扔葡萄皮儿，娇笑说道：“小楼春暖，凤姐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几乎跟我们都隔绝了，当然不会知道外头出了什么事儿。”

凤妞儿眉梢儿一扬，道：“二妹，你这话什么意思，这可是老爷子的意思，我也是拣人家的剩儿。”

杜步娇笑笑说道：“我知道这是老爷子的意思，可是我要问问，凤姐照老爷子的意思做了多少？”

凤妞儿“哦”地一声，突然笑了，是冷笑：“我明白了，敢情有人怪我办事不力啊，那要看怎么说了，碰见这么个嘴比瓶口还紧的人，我相信就是换换口味你也没办法，再说他开出了条件先要解药……”

杜步娇娇笑一声道：“成不成倒不怎么要紧，要真碰上一个嘴比瓶口还要紧的人，我还是真照样没办法，不过我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我不干。”

凤妞儿冷冷一笑道：“你的意思我懂，只是这还要二妹你帮忙，你本着解药不放，我就是想先赔上身子上都没办法，是不？”

赵六指儿的脸色突然间好看了不少，一抬手，道：“好了，好了，你们姐儿们不要吵了，办正事要紧……”

杜步娇眉目皆动，娇笑一声道：“老爷子可真是疼凤姐啊，疼得让人吃味儿，只要凤姐没吃亏，有天大的事儿也不在乎了。”

这话赵六指儿岂能不懂，可是装没听见，目光一凝，望着凤妞儿道：“我告诉你，孙老三师徒干的事儿，不知道怎么让展老人跟张老二知道了，他两个一火，就跟孙老三插了香头儿，而且要杀孙老三的徒弟，我不能让他们在赵家大院斗狠闹事儿，更不能让他们洒得我赵家大院到处是血，我把他们全劝住了，事儿是平了，可是我的大事也泡了汤，我要问问你，展老大跟张老

二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

凤妞儿道：“老爷子您问我？”

杜步娇娇笑一声道：“今儿早上有人看见展老大七徒弟白君武从后院出去，看见凤妞儿跟孙老三的好徒弟罗玉成在小楼前说过话，不问凤姐问谁呀？”

凤妞儿道：“跟孙老三徒弟说说话，应该没什么要紧，至于白君武进过后院，这后院里住的不只我一个人，是么？”

杜步娇笑笑说道：“话是不错，只是凤姐跟罗玉成的谈话，要是让白君武听见了，凤姐是有意说给白君武听的……”

凤妞儿道：“二妹认为是这样么？”

杜步娇道：“我只是这么猜猜，事关重大，做妹妹我又怎么敢妄下断语，凤姐说是不是？”

凤妞儿目光一转，一双动人美目落在赵六指儿脸上，笑嘻嘻地道：“老爷子，您又是怎么个看法？”

赵六指儿干咳一声道：“这个……我只是问问，你有没有跟罗玉成提这件事，知道不知道白君武也在后院里？”

凤妞儿浅浅一笑道：“看来老爷子跟二妹都这么爱护我，心里想说的话也都不便直说，我看还是我自己说吧……”微一点头，道：“不错，这件事我跟罗玉成提过，告诉罗玉成说我已经把真象告诉姓傅的，我知道当时白君武就在假山旁。”

杜步娇一笑说道：“这不就得了么，凤姐啊，你可真帮了咱们老爷子的大忙了，老爷子待咱们也不薄，你可也算得报了恩了。”

赵六指儿脸色一白，冷笑说道：“正如二丫头所说，你可真帮了我的大忙，我待你不薄，你可也是算报了我的恩了。”

凤妞儿道：“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懂，只是我要问一问，我哪一点做错了？”

赵六指儿双眉一扬，砰然一声拍桌子：“你哪一点儿做错了，你还跟我装糊涂……”

他这一掌拍得不轻，八仙桌上的盘儿乱跳，一串儿葡萄翻滚下了地。

杜步娇俯身把它拾了起来，道：“瞧您，干嘛拿葡萄出气呀，它又没惹您，是大老远从‘吐鲁番’运来的，值多少银子一串儿，别人求还求不到呢！”一顿，又放回盘子里。

凤妞儿望着她笑了笑，然后转望赵六指儿，平静地道：“老爷子，我要问问您，您是知道这姓傅的不肯吐露一个字儿，照这么看，咱们得在他身上狠下一番工夫，可是东西两个院子里都有人等着，您能把姓傅的抓在手里几天？您还要不要东西了？”

赵六指儿眼一瞪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就是把姓傅的抓在手里一辈子，谁又敢哼一声。”

凤妞儿道：“老爷子，咱们是以事论事，不是动意气的事，您久抓姓傅的不放，他们不敢明白表示什么，可是他们心里会不痛快，日子一久也难免动疑，老爷子，您是北六省的总瓢把子，不能这么对人，这样不能服人。”

赵六指儿冷笑一声道：“好啊你倒数落起我来，我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辈子难道还不如你不成。”

凤妞儿道：“老爷子，聪明一世的人，也有一时的糊涂。”

赵六指儿一瞪眼道：“那么，你说该怎么办？”

凤妞儿笑道：“我说该怎么办，老爷子，您问得好，问得真好，现在您可以抓住姓傅的，他是您一个人儿的，您爱抓他多久就抓他多久，要怎么折腾他就怎么折腾他，既不怕招人不快，也不怕招人动疑了，‘张家口’也成了您手掌心儿的东西，老爷子，您还求什么！”

赵六指儿静听之余，脸色刹那数变，凤妞儿把话说完后，他两眼一下子瞪得老大，道：“凤妞儿，这么说你是有意……”

凤妞儿淡然一笑道：“我不敢这么说，也不敢说帮了您的忙，成了您的事，只要老爷子别再以为凤妞儿吃里扒外没良心，我就很知足、很知足了。”

赵六指儿眉锋一皱，道：“凤妞儿，你……”旋即他陪着笑脸站了起来。

这时候杜步娇带笑开了口，她笑得不怎么自在，脸色也有点难看：“这么说，老爷子是错怪了凤姐了，只是，孙老三跟老爷子是少年的交情了……”

凤妞儿脸色一沉，道：“二妹，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不错，孙老三跟老爷子是有不少年的交情，这回也帮了老爷子不少忙，可是，事成之后老爷子打算怎么对付他，老爷子自己明白。”

杜步娇一怔，侧脸转望赵六指儿，道：“老爷子……”

赵六指儿干咳一声，抬手说道：“行了，行了，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

杜步娇眉梢儿一扬，道：“老爷子，西跨院碍手碍脚的已经没了，可是东跨院……”

凤妞儿冷冷说道：“大鹰爪谭北斗老奸巨滑，自己清楚他的处境，只要到头来给他一具傅天豪的尸首，他连一个屁也不会放。”

赵六指儿一点头道：“凤妞儿真是料事如神，西跨院闹翻了天，东跨院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完事之后我派人过去一看，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大鹰爪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着他那三个徒弟溜了。”

杜步娇一怔，道：“有这种事儿……”

凤妞儿冷笑道：“谭北斗果然不愧是老奸巨滑，一见风声不对，唯恐西跨院的事儿落在他头上，夹着尾巴就溜，他溜得是时候，要不然我就要劝老爷子也把他们一并发倒……”

赵六指儿目光一凝，道：“怎么回事，凤妞儿，难道你……”

凤妞儿道：“我还没告诉您呢，今儿早上我跟罗玉成在小楼说话的时候，后院里除了一个白君武之外还有一个谭北斗的大徒弟郝玉春，从这一点看，谭北斗这种朋友交不得，再加上他身边一共有七个人，却只带进赵家大院三个人，把另四个留在外头，更见用心叵测，这种人不该留该留谁！”

赵六指儿双眉一扬，道：“有这种事儿，怪不得他先溜了，原来他料准了西跨院要出事儿。”

凤妞儿冷笑一声道：“老爷子，他有没有在展老大、张老二两个后头烧了把火还很难说呢，您还是防着他点儿好。”

赵六指儿脸色一变道：“他要真在展老大、张二老两个后头烧了把火，他就是想坐收渔人之利，要真是这样的话，他绝不会远离……”

凤妞儿道：“所以我说您还是防着他点儿好。”

赵六指儿砰然一声拍了桌子，道：“他不称称自己的斤两，竟敢跟我……老大，带几个人给我搜搜去，一有发现马上往回报。”

崔护答应一声就要走。

凤妞儿抬手一拦，道：“慢着，老爷子，谭北斗虽然现在身后没了靠山，可是他本人是个老奸巨滑人物，经验历练两丰，身手也绝不含糊，再加上他三个徒弟跟身边四残，实力仍是相当得可观，也相当得扎手，您虽然是北六省的总瓢把子，可是咱们赵家大院毕竟只有这么几个人，目前犯不着跟他抓破脸……”

赵六指儿道：“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凤妞儿道：“咱们跟西跨院那三兄弟间的这件事，并不是两败俱伤，既不是两败俱伤，一时谭北斗他就绝不敢硬往咱们赵家大院闯，只要咱们不先找他，他就绝不会先惹咱们，唯一使他耿耿于怀的，只是这个姓傅的……”

赵六指儿道：“怎么样，难不成你叫我让给你？”

凤妞儿道：“那就要看老爷子您还要不要东西。”

赵六指儿道：“瞧这话问的，当然要，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要？”

凤妞儿正色道：“那么，您把这件事交给我办，放心么？”

“瞧你。”赵六指儿一皱眉道：“放心，当然放心，我不放心你放心谁。”

凤妞儿一点头，道：“那行，不过我话要说在前头，从现在起，凡事您得听我的，要不然这件事另请高明。”

赵六指儿听到凤妞儿让他凡事听她的，刚要皱眉，继而一听后话，他马上点了头，连道：“行，我都听你的，这件事完全由你做主，行么？”

凤妞儿道：“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上前一步向杜步娇伸出了手，道：“二妹，把解药给一粒。”

杜步娇微微一怔，旋即娇笑说道：“凤姐不是跟我闹着玩儿的吧？”

凤妞儿道：“你看我像是跟你闹着玩儿的么？”

杜步娇笑道：“凤姐，你要解药干什么？”

凤妞儿道：“总不会是往我自己嘴里放。”

杜步娇微一摇头道：“凤姐……”

凤妞儿道：“二妹，你听见了，老爷子说的，这件事完全由我做主。”

赵六指儿干咳一声，道：“二妞儿，把解药给你姐姐。”

杜步娇道：“老爷子，您糊涂了，放虎容易擒虎难，纵虎归山更是后患无穷……”

凤妞儿道：“二妹不给解药也可以，姓傅的藏东西的地方你来问，这件事我不管了。”

话落马上退向后去。

杜步娇眉梢儿一扬，冷笑一声道：“人人鼻子底下有张嘴，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就不信你会的我不会。”

她跨步就要上前，赵六指儿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沉声说道：“站住，把解药拿出来。”

赵六指儿自从收了这个“干女儿”，一直是托在手掌心儿里，凡事低声下气让她三分，连大声对她说句话都不曾有，如今居然拍桌子冲她吼了一声。

杜步娇一怔，刹时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突然，她从怀里摸出个小白瓷瓶扔在了桌上，然后双肩晃动，一阵风的扑出了花厅。

赵六指儿站了起来，可是旋即他又坐了下去，怒哼一声道：“惯得都不像样儿了，凤妞儿，就别管她，办你的事儿。”

凤妞儿眼皮也没抬一下，伸手抓起了桌上的小白瓷瓶，她转过身道：“来两个人把他扶到椅子上坐着。”

架傅天豪进厅的两个黑衣壮汉走了过来，一人拉一条胳膊把傅天豪拉起来按在了一张椅子上，凤妞儿摆摆手，那两个黑衣壮汉立即松了傅天豪退回去。

凤妞儿目光一凝，一双凤目紧紧地盯在傅天豪脸上，她突然笑了，笑着说道：“姓傅的，刚才你都看见了，也听见了，是不？”

傅天豪淡然说道：“姑娘，到现在我算是完全认错了你。”

凤妞儿道：“迟了，姓傅的。”

“不然。”傅天豪摇摇头道：“你们想知道的，还藏在我心里。”

凤妞儿道：“我知道，不过我认为你会说出来的，你不是要解药？你看见解药已在我手里。”

傅天豪道：“我看见了，除非你先给我一粒……”

“可以。”凤妞儿一点头道：“只是，我怎么知道，我把解药给你之后，你一定会把藏东西的地方告诉我。”

傅天豪道：“一样，姑娘，我不知道我把藏东西的地方告诉你之后，你一定会把解药给我。”

凤妞儿道：“姓傅的，你要明白，你的生死掌握在我们手里！”

傅天豪淡然道：“我也明白，我在没说出藏东西的地方之前，你们绝不会轻易动我。”

凤妞儿笑笑说道：“那批东西原定是你的，杀了你，对你是一种损失，对我们……”

傅天豪道：“我很明白，只是我一旦说出了藏东西的地方，那批东西就不是我的了。”

凤妞儿道：“这么说，你是宁死也不肯说出那批东西的藏处了。”

傅天豪道：“那不一定，我不是说了么，除非你先把解药给我。”

凤妞儿道：“我说嘛，财宝有价，生命无价，怎么会傻得要财不要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性命，将来总有机会再把这批东西夺回去的，是不是？”

傅天豪道：“话是不错，很动听，也很诱人。”

凤妞儿道：“你要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对你并没有好处。”

傅天豪道：“这样僵持下去，对你们也不会有多大好处。”

凤妞儿忽然拔开瓶塞倒出了一颗黄豆般大小的赤红丸药，一捏为二，道：“这样好不，我先给你一半儿解药，等你说出藏东西的地儿之后，我再给你另一半儿。”

傅天豪道：“一半解药能解除我中的毒么？”

凤妞儿道：“一半儿解药，只能解你所中的毒一半儿。”

傅天豪道：“那么这样好了，你先给我一半儿解药，我也把藏东西的地方藏起一半儿来，等你给我另一半儿……”

凤妞儿双眉一扬，冰冷说道：“傅天豪，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傅天豪道：“我有绝对的把握，在我没说出藏东西的地方之前，你们绝不会动我。”

凤妞儿冷笑一声道：“那可不一定，泥人也有个土性，过来两个按住他。”

那两个黑衣壮汉答应一声走了过来，一人抓一条胳膊按住了傅天豪。

傅天豪笑道：“这是干什么，用得着么，反正我也无力挣扎，不能动弹。”

凤妞儿冷冷一笑道：“我倒不是怕你挣扎，怕你动弹，我是怕你受不了这两刀。”

把小白瓷瓶往桌上一扔，道：“大师哥，把你的解腕尖刀借我用用。”

“猴儿脸”崔护怔了一怔，旋即抬腿从裤腿里抽出一把解腕尖刀递在了凤妞儿手里。

凤妞儿接刀在手，举在胸前，一双凤目之中突然射出两道懔人杀机，道：“按住他。”

一步上前递出了尖刀，刀光一闪，傅天豪的左胸马上红了一片，血都湿透了衣衫。

他只轻轻哼了一声，旋即笑道：“这算什么，威胁么？”

凤妞儿满脸杀气腾腾，一字一句地道：“傅天豪，我不妨告诉你，再让我动刀子的话，就是你的那两条脚筋。”

傅天豪脸色一变，道：“你打算废了我，让我落个终生残废？”

凤妞儿倏然一笑，笑得怕人，道：“对你来说，残废应该比死都难受，是不是？”

傅天豪道：“话是不错，只是我要问一问，你们还想要那批东西不？”

凤妞儿道：“我迟迟没再动，就是等你说话！”

傅天豪道：“姑娘，你错了，对我，你不该用这种手法。”

凤妞儿双眉一扬，道：“我倒要看看你是铁打的金刚，还是铜浇的罗汉，姓傅的，我数到十——大师哥，给我数数儿。”

崔护本就护着这位大妹子，如今他更增三分，立即扯着嗓子高声数道：“一、二、三：“猴儿脸”一声一声的数，傅天豪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五、六、七……”

凤妞儿道：“傅天豪，只剩下三个数儿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姑娘，只剩下一个数儿也是一样。”

他这里说完了话，“猴儿脸”崔护那里恰好把数儿数完。

凤妞儿一咬牙，点头说道：“好，姓傅的，算你硬，再过来两个抬起他的腿。”

答应声中，赵六指儿的得力爪牙窜过来两个，一人抱起了傅天豪一条腿。

凤妞儿跨步递刀，一刀先向傅天豪左脚跟儿划去。

赵六指儿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抬手要喝住凤妞儿，可是迟了一步，就在他刚从椅子上站起的时候，刀光疾闪，凤妞儿手里的尖刀已经从傅天豪后脚跟儿划过，鲜血狂洒，弄的凤妞儿满手都是，傅天豪轻哼一声，身子泛起了一阵颤抖。

赵六指儿怔在了那儿。

凤妞儿收刀退后一步，望着傅天豪冰冷说道：“姓傅的，怎么样？”

傅天豪脸上发了白，可是他仍笑意不减道：“看来是我料错了，不过这么一来我更不会说了。”

凤妞儿冰冷一笑道：“真的么？”

傅天豪道：“自然是真的，我已经落得一条腿残废，要说就在你没动刀之前说。”

凤妞儿咬牙跺脚，恨声道：“我看看你还能硬到什么时候。”

一步上前，又要递出尖刀，突然，赵六指儿开了口：“丫头，慢着。”

凤妞儿收手转身，目注赵六指儿问道：“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

赵六指儿道：“有这么一下已经够了……”

凤妞儿道：“您往日杀人不眨眼，怎么今儿个却心肠如软棉？”

赵六指儿干咳一声道：“他要是把藏东西的地儿说出来，我不想让他成为残废人，连半步路都不能行走。”

凤妞儿冷笑一声道：“您软得下心肠来，人家却还硬得可以，没听他刚才说么他更不会说了。”

赵六指儿道：“我听见了，只是……”

凤妞儿道：“您只是什么？您要是有办法问出他的东西地儿来，您不妨试试看。”

赵六指儿还真不死心，迟疑了一下，转眼望向傅天豪：“我且托大，叫你一声傅老弟……”

傅天豪额上都见汗，可是他仍然能笑：“我说句话可别生气，事到如今，就是叫我一声好听的也没有用了。”

凤妞儿厉喝一声道：“放屁，姓傅的你找死。”挺刀就要扑过去。

赵六指儿急急抬手拦住她，干咳一声道：“傅老弟，你是个聪明人，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了也带不走，要是为了这些身外之物毁了你这一辈子，傅老弟，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多，那可是太划不来，太令人扼腕啊！”

傅天豪没说话，沉默了一下，忽然点了头：“好吧，我说，只是你信么？”

赵六指儿神色一喜，忙说道：“我信，我信，只要是出自你傅老弟之口的，我都信。”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那么你就叫人挖吧，我那批东西就埋在你这趟家大院地下，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赵六指儿为之一怔，他那几个徒弟立即怒喝说道：“砍他，到了这时候还施刁。”

喊归喊，可没一个往前走，只因为凤妞儿满手是血，杀气凛凛地站在那儿。

凤妞儿冷笑一声道：“您听见了么，老爷子，往常一点儿都不能忍，今儿受他这个气，您咽得下我咽不下。”

一步跨到，刀往前一递，赵六指儿抬手就叫，凤妞儿手里的尖刀已从傅天豪右脚后跟儿划了过，鲜血又洒，这回洒得凤妞儿满胳膊都是。

傅天豪又哼了一声，身子往后仰，闭上了眼，他抖得更厉害了，额上的汗珠也变大了。

凤妞儿霍地转过身来，冷然说道：“老爷子，到了这时候，您还不死心。”

赵六指儿看了傅天豪一眼，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颓然摆了摆手，说道：“算了，东西我也不要了，由你去办好了。”他一屁股坐了下去，两眼都发了直。

凤妞儿笑了，笑得冰冷，走过来把刀往桌子上一丢，道：“我要歇会儿，也好让他多疼疼。”她伸手摘了几粒葡萄，不管血污满手，马上就往嘴里挤了一颗，顺手一抛葡萄皮儿，道：“姓傅的，想不想吃颗葡萄。”

傅天豪睁开眼，失神地看了她一眼，道：“谢谢，你请自用吧。”

凤妞儿笑笑说道：“菜市口斩首示众，砍头的时候还得喝杯酒呢，我不愿意让你死了后还怨我，我们这儿没酒，你凑合吃颗葡萄吧。”

走过去一手捏开了傅天豪的牙关，那满是血污的另一只手，硬把一颗葡萄塞进了傅天豪的嘴里，葡萄上沾的都是血，好在葡萄色呈紫红，也看不怎么出来，一颗葡萄强塞进傅天豪嘴里，她松手退回桌旁。

那里傅天豪嘴一张，又把那颗葡萄给吐了出来，骨碌一滚，恰好滚在凤妞儿脚前。

凤妞儿脸上立时变了色，怒喝一声：“不识抬举的东西。”

她一步跨了过去，那只满是血污的手在傅天豪眼前一晃，傅天豪刹时满脸都是血，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凤妞儿退后一步摊开了手，手掌心托着两颗鲜血淋漓的东西，她笑了，笑得怕人：“听人家常把眼珠子挖出来当炮踩，我今儿个倒要试试踩得响踩不响。”

她手一翻，那两颗血淋漓的东西掉在了地上，她一脚一个，没听见一点声响，“呸！”地一声，她脚一踏，地上两片血污，刹时只剩了两条血印儿，什么也没有了。

大伙儿都明白凤妞儿干了什么事儿，别看这些人平日个个都是毒辣残暴的凶徒，可是在这时候连赵六指儿在内都把脸转向一旁。

凤妞儿目光轻扫，香唇边掠过一丝笑意，道：“怎么，我都不在乎，你们又怕个什么劲，真是啊，一个个大男人，连我这女人家都不如，把他抬出去扔了，扔得越远越好。”

两个黑衣壮汉怯怯地答应一声，一人一条胳膊，就要架起傅天豪，赵六指儿忙一抬手道：“凤妞儿，慢着，你怎么能把他放了，纵虎容易擒虎难，你这不是给咱们惹祸么？”

“怎么，您怕了？”凤妞儿撇撇嘴，笑道：“那容易，就在咱们赵家大院里给他个痛快，然后把他尸首丢到野外喂狼算了。”

“猴儿脸”崔护一声气儿没吭，过来抓起了桌上的刀。

“放下。”凤妞儿喝了一声道：“天底下没有你们这么糊涂的，当初谭北斗在骆三车队里假设囚车，弄了个假“大漠龙”往大铁笼子一锁，你们知道有多少人要为他玩儿命？难道你们也想让那些人一个个找到赵家大院来不成。”

崔护呆了一呆，一时没敢动。

赵六指儿也为之一怔，道：“那，那怎么办，总不能放了他啊，让那些人找到赵家大院里来固然是祸患，可是一旦把他放了出去，到时候那祸患更大。”

凤妞儿摇摇头，冷笑道：“老爷子，您今儿个可是真够糊涂的，别说他已经瞎了眼，毁了腿成了废人一个，就算他是个好人，没有咱们的解药他又怎能怎样？何况谭北斗还在附近，咱们能放过傅天豪，谭北斗能放得过他？何不让谭北斗去背这个黑锅，岂不是一举两得。”

赵六指儿一拍桌子，带笑站了起来，道：“凤妞儿，还是你行，你真行，我怎么就设想到这一点？看来你已经够格接你干爹的衣钵了……”一摆手，喝道：“抬出去。”

那两个黑衣壮汉应声抬起了傅天豪，架着傅天豪大步走了出去。

赵六指儿又笑了，冲凤妞儿招了招手，道：“来，来，来，我的好干女儿，来让干爹亲一个。”

凤妞儿刹时间变得娇媚无限，红着娇靥瞟了赵六指儿一眼，娇笑道：“一

身血淋淋，也让人家洗洗换件衣裳。”头一低，一阵风般扑了出去。

赵六指儿仰天哈哈大笑，看样子他是乐极了。

这片山坡不算高，可也不算低，树长得很茂密，要是有人躲在山坡上，谁也看不见他。

这片山坡离赵家大院不远，要是有人站在这片山坡上，躲在树丛后，从枝叶缝儿里居高临下往外看，赵家大院整个儿地都在两眼里。

现在这片山坡上树丛后就躲着八个人，那是谭北斗跟他那三个徒弟，还有四残。

谭北斗仰着脸躺在草地上，一双手当枕头枕在脑后，闭着一双老眼，似乎正在养他那老精神，四残并排坐在他的旁边，一个个脸上不带一点表情，郝玉春三师兄弟坐在他脚头儿，背冲着他，脸向着山坡下，紧挨着一片矮树丛，三师兄弟六只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那座落在山坡下，离山坡达百丈远近的赵家大院。

看着，看着，郝玉春头一个说了话，带着一肚子的不耐烦：“老爷子，我看赵六指儿不会轻易放傅天豪的，要放他早放了，怎么会等到现在。”

谭北斗闭着老眼道：“你要是不耐烦，就跟我一样也来躺会儿。”

除非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谁都听得出这是好话还是歹话。

郝玉春道：“老爷子，不是我不耐烦，赵六指儿这老家伙一肚子的鬼，要是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他不会死抓住傅天豪不放，宁可得罪朋友，他现在已经把朋友得罪了，又怎么会……”

谭北斗道：“行了，够了，闭上你的嘴给我瞅着吧，看看你是师父，还是我是师父。”

郝玉春闭上了嘴，没再说话，可是他的脸色够难看的。

谭北斗的二徒弟，白净脸的那个开了口，话声平静而悠闲，跟个没事人儿似的：“老爷子，您想出来了没有，赵六指儿那老家伙究竟是为了什么？”

谭北斗道：“以你看呢？”对二徒弟说话，他话声平和多了。

白净脸老二笑笑说道：“赵六指儿让她那干女儿赔上身子，不惜挑起‘张家口’那三兄弟间的火拚，然后更把他们摆倒在赵家大院里，定然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也就是说傅天豪身上必有什么不能撒手的价值……”

谭北斗道：“你看是什么价值？”

白净脸老二道：“说句话不怕您不高兴，我跟大哥、老三一直等在总督衙门里，对傅天豪知道得没您多……”

谭北斗道：“这是实话，可是我想不出傅天豪有什么值得人紧抓不放的地方，他做过不少案子，却十样有十样是为别人，要说他落下什么油水，那是会遭天打雷劈的昧良心话，可是，除了油水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人紧抓不放的……”

只听他那三徒弟道：“您别那儿伤脑筋了，他出来了，您问问他去吧。”

郝玉春跟白净脸老二都看见了，山坡下远处，两个黑衣壮汉架着个人从赵家大院走了出来，直奔这片山坡而来。

白净脸老二道：“不错，那是傅天豪，看来这赵六指儿把他整惨了。”

谭北斗挺腰坐起来，一滑到了郝玉春身边，凝目往山坡下看去，他两道眉毛动了一下：“嗯，‘大漠龙’这下可吃足了苦头。”

郝玉春道：“老爷子，别让那两个把他架到山坡上来。”

白净脸老二道：“不要紧，等他两个踏上山坡，咱们再躲也来得及。”

谭北斗一双老眼紧紧盯着山坡下，一眨不眨，道：“傅天豪满脸是血，两个小腿儿也是血，看来他受的伤不轻，不知道那赵六指儿是怎么整他的！”

白净脸老二道：“怕只怕傅天豪的一双腿跟一对招子全毁了。”

谭北斗双眉一耸，悚然说道：“要是这样的话，这赵六指儿的手段可真太毒辣了，傅天豪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哪，给人个痛快不就行了么！”

白净脸老二道：“老爷子，您看那条龙断气儿了没有？”

谭北斗摇摇头道：“不知道……”

那两个黑衣壮汉走得相当快，说话间已近山坡，两个人一松手把傅天豪摔在草地上，扭头就走！

郝玉春霍地站了起来，谭北斗赶紧一把揪住了他，道：“老人，你要干什么？”

郝玉春笑笑说道：“我心肠软，下去看看他断气儿没有，要是还没有断气儿，我就补他一下。”

谭北斗道：“你不是心肠软，你是没心没肺，给我坐下。”一沉腕，硬把郝玉春扯坐了下来。

郝玉春有点像摸不着头脑的丈二金刚，愕然说道：“怎么了，老爷子？”

“怎么了，问得多好啊！”谭北斗着实有点气，道：“你的心哪儿去了，跟了我这么多年你是白跟了，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做师父的不行，还是你这个做徒弟的笨，现在的傅天豪能碰么，他就像炸药一样，一碰就炸，一碰就出大纰漏，懂么？”

郝玉春满脸茫然色，似乎还是不懂。

十二

白净脸老二一旁淡淡说道：“大哥，他要是已经断了气儿，用不着你去看，他要是还没断气，你去补他一下，杀他的就是咱们而不是赵六指儿了，明白么？”

郝玉春两眼一睁，道：“老二，你是说赵六指儿……”

白净脸老二道：“赵六指儿已经把他整成这个样儿了，没理由不再补他一下，赵六指儿要是没补他一下，那一定有理由，是不？”

郝玉春道：“老二，你是说赵六指儿有意把傅天豪扔给咱们……”

白净脸老二倏然一笑道：“大哥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只是猜测，中不中还不敢说。”

郝玉春道：“不会吧？赵六指儿又怎么知道咱们没远离？”

白净脸老二笑笑说道：“大哥，可别把赵六指儿瞧扁了，要是换换你是赵六指儿，你也会知道咱们不会远离，好在咱们老爷子的智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

谭北斗哼了一声，道：“听见了么？从今后不必跟我学了，跟老二学学就够了。”

郝玉春笑了，笑得很不自在：“老二，还是你行，今后我要叫你一声二师父了。”

白净脸老二笑笑说道：“大哥，咱们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跟一母同胞

亲兄弟一样，我不见外，你心里可别不高兴。”

郝玉春脸色一变道：“瞧你说的，那怎么会，我会那么不知道好歹么？能有你这么个师弟，高兴还来不及呢！”

白净脸老二笑笑，没再说话。

浓眉大眼，黑壮的老三道：“老爷子，那两个进赵家大院半天了，傅天豪还没动静，八成在里头已断气儿了。”

谭北斗道：“不忙，再多看会儿，他要是还没断气儿，总不会老趴在那儿不动。”

白净脸老二道：“一对招子跟一双腿全毁了，就是能动……”笑了笑，没再说下去。

谭北斗一双老眼直盯着山脚下，连转都不转一下，道：“只知道赵六指儿在他身上，究竟得什么东西去了。”

郝玉春道：“老爷子，我刚才的意思就是下去问问他……”

谭北斗冷然截口，道：“我就是不要那东西，我也不背这个黑锅，你要知道傅天豪不是寻常的人，车队里有多少人要为他玩儿命，你不是不清楚，一旦背上这个黑锅，那还得了，今后这大河南北咱们就别走动了，再说我所以要放倒傅天豪，为的也不是他身上的什么东西，现在我又何必贪这个。”

郝玉春不吭气儿了。

打响午望着日头偏西，趴在山坡的傅天豪还没动静，甚至连动也没动过一次。

赵家大院自那两个黑衣壮汉进去后，就关上了两扇大门，一直就没再开过。

日头偏了西，身周已经暗了下来，山坡下也不像白天那样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郝玉春吁了一口气，道：“老爷子，行了，从今儿个起，江湖上没有‘大漠龙’这一号人物，您总算出了这口气。”

谭北斗冷冷说道：“只出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儿没出呢！”

郝玉春道：“老爷子，不是我长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鹰王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您不是不知道那娘儿们出手比傅天豪还狠还辣，现在他两个人等于是一个人……”

谭北斗冷哼一声道：“只怕那位鹰王还不知道他那另一半儿是干什么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郝玉春道：“人都抬进了府里，怎么会不知道。”

谭北斗道：“知道又怎样？他敢护着她，我连他都扳倒，直隶总督衙门吃这么多年公事饭，门路我摸得一清二楚，又什么人没见过。”

日头偏西之后，天黑得很快，就几句话工夫，忽然暮霭低垂，远近迷蒙一片，山坡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赵家大院里已有了灯光，白净脸老二望着夜色中的赵家大院，带笑说道：“赵六指儿现在可舒服了，像个没事儿似的，左手抱一个，右手搂一个，这个腻了玩儿那个，那个腻了玩儿这个，醇酒美人，享尽人间风流情趣，跟个土皇帝似的，他的日子可真惬意啊！”

郝玉春道：“眼儿红了，老二。”

白净脸老二道：“人家有办法，我干嘛眼儿红了，又凭什么眼儿红？”

郝玉春哼地一声道：“总有一天我要挑了他这座赵家大院。”

“老爷子。”白净脸老二忽然一笑说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谭北斗没经心，道：“什么主意？”

白净脸老二道：“‘宛平县’也算在天子脚下，这儿离京城在咫尺间，咱们要是派个人到京里去，一个更次不到就应该赶回来了，是不？”

谭北斗为之一怔。

郝玉春道：“老二，你说这时候派人到京里干什么去？”

白净脸老二笑笑说道：“咱们都在直隶总衙门呆过，进内城应该不算难事，再不怎么着，也得卖中堂大人一个面子……”

郝玉春道：“怎么，还要进内城？”

白净脸老二道：“进得内城，打听鹰王府的所在，找那站门的往里通报一声，骆老三车队里的人有要紧事儿要见他们未来的福晋凌姑娘，见着凌姑娘之后，打个千儿进前告禀，傅天豪让‘宛平县’赵六指儿毁了，尸骨就丢在这片山坡下，这么一来，红娘子出来了，赵六指儿他就没这么惬意的日子过了。”

谭北斗轻击一掌，须发皆动，道：“老二，还是你行，你真行，老大，你跟老三这就去一趟。”

郝玉春一怔道：“我跟老三去……”

谭北斗道：“难不成还让我跟老二去？快去呀！红娘子不认识你们俩，难道她还会吃了你？”

郝玉春迟疑着站了起来。

那黑壮的老三也站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山坡下响起一声狼嚎，紧接着一阵吼叫咆哮。

白净脸老二脸色一变道：“快下去，要让它们把他吃了，咱们这出戏就唱不成了。”

他当先扑了下去，四残紧跟着行动，奇快如风。

眼下八个人，无不是高手，没有一个不够快的。

从山坡上到山坡下也不过四五十丈距离，八个人赶到山坡下纵无法保住傅天豪全尸，应该能从狼嘴里抢下傅天豪已然被撕烂的尸体来。

可是理虽如此，事却不然。

八个人几乎同时赶到了山坡下，只看见那被惊散的狼群已然跑出了老远。

适才傅天豪趴伏处只剩下一滩血污，傅天豪的尸体却没了影儿。

八个人怔住了四个，连那足智多谋，极富心机的白净脸老二也不例外。

谭北斗定了定神，一挥手，道：“老二，咱们分头追那些畜牲。”

八个人分成了四路，一闪都没人了夜色里。

没多大工夫，八个人成对儿地都回到了山坡下，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不摇头的。

黑壮的老三道：“这批畜牲四条腿跑得好快，一转眼工夫全没了影儿。”

白净脸老二叹了口气：“天不助我，奈何！”

谭北斗望着那被压平了的草地上那滩血，直发愣。

“北京城”内城九门，正城门南向的这座城门，叫“正阳门”，又叫前

门，城门既宽又厚，城门楼儿既高又大，单两字壮观不足以形容它的气势。

其实，“正阳门”是全“北京城”的最壮观处，元朝的时候叫“高丽门”，门分二层，内一外三，形式雄浑，明清两代中门常闭，非帝王不得出入，是一座不得了的城门。

这座“正阳门”壮观，连“正阳门”前的大街也够壮观的，宽宽的一条大街铺着石板，干净得连片纸都看不见。

也难怪，这“正阳门”是王公大臣经常进出的地方，“正阳门”前这条大街也是那些戴帽子，顶花翎的老爷们来往所必经，谁敢让它满地的狗屎，满地的马粪，不要脑袋了住在这条大街两道的，都有福气，住家也好，店铺也好，一年到头难得见一点灰尘，每天还可看那数不清的车马通过，听那不绝于耳的清脆蹄声。

只有一点不大好受，住在这条街两边的，“回避”的时候要比别处多得多。

大晌午天儿，车马少了点儿，可是不多久不是一队马就是几辆车，车马还都挺气派。

“正阳门”右边儿，离城门口二三十丈距离有个卖酒的小酒馆儿，招牌挂的是“京华”两个字。酒馆不大，生意挺好，一天到晚总是七八成儿，进进出出的，不侧着身儿就非撞在一起不可。还没吃的往里走，酒足饭饱的往外走，总是有来有去的。

可是有这那么一个人儿，打一早起一直坐到如今晌午，等于在这家小酒馆儿里吃了两顿，过了半天。

这个人的座头儿紧跟着门儿，面朝外，他能看见每一个进来的，每一个进来的也都能看见他。他能看见每一个进来的人的脸，要是谁有麻子，有几颗，他能数得一清二楚。

可是每一个进来的人却看不见他的脸，没别的，他头上扣了顶宽沿儿大草帽，大半张脸让帽沿遮了去。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看见他的脸，进门就弯腰，从下往上看，只是，看人那有这样儿看的，谁吃饱饭没事找这个麻烦去。

那年头儿做生意，讲究的两字和气，尤其“北京城”里做生意和气是出了名，打个比方吧！进绸缎庄购买愧布料，进门哈腰陪笑，拿凳子奉茶递烟，然后把一疋一疋的布搬到你面前让你挑，有中意的不说，没中意的绝不会不耐烦给你脸色看，冲你哈腰陪笑陪不是，只怪小号货色不全，临走还送你出门，只差没给你雇车罢了。

瞧，这种做生意的，那有不越做越旺的。做生意的本该如此，这才像做生意的样儿。

其实，到这么个客气地方，有几个好意思空着手出门的？

戴宽沿儿大帽的这位，打一早起坐到如今大晌午，酒馆儿上下没一个脸上有一点儿不痛快的，照样的哈腰陪笑，殷勤周到，客客气气。

这位头戴这么一顶宽沿儿大草帽，身上穿那么一件合身的黑大褂儿，乍看，谁也难看出他究竟是个干什么的。不过，要碰上有心人仔细看看，他就会发现这位大帽黑衣客有点跟常人不同的地方。究竟那地方跟常人不同，可却又说不上来。

坐着坐着，伙计又过来了，哈腰陪笑说道：“这位爷，您等的朋友还没到么？您这位朋友住东城还是西城，那道街那条胡同，要不要小的跑一趟给

您催催驾？”

大帽黑衣客开了口，话声有点低沉：“谢谢，不用了，我再等他一会见，他不来我就走了。”一顿，接着说道：“伙计，对门那家药铺，恐怕是京里首屈一指的大字号吧？生意挺好的。”

那伙计眼也没往街瞟，立即说道：“您说‘泰安堂’？这家药铺在京里虽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字号，可是药材道地，做生意实在，就拿参来说，道道地地的长白参，一点儿假也不掺，真格是价钱公道，童叟无欺，尤其这家药铺的掌柜会看病，十病九好，对于跌打损伤更有一套，三张膏药一贴准好，不瞒您说，有些日子小的我端汤闪人扭了腰，就是让对门这家药铺的掌柜一张膏药给贴好的。”

大帽黑衣客道：“那他不该是个生意人，而该是个良医。”

伙计道：“可不，您说的一点儿也不错，那家药铺的掌柜他就常说，我不是个做生意的人，年轻的时候学医，发下了济世救人的宏愿，今儿个我开这家药铺也不为赚钱攒银子，我仍然为的是济世救人，上我的门儿看病的，有钱的我要几个，没钱的我一个不要，抓药也是一样，有钱的我要，没钱的我奉送！您听听，人家这是什么胸襟，像个生意人么？又是一般生意人所能比的么？”

大帽黑衣客微一点头道：“自古良医如良相，这位掌柜的令人敬佩，但不知姓什么，大号怎么称呼？”

伙计似乎迟疑了一下，然后陪笑说道：“小的只知道药铺掌柜他姓霍，别的小的就知道了。”

大帽黑衣客道：“霍掌柜的……”顿了顿道：“伙计，这位霍掌柜的是本地人么？”

伙计摇头说道：“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小的到小号来打杂儿的时候，对门儿就有这家药铺，泰安堂是北京城里的老招牌，老字号了。”

大帽黑衣客微一点头道：“谢谢，给我算算帐，我要走了。”

伙计道：“怎么？您不等您那位朋友了？”

大帽黑衣客道：“不等了，看来，他是失约了，或许有什么事儿绊住了，我不能把一整天工夫全搁在这儿。”

伙计道：“说得是，那您请等等，容小的到柜上看看去。”伙计哈个腰快步走开了。

转眼工夫之后，伙计又来了，还带来个人，是个穿件灰色大褂的瘦老头儿，这位瘦老头儿刚才坐在柜台里，不住地拨弄着算盘子儿，显然他是这家小酒馆儿的帐房。

如今，他站在大帽黑衣客的桌前，袖着手，由那伙计哈腰陪笑冲大帽黑衣客说了话：“这位爷请借一步说话。”

大帽黑衣客微微一怔，道：“借一步说话？什么意思？”

伙计道：“我们掌柜的请您到后院喝杯茶去，茶能化食解酒。”

大帽黑衣客听的又复一怔，道：“你们掌柜的认识我么？”

伙计道：“不认识，不过北京城这么多卖酒的地儿，您能到小号来喝一盅，这总是缘，再说一回虽生，再有二回也就熟了，没有这头一回的生，永远不会有第二回的熟，您说是不是？”

大帽黑衣客道：“话是不错，只是不必了，我心领，我既没有喝醉，又没涨得发慌，我还有事不打扰了。”他就要往起站，忽觉右脚面下落下一只

脚，跟块铁一样，挺重，踩得他挺疼的，他笑了：“伙计，足下留情，我这两双鞋可是新的。”

伙计没说话。袖着手站在对面的瘦老头儿，神惜冷峻地开了口，话说得很缓，慢条斯理的，不慌不忙：“朋友，终归我们拿你当客人，客客气气的，要是过于小家子气，到时候你会怪小号做的是粗暴野蛮生意。”

大帽黑衣客忽然笑了，好白好整齐的一口牙：“长这么大，这种事儿我还是头一回碰上，老朋友，我要是非走不可呢？”

瘦老头儿耸耸肩，道：“那由不得你，朋友，我一伸手你就得躺在椅子上，除非你能躲过这一指，不过我要告诉你，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了，到如今躲过我这指头的还没几个！”

大帽黑衣客道：“这儿这么多人，帐房跟伙计联手对付一个上门的客人，要让人家瞧见了，今后你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瘦老头儿冷冷一笑道：“这你放心，我有把握别人看不见，即使万一让别人瞧见了，我们鼻子下头有张嘴，只说声这位客人中了风，扶他到后头躺躺去，保险谁也不会再问第二句。”

大帽黑衣客又笑了，摇摇头，道：“看来我是问了不该问的，问出了毛病，今后招子要放亮点儿，好吧！我跟二位上后院喝茶去。”脸微微一扬，冲着伙计道：“请把尊足拿下来带路吧！”

伙计转眼望向瘦老头儿，瘦老头儿点了点头，伙计转身往后而去。

大帽黑衣客俯身摸了摸鞋面，道：“这年头儿挣钱不容易，好不容易买了双鞋，刚穿上就让人踩了一脚，可真让人心疼。”他站了起来。

瘦老头儿一步跨到了桌子左边。

这就是江湖经验，要对付一个人，从左边下手要比从右边下手容易得多。

大帽黑衣客冲着他咧嘴一笑，又露出了那一口既白又整齐的牙：“老先生真是太小心了，我既然点了头，绝没有耍赖的道理，而且我也宁可自己大摇大摆的走着去，绝不愿让人架着去。”他转身往后行去。

瘦老头儿快一步紧跟在他身后，除了没带手铐枷锁，简直就跟押犯人差不多。

大帽黑衣客没在意，连头都没回。

其实，眼前的情势似乎由不得他在意，伙计在前头，瘦老头儿在后头，把他一个人夹在中间，二对一，一前一后两面受敌，这种情势对任何人都是大不利。

这家小酒馆儿临街是店面，过一条小走道，再过一扇门儿就进了一个院子。院子不大，典型的四合院儿，厢房、上房虽然嫌小了点儿，可是窗明几净，打扫得挺乾淨。

小院子里背着手站着个老头儿，看年纪在五十上下，白白胖胖，福福泰泰的，穿一身雪白的绸儿裤褂儿，一双袖口儿微卷着，带着几分潇洒。在一般人眼里，谁都会说这是个生活优裕，很有福气的老头儿。在行家眼里，他却是个典型的练家子，典型的江湖道上的高手，他收敛了他的眼神，却无法使他已然高高鼓起的太阳穴再塌下去。

人帽黑衣客进了院子，伙计往边儿上退了一步，垂手侍立一旁，看样子是相当的恭谨。

瘦老头儿则仍站在大帽黑衣客背后。

白净胖老头儿冲着伙计摆了摆手，平静而且悠闲，跟个没事人儿似的：

“二虎，你前头照顾客人去。”

伙计欠身答应，恭恭敬敬一礼，走了。

白净胖老头儿转眼望向大帽黑衣客，一双细目之中，突现逼人光华，锐利如刀：“朋友贵姓大名，怎么称呼？”大帽黑衣客道：“莫非是掌柜的当面？”

白净胖老头儿微一点头道：“不错，这家酒馆儿正是老朽开的。”

大帽黑衣客倏然一笑道：“听说掌柜的叫我到后院来喝杯茶，化化食，解解酒，既蒙宠召不敢不来，只是，难不成掌柜的叫我站在院子里喝茶？”

只听瘦老头儿在背后冷冷说道：“朋友，这儿不比别处，在这儿你最好少耍嘴皮子。”

大帽黑衣客笑了笑，没说话。

白净胖老头儿道：“站在院子里喝茶，不是待客之道，也没这样喝茶的，只是老朽是否请朋友进上房内奉茶，那全看朋友你了。”

大帽黑衣客笑笑说道：“看样子老先生让我到上房内喝茶的成份居多，我姓任。”

白净胖老头儿一怔，道：“朋友姓任？”

大帽黑衣客微一点头道：“不错，我跟沈姑娘同一个车队来的。”

白净胖老头儿上下打量了大帽黑衣客一眼，道：“老朽听说从塞外到‘张家口’的车队里，有位古道热肠，义薄云天的任先生，可是老朽并没有见过你这位任先生。”

大帽黑衣客道：“老先生，我不需要证明什么，沈姑娘跟我分手的时候，告诉我进京来投奔‘正阳门’大街‘泰安堂’药铺一位姓霍的亲戚，我有点事儿耽搁了，到现在才到京里来，我只要知道一下沈姑娘是不是已经平安到达了，就够了。”白净胖老头儿突然上前一步，抱拳说道：“照顾于前，关注于后，令人感激，傅大侠，请恕白不群失礼，请上房奉茶。”

大帽黑衣客微微一怔，道：“莫非您就是燕云十三侠里的白三侠？”

白净胖老头儿白不群道：“不敢，正是白不群。”

大帽黑衣客道：“那么对门儿‘泰安堂’药铺的霍掌柜……”

白不群道：“那是白不群的大哥霍天行。”

大帽黑衣客抱拳一礼，道：“久仰，奈何福薄缘浅，一向无线识荆，今天能在‘北京城’里瞻仰白三侠的风采，如同见着另十二位一样，何幸如之，沈姑娘有诸位在旁照顾，我可以放心了，我另有他事在身，不克久留，隆情盛谊心领，告辞。”他转身要走。

瘦老头儿横身拦住了他，一脸窘迫笑道：“傅爷，樊子空出言无状，不知天高地厚，您总不能连个赔罪的机会都不给。”

大帽黑衣客道：“昔日威镇燕赵道上的‘冷面阎罗’？”

瘦老头儿樊子空道：“您见笑，昔日燕赵道儿上的‘冷面阎罗’已尸抛郊野，连愧破草席也没落着，今天站在您面前的，只是这家‘京华’酒馆儿的帐房，白三爷的伙计。”

白不群一步跨到，截口说道：“老兄弟，傅大侠，我这位老兄弟洗手快三年了。”

大帽黑衣客抱拳道：“洗手不难，难在以樊老在黑道上的这地位洗手，樊老令人敬佩樊子空忙侧身避过，道：“您这是折我，我还没给您赔罪呢！”

大帽黑衣客道：“我一向敬重的是真英雄，真豪杰，樊老又赔什么罪？”

白不群又靠近一步，道：“傅大侠，说什么请盘桓几天。”

大帽黑衣客道：“谢了，我还有他事在身，不克久留，这回的我心领，下回我再来拜望。”

白不群道：“沈姑娘抵京后，天天盼着您，您总该跟她见个面。”

大帽黑衣客微微一笑，摇头说道：“不了，有几位在旁照顾，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请代转告沈姑娘，我预祝她顺利救回沈先生，告辞。”

白不群、樊子空两人一抱拳，迈步行去。

白不群赶上一步，伸手一拦，道：“傅大侠，恕我直说一句，您要是不打算见沈姑娘，就不该到我这儿来。”

大帽黑衣客道：“白老这话……”

白不群苦笑说道：“‘北京城’这么大的地儿，您别处不去，单挑上我这儿，您这一走叫我怎向沈姑娘交待？”

大帽黑衣客道：“白老可以根本不提。”

白不群呆了一呆，道：“您叫我别提？这怎么行……”

大帽黑衣客道：“白老全当帮我个忙了！”

白不群目光一凝，深深看了他一眼，道：“好吧！既然这样我不敢再强留傅大侠，不过，傅大侠要是没到我这儿来便罢，既然到我这儿来过了，对沈姑娘我便不能不提，傅大侠请吧！等您走了之后，我再过去告诉沈姑娘去。”

大帽黑衣客道：“白老已经帮了我的忙，我就不便再奢求什么，谨谢过，告辞。”

这是他第三次告辞，话落迈步往前行去。

白不群不再拦他，跟樊子空双双送了出去。

到了前头，那叫二虎的伙计看得直纳闷，忍不住走过来，冲樊子空低低问了一声，樊子空也低低回了他一句。

二虎直了眼，旋即一蹦老高，丢下肩上的手中，一阵风扑了出去。

白不群道：“傅大侠要走请快，快嘴的早我一步报信儿去了。”

大帽黑衣客又谢了一声，迈步出门，他走得没见有多快，可是一转眼工夫就走得没了影儿。

大帽黑衣客刚走得没了影儿，对街‘泰安堂’药铺里急急忙忙的走出四个人来。

最前头一个是二虎，跟二虎并肩的是个比二虎还壮几分的年轻汉子，二虎跟他长得非常像。

后头是沈书玉，虽然人已在平安地儿，可是她看上去远比在跟傅天豪在一起的时候为清瘦。她身边是个文士打扮，胡子老长的清瘦老头儿。

一出药铺，四个人头一眼便望向“京华酒馆”，二虎抬手往这边儿一指，可是他那只手久久没能放下去。

白不群回头冲樊子空交待了一句，快步走了过去，到了对街，只见他说了几句话，马上，沈书玉脸色变了。

那胡子老长的清瘦老头儿一脸的诧异色，白不群冲他递了个眼色，马上他转过脸去对沈书玉说了话，跟着，沈书玉低下了头，转身走了回去，清瘦老头儿跟那比二虎还壮的年轻汉子跟在她身后进了药铺，白不群则带着二虎又走了回来。

这情景，看直了一个人的眼，这个人从南往北往“正阳门”走，刚走离“泰安堂”药铺还有十来丈的时候，他看见了药铺门口儿的这一幕，他停了步，

直了眼，一双眼瞪得老大。

这个人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中等身材，穿一件黑大褂儿，腰里头鼓鼓的，眼神锐利，精神十足，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

沈书玉他们进去了，他定过了神，一脸激动色，自言自语地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娘的，这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功一桩。”

说完了话，他要走，可是他脚下刚动，从背后伸来一只手，在他左肩上拍了一下。

他吓了一跳，来个猛然回头，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个头戴宽沿草帽的高个子黑衣客，几乎高出他半个头去。

他一怔，刚要说话，那大帽黑衣客已然抢在他前头开了口：“朋友，可否借一步说话？”

他又复一怔，道：“你是……”

大帽黑衣客道：“过路的，有件要紧事儿想跟朋友你谈谈。”

他道：“什么事儿？”

大帽黑衣客笑笑说道：“要能在这儿谈，我就不请朋友借一步说话了。”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大帽黑衣客一眼，道：“你认识我？”

大帽黑衣客道：“相逢何必曾相识，能相逢便是有缘，借用我朋友的一句话，一回虽生，再有二回也就熟了。”

他唇边浮起了一丝笑意，冷冷的道：“好吧！咱们俩那儿谈去？”

大帽黑衣客抬手往身右一指，他指的是条空荡寂静的小胡同，道：“胡同里僻静点，不怕有人打扰，也不怕扰了别人。”

他二话没说，扭头往胡同里走去。大帽黑衣客笑了，迈步跟了上去。

进了胡同，中年汉子往墙根儿一站，一双胳膊抱在胸前，显然他是老手，不但抢了个防守位置，而且一双手也护住了前身几处大穴：“谈什么？说吧！”

大帽黑衣客往他眼前一站，笑哈哈地道：“朋友看见她了，是不？”

中年汉子脸色微微一变，旋即恢复平静，眨眨眼，道：“她？谁？你说话怎么没头没脑的？”

大帽黑衣客倏然一笑道：“朋友要不知道我提的是谁，脸色也不会为之一变了，是不？”

中年汉子脸色又为之一变，目光一凝，道：“有道是‘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当着你这么个爽快人儿，我不小里小气的，不错，我看见她了，怎么样？”

大帽黑衣客笑道：“朋友，别先一肚子敌意好不，我不是把你叫进胡同来厮杀拼斗的，天子脚下到处都有王法，这儿也不是个厮杀拼斗的地儿，是不？”

中年汉子唇边又泛起了冷笑，这回带点儿得意：“你明白就好，有什么话快说吧！”

大帽黑衣客道：“这件事要是任何一方有敌意就谈不成，要爽快，双方都得爽快，只有一方不爽快，这件事也谈不成……”顿了顿，道：“见面儿分一半儿，这句话，朋友懂吧？”

中年汉子“哦”地一声，笑笑点了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懂，我懂，在外头混这么多年了，这我怎么不懂，这是规矩是不？”

大帽黑衣客笑道：“不错，朋友不但是个爽快人，还是个明白人。”

中年汉子点着头沉吟了一下道：“想分一半儿不难，把你的来路告诉我。”

大帽黑衣客道：“朋友既然有了个不难，我也该有个容易，我姓傅，刚从关外来。”

中年汉子一只手摸着下巴又沉吟上了：“姓傅，刚从关外来……”

大帽黑衣客道：“我索性说得更明白点儿，我叫傅天豪。”

中年汉子点着头道：“嗯，嗯！够明白了，也够爽快的，傅天豪，傅天豪，傅……”

突然间他脸色大变，两眼发了直，后退一步，一下子撞在了墙上，道：“你，你是‘大漠龙’……”

大帽黑衣客笑了，道：“难得你竟知道，看来我的名气挺大的。”

中年汉子二话没说，呼的一拳直捣大帽黑衣客的小肚子。

大帽黑衣客笑道：“尽管你吃不少公事饭，这一套对付别人勉强凑合，对付我恐怕还差点儿。”手往下一拨，两个指头正落在中年汉子的腕脉上。

中年汉子吃了苦，手腕上像让烙铁烙了一下，闷哼一声，一弯腰，转个身往外便窜。

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过就跑，别的不行，这他似乎拿手，只是，可惜。

“怎么走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只听见身后响起这么一句，脖子上突然间上下一道铁箍儿一样，气一憋，眼前马上就是一片昏黑，等到昏黑过去，眼前能看清事物时，他已经回到原处跟大帽黑衣客面对了，大帽黑衣客的手现在连碰也没碰他。

他没再跑，那倒不是他不想跑，而是他明知道就是现在娘再给他多生两腿也是白费。

他白着脸道：“姓傅的，我可跟你没怨没仇……”

大帽黑衣客笑笑说道：“我也没说你跟我有怨有仇，我说了么？”

的确，他没说，他连提都没提。

中年汉子道：“那你这是……”

大帽黑衣客道：“告诉我，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沈姑娘的？”

中年汉子道：“我……我听说她到京里来了。”

大帽黑衣客道：“你听谁说的？”

中年汉子道：“直隶传过来的消息。”

大帽黑衣客微一摇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假如直隶真有这个消息传进京里，只怕现在满街都是你们的人了，也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的‘北京城’看上去很平静。”

中年汉子道：“那只是表面，其实暗地里……我就是出来查访的，要满街搜那是会打草惊蛇的。”

大帽黑衣客微一点头道：“话是不错，就算是直隶传来的消息，据我所知沈姑娘刚从朔漠塞外来，见过她的人不多，你怎么能一眼就认出她来？”

中年汉子道：“我并没有一眼就认出她来，我只是看她长得像……”

大帽黑衣客道：“这可就不对了，你既然没见过沈姑娘，根本不知道沈姑娘长得什么样儿，你怎能看出‘泰安堂’药铺里那位姑娘长得像沈姑娘？”

中年汉子额下现了汗，道：“这个，这个，我是听人说过……”

大帽黑衣客道：“你又听谁说过？”

中年汉子道：“直隶方面……”

大帽黑衣客冷笑一声道：“敢情你们吃公事饭的办事都是这么的？只看

那一眼，也不管是不是冤枉人，难怪你们会冤死不少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刚才看见的那位姑娘确是沈在宽的女儿沈姑娘，我告诉了你实话，你也得对我实话实说，别等我动手……”

中年汉子道：“我说的是实话……”

大帽黑衣客抬起了手。

中年汉子忙道：“当初拿沈在宽的时候我也去了，我见过沈在宽的女儿，可是我们没能拿着她……”

大帽黑衣客手又垂了下去，道：“这才是，我知道你是个吃公事饭的，可却不知道你在那个衙门当差……”

中年汉子道：“我原在五城巡捕营，最近刚调到‘侍卫营’去。”

大帽黑衣客道：“五城巡捕营，顾名思义只是职司‘北京’五城巡捕，那知你们竟跑到四川去拿人，你们管的闲事不少，似乎也有点越权……”

中年汉子道：“这不能怪我们，是‘四川’总督岳大人行文给‘湖南’巡抚，然后又递一密摺到京里，上头下了一道密旨给‘九门提督’，从我们‘五城巡捕营’抽调了人手……”

大帽黑衣客道：“年羹尧还有点良心，岳锺琪是数典忘祖的贪生怕死之辈，有朝一日我到四川去……”一顿转了话锋，道：“告诉我，当年远赴四川办案拿人的黄头儿是谁？”

中年汉子道：“是我们统带。”

大帽黑衣客沉声道：“他现在也任职于‘五城巡捕营’？”

中年汉子一点头：“是的。”

大帽黑衣客道：“你们一定知道沈先生被囚在哪儿了？”

中年汉子道：“这个，当然是在刑部大牢。”

大帽黑衣客微一摇头道：“别瞞我，你瞞不了我，你们知道沈先生这班人个个忠义，普天之下只要是稍有良知的，没有一个不想拯救他们，为此你们绝不会明目张胆地把他几位囚在刑部大牢。”

中年汉子道：“那……要不在刑部大牢，我就知道了。”

大帽黑衣客道：“可要等我动手？”

中年汉子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是不知道，我们只是办案拿人的小角色，谁会让我们知道这内里机密，再说我们只管办案拿人，拿回人来往上头交就了事了，等不到第二天就各自找乐子去了，谁还管他们把人囚在那儿？”

大帽黑衣客微一点头道：“这话不能说不是理……”突然吸了一口气，道：“我少伤人，奈何你已经看见了沈姑娘……”

中年汉子也是个机伶人，脸色大变，手往腰里一摸，一把短刀已递到了大帽黑衣客的胸腹之间。

他应变不能说不快，无如大帽黑衣客比他还快，手往下一探已抓住了中年汉子持刀手腕，往前一送，中年汉子掌中一把尖刀正扎在他自己的肚子下，刀刃全没了进去，他瞪了眼，张了嘴，身子乱抖。大帽黑衣客右手一抬，一指点出，中年汉子身子一晃，砰然一声，趴在地上。

大帽黑衣客道：“我不杀你，你会毁了很多。”转身往外行去。

刚到胡同口，他身躯一震，忽又退进了胡同。谭北斗跟他的三个徒弟四残，隔十来丈远远地走在后头。谭北斗等并没有看见胡同里有人，就是看见，怕一时也认不出这个人是谁？即便能认出，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很

快的，一行八个人过去了。

十三

大帽黑衣客在胡同里站了一下，像在想什么，转眼工夫之后，迈步出了胡同往南行去。

世界上的事儿就那么怪，有时候你不想躲人，走个对面别人都看不见你，有时候你想躲人，却怎么躲也躲不掉。

大帽黑衣客走没几步，突然……

“任先生！”

有人在背后叫了他一声，他身躯一震，可是脚下达顿也没顿一顿地仍然走他的。

一阵微风拂过，一个人擦着他身边从后头越过了他，到了他左前方：“任先生！”

这个人是个年轻小伙子，穿的很讲究，很气派个小伙子，赫然是当日骆三爷派到京里送信的徐二晃。

大帽黑衣客停了步，道：“这位，你叫谁？”

徐二晃喜孜孜地道：“叫您呀！您不是任先生……”

突然压低了话声，带笑说道：“在车队的时候，我有眼无珠，直到凌姑娘到了京里，我才知道您是……可是在这块地儿上我不敢大声叫。”

大帽黑衣客道：“车队？凌姑娘？小兄弟，你认错人了吧？”

徐二晃呆了一呆，道：“我认错人了……”

大帽黑衣客道：“小兄弟，我还有事，失陪了。”说完了话，他迈步走了。

徐二晃没再追，也没再叫，站在那儿直发愣：“我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了？这人跟‘大漠龙’这么个像法……”

背后走来一个人，那是个身躯魁伟，高大的黑衣壮汉，浓眉大眼，威态逼人，一巴掌拍在徐二晃肩头上，道：“二晃，你发什么疯啊！才刚说着话撒腿就跑，如今又站在这儿发怔。”

徐二晃定了定神，转过头去，道：“阿善哥，我看见个人……”

黑衣壮汉阿善目光一凝，道：“你看见个人么？谁？这大街上人多了！”

徐二晃道：“‘大漠龙’傅天豪。”

阿善神情猛地一震，道：“谁？你说谁？”

徐二晃道：“阿善哥，你怎么耳聋啊！‘大漠龙’傅天豪。”

阿善一双环眼睁大了，出手一把抓住了徐二晃的一双胳膊。

徐二晃眉锋一皱，叫道：“哎哟！轻点儿行不行。”

阿善可没管徐二晃说什么，两眼在来往的行人里找着问：“在哪儿，‘大漠龙’在哪儿？”

徐二晃道：“走了，早走得没了影儿了。”

阿善一怔，霍地转过脸来，道：“怎么说，走了？好不容易在这儿碰见‘大漠龙’，你会让他走了？兄弟，你真行……”徐二晃推了推他的手，道：“你松松手，咱们再说行么？”

阿善道：“你小子可真窝囊，纸糊的么？”他松了手，道：“说吧！”

徐二晃苦着脸，一边揉胳膊，一边道：“我不让他走怎么行，他不承认，

他说我认错人了。”

阿善一跺脚道：“想当初你小子跟着骆三的车队走南闯北，经验阅历不能算不够，弄半天你跟初出道儿的雏儿没两样，这是什么地方？你当街叫他，他怎么会承认？”

徐二晃道：“可是我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咱们王爷，咱们姑娘，那一个会拿他怎么样？再说也没叫他的真名实姓，我只叫他任先生……”

阿善道：“怎么，你没叫他的真名实姓？”

徐二晃道：“跟着我们三爷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就是个傻小子多少也能学会点儿，我会这么糊涂？”

阿善呆了一呆，道：“那……也许是你真认错人了，要不他怎么会不承认？”

徐二晃一摇头，道：“不，我没有认错？”

阿善又复一怔，道：“你没有认错？那他怎么会不承认？”

徐二晃苦笑说道：“这我就知道了。”

阿善突然笑了，抬手拍了他的肩头，道：“咱们王爷盼‘大漠龙’，咱们姑娘盼‘大漠龙’，咱们哥儿几个也盼‘大漠龙’，八成儿呀！盼花了眼了，走啊！兄弟，办正事儿去吧！王爷还在家等着咱们呢！”

徐二晃一摇头，道：“不，我不去了，阿善哥，麻烦你跑一趟吧！我没眼花，我赶回去禀报姑娘去。”他可是说走就走，话落拧身窜了出去。

阿善忙叫道：“二晃，二晃……”

徐二晃低着头跑他的，跟没听见一样，一转眼工夫跑得没了影儿。

阿善猛可里跺了脚：“这小子，真是，永远这么一副毛躁性子。”

徐二晃跑得脸发红，浑身是汗，他进了内城一座府邸，这座邸座落在“安定门”里，“国子监”束边儿，离“雍和宫”没多远。

好高好大的门头儿，白玉般的石阶十几级，石阶下一对栩栩如生的巨大石狮子，门口站着八名服饰齐全，佩着腰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戈什哈”护卫。

一般大府邸站门的都是亲兵，只有这座府邸站门的是“戈什哈”。

其实，要抬头往上，看看门头儿上那七个大字就不足为奇了，那七个大字写的是：“神勇威武鹰王府”。

神勇威武鹰王功勋彪炳，威名显赫，连皇上也要让他三分。

打从五年前到现在，攘外的是这位鹰王，安内的也是这位鹰王，鹰王掌兵，四边不敢稍有异动，不敢越雷池半步，鹰王坐镇京师，再厉害的江湖人物也不敢到京里来滋事。

鹰王爷马上万夫不当，马下盖世无敌，有一身运筹帷幄，行军布阵，驰骋疆场，决胜千里的好本领，也有一身拳掌兵刃，内外两门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好能耐。

外对四边，内对武林，不要说打，他往哪儿一站，让人听听神勇威武鹰王爷六个字，铁打的金刚铜浇的罗汉也会马上矮三分。别的不说，单说一样、“血滴子”可算得骄狂凶狠，不可一世，可是他们别人不怕，只怕这位鹰王爷。

徐二晃进了鹰王府直奔后院。

休说别的大府邸，就是一般稍微有点规矩的人家，内院是不能随便乱闯的。

可是鹰王府不同，鹰王爷就是这么个随便的人，只要是他府里的人，就跟一家人一样，任何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出内院。

当然，那有一半也因为打从五年前到现在，鹰王一直是单身一个人，别说没有福晋，就连个使唤丫头也没有。

鹰王所以没有福晋，是因为他眼界过高，看不上京城里的这些粉黛蛾眉。

鹰王所以不用使唤丫头，是因为没有福晋。

徐二晃一口气跑进内院，内院里，水榭旁，那横跨一湾清流的朱栏小桥上并肩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

女的一身墨绿裙褂儿。连脚底下那双绣花鞋都是墨绿色的。一头秀发梳的没一根乱丝儿，前面一排整齐的刘海儿，后头挽了个小髻，美，娇美，还带着三分俏。她，名满武林，威震江湖的女煞星“红娘子”凌红姑娘。

男的，一袭雪白长衫，身材颀长，超拔飘逸，还带几分潇洒，二十上下年纪，白净净的，一把胡子碴儿都没有，那张脸嫩得赛过大姑娘，长长的一双剑眉，黑白分明的一双星眸，熊胆一般的鼻子，方方的一张嘴，风神秀绝，俊美无俦。

他一双手扶在朱栏上，那双手，十指修长，根根似玉，右手上戴着一只墨绿色的玉扳指，特别的显眼。

徐二晃急促的步履声惊动了这两位，他两个一起转头往外看，姑娘凌红一怔，首先开口说了话：“二晃，什么事这么匆匆忙忙的。”

徐二晃还没来得及答话，人已跑到了桥头，这才停了步。

这时候那位俊美白衣客也说了话：“二晃，干什么跑得这么上气不接下气的？天塌下来了么？不要紧，那一块塌下来了，告诉我，我伸只手托住它去。”

豪话，在他眼里似乎只有天塌下来才算回事儿。徐二晃可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头的汗水往下淌，呼呼的直喘，嘴张了几张，只是说不出话来。

凌红姑娘掏出条香手绢儿递了过去：“别急，先把汗擦擦再说。”

徐二晃没接，喘着说道：“谢，谢谢您，我有……”他有什么？举起袖子往脸上就擦。汗擦没了，袖子也湿了。

凌红皱眉说道：“真是，放着手绢儿不用，怎么用袖子？”

俊美白衣客含笑接口说道：“姑奶奶，我们是男人家。”

凌红白了他一眼，道：“谁还不知道你是男人家，真是，你要是个女人家，我才不在你这儿呆呢！”

俊美白衣客笑了，好白的一口牙，他笑得爽朗，笑得心里甜。

徐二晃那里说了话：“姑娘，我碰见他了……”他不那么喘了。

凌红道：“你碰见他了？谁？”

徐二晃道：“大漠龙。”

这三个字儿跟一声暴雷似的，凌红跟俊美白衣客身躯都为之一震，凌红探皓腕抓住了徐二晃，正是徐二晃刚才让阿善抓过的疼处，他眉锋一皱。

可是凌红没理会那么多，惊喜地逼着问：“真的，在哪儿，他人在哪儿？”

徐二晃一口气把碰见“大帽黑衣客”的经过说了一遍。

凌红怔住了，抓在徐二晃胳膊上的那手松了，自语似的喃喃说道：“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俊美白衣客接了口：“二晃，你没认错人吧？”

徐二晃一摇头道：“回王爷，不会，绝不会。”

敢情这位就是功勋彪炳，威名显赫，攘外安内，连皇上都要让三分，唯一能震慑“血滴子”的神勇威武鹰王，外表可真是瞧不出。

凌红道：“那他怎么不承认？”

鹰王笑笑说道：“他碰的是二晃，要是碰见别人他就不会不承认了。”

凌红转过脸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鹰王道：“姑奶奶，这你还能不明白么？‘大漠龙’一身傲骨，他不愿意见我，只因为你在这一儿。”

凌红眉梢儿一扬道：“我在这儿怎么了？会吃了他不成！”

鹰王笑笑说道：“艳绝当世的红娘子落在我这个鹰王府里，他心里很不舒服，不见心里还好受点。”

凌红白了他一眼，叹道：“去你的，你想到哪儿去了，他不是心胸狭窄的人。”

鹰王道：“那你说是为了什么？”

凌红道：“也许是地处京畿，他怕惹上麻烦。”

鹰王“哈哈”一笑道：“姑奶奶，你可真是小看‘大漠龙’，抬举京里这些人了，这‘大漠龙’一身是胆，不逊当年的常山赵，他会把官家这些人放在眼里？我敢自夸官家这些人可以对付任何一个武林人物，却独难奈何他‘大漠龙’。”

凌红陡地双眉一扬，道：“我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我要找他当面问问他，人家早盼他，晚盼他，他竟能来个过门而不入，甚至装糊涂不认人，我要问问他怎么狠得起这个心，二晃，叫他们给我备马。”话落，她拧身要走。

鹰王一把抓住了她，道：“姑奶奶，车队里夤夜私会，京城里翘首盼望，刚听见一点消息就急成了这个样儿，你也不怕我吃醋？”

凌红一瞪眼道：“少跟我没正经，我要是心里有他，也不会到你这儿来了，放开我。”

鹰王一欠身，但没松手，道：“红姐，别当真，饶我这次，下回杀了我，我都不敢。”

凌红嗔道：“少贫嘴了，还不放开我。”

鹰王道：“我可以放开你，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北京城’可不是个小地方呀！”

凌红呆了一呆，美目一转，娇媚毕露，道：“给我套儿让我往里钻，求你是不？”

鹰王笑了，道：“别的我不敢说，谁要想在‘北京城’里找个人嘛！还是非得求我不可。”

凌红瞪了他一眼，道：“真神气啊！好吧！王爷，求您下个令，调动京师铁骑……”

鹰王道：“干什么呀？拿人哪？”

凌红哼地一声道：“你敢！”

鹰王一笑说道：“我不敢，只是，没想到你也有求我的时候。”

凌红一跺脚道：“少废话，你管不管，你不管我自己找去。”

鹰王脸一整，道：“我不管……”叹了一口气，道：“我不管别的，这件事我是非管不可，天知道我想见见他，瞻仰瞻仰‘大漠龙’傅天豪的绝

世丰神。”

凌红白了他一眼，笑了，道：“讨厌，你就是这么可恶。”

天底下敢说鹰王讨厌、可恶的，恐怕也只凌姑娘一个了。

鹰王自己也笑了，他转望徐二晃，道：“二晃，你去叫福总管进来一下，无论有什么事儿，叫他放下，马上来。”

徐二晃答应一声要走。

鹰王接着又是一句：“记住，以后别让我再听见‘回王爷’那三个字儿。”

徐二晃咧嘴一笑，转身跑了。

望着徐二晃出了后院，鹰王转过身一只手绕上了凌红的纤腰，笑哈哈地道：“红姐，要是找着‘大漠龙’，你怎么谢我？”

凌红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谢你？你是帮谁找的，你不想见他？”

“好嘛！”鹰王叫了起来：“卖力不讨好，我可真够冤的……”

凌红道：“别冤不冤了，我老远地跑到京里来找你，你冤不冤，你自己知道，你说，二晃会不会真认错了人？”

鹰王摇摇头，道：“我看不会，街上那么多的人，二晃别人不认，怎么单认上了他，再说算算日子他也早该到了。”

凌红一阵激动，道：“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还中听点儿，大漠龙要是到了，那沈姑娘也该到了。”

鹰王颜色一整道：“红姐，我可是说过，这件事儿我不管。”

凌红目光一凝，道：“你袖手？”

鹰王正色说道：“红姐，你应该体谅我的苦衷，沈在宽他们犯的是大内大忌讳，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吕留良扯上关系，这件事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已经是他们天大的便宜，这我还是看你的面子，你知道，不管怎么说，我总姓爱新觉罗吧！”

凌红淡然一笑道：“那么，你可别忘了，你们大清朝的规矩，不许娶汉人女人，尤其是我这么个江湖女子。”

鹰王胜奎皱眉说道：“红姐，你扯到那儿去了？”

凌红哼了哼，道：“难道我说错了么？这不是你们的规矩？”

鹰王胜奎双目一扬道：“事实如此，我不能否认，不过我可在这儿告诉红姐一句，大内要是说了话，我宁可不要这个王爵。”

只听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

凌红拧身脱开了鹰王那只搂在她纤腰的手，深情一瞥，柔声说道：“别说了，他们来了。”

徐二晃带个白胖白胖的老头儿进了后院，胖老头儿五十上下年纪，穿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近前打了个扞，哈着腰道：“王爷，您找奴才？”

鹰王胜奎道：“我要找个人，你给我跑一趟去。”

胖老头儿答应一声道：“您是找……”

鹰王胜奎转望徐二晃，道：“二晃，把‘大漠龙’的穿着打扮告诉福总管。”

徐二晃当即把傅天豪的穿着打扮告诉了胖老头儿。

胖老头儿静静听完，道：“这个人现在……”

鹰王胜奎道：“瞧你问的，要知道他在哪儿我就自己找去了，还用你跑这一趟么？”

胖老头儿一欠身，道：“奴才糊涂，奴才这就叫他们找去。”

鹰王胜奎道：“你走吧！记住，只告诉他们找这个人，别告诉他们这个人是谁，找着他住那儿后，也别惊动他，留个人在那儿盯着他，等我去。”

胖老头答应一声，打个拱走了。

鹰王胜奎冲徐二晃摇摇手，道：“行了，你去找阿善吧！回来之后我有赏。”

徐二晃谢了一声也走了。

鹰王胜奎道：“天桥他有几个朋友，都是‘北京城’地面上能说话的人物，他们的人遍及每个角落，找根针都找得到。”

凌红道：“我久仰‘北京城’藏龙卧虎之地，那就行了。”

鹰王胜奎道：“你等着福明回话吧！有一点差错你可以唯我是问。”

凌红瞟了他一眼，道：“这个不用你说，只要有一点差错，你想跑都跑不掉。”

鹰王胜奎笑了！

“天桥”，原本是天下闻名，“北京城”首屈一指的热闹地儿。

上灯以后的“天桥”就更有瞧的了。吃的、喝的、玩的、看的，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吆喝震耳，锣鼓喧天。卖膏药的、练把式的、说书的、唱大鼓的、摔跤的，只一到了“天桥”，让你不知道看那样好，也不知道听那一样好。

“天桥”，是个藏龙卧虎地儿。

“天桥”，三教九流，百艺诸技，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这个棚子是唱大鼓的，操琴的看上去像兄弟俩，两个都是干干瘪瘪的瘦老头儿，一个瘦高，一个矮子。

台口那位唱的是个十八九大姑娘，一手檀板，一手鼓键子，那双皓腕羊脂般，檀板“叭”、“叭”响，鼓键子挥动起来跟骤雨一样。

大姑娘一头秀发梳得整齐，前头是排刘海儿，后头拖了条乌油油的大辫，瓜子脸、小瑶鼻，弯弯两道柳叶儿眉，那对眸子黑白分明，水灵得不得了。

大花裤褂小腰身，娇躯婀娜刚健，鲜红一抹的小嘴唇里唱的是全本儿：“三国”。

棚子黑压压一片，都坐满了，但却鸦雀无声，真是掉根针儿都听得见。

坐是坐满了，还有一圈儿“站票”，个个聚精会神，瞪着眼，闭着嘴，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

提起这位大姑娘，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天桥”首屈一指，京城里红透半边天的“金嗓玉喉”章小凤。

瘦高老头儿是她的师父，也是她的授业恩师章一绝，矮子瘦老头儿是她师叔，章一绝把兄弟骆二巧。

这老少三个人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以前也没听说过，可是一到京里没多久就红了起来。

内城里的太太们好这调调儿，吃饱了饭没事儿，日子难过，找消遣，套车来请去章一绝跟骆二巧进府教大鼓，于是乎章一绝、骆二巧成了京城里的大红人儿，整天价忙得不得了，有时候恨不得一个人分成两半儿。

于是乎“金嗓玉喉”成了官太太们的“同门师姐妹”，鲤鱼跳龙门，身价百倍。

“金嗓玉喉”章姑娘本人呢？更忙，内城里那些府邸只一有事，那怕是请客，也要派车来把姑娘请去，席前献绝艺，宾主饱耳福，内城里没有一天不请客，姑娘章小凤没有一天不进趟内城，而且都是单来单去的。

内城里的贝子也好，贝勒也好，她没有不熟，迷她迷得茶不思、饭不想的也大有其人。

所以，小衙门的不敢不买这个棚子的帐。

所以，地面上的混混儿敢在别处闹翻天，却不敢在这个棚子里哼一声。

“金嗓玉喉”章小凤正唱到热闹处，“长板坡赵子龙救主”，姑娘一张小嘴儿快得跟什么似的，她就像那一身是胆的赵云，檀键子是枪尖儿，檀皮是枪把儿，举手投足间八面威风，那一双眼神更慑住了曹孟德的百万雄兵。

大伙儿屏了息，尽管谁都看过“三国”，可没一个不为赵云捏把冷汗。

就在这时候，打外头进来个人，黑衣客，颇长的一副身材，腊黄的一张脸，左半边脸从眉到眼下有一条刀疤，红红的，怪吓人的。

里头没座儿了，也难以挤进来，不知怎么回事儿，他两闪三不闪便挤了进来，根本就没见别人动。

他进棚子的时候，姑娘章小凤就看见了他，当然，“金嗓玉喉”不会注意每一个人，只因为这个黑衣客有着一副颇长的身材，有着一一种超人的气度，却有着这么一张吓人的脸，才会引得姑娘的注意。

这时候，姑娘见他两晃三不晃就从拥挤的人丛里晃进来，不由为之一愕，一双美目睁大了三分。

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一刹那之后，姑娘又恢复了平静，嘴里连吮都没吮一吮。

接着，姑娘又看见个人进了棚子，瘦高个儿，也穿一身黑衣，他一进棚子就掂起脚来四下里张望，像在找什么人似的，看样子他也不想挤进来，可就不知道从那儿伸腿好。

显然，他没有那刀疤黑衣客那种好本事。

就在这当儿，赵子龙七出七进，七进七出，护着阿斗离了“长板坡”，姑娘放板停键，且听下回。

棚子里爆起了轰雷般一声好，差点把棚顶掀了去。

姑娘章小凤回身饮茶，弯着腰低低冲章一绝跟骆二巧说了两句，章一绝跟骆二巧站起来收钱，两个人四道目光，冲那刀疤黑衣客扫了一下。

这时候，台下的听客们开始说话了，刹时间乱哄哄的。

有地方伸腿了，那黑衣瘦高个儿拧着身子挤了进来，好不容易挤进来，却忽然脸色一变又挤了出去。

他没看见，站在台上的有心人，姑娘章小凤却看得清清楚楚，刀疤黑衣客闪个身进了棚左一个门里。

姑娘章小凤没吭气儿，一转眼悄悄儿地进了台后一个门里。

台下又一个棚子，应该说是间屋，她从这个门儿进来，一眼便看见了刀疤黑衣客。

后台是章一绝老少三个的歇息地儿，值钱的东西没有，自用的东西不少。

章小凤劈头就问：“你找谁？”

刀疤黑衣客有点窘，搓搓手，含笑说道：“对不起，姑娘，我不知道这儿是……”

章小凤截口说道：“你不会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让那班人盯在后头

的人坏不到那儿去，你可在这儿躲躲。”

刀疤黑衣客一怔，旋即一抱拳道：“谢谢姑娘，我感激，不过我马上要走。”

章小凤道：“马上要走，为什么？”

刀疤黑衣客道：“听姑娘的口气，那班人不是什么好路数，我不愿给姑娘这个棚子惹麻烦。”

章小凤两个眉梢儿一挑，道：“你大概是初到京里吧？”

刀疤黑衣客道：“是的，姑娘，这是我头一回到京里来。”

章小凤道：“那你可以打听打听，遍数‘北京城’，谁敢碰我这个棚子一指头，别说是这些混混儿，就是吃粮食俸的也没这个胆子。”

话声方落，门帘儿一掀，章一绝走了进来，他一眼便盯上刀疤黑衣客，道：“丫头，这位是……”

章小凤道：“避难的，我还没请教。”

刀疤黑衣客冲章一绝一抱拳，道：“老人家，我姓龙。”

章一绝道：“龙朋友跟那班人有什么过节？”

刀疤黑衣客笑笑说道：“我初来京里，人生地不熟，吃过晚饭没事儿到‘天桥’来逛逛，谁知刚到‘天桥’便让人盯上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章一绝只当他说话虚而不实，当下说道：“我们老少三个在京里呆了不少时日，官家有朋友，地面上也有朋友，我们不怕他们，可是龙朋友你初来京里，既跟他们没什么过节，犯不着招惹他们，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龙朋友要是愿意，尽可以在我这儿避一避，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便勉强，我们还得上场挣吃喝，不陪龙朋友了。”

刀疤黑衣客一抱拳道：“谢谢老人家，好意我心领，告辞。”他转身走了出去。

望着他出了后台，章一绝冲章小凤施了个眼色，老少俩双双走了出去，他俩出来的时候，正巧看见黑衣客出棚的背影。

刀疤黑衣客出棚拐个弯儿不见了。

打外头又走进个人来，是前门大街“泰安堂”药铺对门那家酒馆儿的伙计二虎。

二虎不再是肩头上搭条手巾的伙计打扮，换了行头了，干干净净的一套裤褂儿，黑的。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小伙子这么一换行头，人马上变了个样儿，这当儿谁敢说他是个跑堂的？

敢情二虎也喜欢听大鼓，忙里偷闲，跑到天桥来饱耳福了。

“金嗓玉喉”姑娘章小凤看见二虎进棚，微微怔了一怔。

二虎行动俐落，挨着棚边儿往前挤，一转眼工夫就到了台边儿，然后冲章一绝哈了哈腰，含笑说道：“章老，您有空么？打扰片刻。”

章一绝目光一凝，干瘪老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取笑的道：“怎么？小伙子，难不成你们掌柜的要请我喝两杯？”

二虎陪着笑道：“您老真是料事如神，一猜就猜着了，就是为这。”

章一绝道：“跟我到后头来坐坐吧！”他转身又进了后台。

二虎跟进了后台，脸上的笑容敛了去，上前恭恭敬敬的一躬身，道：“二叔，师父让我来给您送个信儿，‘大漠龙’到了，请您就近留意着点儿。”

章一绝两眼一睁，道：“‘大漠龙’到了……”“什么时候到的？”垂帘儿一掀，又进来了姑娘章小凤，她带着惊喜，进来便盯住了二虎。

二虎看了看她道：“今儿个刚到，一早就到了。”

章小凤忙道：“人呢？”

二虎道：“不知道，走了，王三叔、樊叔跟我瞧见了，师父他们都没瞧见。”

章小凤怔了一怔道：“大爷他们都没瞧见，沈姑娘也没瞧见？”

二虎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章小凤讶然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二虎遂把遇见大帽黑衣客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章小凤忍不住轻叫说道：“有这种事儿，‘大漠龙’既然到京里，他会避着不见沈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儿……”章一绝很冷静，他淡淡说道：“你师父让我跟你四叔就近留点儿意是什么意思？”

二虎道：“师父说，人家大老远地把沈姑娘护送到京，咱们不能就这么欠人的情，该想办法还，再说咱们在京里呆得久，无论怎么样也该尽尽地主之谊。”

章一绝道：“人家不愿意跟咱们照面怎么办？”

二虎还没说话，姑娘章小凤突然美目一睁，盯着二虎道：“你说他穿件黑衣，戴顶大帽？”

二虎微一点头，“嗯！”了一声。

章小凤道：“脸色腊黄腊黄的，左眉上还有条刀疤，是不？”二虎笑道：“你真是，虽然没见过，听也该听说过，‘大漠龙’出了名的美男子，怎会脸色腊黄腊黄的，还带条刀疤？”章小凤看了他一眼道：“你瞧见他的脸了么？”

二虎道：“没有，他戴着顶大幅，差不多把张脸都遮了去，怎么看得见他的脸？”

章小凤道：“这就是了，那你怎么知道你看见的那个‘大漠龙’脸色不是腊黄腊黄的，你又怎知道他脸上没刀疤？”

二虎道：“这还用问么，谁不知道……”

“你不知道！”章小凤截口说道：“常听人说‘大漠龙’精擅易容化装，你怎知道他到京里没有易容化装？”

二虎呆了一呆道：“这……这我可不敢说。”

章小凤白了他一眼，道：“这不就结了么！”转眼望向章一绝，道：“干爹，您看刚才是不是‘大漠龙’？”

章一绝摇摇头道：“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不能乱认，刚才那个人架子很好，气度也不赖，只是不能肯定他就是‘大漠龙’。”

二虎瞪大了眼，道：“怎么，二叔，刚才……”

章一绝当即把刚才那刀疤黑衣客进棚的经过告诉了二虎，最后问道：“你见过他的，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他？”

二虎有点迟疑，嗫嚅着道：“这……这个，我不敢说，有点像，可是我没看见‘大漠龙’的脸……”

章小凤哼地一声，道：“亏你还是个男人家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干嘛犹犹豫豫，吞吞吐吐的，不敢说个痛快话，以我看准是。”

二虎窘迫地笑了笑，没说话。

章一绝道：“小凤……”

章小凤道：“不会错的，干爹，您没听他说么，他是初到京里……”

章一绝不以为然，道：“不能凭这一句话就断定他是‘大漠龙’，初到京里来的人多了，又不只他‘大漠龙’一个，他既然不愿意跟咱们照面，怎么会往咱们棚子里跑。”

章小凤道：“干爹，您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哪儿知道咱们是谁呀？”

章一绝摇头说道：“咱们能瞒别人，怕瞒不过‘大漠龙’那双眼，他不是知道你大爷、你三叔跟你樊叔是谁了么？他既然知道他们三个，‘燕云十三侠’两个在京，别的又岂会远到那儿去？”

二虎一点头道：“您说的对，刚才那个人恐怕不是的。”

“谁说的？”章小凤一瞪眼道：“‘天桥’这么多棚子他不走，偏闯进咱们这棚子里来，反正咱们既不认识他，也没见过他，难道不许他进来瞧瞧咱们究竟是不是‘燕云十三侠’里的人？”

二虎不敢吭气儿了，看样子二虎很怕她。

章一绝眉锋一皱，道：“这个……”

只听骆二巧在前头大声叫道：“妞儿，出来，诸位大爷们等着，你要再不出来，人家可要砸咱们的棚子了。”

听客们轰然一阵笑，随听有人叫道：“谁说的？那个敢在这儿逞横，我头一个不依。”

听客们又笑了，接着是一阵掌声。

章一绝摆摆手，道：“出去吧！小凤，台下催了，二虎你也回去，告诉你师父一声，我自会留意。”

二虎恭应一声，欠个身出去了。

章小凤皱眉说道：“干爹……”

章一绝道：“那怎么办？你现在搁下场子找他去，是不是‘大漠龙’关你什么事儿？那么大个姑娘家，不害躁。”

章小凤脸一红，踩脚拧身道：“不来了，您老是……人家想看看‘大漠龙’嘛！”

章一绝道：“你非说刚才那个是‘大漠龙’，你不是已经看见了么？”

章小凤一扭娇躯道：“我才不要看那张脸呢！难看死了，我要看他的真面目。”

章一绝道：“看了他的真面目又怎么样？”

章小凤道：“不怎么样，我就是想看看。”

章一绝道：“傻丫头，‘大漠龙’既然把沈姑娘护送到京里，足见他有心插手这件事儿，这个人既有这个心，事儿不了，他绝不会罢手，照这么看，一天半天他绝不会离开京里，既不离开京里就必有照面的一天，你还怕瞧不着他么？”

姑娘怔了一怔，突然笑了：“您早不说。”大辫子一甩，跑了出去。

台下又爆起一阵掌声！

刀疤黑衣客背着手，迈着潇洒步往前走，一个棚子、一个棚子的听，一个棚子的看，悠闲得很。

到了一个棚子，这个棚子离大鼓的那个棚子没多远、棚子里是说书的，

说书的那人好长相，文士打扮，四十来岁年纪，修长的身材，白面无须，长眉凤目，衣衫雪白，连一个黄点儿都没有，不但人长得俊逸，还带着几分潇洒。

这么一个人沦落在‘天桥’说书，想当年他家里一定是书香门第，人可真是有幸有不幸啊。

再过去一个棚子是练把式卖跌打损伤药的，地摊儿上四个大字“祖传秘方”，场里两个人，一个是莽张飞般虬髯壮汉，下身一件犊鼻裤，上身光着膀子，浑身筋肉贲起，黑黑的胸毛一大片，使一口九环大刀，刀风呼呼，钢环直响。

另一个是猴儿一般的瘦子黑汉子，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他在一边捡场。这两个倒有几分像天生的跑江湖的。

走着，走着，刀疤黑衣客到了先农坛后，这儿离热闹地儿远了点儿，人少，他一拐便没他影儿。

一条人影窜了过来，正是那黑衣瘦高个儿，一阵张望，往前便要追，有人在他背后说了话：“再过去就是‘先农坛’了，那是皇上躬耕的地方，老百姓去不得的。”

黑衣瘦高个儿吓了一跳，身子一哆嗦，脚下一提往前蹿了出去，丈外一个旋身转过来，右掌护胸，左掌护住下盘，抬眼一看，他为之脸色一变：“阁下真机灵，真俐落。”

刀疤黑衣客含笑站在他眼前，道：“好说，夸奖了，贵姓，怎么称呼？”

黑衣瘦高个儿冷冷一笑道：“彼此素昧平生，缘惜一面，没有通名报姓的必要。”

刀疤黑衣客道：“你我素昧平生，缘惜一面？”

黑衣瘦高个儿道：“至少你我以前没见过。”

刀疤黑衣客笑笑微一点头道：“那我就好说了，彼此既是素昧平生，缘惜一面，你阁下为什么一进‘天桥’到如今，紧盯住我不放？”

黑衣瘦高个儿冷笑一声道：“这才是笑话，你是来逛‘天桥’的，我也是来逛‘天桥’的，路是人走的，你能走，我也能走，何以见得我是盯住你不放？”

刀疤黑衣客道：“因为你是在我后头。”

黑衣瘦高个儿道：“笑话，在你后头的不只我一个……”

刀疤黑衣客道：“刚才人多，现在可只有你阁下一个。”

黑衣瘦高个儿没理逞起横来了：“现在只我一个又怎么样？你能到这儿来，难道我就不能到这儿来？”

“好说。”刀疤黑衣客微一点头，含笑说道：“对付你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不动口动手。”迈步逼了过去。

黑衣瘦高个儿一怔，道：“你要干什么？”

刀疤黑衣客笑哈哈地道：“没听我说么，对付你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不动口动手。”

“动手？”黑衣瘦高个儿冷笑一声道：“朋友，先掂掂你自己的斤两。”

刀疤黑衣客道：“我时常在掂，不敢说比别人重，至少不会轻到哪儿去。”

嘴里说着话，脚下一直往前逼，就这两句话工夫他已逼近了五尺。

黑衣瘦高个儿冷笑一声道：“朋友，你初到京里，可别把这个麻烦惹上身，要不然京里可不好待。”

刀疤黑衣客微摇头道：“我不这么想，我以为到了该走的时候谁也留不住我，要没到该走的时候，谁也撵不走我。”

黑衣瘦高个儿双眉一扬道：“好大的口气，那你何不试试。”

刀疤黑衣客道：“我这不是正在试试么？”说话间他已然逼近了三尺。

黑衣瘦高个儿两眼凶光一闪，忽地一拳当胸捣了过来。

刀疤黑衣客道：“哟！这一下可不轻，挨上一下非躺个十天半月不可。”往左跨步，身子跟着一侧。

只听黑衣瘦高个儿冷笑一声道：“朋友，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左掌一递，钢钩般五指往刀疤黑衣客左肋抓去，同时右掌横扫，直袭刀疤黑衣客的咽喉。

刀疤黑衣客淡然一笑道：“是么？我也是。”

他右臂抬起，往胸前一竖，黑衣瘦高个儿那一拳正扫在他胳膊，他没怎么样，打人的却叫了声“哎哟”，就在这时候，刀疤黑衣客一只左掌已落在他左腕脉，他闷哼一声，弯下了腰，右胳膊直甩，想必疼得很。

刀疤黑衣客笑了：“怎么样？阁下，是不是比你差点儿？”

黑衣瘦高个儿没说话，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有什么话好说？

刀疤黑衣客道：“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告诉我个理由吧！阁下。”

黑衣瘦高个儿仍没说话。

刀疤黑衣客道：“这儿地僻人少，杀一两个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人知道。”

黑衣瘦高个儿猛然直起了腰，道：“你敢！”

刀疤黑衣客道：“在江湖上跑这么久，我还没放过谁，你看我敢不敢？”

他右手往黑衣瘦高个儿腰里一拧，从黑衣瘦高个儿腰里抽出一把刀子来，道：“你的家伙借我用。”

手一抬，刀子往上一翘，那刀子尖儿正抵在黑衣瘦高个儿喉咙上，马上就皮破见了血。

刀疤黑衣客笑笑道：“你这把刀子还挺利的，稍微用点劲儿，一下就能把喉管给割断。”

黑衣瘦高个儿身子一抖马上白了脸，一边往上躲，一边说道：“你要是伤了我，就倒霉倒定了，别处你不知道，‘鹰王府’你该知道，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躲不掉。”

刀疤黑衣客听得一怔道：“‘鹰王府’，你是‘鹰王府’的？”

黑衣瘦高个儿忙道：“不错，我正是在‘鹰王府’当差。”

刀疤黑衣客突然笑道：“你呀！算了吧！‘鹰王府’里会有你这种角色？‘鹰王’胜奎威名盖世，府里就是个酒扫下人也有一身好功夫……”

黑衣瘦高个儿道：“我并不是‘鹰王府’的人，可是却是奉了‘鹰王爷’之命，鹰王爷要找你……”

刀疤黑衣客“哦？”地一声道：“鹰王要找我？干什么？”

黑衣瘦高个儿道：“我不知道，是‘鹰王府’的福总管今儿下午找上我们老爷子，帮他找个像你这样的人。”

刀疤黑衣客道：“那么你怎么准知道他要你们找的那个人是我？”

黑衣瘦高个儿道：“怎么不知道？我们老爷子就是想在‘北京城’找根针也能找得到，福总管说他们要找个穿黑衣，戴宽沿大帽的人，你那顶大帽不是留在客栈里么？”

刀疤黑衣客呆了一呆道：“好厉害，没想到鹰王还有这么一套办法，找着又怎么样？”

黑衣瘦高个儿道：“这个福总管没说，福总管只交待找着你之后报给福总管知道就行了。”

刀疤黑衣客道：“你们报给他了么？”

黑衣瘦高个儿想摇头，但他的头不敢动，道：“还没有。”

刀疤黑衣客微一点头道：“那好，麻烦你一趟，带我去见见你们老爷子去。”

他松了左手，同时右手把那把刀子插回了黑衣瘦高个儿腰里。

黑衣瘦高个儿揉着手腕，直着眼道：“你，你要干什么？”

刀疤黑衣客道：“我要是让你别把找到我的事儿上报，恐怕没有用，即使你不上报，别人也会找我，不如我直接找你们老爷子谈谈去，请他高抬贵手帮我个忙，我还想在京里待一阵子，可是我却不愿让任何人打扰我。”

黑衣瘦高个儿道：“你见我们老爷子只是谈谈？”

刀疤黑衣客道：“放心，我向来说一句是一句，你们别仗恃人多想动我，我跟你们老爷子谈谈就走，别的不冲，只冲鹰王要找我这一点，你也应该相信得过我。”

黑衣瘦高个儿想了想，一点头道：“这话是理，鹰王要找你，不管是好是坏，你的身分不低，好吧！我带你去。”转身就走。

刀疤黑衣客赶上一步，问道：“你们老爷子住在哪儿？”

黑衣瘦高个儿抬手抹了抹脖子上的血，道：“不远，一会儿就到了，要不了一盏茶工夫。”

刀疤黑衣客没再说话，两个人很快地就消失在夜色里。

黑衣瘦高个儿带着刀疤黑衣客进了一条大胡同。别的胡同黑，这条胡同挺亮，进出的人多，车马也多。看看进出的那些人，再看看两边那些门头儿，刀疤黑衣客道：“这儿想必就是名闻天下的八大胡同？”

黑衣瘦高个儿微一点头道：“不错，这儿就是八大胡同。”

刀疤黑衣客笑笑说道：“好地方，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我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了。”

他这里说着话，两边儿那些门口站着的那些个吃软饭的，纷纷躬身哈腰，冲黑衣瘦高个儿打招呼，必恭必敬，刀疤黑衣客心里明白，黑衣瘦高个儿是“北京城”里的龙虎，对他都这样，那位老爷子可想而知。

走着，走着，黑衣瘦高个儿停在一座这门头儿，两扇红门儿之前。

上前敲敲门，门开了，开门的是满脸络腮胡的壮汉子，敞着胸，卷着袖，一脸粗犷骠悍色：“六爷回来了……”

一眼瞥见黑衣瘦高个儿身后还有个人，一怔，把双目凝注在黑衣瘦高个儿脸上。

黑衣瘦高个儿没理会那么多，一步跨了进去，道：“老爷子在么？”

络腮胡壮汉忙道：“在，在上房呢！”

黑衣瘦高个儿随手开上了门，开口道：“有客人在么？”

络腮胡壮汉道：“没有，只秦姑娘在。”

黑衣瘦高个儿没再多问，带着刀疤黑衣客往里行去……”

很大的一个四合院儿，上房屋里灯点得光同白昼，门口抱着胳膊站着两个中年汉子。

两个人一见黑衣瘦高个儿带着个生人进来，当即互望一眼，双双迫了过来。左边那中年汉子道：“老六这位是……”

黑衣瘦高个儿道：“就是福总管要找的那位，老爷子在里头么？”

他没明说，那两个只当是他把人带了回来，一听这话，另一个转身奔进了上房，往左一拐就不见。转眼工夫，又见他从小边拐过来，出了上房，道：“老六，带他进去吧！”黑衣瘦高个儿迟疑了一下，旋即带着刀疤黑衣客走向上房。

来到了左边那间垂着帘，静悄悄的没听见有人声。

掀开帘儿，里头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岁上下瘦老头儿，精神挺好，腰杆儿笔直，两眼炯炯有神，眉宇间罩着一丝儿冷意。

一个是位姑娘，穿一身翠绿色的衣裙，人瘦了点，但瘦不露骨，长得清丽脱俗，尤其那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充满了灵气。

刀疤黑衣客心里想：这大概就是黑衣瘦高个儿的老爷子，跟他们说的那位秦姑娘了。

心里这么想，却不由对那位清丽脱俗的秦姑娘多看了两眼。

黑衣瘦高个儿走得挺快，三步并成二步走过去，一躬身冲瘦老头儿低低说了两句。

瘦老头儿一对锐利的眼神扫在刀疤黑衣客的脸上，缓缓站了起来，那位秦姑娘跟着站起。

瘦老头儿冲她招了招手，道：“你坐着，你坐着，用不着避。”

秦姑娘没动，可也没往下坐。

瘦老头儿干咳一声，道：“朋友贵姓？”

他做不为礼，刀疤黑衣客没动，道：“龙，风从虎云从龙的龙。”

瘦老头儿道：“请坐。”

刀疤黑衣客道：“谢谢。”他往前一步坐了下去。瘦老头儿坐下了，秦姑娘也跟着坐了下去。

瘦老头儿两眼始终不离刀疤黑衣客道：“龙朋友从那儿来？”

刀疤黑衣客道：“关外。”

瘦老头儿微一点头道：“好地方，龙朋友是初次来京？”刀疤黑衣客道：“不错。”

瘦老头儿道：“龙朋友这趟到京里来是……”

刀疤黑衣客倏然一笑道：“老爷子这是盘问我？”瘦老头儿干咳一声道：“岂敢，得能相逢便是缘，四海之内皆朋友，随口问问。”

刀疤黑衣客道：“我还没有请教。”

瘦老头儿道：“我姓诸，朋友们看得起我，都管我叫诸霸天，叫着叫着把我的名儿也叫忘了。”

刀疤黑衣客道：“诸老爷子，我到京里是来干什么的，无关紧要，跟老爷子也毫不相关，紧要的是我的来意……”诸霸天道：“龙朋友此来是……”

刀疤黑衣客道：“一句话，请诸老爷子高抬贵手，让我在京里清清静静待些日子。”

诸霸天道：“龙朋友这话诸某不懂。”

刀疤黑衣客道：“‘鹰王府’那位福总管来问时，请老爷子告诉他，我

已经离京了，往后请老爷子别再劳师动众到处找我。”

诸霸天脸色微微变了一变，旋又转趋平静，道：“龙朋友可知道鹰王爷找你是为了什么？”

刀疤黑衣客摇了摇头说道：“不清楚，我也不愿意知道。”

诸霸天道：“龙朋友，诸某说句不见外的话，鹰王爷相寻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事，不是坏事儿，要是坏事儿这件差事儿就落不到诸某头上了。”

刀疤黑衣客淡然一笑道：“多谢老爷子提醒，我生性懒散，并不热衷这个。”

诸霸天道：“龙朋友……”

刀疤黑衣客道：“还请老爷子帮我这个忙。”

诸霸天双眉一耸，摇头说道：“龙朋友原谅，这个忙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刀疤黑衣客道：“我也知道老爷子人在京里，营业在京里，霸业也在京里，得罪不起权势赫赫威名盖世的鹰王……”

诸霸天道：“龙朋友明白这一点就好了，诸霸天托庇天子脚下，混碗饭吃，也请龙朋友你体谅。”

刀疤黑衣客淡然一笑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不便再说什么了……”他站了起来。

诸霸天忽然看见了些什么，脸色大变，霍地站起。

没别的，刀疤黑衣客刚坐过那张椅子的四条腿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进了花砖里，进去好几寸，可是那一块块的花砖连裂都没裂，生似当初铺地的时候嵌进去的。

刀疤黑衣客抱了拳，道：“老爷子，我告辞。”他转身走了出去。

黑衣瘦高个儿忙一定神，跟着窜了出去。

十四

刀疤黑衣客往外走，迎面来了个人，可是个大姑娘，穿一身红，艳赛桃李，却冷如冰霜，脚底是双长统皮靴，手里还提着根长鞭，看都没看刀疤黑衣客这个生人一眼，仰着脸，带着一阵香风走过去。

她，惹得刀疤黑衣客多看了一眼，可是他脚下并没有稍顿一顿。

刀疤黑衣客往外走，刚到影壁墙，蓦地——

“站住！”上房屋方向传来一声冰冷娇喝。

刀疤黑衣客还没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儿，又一声：“我叫你站住。”

脑后破空风生，他头一低，两把柳叶飞刀从头顶掠过。

“笃”、“笃”两声射在影壁墙上，刀把子直抖。

刀疤黑衣客停步，回过了身，上房屋门口站着那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红衣大姑娘。

如今，她柳眉倒竖，一张美艳的娇靥比冰霜还要冷上三分，手里那马鞭笔直地指着刀疤黑衣客。

刀疤黑衣客道：“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红衣大姑娘道：“什么意思？装的什么糊涂，装什么佯，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竟敢跑到这儿来撒野，怎么？欺我们‘北京城’里没人儿了，别人好说话，姑奶奶我可不那么好说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

容易，今儿我要不教训教训你，坏了你的下次，你永远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她迈步就要往这边走。

上房屋左边拐出了诸霸天，伸手一把抓住了她，道：“亚男……”

红衣大姑娘胳膊一甩一挣，道：“您别管，您跟他的事已了，这是我跟他的事，你们那么好欺负，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去，咱们什么时候受过这个？”

她这一挣劲儿不小，居然一下子挣脱了诸霸天的手，飞身一掠几丈地扑向刀疤黑衣客，手里马鞭一抡竟兜头抽了过去。

刀疤黑衣客上半身没动，脚下一挪，便轻易躲过了这一鞭，“刷”地一声。

红衣大姑娘那一鞭抽在影壁墙上，影壁墙上的泥掉了一大块。

刀疤黑衣客应变快，红衣大姑娘动作也不慢，马鞭一抖，回手一鞭，又抽向刀疤黑衣客的脸，鞭梢带着脆响，怪吓人的。

刀疤黑衣客一扬身，鞭梢儿从他眼前掠过，又落了空。

红衣大姑娘两鞭没能扫着刀疤黑衣客一点儿边儿，火儿了，一张脸煞白，怒叱一声道：“好，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是个汉子你就还手。”

她像只出押的雌虎，一个旋身，刷刷刷一连三鞭，抽了过去。

这三鞭不是抽一个地儿，刀疤黑衣客的上半身都笼罩在鞭影之下，简直让人难分虚实。

刀疤黑衣客扬起了眉，道：“姑娘，事不过三，我要还手了。”

他抬手一抓，满天的鞭影倏敛，刹时间只剩下一根儿，这剩下的一根儿正抓在他手里。

红衣大姑娘一怔，脸色倏变，沉腕一抖，喝道：“放手。”

那根马鞭像在刀疤黑衣客手里生了根，这一抖不但没能刀疤黑衣客手里抖出来，她一个人反受那马鞭一扯之势，站不稳，踉跄跟着向刀疤黑衣客怀里撞去。

她大吃一惊，可不愿让自己撞进这么一个丑男人怀里，连忙松了马鞭刹住冲势。

冲势刹住了，可是她已经到了刀疤黑衣客的眼前，只差半尺便进了刀疤黑衣客怀里。

定神抬眼看，看见的是刀疤黑衣客一口洁白而整齐的牙，笑得惹人。

她脸一热，连忙往后退去，“呸！”地一声道：“霉气。”

刀疤黑衣客没说话，把马鞭往她脚前一丢，转身就走。

红衣大姑娘一怔，喝道：“站住，你欺负够了人想走，没那么容易，唉！简直目中无人，我跟你拚了。”她这句话完，翻腕一把雪亮的匕首握在了手里，跨步挺腕，那把匕首直往刀疤黑衣客腰眼扎去。

刀疤黑衣客身后像长了眼，只见他一旋身，又听红衣大姑娘惊叫一声，再看时，原握在红衣大姑娘手里的匕首，不知什么时候却到了他手里。

手里有了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诸霸天唯恐他回刀伤了红衣大姑娘，带着那几个徒弟一个箭步窜到。诸霸天喝说道：“姓龙的，你想干什么？”

刀疤黑衣客淡然一笑道：“诸老爷子，这句话你该问这位姑娘才是，京畿重地，天子脚下，随便的动刀是要吃官司。”

他一扬手，匕首飞了出去，白光一道，“笃！”地一声，插在房屋的门头上，刀身全进了木头里，只剩下把子在外，不说那份准头、单说这腕力就够惊人的。

刀疤黑衣客匕首脱手，转眼望向红衣大姑娘道：“姑娘，马鞭子有时候可以挥挥，刀绝不能轻易乱动，幸亏姑娘今天碰上的是我，要不然……后果姑娘自己去想吧！”

他转身走了，诸霸天没敢再拦他，红衣大姑娘也没再吭气儿，她倒不是不敢，而是气傻在那儿了。耳听大门响，红衣大姑娘定过了神，厉叱一声，拧身要追，诸霸天死命拉住了她，道：“亚男，不行，你……”

红衣大姑娘大声叫道：“我知道我不行，可是我有一颗不怕事的胆。”

即使她的胆有天大，诸霸天就是不让她追，红衣大姑娘气再加上羞，一跺脚竟低下头哭了。诸霸天松了她，脸上的神色好难看，道：“亚男，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咱们不是人家对手，你没看出？”

红衣大姑娘猛然抬起了头，脸上都是泪水，叫道：“那怎么办？让他上门来欺人，咱们难道就算了，在京里扎根儿这么多年，您是个什么身分，咱们这些人往后还见人不见人？”

诸霸天老脸上掠过一丝抽搐，道：“梁子是结定，不蒸馒头我能蒸（争）这口气，除非咱们不想再在京里混了，要不然这笔帐我一定要找回来，只是咱们得先摸清楚他的底细。”

黑衣瘦高个儿道：“老爷子，您没听他说，他是关外来的。”

诸霸天摇摇头道：“我想过了，可是我一直想不起关外有这么个人，其实，只是怕他跟鹰王爷有什么关系。”

络腮胡大汉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一躬身道：“老爷子，福总管来了。”

诸霸天目光一扫，道：“你们记住，我一个人说话，不许一个人多嘴。”

说话间，鹰王府的总管，胖嘟嘟的福明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

诸霸天忙奔过去，抱拳躬身：“您来了？”

福明抬了抬手，含笑说道：“老朋友了，干嘛这么客气？”两眼来回一扫，道：“哟！怎么今儿个大伙儿都在外头等着，姑娘也在这儿，咱们爷儿俩可真是许久不见了，过来，让你福爷瞧瞧。”他冲红衣大姑娘抬起了手，红衣大姑娘低着头走了过去。

福明有点诧异，道：“怎么了？今儿个挨了骂了？不对呀！别人不知道我清楚，你爹有几个胆敢骂你，也舍不得呀！哟！怎么了这是，我还没瞧见呢！别哭，姑娘，谁欺负了你，告诉你福大爷，你福大爷给你出气。”

诸霸天强笑说道：“没什么，还不是使小性子。”

红衣大姑娘猛然抬起了头，道：“您不许别人说，我说，刚才来了个刀疤黑衣客，说不定就是鹰王爷要找的那个人……”

福明一怔，急道：“真的？在哪儿？人在哪儿？”

“走了。”红衣大姑娘冷冷说道：“人家艺高本事大，显了一阵威风走了。”

福明又怔了一怔，道：“我明白了，吃了亏了，是不，姑娘？”

红衣大姑娘眉梢儿一扬，道：“才没有呢！爹硬拦着我。”

福明拍了拍她的肩：“别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唯独这件事儿，只怕你福大爷无能为力管不了……”转眼望向诸霸天，道：“老兄弟，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不许瞒一点儿，究竟怎么回事儿，怎让他跑进了你的家里？”

诸霸天没奈何，只有一五一十地说个明白。静静听毕，福明半天没说话，过了老半天才道：“老兄弟，王爷交待我的事儿，我托了你，可是不能让你为难……”

诸霸天双眉一耸，道：“福总管，您说这话就见外了……”

福明摇了摇手，道：“老兄弟，你别着急，话还没说完呢！我说的是实情实话，不是跟你见外，原先我不知道王爷找的这个人是谁，二趟回去，我才听人说，王爷要找的这个人鼎鼎大名的‘大漠龙’傅天豪……”

诸霸天神情一震，吃惊的道：“谁？福总管，您说他是谁？”

红衣大姑娘一双美目睁得老大，叫道：“‘大漠龙’？您说他是‘大漠龙’？”

福明点了点头。

诸霸天颓然说道：“那难怪了，难怪我这儿没一个是他的对手，关外来的，我早该想起是他，可是偏偏我没想起……”

“不对吧！福大爷。”红衣大姑娘道：“‘大漠龙’怎会那么个长相，脸色腊黄腊黄的，还有条刀疤。”

福明摇头苦笑，道：“我就知道了，我原也听说‘大漠龙’挺俊的，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再让你们为难，给你们找麻烦，我这就回去禀报王爷去，王爷不是个不明理的人，他也会收回成命的，你们忙吧！我走了。”他可是说走就走，带着人就转了身。

他转了身，可是他不及红衣大姑娘快，红衣大姑娘一声没吭，带着一阵香风从他身边掠了过去。

诸霸天大惊，忙叫道：“亚男，亚男……”他叫他的，红衣大姑娘都没了影儿。

诸霸天真急了，头上都现了青筋，跺脚说道：“这丫头都让我惯坏了，就是这么任性，准是找‘大漠龙’去了，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追她去。”

有他这句话，他那几个徒弟忙先后蹿了出去。

诸霸天又跺了脚，道：“这孩子，她还说人家不知天高地厚呢！我看她才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算了，既然知道了……她也不仔细想想，这主儿咱们惹得起么？”

福明拍了拍他，道：“老兄弟，别着急，谁都知道‘大漠龙’是个大盗，可是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咱们心里明白，是不？他要伤人的意思，刚才怕不把你这儿闹翻天了，再说，‘大漠龙’傅天豪既然是有心要躲着咱们，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老兄弟，别着急了，我准保姑娘一会见就回来。”

诸霸天苦笑一声，道：“但愿如此了！”

红衣大姑娘诸亚男，有没有追着“大漠龙”，不知道。

可是“大漠龙”傅天豪到了京里的消息，却由诸霸天徒弟的嘴里传了出去。

没半天工夫，北京城的人全知道了。

这家小茶馆儿坐着这几个人，一个乾瘪瘦老头儿，一个瘦高汉子，一个白净脸汉子，一个黑壮汉子。

四个人四碗茶，京城里的茶馆都不错，水好，茶叶好，沏起茶来讲究多，所以每一壶茶都是香喷喷的。

茶香，可是四个人没一个动茶碗，瘦高汉子低着头拨弄着茶碗，茶在碗里晃动，一会儿溅出了一点儿。

干瘪瘦老头儿嘴里吸着旱烟，湘妃竹子杆儿，翡翠嘴儿，钢烟袋锅儿，挺讲究的，闭着眼，翘着腿，吸得“叭”、“叭”直响。

过了一会，瘦高汉子忍不住了，他抬起了眼：“老爷子，您瞧这消息可靠不？”

瘦老头儿连眼都没睁，道：“什么消息？”

瘦高汉子道：“您是怎么了，傅……”

他刚说个“傅”字，瘦老头儿点了头：“可靠，我信。”

“可靠？您信？”瘦高汉子道：“那咱们在‘宛平’看见的……”

瘦老头儿睁开眼，把烟袋锅儿往鞋底敲了敲，然后慢条斯理地道：“别人只有一条命，他有九条命，咱们看见的，八成儿是他施的障眼法儿。”

白净脸汉子倏然一笑道：“老爷子，我有同感。”

瘦高汉子一转脸道：“老二，你还笑得出来？”

白净脸汉子往后一靠，淡淡说道：“不笑怎么样？我能哭？人生在世，没无往不利的，多少总得受点儿挫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照样走道儿，有什么大不了的？”

瘦高汉子道：“可是他……”

“他怎么样？”白净脸汉子道：“他要真是有能耐的人，也不会在赵六指儿里栽个跟头，我刚才不是说了么，人生在世，没里往不利的，他既然能在赵六指儿手里栽个跟头，就能在别人手里再栽个跟头，有什么好怕的？”

瘦高汉子道：“你说得倒轻松啊……”

瘦老头儿抬手一摆，道：“行了，你们俩别抬杠了，他不犯我，我不犯他，我现在身不在公门跟他之间的事儿已经算了了，现在我要找回来的，只是那娘儿们……”

瘦高汉子道：“老爷子，您别忘了，他那张脸……”

“我没忘。”瘦老头儿脸色一沉，冷笑说道：“你真好出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事儿已经做了，大不了一肩挑起，难道还叫我带着你去跪地求他不成？”

瘦高汉子脸色一白，没说话，但旋即又道：“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既然他命大没死，咱们得防着点儿。”

“大哥。”白净脸汉子笑道：“用不着你担心，京城、‘宛平’近在咫尺，这消息很快会传进赵六指儿耳朵里去，做过亏心事，他准不安稳的，‘大漠龙’只应付他就够忙的了，那还能分身找咱们。”

瘦老头儿点头说道：“老二说得对，且看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咱们干咱们的。”

白净脸汉子道：“老爷子，咱们这封信，怎么个往里送法？”

“往里送？”瘦老头儿摇摇头道：“谈何容易，别说‘鹰王府’的那‘戈什哈’人人了得，进都别想进，就是这一圈内城也不好进，别看当日我是直隶总捕，这四个字儿在这儿吃不开。”

白净脸汉子道：“那您说这封信怎么个送法儿？”

瘦老头儿道：“我自然有办法，皇上每年这时候总要去一趟西郊，而每年的这一趟照例由鹰王带着铁卫开道，咱们趁这时候把信送到他手里去。”

瘦高汉子道：“来个拦马递信？”

“你机伶？”瘦老头儿冷笑一声，道：“拦马递信，你去拦马递信去，不说暴露了行藏，长了翅膀也跑不掉，你有多大本事能近得鹰王，怎么能拦

马递信？咱们得想个办法，隔着老远把信射过去。”

瘦高汉子说话就是不受听，可是说起来，他也真够笨的，他脸上红了红，没敢再吭气儿。

白净脸汉子道：“您看这样儿行么？我是说这封信管不管用？”

瘦老头儿道：“那就要看鹰王知不知道她是个干什么的，他要是不知道，我敢说这封信一定管用。”

白净脸汉子道：“万一他要是早就知道了呢？”

瘦老头儿冷笑一声，两眼之中射出夺人的异彩，道：“他要是早就知道她是个干什么的，那表示他有意包庇，大清朝律法不容这个，别看我是个升斗小民，我照样儿能扳倒他，除非不想要这个王爵，除非他不想要荣华富贵，要不然他最好马上把她撵出来。”

瘦高汉子道：“以鹰王的勋名权势，要什么样儿的没有，我看他不会舍不得这个。”

白净脸汉子淡然一笑，道：“那可难说啊！古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是没有，拿近一点的来说吧！顺治只为个董小宛能出家当和尚去，吴三桂为个陈圆圆能引清兵入关，洪承畴为一个色字能冲人低头，这位鹰王是个怎么样的人，咱们不是不清楚，姓凌的那娘儿们，不正投了他的所好么？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瘦老头儿灰眉一扬道：“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得出，万一不成，一计之后还有二计，我姓谭的在官场里、江湖道上打了这么多年滚儿，就不信斗不过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

白净脸汉子还待再说。

瘦老头儿一挥手，道：“谁都别再说什么了，咱们找个歇脚的地儿去，且等时机来临。”

他站了起来。

福明带着人匆匆地回到了“鹰王府”，一五一十地把实情说了。

鹰王胜奎正在凉亭里跟凌红下棋，石几上放着一盏八角琉璃灯，挺亮的。

鹰王胜奎一听就皱皱眉，道：“他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胜奎？”

凌红道：“别这么说，你在显赫中，勋名盖世，权势惊人，他一介布衣，又是官家到处缉拿的大盗，他怎么能来见你，一半儿也是为你着想，换做你是他，他是你，你愿不愿意跟他见面。”

鹰王胜奎笑笑说道：“希望是这样，不过以我看，有八成是他一身傲骨，不愿沾一点官气，而且你在我这儿，他心里也不大舒服。”

凌红瞪了他一眼，道：“又来了，你怎么改不了。”

鹰王胜奎笑了笑，道：“不开玩笑了，说正经的，要找他就得趁早，过些日子我就没工夫了。”

凌红道：“哟！过些日子就没工夫了？你要干什么去？”

鹰王胜奎道：“每年这时候，皇上总要到西郊住些日子去，照例得由我带着人开道、护驾，你想，到了那时候，我怎么分得开身？”

凌红道：“皇上去西郊，怎么由你开道护驾？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他们是干什么的？”

鹰王胜奎笑笑说道：“我的圣眷比他们隆啊！”

凌红瞟了他一眼，道：“你神气！”

鹰王胜奎摇摇头，道：“别的不敢说，这一点儿嘛！他们还真不能跟我比。”

凌红道：“别净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说的西郊是指……”

鹰王胜奎回道：“是圆明园，在‘西直门’外‘海甸’。”

凌红道：“圆明园？”

鹰王胜奎道：“‘圆明园’当初不叫‘圆明园’，叫‘畅春园’，圣祖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憧憬江南湖山之美，庭园之胜，下旨在海甸西舟陵畔，前明武清侯李纬的清华园故址，建了这座‘畅春园’，以为避喧听政之所，后来又改‘玉泉山’的‘澄心园’为‘静明园’，复建‘香山’行宫为‘静宜园’，跟畅春园形成鼎足，到那时候已颇具规模，一直到四十八年又经改筑，遂定名为‘圆明园’，到世宗践祚之后，又把‘圆明园’扩建了一次……”

凌红道：“那么，现在的‘圆明园’，规模相当大了？”

鹰王胜奎笑笑说道：“何止规模很大，集天下庭园之大观，它按江南名胜图绘，共计有三十六景、十八门、二十四桥、七十二亭，金鳌玉晾、柳浪闻莺、平湖秋月、夹境鸣琴、洞天深处、风月无边，断桥残雪，无一不备。”

凌红道：“这岂不是把江南的名胜都搬到京里来了么？你们的皇上可真会享受啊！”

鹰王胜奎目光一凝，道：“我们的皇上？”

凌红道：“不是你们的皇上是谁的皇上？别忘了我是汉人。”

鹰王胜奎一点头，道：“好，我们的皇上，一旦你成了鹰王福晋之后呢？”

凌红道：“到那时候再说吧！别太乐观，咱们俩之间的这件事，还不知道会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呢！”

鹰王胜奎笑笑说道：“我倒要看看有谁能拦我，敢拦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叫我胜奎打个一辈子光棍儿不成？”

凌红笑了，一双玉手抱着膝道：“好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皇族亲眷里有的是娇贵格格，玉公大臣那府邸里有的是大美人儿，遍观诸旗……”

“够了。”鹰王胜奎道：“我不喜欢，瞧不上眼，奈何，这又不是捏泥人儿，硬配对儿。”

凌红笑道：“幸亏不是捏泥人儿，要不然冲你这脾气，谁犯了谁倒霉。”

鹰王胜奎两手一摊，耸肩说道：“这不就是么！怕嘛就别嫁给我，总得找一个不怕我这脾气，降得住我的。”

凌红收敛了笑容，道：“说真格的，什么时候陪我到‘圆明园’瞧瞧去，我能去么？”

鹰王胜奎道：“当然能，眼看就是我的福晋了，谁敢说个‘不’字，只是现在不行去，得等皇上去过之后。”

凌红看了他一眼，道：“看起来你这个鹰王还是比不上君王。”

“那当然。”鹰王胜奎黯然道：“谁叫他是一国之君？”

凌红道：“早知道我就再往高处攀点儿，不受这个屈居人下的气。”

鹰王胜奎道：“说笑归说笑，咱们这位皇上见不得漂亮女人，连侄儿媳妇都给霸了……”

凌红忙道：“这是什么事，你可别胡说八道。”

鹰王胜奎道：“瞧你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关系，皇上自己都不怕人知

道，提起来还挺得意的呢？”

凌红“哦”地一声道：“究竟是……”

鹰王胜奎道：“是这样的，当年的太子胤祁，也就是皇上的兄弟，有个儿子叫弘哲，当年胤祁就是让咱们这位皇上整死的，弘哲当然免不了恨咱们这皇上，恨嘛恨在心里也就算了，偏偏他一天到晚挂在嘴上，让‘血滴子’听见了，他倒了霉，皇上把他夫妻俩一块儿弄进了京里，弘哲的娇妻瓜尔佳氏是个大美人儿，咱们这位皇上一见就着了迷，连骨头都酥了……”

凌红瞪了他一眼，道：“你看见了？”

鹰王胜奎笑了笑，接着说道：“于是咱们这位皇上就把弘哲的这个娇妻留在后宫，看在她的份上也把弘哲给放了，弘哲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当时就拿起把宝剑抹了脖子。”

凌红道：“好啊！这那像个做臣子的，尽泄你们皇上的底。”

鹰王胜奎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做的事儿不怕人知道。”

凌红道：“女人家怎么不知道三从四德，弘哲那个女人就真肯……”

鹰王胜奎耸耸肩，道：“救丈夫呀！一个女人家八员来也没四两劲儿，能怎么样，再说，跟皇上总比跟弘哲强，是不？”

凌红瞪了他一眼，道：“缺德，这那像人话……”

鹰王胜奎笑道：“开玩笑的，咱们这位皇上可真有这个寡人之疾，不过，他还不敢碰我的人，没那个胆子。”

凌红抬皓腕理了理云鬓，道：“咱们把话扯远了，这样吧！你忙你的，看样子走这条路也走不通了，明儿个我自己出去找他去……”

鹰王胜奎一点头道：“也好，找着他以后，告诉他一声，见不见我没关系，沈在宽也由他去救，只是别伤人，我可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到那时候我只有……”

凌红道：“你只有怎么样？”

鹰王胜奎道：“不能怪我，是他逼我，你知道，我总是大清朝的臣子。”

凌红道：“你这话就不讲理了，叫他别伤人，难道叫他把双手往后一背，挨打不成？”

鹰王胜奎道：“我不是这意思，他尽可以自卫，你知道，我明知道他是来救沈在宽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够客气的了，他要是个懂事儿的人，就应该为我想想。”

凌红道：“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你们两个有一点冲突。”

“可以。”鹰王胜奎一点头道：“叫他别伤人！”

凌红沉默了一下，道：“到时候再说吧！”她没再说话。鹰王胜奎站了起来，走到她身边抚她秀肩，道：“红姐，你应该体谅我的苦衷，你马上就是鹰王的福晋了，也应该学着习惯这些事儿。”

凌红道：“我知道，不过我恐怕没办法习惯，我不能成了官太太就不要朋友。”

鹰王胜奎道：“红姐，话不是这么说，朋友要顾，我跟他没一面之缘，冲着红姐你，我做的也够了，可是一旦在立场上有了冲突，我只有舍私取公，舍小取大了。”

凌红道：“也许你是对的，我不该怪你，其实，我原知道你是这么个人，所以毅然决然地到京里来找你，也就因为你是这么个人。”

鹰王胜奎道：“谢谢红姐，我向红姐保证，冲着红姐你，我可以作最大

让步，最大容忍，只是这让步与容忍，都有个限度。”

凌红伸柔荑抓住了鹰王的手，道：“我谢谢你，胜奎。”

离“天桥”不远，有一排大柳树，就是因为有这排垂柳，所以这地方带着些闹中取静的意味。这排大柳树后，有一圈竹篱，竹篱里一明两暗三间茅屋，前面种花，后头种菜，算得上是很美的所在。

今夜有月，是一弯上弦钩月，月色清冷，略嫌昏暗的银辉一片。

夜深了，附近的人家都熄了灯，“天桥”也静下来了，四下里除了狗叫之外，别的再听不到声息。三条人影飞也似的掠了过来，直奔茅屋。

很快地，近了，藉着月光看，可把这三个人看得很清楚，那是章一绝、骆二巧，还有“金嗓玉喉”姑娘章小凤。

他三个到了竹篱前收势停了步，三个人的脸色都够凝重的，谁也没说一句话，章一绝伸手便要推两扇柴扉。

忽——

“章老爷子，恕我这不速之客夤夜打扰。”一个低沉话声起自身左几丈外。

章一绝一惊收手，三个人转眼望去，只见两丈外一个硕长的黑影。

章小凤心里猛然一跳，不自禁脱口叫道：“‘大漠龙’！”

章一绝、骆二巧这时候也看清楚那人了，两个人怔了一怔，刚要说话。

那颀长黑影那里已抱起双拳：“霍大侠、白三侠消息送得好快，傅天豪拜望章二侠跟骆四侠。”

章一绝忙抱拳答了一礼，道：“章民山不敢当，傅大侠快请过来坐。”

傅天豪迈步走了过来，行近再看，他仍是那张脸，腊黄腊黄的，还带条刀疤。

章一绝又一抱拳道：“那天二虎来送信儿，奈何傅大侠走得太快，让人追不上，心里正觉怅然，傅大侠今夜再度莅临，叫人好不高兴，进里头坐。”

他举手肃客，姑娘章小凤一双美目，难掩心中惊喜，一眨不眨地紧紧盯在傅天豪脸上。

也不知道傅天豪是没看见还是怎么的，没看她，望着章一绝含笑说道：“天太晚了，不打扰了，我跟章二侠、骆四侠打听一件事儿，说几句话就走。”

章一绝道：“傅大侠不来便罢，既然来了，说什么也得进去坐坐，不敢让江湖同道笑章民山兄弟不通礼数，慢待贵客，请都怕请不到，说什么打扰，傅大侠，请！”

人家一片诚恳，傅天豪只有“打扰”。

他一抱拳道：“恭敬不如从命，打扰了。”

这一明两暗三间屋，左右两间垂着帘儿，看不见里头，正中这一间摆设很简单，可很干净，透着个雅字。进了屋，点上灯，落了座，章小凤不等招呼就一阵风般往后头走了。

章一绝道：“客居京径，还不知道能住几天呢！房子是赁来的，一切都过于简陋，傅大侠别见笑。”

傅天豪道：“好说，布衣蔬菜，种菜栽花，身在城镇，闹中取静，兼具乡村情趣，二位住处美而雅，令人羨然。”

章一绝笑道：“傅大侠夸奖了夸奖了。”

骆二巧道：“傅大侠什么时候到的？”

傅天豪半开玩笑说道：“我在外头等了快一个时辰了。”

章一绝道：“真抱歉，让傅大侠久等了。”

傅天豪道：“好说，不速之客，夤夜打扰，要怪只怪我事先未曾跟二位约好，怎么能怪主人迟归。”

骆二巧道：“傅大侠怎么知道我们俩住这儿？”

傅天豪道：“章老爷子、骆老爷子、‘金嗓玉喉’章姑娘名满京畿，那个不知，谁人不晓，在‘天桥’随便找上一个问一问，还能问不出二位住在哪儿？”

章一绝道：“见笑，见笑的很，我跟老四好这个，小凤没事儿的时候也跟着学，设想这趟京师倒派上了用场。”

傅天豪道：“几位胸罗渊博，样样精通，令人佩服得紧。”

章一绝哈哈大笑，道：“傅大侠这是躁人，躁得我这张老脸直发热……”

章小凤端着茶从后头走了出来，娇靥上带着喜意，也带着娇羞，先给傅天豪倒了一杯，道：“傅大侠，您请喝茶。”

傅天豪欠了欠身，道：“谢谢！”

章一绝一旁笑道：“傅大侠还真的该谢谢，让咱们‘金嗓玉喉’给倒茶的，客人里头您恐怕还是头一位哩！”

傅天豪又一欠身，含笑说道：“谢谢姑娘给我这份荣耀。”

章小凤脸上红红的，一双美目这时候水灵得能滴出水来，显得好亮好亮，忙道：“傅大侠，您可别听干爹的。”

两字“干爹”听得傅天豪微微一怔。

章一绝解释的说道：“傅大侠，小凤是我的干女儿，我们哥儿几个都没成家，更没收徒弟，收收干女儿，把他们全当成了自己亲生，说是我的干女儿，也等于是我的徒弟，往后，还请傅大侠，多指点。”

傅天豪道：“好说，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章姑娘虽是您的徒弟，等于是‘燕云十三侠’的共同传人，一身所学那还错得了。”

章小凤道：“跟别人比也许不差，跟‘大漠龙’比，可就差远了。”

傅天豪道：“好说，姑娘客气。”

骆二巧忽然说道：“傅大侠刚才在门口说有什么事儿要找我们俩打听……”

傅天豪轻“哦”一声道：“我要跟二位打听的是沈姑娘的事……”

章一绝道：“您是问……”

傅天豪道：“不知道沈姑娘有没有把带来的东西送出去。”

章一绝脸色陡然一变，砰然一声拍了桌子，忿然道：“您不提，我只有往下强压，这一提我可忍不住了，这些东西，跟他们来这一套没有用，非跟他们来硬的不可……”

傅天豪讶然说道：“怎么了？二侠。”

章一绝道：“您绝想不到，事先跟他们说得好好儿的，见东西就放人，谁知他们现在把东西吞了，避不见面，不但这样，还听说他们准备派人搜捕沈姑娘呢！”

傅天豪双眉微扬，道：“有这种事，不知道沈姑娘是跟谁接的头？”

章一绝老脸上掠过一丝羞愧神气，道：“说来让人惭愧，我们哥儿几个把事儿办砸，沈姑娘一个女儿家，初到京里来，又人生地不熟，跟谁接头去？”

我们哥儿几个在京里住得久一点儿，自然由我们哥儿几个出面给她接头去，不瞒您说，我们哥儿几个所以老早住到京里来，为的也就是先把路子找好，等到沈姑娘一到，把东西往出一送，把沈先生救出来就功德圆满了，哪知那些杂碎不守信，把东西吃了，把我们哥儿几个给坑了，您说气人不？您说这些杂碎该杀不该杀。”

傅天豪道：“二侠还没告诉在下，几位是跟谁接的头。”

章一绝道：“接头是跟‘五城巡捕营’的人接的头，中间还转了好几道手，人在刑部，从‘五城巡捕营’转两三道手才到刑部，据‘五城巡捕营’的人说，东西已经转了上去，让我们哥儿几个多等几天……”

傅天豪道：“那或许东西还没到刑部那些人的手里去。”

章一绝道：“您听他们的，沈姑娘一到就把东西送出去了，到现在什么时候，别说是到刑部，就是再远疇点的地方也该到了，根本就是他们把东西给吞了，再找他们，他们就避不见面了，而且听说他们还准备派人搜捕沈姑娘呢，您看这不是他们把东西给吞了是什么？”

傅天豪沉吟工下道：“二侠，沈姑娘带来的，究竟是件什么东西？”

章一绝微一怔，道：“怎么？您不知道？”

傅天豪道：“沈姑娘没提，我也不便问。”

章一绝道：“我还当您已知道呢！是件‘珍珠衫’，天蚕丝织的，上头整整缀了一千八百颗珠子，不但价值连城，而且穿在身上冬暖夏凉，刀枪不入，水火难侵，简直就是件稀世至宝。”

傅天豪为之动容，道：“姑不论它价值几何，单道冬暖夏凉，刀枪不入，水火难侵三样好处，的确是件极容易引起争夺的稀世至宝，二侠，这件‘珍珠衫’是送往刑部的是不？”

“是啊！”章一绝道：“您是知道他们的胃口的，平常收受多了，稍微竖点儿的東西，他们看不上眼，他们看不上眼还事小，至招他竹不高兴把事儿弄砸了，断了这条路事大。”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这倒也是实情，只是‘五城巡捕营’那方面……”

章一绝道：“当然也有他们的好处，这班人只知利害，不讲道义，没好处想托他们办事儿，门都没有，别说平日嘻嘻哈哈跟老朋友似的，什么好听说什么，到了用他们的时候要没好处，他们能翻脸不认人，我们哥儿几个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些个日子，能连这个都不知道？怎知道，平日结交了他们，现在又送了一笔为数不小的，却仍不管用……”

傅天豪道：“五城巡捕营那方面的人，知道他们经手转送的是什么吗？”

章一绝道：“这个……那件珍珠衫打开来跟件汗布衫一样大小，叠起来没个巴掌大，沈姑娘把它装在一个檀木盒里，檀木盒密封着，连条缝都没有，除非他们打开过，要不然他们绝不会知道这里头放的是什么。”

傅天豪道：“除非他们早有吞没之心，否则他们不会也不敢轻易打开密封，不然他们就得有一点不留痕迹的把握……”顿了顿道：“不能说他们没有打开的可能，只一经打开，谁见了那件‘珍珠衫’谁都会动心，照他们避不见面的情形看，他们把那件‘珍珠衫’吞没的可能性极大……”

章一绝道：“所以我说，他们该杀。”

傅天豪沉吟了一下，道：“这件事，几位准备怎么办？”

章一绝道：“不瞒您说，我跟老四还有小凤跟内城各府邸间的关系很好，我原打算走这条路整他们，可是后来一想又觉不妥当，这是件不能让人知道

的事儿，万一走这路，把事情抖露了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没奈何，我跟大哥左商量右商量之后，决定跟他们来硬的……”

傅天豪道：“二侠的意思是闯刑部，下手抢救沈先生？”

章一绝一点头道：“不错。”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只怕他们已经防着了。”

章一绝冷哼一声道：“防着了又怎么样？要怕，我们哥儿几个也不走这条路了。”

骆二巧道：“傅大侠，要有什么防备，也只是‘五城巡捕营’那方面，刑部方面可能不会有……”

傅天豪摇摇头，道：“不见得，吞了东西再通风报信儿，那才是狠着。”

章一绝冷笑着说道：“狠就让他们狠吧！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看看究竟是谁狠。”

傅天豪沉默工下道：“二侠，我有句话，不知道您听得进听不进？”

章一绝道：“傅大侠有话请只管说，章民山洗耳恭听。”

“好说。”傅天豪道：“二侠要是放心的话，这件事交给我办。”

章一绝怔，忙道：“傅大侠说这话就见外了，事儿由您办，我们哥儿几个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由您办也强过我们哥儿几个百倍，只是我不便擅自做主，还得跟我大哥商量一下。”

傅天豪淡垦笑道：“几位在京里已不是一天了，别的几位我不清楚，霍大侠跟二侠三侠、四侠等于已经在里扎了根，尤其是二侠跟四侠，能跟内城建立这么良好的关系不容易，一旦之间要把它摧毁了未免可惜。”

章一绝摇摇头，道：“傅大侠恐怕没想到，我们哥儿几个也珍惜这个，奈何这回为这件事儿，已暴露了行藏，京里是呆不下去了，不过是迟早的事儿。”

傅天豪一点头，道：“二侠说得也是，那就这样吧！二侠跟霍大侠商量商量，不过我先在这跟二侠告个罪，这件事我是非插手不可。”

章一绝怔了一怔，道：“那……既然这样，我跟大哥商量不商量就无关紧要了。”

傅天豪一抱拳，道：“事已急，傅天豪不便袖手旁观，还请几位原谅。”

章一绝哈哈一笑，抱拳说道：“傅大侠这话叫章民山哥儿几个怎么敢当，那就这样吧！咱们各干各的……”

傅天豪道：“二侠，有些事儿，人多了，并不见得好办。”章一绝道：“话是不错，只是我们哥儿不敢不对沈先生尽点心力，再说我们哥儿几个已把事儿办砸了，也不敢不有所补偿。”

傅天豪笑笑说道：“既是这样就听二侠的，咱们各干各的他站了起来，一抱拳道：“时候不早了，我不打扰了，告辞。”

章一绝、骆二巧跟着站起，齐声说道：“傅大侠再坐会儿。”傅天豪道：“不了，过几天再来拜望。”转身往外行去。

章一绝、骆二巧、章小凤送了出去。

章一绝笑道：“深夜客来茶当酒，可是傅大侠连口茶都没喝，慢待，慢待。”

说笑着，客主四人走了出去。

送走了傅天豪，章小凤回屋就不高兴了：“哼！好大的架子，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章一绝道：“丫头，别那么小心眼儿，你是个姑娘家，人家还能怎么跟你打招呼？”章小凤撇了撇嘴，道：“沈书玉可也是个姑娘家，他怎么跟她作伴儿走这么远的路？”

章一绝道：“丫头，那不同，再说……你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不管怎么说，有个沈姑娘在先……”

章小凤娇靥为之一白，冷笑说道：“稀罕，也不瞧瞧那张脸，我打量过他了，那条刀疤可是一丝儿也不假的……”一双目光旋即落在了给傅天豪倒的那杯茶上，道：“好心好意给他倒了杯茶，连碰都没碰一碰，怎么，嫌我们家茶脏呀！他自己又多干净？孤男寡女的走这么远的路……”

章一绝双眉一竖，道：“丫头……”

章小凤一跺脚道：“我偏要说，您没见沈书玉她整天愁眉不展，珠泪暗弹的，他们两个之间还说不定有了什么事儿呢！不要脸！”

手一挥，那只茶杯落了地，挺好的一只细瓷茶杯碎了，茶溅了章一绝一脚，她扭头往后走了。章一绝脸上变了色，转过脸去便要说话。

骆二巧叫了他一声：“二哥。”

章一绝哼地一声道：“都让我把她惯坏。”跺跺脚，转身坐了下去，还是一脸的怒气。

骆二巧道：“二哥，傅天豪非要插手这件事，您看他是什么意思？”

只听章小凤在里头嚷嚷着道：“什么意思？这还用得着问，咱们已经办砸过一回事儿了，人家还能让咱们办砸二回么？告诉你们吧！他姓傅的根本就瞧不起咱们。”

章一绝跟骆二巧的脸色变了一变。

骆二巧道：“二哥，您看要不要给大哥送个信儿过去？”

章一绝霍地站了起来，道：“走。”

章小凤一阵风般走了出来，道：“您们要到大爷那儿去，我到王格格那儿住两天去。”

章一绝道：“这时候你往她那儿跑干什么去嘛？还要住两天，明天的生意怎么办？”

章小凤道：“心里烦，没心情唱，这又不是头一回，全当王格格把我接了去，不就行了么？”没等章一绝说话，扭身冲了出去。

章一绝张口要叫。骆二巧道：“二哥别拦她了，孩子长大了，这种事儿您还不明白么？窝着能窝出病来，让她去散散心也好。”

章一绝没说话，一跺脚，出去了。骆二巧熄了灯，关上门儿跟着走了。

十五

这是一间很豪华，很精致的小屋子，琉璃灯高悬，红毡铺地，好暖和。

看起来很暖和，只是还不够暖和，要不然这两个人不会搂在一起，几乎揉成了一个。

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酒菜，没怎么动，桌间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儿，穿的是一件蓝缎面儿的袍子，袖口卷着，雪白的两段。

女的，二十上下小娘儿们，她坐在他腿上，一双嫩藕般的胳膊搂着他的

脖子，他，一只手按住她的腰，另一只可在忙着。她，只穿件腥红的兜肚，一张脸埋在他脖子下，吃吃的直笑，笑得浑身乱颤。

就在这时候，门上响起了几声轻微的剥落。

瘦老头儿一怔停手，小娘儿们也忙把脸扬了起来，那张脸很美，也很媚，红红的，不知道是因为酒意还是……

瘦老头儿喝问道：“谁？”

门外有个人说了话，细声细气的：“回您的话，是奴才。”

瘦老头儿一瞪眼发了威：“混帐，我刚才怎么交待的……”

门外那个人道：“奴才知道，只是您有客人来了……”

瘦老头儿一巴掌拍了桌子，杯盘直跳：“告诉过你，今儿个我不见……”

门外那人道：“禀您！是章姑娘。”

瘦老头儿一怔，道：“谁？是谁？”

门外那人道：“回您，是章姑娘，‘金嗓玉喉’章姑娘。”

瘦老头儿霍地站了起来，差点儿没把腿上的那位摔在地上：“快请。”

听得门外那人一声答应，瘦老头儿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忙道：“慢着。”

扭头冲那小娘儿们摆了摆手，小娘儿们脸上一白一白的，一句话没说，抓起床上的衣裳披在身上，开门走了，门外站着个仆从打扮的汉子，冲瘦老头儿直哈腰。

瘦老头儿扳起了脸，干咳一声道：“去吧！”

那汉子答应一声，飞也似的跑了。

转眼工夫，那汉子带着个人儿来了，可不正是“金嗓玉喉”姑娘章小凤。

那汉子哈着腰把章小凤让进了屋，伸手带上了两扇门儿。

瘦老头儿“道貌岸然”，扬声吩咐道：“记住，我不见访客了。”

那汉子在门外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当一双目光落在章小凤脸上时，瘦老头儿脸上马上有了笑意，伸手抓住了章小凤一只玉手，章小凤居然没躲没闪，还笑哈哈的。

瘦老头儿把章小凤招了过去：“姑娘，往日我请都请不到，今儿个这是什么风啊？”

另一只手就要去搂章小凤的纤腰。

这回章小凤一拧身躲开了：“人家是走路来的，都快把这两腿跑断了，让人家坐下来歇歇好么？”

瘦老头儿忙点头说道：“该，该，来，这儿坐，这儿坐。”

他招着章小凤坐下，弯下腰道：“来，让我给你捶捶。”

说着捶，却像拍，说着把手伸向了章小凤的双腿。

“别！”章小凤一挪身躲开了。

“我们是卖唱的江湖女子，那敢让您这位九门提督捶腿啊！您这不是折我么？要让别的府邸知道了，又拿着当笑说话了。”

瘦老头儿一听这个，忙把手收了回去，一屁股坐在章小凤身边一张椅子上。

他要说话，章小凤目光往桌上扫了一下，却先开了口：“哟！这干什么呀？在屋里请客呀！客人呢？别是我来得不是时候吧？”

瘦老头儿脸红了一红，轻笑了两声，道：“没有的话，没有的话，要不要喝两盅儿，来，给你倒一杯。”

他抬手要抓酒壶，章小凤摇了摇头，淡笑道：“您自请吧！我才不吃人

家的剩儿呢！”

瘦老头儿手停在那儿，旋即他自找了台阶，道：“那改天吧！改天我特备一桌请你来喝两盅儿。”

伸出去的手改了方向，落在章小凤一只玉手上，另一只手在章小凤那只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道：“姑娘，今儿个芳驾光临，是……”

“怎么？”章小凤美目流波，瞟了他一眼道：“没事儿就不能到您这儿来么？哟！你‘九门提督’府的门槛儿可真高啊！那我走。”她扭身要往起站。

瘦老头儿忙抬手按住了她的香肩道：“别、别！算我这张笨嘴不会说话，行不？内城各大府邸都任你来去，一进门就跟捧凤凰似的，我这儿说什么门槛儿高，有这一说么？姑娘你芳驾光临，我这个‘九门提督’好大的面子。”

按在姑娘香肩上的那手放了下来，那长长的指甲有意无意往姑娘的酥胸撞去。

章小凤往后一仰身，轻易躲过，嗔道：“您要再这么不老实，我可要走了，下回拿八人大轿抬我，我都不来了。”

瘦老头儿忙把手收了回来，现着一脸窘笑道：“姑奶奶，我可是无意的……”

章小凤道：“有意无意您自己心里明白……”

整了整脸色，道：“老爷子，今儿我跑这一趟是为了您，我是来给您送信儿的……”

瘦老头儿道：“送信儿？送什么信儿？”

章小凤道：“升官发财的信儿，您听不听？”

瘦老头儿道：“升官发财？有这码事，我怎么能不要，我求的就是这个，究竟怎么回事儿，姑娘，是你在几个大府邸里听见了什么信儿？”

章小凤摇摇头，道：“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么说吧！我给您带来升官发财的机会，只问你要不要？”

瘦老头儿听直了眼，道：“姑奶奶，你给我带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我的姑奶奶，刚才我不是说，这种事求都怕求不到，怎么会不要呢？快说，姑奶奶，只要真能升了官，发了财，我一定重重的谢你……”

章小凤道：“谢我可不敢当，升斗小民，‘天桥’卖唱女子，怎么敢当您‘九门提督’这个谢字，只要今后您多照顾点，赏我这口饭吃，我就很知足了。”

瘦老头儿一瞪眼，道：“你这是……说这话不是跟我见外么？咱们是什么交情？说什么升斗小民，‘天桥’卖唱女子，我早对你说过，只要你点个头，我随时都能把你接到这儿来……”

章小凤美目一瞟，娇笑地说道：“哎哟！我的老爷子，那可不行啊！别说我福薄，即使有这个心意，我也得为老爷子您想想啊！我往您这儿一来，那些个大府邸里的怕不要恨死您。”

瘦老头儿脸色一变，窘笑说道：“说得也是，明知道轮不到我，姑娘，咱们说正经的，你刚才说……”

章小凤道：“我是说给老爷子您带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瘦老头儿有点儿急了，道：“我知道，我是问究竟是……”

章小凤瞟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瞧您的，运到了推都推不开，急什么？先告诉我，事儿要是成了，您怎么谢我？”

瘦老头儿慨然说道：“那还有什么说的么，一句话，要什么，你自己挑，只要你开口，一定让你满意就是了。”

章小凤目光一凝，道：“我的提督大人，这话可是您说的哟？”

瘦老头儿轻轻一拍桌子，道：“没错，出自我口，入自你耳，你要还不放心，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

“哟！”章小凤道：“立字据，干嘛呀！又不是卖房子卖地，堂堂一个‘九门提督’说话都能不算话，那别人说的话谁还敢信哪？就凭您老爷子您的身分，我还怕您跑了不成？”

瘦老头儿道：“这不就结了么？说吧！姑娘。”

章小凤没马上说话，凝神听了听。

瘦老头儿马上说道：“不要紧，我交待过了，谁也不敢进来。”

章小凤忽然压低了话声，道：“老爷子，您知道沈在宽这个人？”

瘦老头儿一怔，也吓了一跳，忙道：“吕留良叛党沈在宽？书生造反，不自量力，你提他干什么？”

章小凤道：“沈在宽这个人现在什么地方？”

瘦老头儿挺机警的，脸上马上有了犹豫色，道：“这个……你问这个干什么？”

章小凤瞟了他一眼，道：“哟！干嘛呀！老爷子，难道您还把我当叛党一伙儿不成？我只随口问问，我真要打听，还愁打听不出来么？”

说的也是，她“金嗓玉喉”在内城里的熟人儿多的是。

瘦老头儿有点儿窘，笑笑说道：“瞧你说的，我怎么会怀疑你是叛党一伙儿，我宁可怀疑自己是叛党一伙儿，也绝不会怀疑你是叛党一伙儿，瞧你这么跟水儿做的一个人儿似的，能干什么？沈在宽押在刑部大牢里，怎么？”

章小凤道：“怎么？我呀！我要救他去。”

瘦老头儿猛然一怔。

章小凤瞧他那个模样儿，忍不住噗叻一声，笑了出来，花枝乱颤般：“瞧您吓的那个样儿。”

瘦老头儿定了定神，忙道：“姑奶奶，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求求你快说正经的吧！”

章小凤笑了，笑了笑之后，正容道：“我问您，没家的不说，有家的抄了家，怎么沈在宽单单拿了他一个人儿？他听说有个女儿。”

瘦老头儿瞪眼道：“谁说的？吕毅中不跑了个女儿么？”

章小凤点头说道：“这个我听说过，吕毅中的女儿叫吕四娘，我问的只是沈在宽。”

瘦老头儿道：“他呀！他的女儿也跑了，跟吕毅中那个女儿吕四娘一样，到现在还没找着一点影儿。”

章小凤“哦！”地一声，点了点头，道：“原来沈在宽的女儿跑了，还有朝廷兴这次大狱，拿的人不少，为什么单单把曾静跟张熙放了，这不是厚此薄彼么？难道说，曾、张二人给了谁好处？”

瘦老头儿忙摇手说道：“哎哟！我的姑奶奶，这可不能乱说啊！这种事儿谁敢收受什么好处？是这样的，朝廷认为他们俩是从犯，是受了吕留良妖言之惑，情节较轻，他们俩也承认自己一时糊涂，朝廷念他们俩年幼无知，能认错悔过，所以加恩赦免。”

章小凤笑笑说道：“原来如此，我冤枉人了，那么朝廷现在还找不找沈

在宽的女儿了？”

瘦老头儿道：“叛逆遗孽，岂容漏网，当然还在找，而且找不到绝不甘休。”

章小凤道：“谁要是能找到沈在宽的女儿，只怕功劳不小？”

瘦老头儿道：“当然了，那还用说，当年远赴四川拿人的那些人，现在都擢升了，朝廷最忌讳的是这些自命前明遗民的读书人，能拿他们，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还怕不升官？”

章小凤笑笑说道：“这就是我给您带来的升官发财机会。”

瘦老头儿先是一怔，继而两眼猛睁，眼珠都凸了出来，他也不怕眼珠子着凉，急道：“姑娘是说……”

章小凤淡然笑道：“我知道沈在宽的这个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

瘦老头儿伸手抓住了章小凤的手，额上都现了青筋：“在哪儿？姑娘，沈在宽的女儿在哪儿？”

章小凤皱了皱眉，手往外抽着道：“哎哟！您轻点儿好不？我们还靠这个吃饭呢！您要把我的手捏坏了，让我们怎么打板儿呀？”

瘦老头儿忙松了章小凤的手，拿出手巾擦了擦额上的汗，道：“姑娘，沈在宽的女儿……”

章小凤道：“到京里来了，刚到不久。”

瘦老头儿霍地站了起来，往外便要叫，可是突然又转过脸来道：“沈在宽的女儿在京里什么地方？”

章小凤瞟了他一眼，道：“就是呀！我还没告诉您，她在哪儿呢！瞧您急的，让他们没头苍蝇似的，满城乱撞么？要是打草惊了蛇，那可就全完了，您的功劳也飞了……”

瘦老头儿忙又坐了下来，急道：“姑娘，那么她在……”

他急得不得了，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急惊风遇慢郎中，章小凤却慢条斯理的，连眼皮都没抬：“老爷子，您先平心静气，听我慢慢儿的告诉您。”

瘦老头儿皱眉叫道：“哎呀！姑娘，你这不是存心整我么？说吧！你要什么？”

章小凤瞟了他一眼，道：“谁告诉您我想要什么了？敢情您当我是到了要紧的关头拿了骄？您可是门缝儿里瞧人哪！我要是想要什么，把这消息往别处一送，得到的赏赐怕不会比您这儿少……”

瘦老头儿忙道：“姑娘，我不会说话，别生气，都怪我这张老嘴……”

抬手“叭！”地一声，在自己脸上拍了一巴掌，情急手重，这一下把脸都拍红了，他道：“这样行吧？姑娘！”

章小凤敛去了笑容，整整脸色，道：“老爷子，我什么都不要，我有个条件……”

瘦老头儿忙道：“行，别说一个条件，就是十个八个，我也照样点头。”

章小凤道：“老爷子，这话可是您说的。”

瘦老头儿神色一整，道：“这是什么话，难道你还怕我……”

章小凤道：“我不怕什么，以老爷子您的身分，也不至于食言背信，翻脸赖帐，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在前头，万一您要是赖了帐，我可是有办法把老爷子您的顶子弄掉，凭我‘金嗓玉喉’，老爷子您也该相信我有这个能耐，到那时候您可别怪我章小凤不讲交情，翻脸不认人。”

内城里试打听，谁也相信章小凤这是不折不扣的实话。

别看她只不过一个江湖卖唱女子，有时候江湖卖唱女子的神通比王公大臣都广大。

瘦老头儿心里明白，嘴上忙道：“一句后，姑娘你放心，只要我善铭不仁，谁也不能怪姑娘不义，到时候任凭你就是。”

章小凤一点头，道：“好，我冲着老爷子您这一句话，不瞒您说，沈在宽的女儿藏身的那个地儿，是她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老爷子您可以拿叛逆遗孽，我章小凤不能出卖朋友，好在您要的也只是姓沈的那丫头一个人儿……”

“行了，姑娘，我懂了。”瘦老头儿善铭，一点就透，当即点头说道：“我只拿叛逆遗孽，别人不难为一个。”

章小凤目光一凝，紧紧地盯在善铭脸上，久久没说话。

别看善铭贵为“九门提督”是个带兵的武官，这当儿却被章小凤看得心里发毛，脊梁直冒冷意。

他强自镇定，干咳一声道：“姑娘……”

章小凤突然开了口，缓缓说道：“前门大街，紧挨着‘正阳门’，有一家‘泰安堂’药铺。”

她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了这句话，话说完之后，累得脸色有点发白。

善铭一阵激动，道：“沈在宽的女儿就在这家药铺里？”

章小凤微微点了点头，道：“不错。”

善铭霍地又站了起来，也不知是由于过分激动没站稳，还是怎么，身躯为之一晃，要不是他扶得快，非栽倒不可，只听他喝道：“来人！”

门外一声答应，那汉子推门走了进来。”

善铭没等他说话，便道：“叫‘巡捕营’黄统带到这儿来见我，快去！”那汉子“喳！”地一声，扭头跑了。

善铭没再往下坐，背着手，来回走动，显得好生不安。

章小凤脸色仍然苍白，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老爷子，要不要我告诉您个万全的下手法？”

善铭忙停了步，道：“姑娘，你请说，我这儿洗耳恭听。”

刚才他就够懂的，这会见他更客气了。

章小凤道：“泰安堂药铺对门儿有家酒铺儿，两家掌柜是把兄弟，都会武，身手也都不错，两家的人也个个能武，要想到泰安堂去拿人，最好先派一部份人困住那家酒馆儿的上下，而且最好别在这时候动手，再过个把时辰，等他们都上了门，没防备时下手，会省很多事，要是能派个人在附近监视着，等他们会武的都出去了再下手，那更省事儿。”

善铭一摇头，道：“不，我今儿晚上就动手，要不然我定不下心来。”

章小凤站了起来，道：“那随老爷子，别忘了，您答应过我，只拿姓沈的丫头，不难为任何一个人。”

善铭道：“姑娘，你请放心，我善铭说一句算一句……”

“那最好。”章小凤道：“还有，功劳是老爷子您的，我什么都不要，无论事情怎么样，希望老爷子别提我章小凤三个字儿。”

善铭呆了一呆，道：“姑娘，你这是……”

章小凤道：“老爷子不必问那么多，只记住我的话就行了。”

有功的事儿岂容他人分享，善铭求之不得，当即一点头，道：“行，我

听你的。”

章小凤道：“您交待您的事儿吧！我走了，告诉下人们一声，别提我到您这儿来过。”

善铭忙拦道：“我的好姑娘，你怎么能走，你什么都不要，好歹也得让我摆桌庆功宴，好好喝两盅儿……”

章小凤道：“我心领了，五格格还等着我呢！”

善铭道：“那……等我吩咐他们套车送去。”

章小凤道：“不必了，我自己来的，就让我自己走吧！”

她没再说话，转身走了出去。

善铭张张嘴，欲言又止，脚底下动了动，想送出去，可是也没动，最后还是说了一句：“姑娘，你走好，我不送了。”

没听章小凤说话。

一大早，章一绝跟骆二巧还没醒，砰砰的敲门声把他老哥儿吵醒，章一绝睁开惺忪睡眼在炕上懒洋洋的问了一句：“老四，是谁呀？”

骆二巧还没来得及答话，门外那人便接了口：“二叔，是我，二虎，快开门。”

一听这话声就知道有急事儿，章一绝睡意没了，翻身下了炕，披上衣裳蹿了出去。

骆二巧也出来了，拉开门拴开了门，二虎气急败坏一步跨了进来，劈头便道：“二叔，出事儿了，沈姑娘已让他们抓走了。”

章一绝跟骆二巧双双一怔，继而脸色大变，两个人齐伸手，分别抓住了二虎一条胳膊，急道：“怎么说，沈姑娘让他们……临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儿的么……”

二虎道：“现在没工夫细说，师父怕他们会到这儿来，让我来送个信，请您二位马上到五叔、十叔跟十三叔那儿去。”章一绝脸色煞白，道：“不行，我非要先弄个清楚不可。”骆二巧道：“小凤又不在家，怎么走啊？”

二虎道：“怎么，小凤不在家？她上……”

章一绝寒声喝道：“别管她上哪儿去了，快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二虎道：“不是告诉您了么，沈姑娘她……”

章一绝道：“我知道，你三叔他们都死了么？那么多人护一个人都护不住？”

二虎苦笑说道：“这不能怪三叔他们，那班狗腿不知道受了哪个贼种的高明指点，先派人把三叔他们困住，然后又趁大爷他们没防备，一拥就进去了，进去就先抓住了沈姑娘，您想谁还敢动？”

章一绝叫道：“有这种事，他们怎么知道……”

一条婀娜人影掠进了竹篱，骆二巧忙道：“小凤回来了。”

一句话工夫，那条婀娜人影就进了屋，可不正是章小凤。

骆二巧道：“小凤，你大爷那儿出事了……”

章小凤道：“我知道，消息已经传遍了内城，我就是为这赶回来的，大爷跟三叔他们……”

二虎道：“师父跟三叔他们平安没事儿，咱们的人都撤出来了，现在在五叔那儿等咱们呢！”

章小凤还待再说。

骆二巧已然说道：“到你五叔那儿再说吧！现在你回来了，咱们可以走了，快进去收拾收拾……”

章一绝道：“没什么好收拾的，反而都是累赘，不要了，走吧！”

有了他这句话，骆二巧抬手熄了桌上的灯，爷儿四个腾身掠了出去，飞快的。

爷儿四个趁着一大早行人稀少，飞一般地直扑“二闸”。

“二闸”跟“什刹海”一样，是处平民游览的水城，在“东便门”外三里处，是护城河所设的第二水闸，正名“庆丰闸”。

一闸正在“东便门”外，由一闸到二闸水深而阔，清流澈碧，杂树连天，非常清幽。

春则细柳挂岸，秋则芦荻飞雪，八旗子弟们常在这儿浮画舫，放风筝，试快马。

离“二闸”不远，一片杂树林前，座落着一明两暗三间瓦房，这三间瓦房盖的地方好，屋后是片杂树林，屋前一圈十几棵树，把三间瓦屋挡得严严的，只露屋脊。

爷儿几个成一线地窜进了这圈“树篱”里。

大树后转出个人来，年轻小伙子，白白净净的。

章一绝劈头便问：“大虎，你师父他们呢？”

大虎道：“在屋里。”

正中那间屋门开了，天虽然已亮了，可是屋里暗，还点着灯，屋里坐得满满的，霍天行、白不群、樊子空，还有“天桥”说书的白衣文士，练把式的张飞般叫鬍大汉，猴儿一般的瘦小黑汉子。

章一绝四个人一进屋，除了霍天行其他的人都站了起来，章一绝没理别人，寒着脸迳找霍天行：“大哥，不是我埋怨您……”

霍天行一抬手，道：“坐下再说，都坐下。”

大伙儿落了座，晚一辈的章小凤站在一边儿，二虎出去跟乃兄大虎，一块儿把风守望去了。

霍天行老脸上堆着一丝儿苦笑，道：“情形二虎大概都告诉你们俩了……”

章一绝道：“我听二虎说了，我跟老四走的时候还好好儿的，怎么会在这节骨眼儿出了这么大岔子？”

霍天行苦笑一声，道：“我正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

白不群道：“错只错在咱们，狠却狠在他们，跟他们接头的是咱们，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不但吞了东西，还把人家给弄了去，也怪咱们太大意了。”

章小凤冷笑一声，道：“三叔，恐怕不是这样儿吧？跟他们接头的只是您，大爷跟我干爹他们连面儿都没露，他们怎么会找上大爷那家‘泰安堂’药铺？又怎么会知道沈姑娘在大爷那‘泰安堂’药铺里？”

霍天行呆了一呆，道：“对啊！跟他们接头的只有老三一个……”

章一绝道：“小凤，那么以你看……”

章小凤冷笑一声道：“我不敢说，知道沈姑娘在‘泰安堂’的可没几个人儿。”

章一绝道：“咱们自己的人总不会……”

章小凤道：“谁说咱们自己的人了，咱们跑到这儿抛头露面为了什么？又为了谁？”

章一绝目光一凝，道：“那你是说……”

章小凤道：“我不敢说，说了，您几位怕也不会相信。”

白不群沉声叱道：“小凤，这是什么事儿还这么吞吞吐吐的，快说。”

章小凤看了他一眼，道：“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大漠龙’傅天豪。”

“‘大漠龙’傅天豪？”

满屋子的人都叫了起来。

章小凤道：“除了他还有谁？”

霍天行头一个摇了摇头：“不可能。”

章一绝皱皱眉，道：“小凤，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啊……”

章小凤撇撇嘴，道：“就知道您几位不信，我本来不想说，是三叔……”

白不群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他。”

章小凤道：“三叔，不能说么？”

白不群道：“谁都能说，只是凡事得有个把握。”

章小凤道：“他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他知道沈姑娘在‘泰安堂’，这不就是把握？难道还不够？”

白不群道：“话是不错，只是……”

骆二巧一摇头，道：“不可能，‘大漠龙’怎么也不会干这种事儿，他跟官家没来往，沈姑娘也是他一路护送着来的……”

章一绝点了点头，道：“我也这么想。”

章小凤冷笑一声道：“那您几位想想吧！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那俊逸白衣文士突然说道：“他们是有心人，或许他们早就派人盯上三哥了，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眼皮底下，只要三哥到大哥哪儿去一趟，他们还能不明白么？”

白不群忽然想起了什么，两眼一睁，点头说道：“对，小弟推测近一点儿，记得‘大漠龙’到我那儿去过之后，我是到大哥那儿走了一趟，而且大哥跟沈姑娘都出来了，要是他们早派官人盯着我，还怕看不见？”

霍天行双眉微耸，点头说道：“嗯！对，我也想起来了，怪只怪咱们太大意了，咱们个个老江湖，怎么会犯这种错？”

俊逸白衣文士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咱们的人没一点损失，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章一绝忽然一怔，道：“对了，按大清律法，窝藏叛逆者与叛逆同罪，他们抓走了沈姑娘，怎么单单便宜了咱们？”

叫髯大汉道：“许是他们知道咱们身分，不敢动咱们，哼，哼，他们有多大的胆子，敢动咱们。”

俊逸白衣文士摇摇头，道：“五哥这话就不对了，他们要不敢动咱们，也就不会上门来抓人了。”

叫髯大汉环眼一睁道：“这么说，他们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

俊逸白衣文士摇摇头，苦笑说道：“也不是，要是的话，不会单单便宜咱们，便宜咱们事小，留下后患事大，我也猜不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骆二巧道：“许是……”

霍天行一抬手，道：“别许是了，现在疑什么都是假的，赶快想法子救

人才是真的，沈姑娘冰清玉洁个女儿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弟兄的罪过可就大了。”

白不群道：“早知道咱们不管这档子事了。”

霍天行脸色一沉，叱道：“这叫什么话？咱们这‘燕云十三侠’五个字是怎么得来的？拿什么换的？沈先生先朝忠义遗民，沈姑娘忠义之后，稍微有点儿血性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何况是咱们，你要是不愿意，现在撒手还来得及。”

白不群陪笑说道：“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霍天行道：“那你就少废话。”

别看白不群那么大年纪了，大哥总是大哥，他头一低，没敢再吭气儿。

霍天行抬眼四下一扫，道：“大白天里不好办事，咱们今天晚上动手，老五、老十、老疙瘩跟我闯‘巡捕营’救人，老二带着老三、老四闯‘九门提督’找善铭，‘巡捕营’能救出人来便罢，要是不能，就拿善铭换人，看他们是要姑娘还是要善铭。”

章小凤一听这话惊了心，忙道：“大爷，侄女想说几句。”

霍天行道：“你什么时候这么有规矩，说话还得先问问，说吧！”

章小凤道：“以我看，暂时咱们不宜动。”

霍天行道：“有理说么？”

章小凤道：“这不只是单单沈姑娘被抓的事儿，这件事只一经张扬，刑部那方面马上就会有所防备，他们很可能会调借‘血滴子’，也会马上把沈姑娘提到刑部去，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找‘巡捕营’跟善铭并没有用……”

虬髯大汉道：“丫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血滴子’又怎么样……”

霍天行一抬手，道：“老五别打岔，听小凤说。”

虬髯大汉闭上了嘴，没再吭气儿。

章小凤接着说道：“别人在乎善铭，胤禛跟他的‘血滴子’不在乎一个小小的‘九门提督’，所以说，咱们要想拿善铭换人，这一着也许不通……”

霍天行点点头，道：“论京城的武官，‘九门提督’确实只是个起码的，那么，小凤，以你之见呢？”

章小凤道：“侄女儿的浅见……”

虬髯大汉道：“别跟你十叔一样，动不动就酸，快说吧！”

章小凤道：“不如让我到内城打听消息，看看情形再说。”

霍天行点点头道：“主意倒是不错，只是这种事儿迟缓不得，尤其沈姑娘是个冰清玉洁的女儿家……”

章小凤双眉一扬，道：“大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沈姑娘固然是忠义之后，咱们也是先朝遗民，江湖侠义，咱们这么多条命不见得抵不过她那一条，再说……”

霍天行扬眉说道：“丫头好厉害的一张嘴，再说怎么样？”

章小凤侃侃而谈道：“暴虎凭河，做没把握的事儿，作无谓的牺牲，那也是大不智。”

霍天行道：“好一个暴虎凭河大不智，可是我怕万一沈姑娘有个三长两短……”

章小凤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吉人自有天相，我刚说过，咱们这么多条命不见得抵不过她一条，在这不能动的时候动，利害刚才咱们已经分

析得很清楚，咱们成功的希望很小，第一咱们为她牺牲了，以后的事由谁去办？再说咱们明知不可为而为，救不出沈姑娘来，跟过几天再动，又有什么两样？大爷，您一向明智……”

霍天行一点头道：“好吧！算大爷让你这舌委花的巧话说服了，不过我给你两天工夫，明天晚上要是……”

章小凤点头说道：“两天工夫足够了，我一定能打听出个眉目，万一到时候我没能打听出什么，您照您的意思行事就是。”

霍天行道：“咱爷儿俩一言为定。”

章小凤道：“一言为定。”

霍天行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城去。”

章小凤道：“事不宜迟，自然是越快越好，我打算现在就走。”

霍天行微一点头，道：“也好，早一步总比迟一步好，让二虎送你一程。”

章小凤答应一声，拧身走了出去。

霍天行道：“小凤，你要小心，别招人动疑。”

章小凤在外头应了一声：“谢谢您，我知道。”

霍天行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全仗她了，看她能不能打听出什么。”

白不群道：“应该不会有错，小凤这孩子除了脾气倔，任性一点儿外，年轻这一辈里，数她机灵，而且有胆识，敢作敢为。”

霍天行点了点头，没说话。

章一绝道：“大哥，那咱们……”

霍天行道：“就在这儿等小凤的消息吧！‘天桥’用不着去了，也不能再去了。”

大伙儿都没说话。

霍天行又道：“别净让大虎他们哥儿俩待在外头，咱们也轮班守卫，百丈外再站一个，别等人家摸到近处来了，咱们才知道，那会措丰不及。”

虬髯大汉霍地站了起来，道：“我去，一个时辰之后，老疙瘩再去换我。”

大步行了出去。

霍天行也站了起来，脸色凝重，两眼望着门外空际，缓缓说了一句：“老天爷保佑忠义”

“正阳门”大街，“泰安堂”药铺跟对门那家酒铺前，一大早就围上了人，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人聚得越来越多，几乎把大街阻塞，车马难行。

“泰安堂”药铺跟对门那家酒铺儿的大门都启开着，可却看不见一个人影，也没人敢往里头去。

大伙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有人说两家藏着叛逆，昨儿晚上让官家派人来逮走了。

有人说两家出了凶案，死人都在里头躺着。

有人说……

有人说……

傅天豪戴着大帽，背着手，站在人丛里，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心情沉重得坠了块铅。

可是他不明白霍天行兄弟为什么会出事儿，都是老江湖了，怎么会出这种纰漏。

他也不明白两家这些人当中，到底谁让人逮了去，谁跑了。

他最担心的只有一样，沈书玉的祸福吉凶。

他试着向旁边的人打听过去，众说不一，始终没个确切答案，而且有两个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他没再问，他知道，问也是白问。

他也知道，干耗在这儿没有用，要得确切的答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

他转过身要走，一眼瞥见不远处有个瘦小黑衣汉子头一低，一转身进了附近一条胡同里。

他脚下顿了一顿，但没停，随即就走了，很快地消失在那大街上。

那条胡同里，探出个头，是刚才那瘦小黑衣汉子，脸长得跟猴儿似的，一对眼珠子在大街上来回转。

突然，他身后响起个低沉话声：“崔护。”

瘦小黑衣汉子机灵一颤，脚下用力就要往外窜，脖子上箍上了五道钢钩，他没能窜出去，而且眼一黑，气一闭，差点没昏过去。

那五道钢钩把他扳转了过来，眼前站个人，大帽、黑衣、颀长的身材，瘦小黑衣汉子像被人用烙铁烙了下，呻吟一声，挣扎着叫道：“你，你真是……”

傅天豪道：“是我，我知道你们会来，可是我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赵六指儿也来了么？”

瘦小黑衣汉子惊恐地点头说道：“来了，来了。”

傅天豪道：“他是该来，他现在……”

瘦小黑衣汉子道：“他，他住在八大胡同一个姓诸的朋友家：：：”

傅天豪道：“诸霸天。”

瘦小黑衣汉子点了点头。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物以类聚，什么人找什么人，论你们加诸于我的，死有余辜，可是杀你污我双手，这地方也帮了你的忙，回去带个话给赵六指儿，我现在没空，要是他能在京里多待两天，忙过这一阵子之后，我自会找他去。”

他松了瘦小黑衣汉子，手往下一落，一指点在瘦小黑衣汉子身上，瘦小黑衣汉子机灵一颤，猛睁两眼，可是刹时间他又跟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面如死灰，头一低，走了，一步一步间像用很大的力似的。

傅天豪望着他往胡同那一头走，帽沿儿遮住了他的脸，看不见他脸上有什么表情。

突然，瘦小黑衣汉子回过了身，冰冷说道：“姓傅的，你的眼跟你的腿……”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只能说人命大造化大，碰见一位神医，替我又安上了一双眼珠子，续接了两根脚筋。”

瘦小黑衣汉子道：“你也不用替谁瞒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凤妞儿在你出赵家大院的第二天就偷偷跑了，八成她也到京里来了，只别让我们老爷子跟她在京里的这些朋友们碰见。”说完了话，他转身走了。

傅天豪的心情又沉重了一分。

多情而可怜的凤妞儿到京里来了，确有这可能，以诸霸天在京里的势力，想要找凤妞儿绝不是难事，万一凤妞儿要落进了赵六指儿的手里，那后果是

不堪想像的。

霍天行兄弟出了事儿，现在又多了个凤妞儿，让傅天豪不知道该先顾那一个。

沈书玉忠义之后，凤妞儿对他有大恩，他该怎么办？先顾那一个？

毕竟，“大漠龙”超人，他很快地作了决定，先顾沈书玉。

“猴儿脸”崔护的身影消失在胡同的一头，他转身往外行去，刚跨出去一步，心头猛地一震，连忙停了步。

他看见个人，这个人站在对街一家屋檐下，是个女的。

月白色的小袄儿八褶裙，小模小样，腰肢纤细纤细的。

她装束打扮异于往日，可是她人变不了，也曾给过傅天豪强烈的感受，留给傅天豪深刻的记忆。

“红娘子”凌红。

傅天豪明白，她所以站在屋檐下，是在找他。

因为她知道沈书玉出了事，傅天豪一定会来看个究竟。

她料对了，奈何傅天豪先看见了她。

傅天豪有着一一种异样的感受，他自己明白，他很激动，可是很快的就趋于冷静了，定了定神，猛吸一口气，头一低，出胡同拐向南。

他走的是相反方向，而且是竟挑人后头走，一口气走出了二十多丈，红娘子不可能再看见他了，吁了一口气停了步，转过身向红娘子站立处望去，红娘子还站在那处屋檐下。

他庆幸，可也有点怅然。

突然——

“到底还是让我找到你了，真不容易啊！”一个清脆的女子话声，带点喜悦，也显得有点冷，就起自他身后，傅天豪吓了一跳，转身一看，他猛一怔。

眼前站着个娇俏、美艳、刚健、婀娜的红衣大姑娘，小脸蛋儿上带着一层薄薄的寒霜。

赫然竟是诸霸天那儿碰见过的那位。

傅天豪领教过她的刁蛮，此时此地不愿招惹她，头一低，要走。

红衣人儿横跨一步挡在了他身前：“别装了，此时此地你不愿意我大声嚷嚷吧？”

傅天豪还真怕这个，心头一震，停了步，道：“姑娘，你我曾经交过手，可是那是不得已……”

红衣人儿道：“现在你也是不得已，跟我走吧！只要自认你不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就别来啊！”话落，转身就走。

傅天豪忙叫道：“姑娘……”

红衣人儿停步回身，道：“干什么？”

傅天豪道：“姑娘要我跟姑娘到那儿去？”

红衣人儿道：“龙潭虎穴，刀山油锅，敢去么？”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姑娘不必激我，我自认胆怯，行么？”

红衣人儿怔了一怔，旋即猛跺一脚，道：“不行，你可别气我，让我生了气，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她这一跺脚招来了不少目光，傅天豪心里一紧，忙道：“姑娘带路就是。”

红衣人儿哼了一声，香唇边浮现一丝稍带冷意的得意笑意，拧身往前走

了，姿态煞是好看，傅天豪暗自一声苦笑，迈步跟了过去。

红衣人儿带着傅天豪出了“永定门”，而且出“永定门”还往前走。

傅天豪心里直纳闷儿，他不知道红衣人儿这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她把他带出城来干什么？

他猜想红衣人儿可能在城外设有埋伏，打算仗着人多狠揍他一顿，可是转念一想又觉不对，城里不乏僻静地儿，那儿不能下手，何必偏挑城外？

想着想着，红衣人儿带着他离开官道绕到了一片树林后停了步，转过了身。

傅天豪不动声色地打量四下，身左一片树林子，其他三方都是空旷的荒郊旷野，有人埋伏也只有这片树林。

他这里心念正转动间，红衣人儿那里开了口：“别怕，这儿只我一个人。”

事实上，傅天豪也听不出树林里有任何动静，他更纳闷了，可是他没有显露出来，淡然一笑道：“倒不是我怕这儿有什么埋伏……”

红衣人儿道：“就是想不通，猜不透我带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

傅天豪道：“姑娘料事如神。”

红衣人儿抬皓腕轻拂云鬓，一只明亮的眸子，直在傅天豪脸上不停打转，道：“你是‘大漠龙’傅天豪，是么？”

傅天豪道：“谁说的？”

红衣人儿道：“别管是谁说了，只告诉我，你是不是‘大漠龙’傅天豪？”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道：“记得我告诉过你们老爷子，我姓龙。”

红衣人儿道：“我不管你跟我们老爷子是怎么说的，我现在只问你是不是‘大漠龙’傅天豪？”

刚才碰见过“猴儿脸”崔护，瞒得了现在瞒不了以后。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是，怎么样？”

红衣人儿笑了，笑得很轻淡，道：“这还差不多，你身上有没有带兵刃？”

傅天豪道：“姑娘看得见的，我两手空空，身无寸铁。”

红衣人儿嫣笑道：“那也不要紧，我可以跟你较量拳掌。”

傅天豪怔了一怔道：“姑娘要跟我较量？”

红衣人儿道：“你以为我带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怕人多，这儿没第三个，正合你的意思么？”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较量？”

红衣人儿道：“不为什么，我想领教领教‘大漠龙’的一身所学”

傅天豪道：“姑娘已经领教过了。”

红衣人儿脸一红，道：“那不算，当时我不知道你是‘大漠龙’，我没尽全力。”

傅天豪“哦”地一声道：“是么？”

红衣人儿脸又是一红，道：“当然是的，我说是就是。”傅天豪微一摇头，道：“很抱歉，我不想跟姑娘较量。”红衣人儿一怔道：“你不想跟我较量？为什么？”傅天豪道：“我还有正经事……”

红衣人儿双眉一扬，道：“怎么？跟我比比拳掌就不是正经事？”

傅天豪道：“至少不会比我所说的正经事儿来得正经。”红衣人儿道：“你有什么正经事？”

傅天豪道：“那是我的私事。”

红衣人儿道：“不能告诉我？”

傅天豪道：“书有不曾为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只是不愿意说。”

红衣人儿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信不信？”

傅天豪道：“姑娘既然知道，那是最好不过。”红衣人儿道：“可是我要你说。”

傅天豪摇头说道：“抱歉……”

红衣人道美目一瞪道：“我非要你说。”

傅天豪淡淡然笑了笑，没说话。

红衣人儿道：“你说不说？”

傅天豪道：“姑娘多此一问。”

红衣人儿眉梢儿一竖，旋即敛态说道：“不说就算了，待会见你可别求我。”

傅天豪心里一动，道：“待会见我稟姑娘？”

红衣人儿笑笑说道：“那要看是什么事儿了，要是前门大街‘泰安堂’药铺的事，敢说我知道的比谁都多。”傅天豪心头猛然一阵跳动，这是实话，他信得过诸麝天是“北京城”的龙虎，称霸一方，唯我独尊，“北京城”里的大小事儿，当然瞒不了他。

可是傅天豪他不愿当面求人，尤其在这节骨眼儿，他道：“前门大街‘泰安堂’的事跟我没关系……”

红衣人儿道：“那是最好不过，省得我多说话。”

傅天豪有点沉不住气，因为这不是别的事，有关沈书玉的祸福吉凶，轻忽不得。

他沉默了一下道：“关于‘泰安堂’药铺的事，姑娘都知道些什么？”

红衣人儿眨眨眼，两排长长的睫毛一阵翕动，道：“我什么都知道，咦？你不是说‘泰安堂’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既然没关系，你问这……”

傅天豪道：“算我求姑娘，姑娘要是告诉我，我会很感激。”

红衣人儿道：“算我求姑娘？别那么为难，也别那么委曲自己……”

傅天豪道：“姑娘，我不会说话……”

红衣人儿瞟了他一眼，含笑说道：“哟！这么客气呀！‘大漠龙’要是不会说话，天底下就没会说话的人儿了。”

傅天豪暗暗皱了皱眉，道：“姑娘……”

红衣人儿目光一凝，道：“你先告诉我，你跟‘泰安堂’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道：“‘泰安堂’里有位姑娘姓沈……”

红衣人儿道：“我知道，百无一用的沈在宽的女儿，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傅天豪道：“沈姑娘忠义之后，是我一路护送她到京里来的，我跟她在‘沙河镇’分了手，她到京里投奔‘泰安堂’的霍掌柜，想法子营救沈先生，不想在这时候出了事……”

红衣人儿道：“你想知道沈姑娘现在是吉是凶，是不？”

傅天豪道：“不错。”

红衣人儿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是你一路护送她来的，为什么你不好人做到底，护送到京里来，然后再帮她营救沈在宽……”

傅天豪道：“姑娘，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红衣人儿道：“你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傅天豪道：“姑娘恐怕已经知道了。”

红衣人儿美目一睁，道：“哟！你料事也不差嘛！你是怎么知道……”

傅天豪道：“没碰见姑娘之前，我碰见了赵六指儿的徒弟‘猴儿脸’崔护，他告诉我赵六指儿已到京里来了，他住在朋友诸霸天处……”

红衣人儿脸儿一变，道：“崔护呢？你将他怎么了？”

傅天豪道：“我废了他一身武功，放他走了。”

红衣人儿美目一睁，道：“你废了他一身武功，好辣的手，好狠的心啊！”

傅天豪淡然说道：“比起他们加诸于我的，我这可以算是相当仁慈的了。”

红衣人儿转过话题道：“我再问你一句，对那位多情的凤妞儿，你打算怎么谢她呀？”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姑娘知道的不少……”

“那当然了。”红衣人儿笑说道：“我一向都是多知多晓的，什么事瞒得了我么？说呀！打算怎么谢那位多情的姑娘呀？”

傅天豪道：“我自当有所报偿。”

红衣人儿带笑扬眉道：“好一个自当有所报偿，究竟是怎么个报偿法，你倒是说呀？”

傅天豪没说话，他只觉得这位姑娘太爱管人间事，一步一步地进逼，有点捉狭。

红衣人儿瞟了他一眼，接着又道：“我的爷，报偿的法子可多得很，以我看，人家姑娘打定主意救你的时候，可没指望你怎么报偿，人家姑娘指望的是你的人，人家搭救你，那时候心里就有了你，想跟你一辈子，明白么？”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姑娘这话令人有交浅言深之感。”

红衣人儿却又扬脸，道：“交浅言深？好吧！就交浅言深吧！想让我告诉你‘泰安堂’药铺的事不难，你跟我较量较量，只要你能胜我一招半式，我一定告诉你。”

姑娘告诉人家，又不愿直接了当的说，想跟傅天豪较量一下，输了就说，这不分明是有意送人情么？

傅天豪道：“姑娘这是何苦？”

红衣人儿摇头说道：“你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想要知道‘泰安堂’事的究竟，只有这么个法子，我一个女人家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家又怕什么？”

傅天豪道：“听姑娘的口气，是非要跟我较量较量不可了。”

红衣人儿道：“哟！难不成我是跟你逗着玩儿的，我可没这么好闲情逸致，跑到这儿来逗着你玩。”

傅天豪急于想知道沈书玉的吉凶，霍天行兄弟的下落，没办法，只有点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姑娘请发招吧！”

红衣人儿微一摇头，道：“在我家的时候是我先出的手，这回该你先出手了。”

这一位姑娘真是刁得可以，傅天豪没说话，抬手抓了过去。

红衣人儿娇笑一声道：“对了，这才对。”

她跨步欺身，酥胸一挺，直迫傅天豪那只手。

傅天豪一皱眉沉腕撤招，红衣人儿突然抬起皓腕，水葱般一根玉指飞点过来。

傅天豪明白了，刚才那一着是虚，如今这一着才是实，身躯忽然一旋，躲过红衣人儿袭来这一指，骈指探出，截向红衣人儿腕脉。

红衣人儿娇笑一声道：“好俊的截脉手法，别忘了，你只许胜不许败啊！”点出的玉指往上一翘，反扣向傅天豪腕脉。

傅天豪道：“姑娘小心。”

右腕突然一翻而下，一式“行者偷桃”扣住了红衣人儿的皓腕。

他扣即松，红衣人儿娇靥猛地一红，道：“我输了，够了，听我告诉你‘泰安堂’事的究竟吧！”

这哪里是较量，简直是逗着玩儿，傅天豪有点哭笑不得，好在红衣人儿马上就要告诉他“泰安堂”事的究竟了，他也只有认了，当即退后一步，道：“承让，谢谢，我洗耳恭听。”

红衣人儿摇摇头，道：“你用不着谢，这是你赢来的，你并不欠我什么，我不会跟凤妞儿一样，让你日后为难。”

原来姑娘她用意在这儿，等于明白地告诉人家她喜欢人家，可又不愿让人家先欠着她的，日后有所为难，好个有心人，好个玲珑剔透的姑娘。

傅天豪呆了一呆，心里马上对眼前这位刁蛮、任性、心窍儿玲珑的姑娘有了好感，定了定神道：“姑娘，我仍然感激。”

红衣人儿脉脉含情，深深一瞥，道：“我是诸霸天的女儿，诸霸天是赵六指儿的朋友，我跟他们不同，至少我现在跟他们不同。”

这话傅天豪焉能不懂，他一时难以作答，只有道：“谢谢姑娘。”

红衣人儿道：“希望你别轻看我。”

傅天豪道：“我不敢，也不会。”

红衣人儿道：“我宁愿听你这后一句……”顿了顿道：“我叫诸亚男。”

傅天豪道：“诸姑娘。”

红衣人儿诸亚男看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心里着急，我这就告诉你，昨儿晚上‘五城巡捕营’的人几十个分成两拨，一拨先困住了那家酒铺儿，另一拨冲进‘泰安堂’拿人，他们的行动很快，没多大工夫就撤走了，他们只带走了那位沈姑娘，别的人一个没动，‘泰安堂’跟那家酒铺儿的人，还是等他们撤走之后才出来的……”

傅天豪暗感诧异，道：“他们只带了沈姑娘，别的人一个没动？”

诸亚男点点头，道：“是的，我一直想不通，窝藏叛逆跟叛逆同罪，为什么他们只带走了沈姑娘，别的人一个没动……”

傅天豪没工夫想那么多，他道：“照姑娘这么说，沈姑娘是落在‘五城巡捕营’了？”

诸亚男道：“不错，据我所知，他们最迟今天晚上就要把她呈交刑部，要救沈姑娘还来得及，只一等他们把沈姑娘呈交刑部，再想下手可就难多了……”

傅天豪一抱拳道：“谢谢姑娘，我这就……”

诸亚男忙道：“别忙，京里的事儿你没我熟，这样闯‘五城巡捕营’救人不行，‘五城巡捕营’的人，身手都不弱，尽管你有一身好武艺，可以稳操胜券，可是往那儿闯，总嫌费事些，再说你带着沈姑娘走也没那么容易，你倒不如直接找‘九门提督’善铭逼他放人，有个‘九门提督’当护身符，带走沈姑娘也容易得多。”

傅天豪道：“多谢姑娘指点，请告诉我‘九门提督’衙门诸亚男摇摇头，

道：“‘九门提督’衙门警卫森严，那儿也不好走，善铭现在也不在，过两天他们那主子要到西郊去，这两天善铭忙着在一路上布置，你现在只赶到‘高粱桥’边的‘倚虹堂’去，在那儿准能找到他。”

傅天豪一阵激动，抱拳说道：“多谢姑娘，若能救出沈姑娘，保全这一忠义之后，皆姑娘今日所赐。”

诸亚男娇靥红红的，摇摇头道：“那倒不用，只要你别忘了京里有个诸亚男，我就知足了。”

傅天豪心头一连震动了好几下，道：“姑娘，事关重大，我不敢多耽误，就此告辞了，异日再谋后会。”一抱拳，腾身而起，去势如马。

望着傅天豪那行空天马般身影，诸亚男那美艳的娇靥上浮现一片幽怨神色，她喃喃说道：“我这是为什么，我这又是图的什么……”

她自己都不知道，恐怕只有抬眼间天了，她头一低，转身掠去。

十六

出“西直门”，约莫半里地，就到了历史上有名的“高粱桥”。

这地方在“玉河”下游，“玉泉山”的水流经于此，有“高粱水闸”，创建于元，其上由巨石建的桥，就是“高粱桥”，相传宋太宗伐“幽州”，与辽将耶律休哥大战于“高粱桥”，所指就是这地方。

“倚虹堂”在“高粱桥”西，为清初所建，有宫门三楹，堂糜数间。

“倚虹堂”原是皇上幸西山偶而歇息的地方，平常难得有人往这儿来，也不准闲杂人等往这来，一座“倚虹堂”经常是显得冷冷清清的。

可是一到皇上要幸西山的前后，这地方就热闹起来了，这热闹并不是指庙会那样儿的热闹，而指那些当官儿的在这儿来往奔走。

皇上出宫可不是一件等闲小事儿，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清道”，这“清道”并不单指铺路，打扫打扫干净，把杂草除除，把树木修修，也包括安全两字在内。

论起这“安全”两个字远比洒扫清理责任大、麻烦，路没清理干净顶多挨顿骂，要让那个“冒失”的惊了驾，那可是要脑袋的事儿。

这位雍正皇帝自己的作为自己清楚，他杀过多少人，树过多少仇，这笔帐全在他脑子里，不只防有人要行刺，就是他那几个弟兄的后人也无时无刻的在找机会，所以他出宫时的安全要比康熙在位的时候注重得多。

他这一注重，自然就苦了负责安全的官儿，所以“九门提督”就忙上下，“倚虹堂”也就热闹上了。

别看“九门提督”在升斗小民老百姓面前挺威风，挺神气，就满朝文武论，他只是个起码的武官掌管“九门钥匙”，负责京畿安宁，如今皇上要幸西山，他忙的也不过是外围的事儿，真正的“近身护卫”还轮不到他。

傅天豪站在“高粱桥”头往西看，看得他不由皱了皱眉。

“倚虹堂”就在眼前，不远，一点见也不远，可是，要从这高粱桥头走到“倚虹堂”去，却不是件容易事儿。

没别的，“九门提督”在此，警卫当然森严，从“高粱桥”往西看，一路上有清理道路的工人，两旁监工的，是一个连一个的禁军，“倚虹堂”四周除了布署禁军的岗哨之外，还有暗藏兵刃利器的“五城巡捕营”、“便衣”，门口、墙外一个接一个的，像这样，一个百姓怎么能近“倚虹堂”？

凭傅天豪的一身所学，他可以闯，也可以轻易地闯进“倚虹堂”去，但是他不能也不愿硬闯。

因为那样势必惊动人，他不怕惊动“倚虹堂”的这些人，“高粱桥”距“西直门”不过半里，怕惊动那些守城门的步军，他不是怕守城的步军赶来救援，而是往上报，这件事只一上报，善铭这个“九门提督”可就难以做主了。

他正在这皱眉叫难，一阵步履声从背后传了过来。

他扭头一看，只见不知道从那儿来的两个穿黑色裤褂，打扮相当俐落的中年汉子冲他并肩走过来，他一眼便看出这两个中年汉子腰里藏着家伙，心里当即就明白了几分，可是他装得跟没事人儿似的，看了一眼之后，随即又把头转了回来。

步履声转眼间就到了他身后，只听一个低沉话声从身后传了过来：“转过身来。”

傅天豪明白是冲他说话，连迟疑都没迟疑地马上就转过了身，那两个汉子就在他眼前，一左一右，四道目光盯得他紧紧的，生似想从他身上能看出什么来。

听话声传的方向，刚才叫他转身的该是左边一个，左边这汉子个儿挺大，挺壮，脸上有几个麻坑儿。

他刚转过身，便听左边那麻子冷冷说道：“你是干什么约？”

傅天豪看看他，又看看右边那一个，道：“二位兄台是那麻子道；“少废话，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知趣点！”说话好不和气。

傅天豪道：“我是个过路的。”

“混帐！”那麻子眼一瞪，破口骂道：“你过什么路，城门口老早就贴上了告示，字儿个个赛过斗大，这条路这两天不许走，你瞎了么？”

傅天豪心里自然不痛快，可是他忍了，他知道在这儿不能动手，“倚虹堂”那边看这边看得很清楚的，这边一动手，马上就会惊动那边，他道：“对不起，我没看见。”

“你的眼长在你媳妇儿的裤裆里去了？”右边那汉子个子小点儿，人也较为白净，说起话来比这麻子大个儿还粗还野蛮，他冷笑一声道：“人家都看见了，你没看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站在这儿探头探脑的，光棍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爷们儿是干什么吃的，还能瞧不出真假皮货来，乖乖的跟我们走吧！”

傅天豪道：“二位，我真是过路的，我真没有看见告示。”

那白净汉子道：“少废话了，有什么话待会见再说不迟，走吧！”

傅天豪道：“二位要带我上那儿去？”

那麻子道：“现在别问，到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总不会是请你做客吃喝一顿去。”

傅天豪迟疑一下，微一点头道：“好吧！只要二位认为抓对了人就行。”他迈步就走。

白净汉子伸手一拦道：“少他娘的装佯，转过去往那边走，爷们儿站在远处瞅了你老半天，有没有抓错人，待会儿就知道了，走！”

傅天豪二话没说，转过身往西走去。

行了，这一下他可是让人请进了“倚虹堂”。

有这两个陪着，一路“通行无阻”，到了“倚虹堂”前，两个“便衣”

走过来，一个问道：“麻子，怎么回事儿，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那麻子道：“这家伙站在‘局梁桥’上探头探脑的，瞧他不顺眼，带过来问问。”

那便衣道：“把他押到东边儿去，领班在那儿。”

那白净汉子冲傅天豪冷冷一偏头，道：“到了地头儿了，进去吧！”

傅天豪淡然说道：“我没说不进去。”一步跨了进去。

进了“倚虹堂”的门儿，里头有个小院子，外头那么多人，里头却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几间屋有的关着门儿，有的敞着门儿，也不知道那一间里有人。

只听那白净汉子在身后道：“往东走，东边儿是，‘待客’的地方。”

傅天豪没往东走，突然停了步，扭头问那白净汉子道：“你告诉我一声，‘九门提督’善铭在那儿？”

白净汉子一怔，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道：“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们大人不在这儿。”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善铭不在这儿？不会吧？”

那麻子眼一瞪，道：“少废话，走！”他一步跨到，抬手一掌推了过来，瞧他那个子，瞧他那巴掌，换个人准会被他推一跟头。

奈何他今儿碰上的是“大漠龙。”

他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看样子白净汉子骂错了人，这麻子的眼长错了地儿了呢！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刚才是在外头，我不愿跟你们一般见识，现在不同了，你站稳了他一把抓住了那麻子的腕子，侧身往过一带，麻子怎么也站不稳了，蹲跟着从他跟前冲了过去，又在他脖子后头补了一掌，他一声也没吭地趴下了，这下摔得不轻，不知把牙摔掉了没有，也不知道把脸上的麻坑儿磨平了没有。

那白净汉子登时直了眼，叫道：“好哇！原来你是个……”

“不错。”傅天豪微一点头道：“我有一身只比你们高，不比你们低的武艺，而且我是来找善铭的霉气的……”

白净汉子脸上变了色，抬手就要探腰……

傅天豪一步跨到，钢钩般五指已然落在他脖子上，傅天豪道：“别动，动这个你还差得远，我不愿意伤人，别逼我捏断你的脖子，告诉我，善铭在哪儿？”

白净汉子手没顾得再摸腰，他那一双手只死命地抓住傅天豪那只胳膊。

可是他没敢在傅天豪胳膊上用力，即便是用了力，那也是白费，他能在傅天豪捏死他之前把傅天豪的手拉开？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只听他道：“你，你要找我们大人？”

傅天豪道：“不错，他在哪儿？要想保住你这条命，就实话实说。”

白净汉子瞪着眼道：“我，我……”

“你什么？”傅天豪道：“我站在‘高粱桥’头本来难到‘倚虹堂’来，是你俩把我带进来的，要怪只能怪你们俩，不能怪我，是不？说吧！善铭在哪儿？”

白净汉子没说话。

傅天豪五指一紧，用了一点点儿力。

白净汉子吓白了脸，忙道：“后头另有一间屋，里头有个套间……”

傅天豪道：“这儿我不熟，干脆你带我前去。”

他那只手松了白净汉子的脖子，只一翻便扣上了白净汉子的腕脉，他道：“咱们俩来个携手而走，请走吧！”他拉着那白净汉子往后走去。

怪得很，到现在这小院子里还不见一个人影儿。

八成儿是善铭不让他们进来，所谓后头，那也只是正北几间屋的后头，绕过正北这几间屋，一间精雅的小屋子立即呈现眼前。

“前头”已经够清静的了，眼前这“后头”更清静，别说看不见一个人影，就连一点声息也听不见，那间精雅小屋更是两扇门关得紧紧的，一点儿动静没有。

傅天豪有点怀疑，道：“你说善铭在这间屋里？”

白净汉子连连点头说道：“是的，屋里还有个套间……”

话还没说完，那间小屋突然传出了一声轻笑，笑声不太大，也只有那么一声，任何人一听就知道是女子笑声，因为它清脆悦耳，像银铃般。

傅天豪怔了一怔，旋即倏然而笑，道：“原来如此，这真是公私两便啊！行了，你走吧！告诉你领班一声，有人找你们大人的霉气来了。”

白净汉子跟从猫爪下挣脱的耗子一样，一溜烟般没了影儿。

傅天豪迈步走向那间小屋，到了小屋前他没敲门，抬掌按在两扇门上只一震，砰然一声，门栓从里头断为两截，两扇门开了，傅天豪一步跨了进去。

只听里头有人惊声问道：“谁呀？”

这回是个男人的话声，而且一听就知道这是个老头儿。

傅天豪没答理，迈步直往里闯，一直到了那垂着帘儿，春光外透的套间门口，才道：“提督大人，有不速之客到，请把衣裳穿好。”

套间里那人道：“你是……”

傅天豪道：“大人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没听见套间里那人再说话，只听见一阵怏怏奉奉的穿衣声，随即听见两声步履声，垂帘儿一掀，善铭出来了，脸色红红的，跟喝了酒似的，一只手还在扣扣子呢！

掀帘儿一见傅天豪，他一怔，就在这时候外头衣袂飘风声响起，显然是“五城巡捕营”的人赶到了。

傅天豪一步跨到套间门口，伸手便抓住了善铭的一只腕子，道：“提督大人，告诉你辖下的这些人一声，别让他们进来。”

这句话刚说完，小屋门口扑到了“五城巡捕营”的“便衣”，约莫十几个，带头的是五十岁上下的干瘪瘦老头儿，人挺精神，一双目光也相当锐利。

他显然是老经验了，办事也相当精明干练，一见屋里的情形，没等善铭开口，抬手便拦住了身后那些人。

傅天豪笑了，微一点头道：“不错，你这位下属挺机灵，用不着提督大人你再开尊口了。”

只听门外那瘦老头儿道：“朋友，你是哪条线儿上的，有什么话好说……”

傅天豪道：“阁下是……”

那瘦老头儿道：“我姓杜，蒙提督大人提拔，荣为‘五城巡捕营’领班……”

傅天豪道：“原来是‘五城巡捕营’领班杜老，失敬，我有件事要跟你们提督大人商量商量，烦杜老带着你的人在外头等一等，待会见，我还有偏劳杜老之处。”

姓杜的瘦老头儿上前一步道：“朋友，你……”

傅天豪微微一笑，道：“杜老既然拦阻所属在先，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利害，是不？”

姓杜的瘦老头儿连忙退了回去。

就在这时候，善铭仗着他是个带过兵，练过刀棒拳脚的武官，想猛往下一沉腕挣脱傅天豪的掌握，他劲儿是用了，比刚才在屋间里用的劲儿还大，奈何隔着一个垂帘儿，两回事儿完全不同，劲儿他用的不小，却没能动一动。

傅天豪看了他一眼，笑笑说道：“提督大人，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只听姓杜的瘦老头儿在门外说道：“朋友，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姓杜的说……”

傅天豪倏然一笑，摇摇头道：“这件事恐怕杜老你做不了主，要是杜老你能做得了主，我就不会到这儿来打扰提督大人公忙了。”

他冲着一张椅子一摆手，道：“大人请坐。”

善铭是个武官，动武不行，胆子却有，挪身过去坐了下去，抬眼怒声说道：“好大胆子，居然你敢闯‘倚虹堂’劫持我，‘九门提督’……”

转眼向外怒声叱道：“你们这些混帐，一个个都是饭桶，站在外头是干什么的？怎么随便就让个人闯了进来。”

那姓杜的瘦老头儿一欠身忙道：“卑职该死，是卑职一时傅天豪含笑说道：“提督大人，别怪你这些属下，我直说一句，他们唬唬一般善良百姓还可以的，真要对付江湖好手，恐怕还派不上用场，我看咱们还是谈正事吧！万一事情张扬出去，有什么人跟到这儿来增援，那对提督大人跟我不大好善铭怒声说道：“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究竟有什么事？”

傅天豪道：“我是个干什么的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的来意……”

善铭道：“你倒是说啊！”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我现在松了大人，要是大人自信能快过我去，或者是自信能把我击倒，你不妨尽量出手，外头的那些人也是一样，只要他们自信能快过我去，自信能把大人救出去，尽可以出手。”

善铭没动，他刚才已经试过了，知道自己有多少，也知道人家有多少，万一画虎不成，当着这些下属，那丢的人会更大。

外头的那些个可就不同了，他们所以不敢动，是因为善铭落在人家手里，其实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把握机会冲进来。

傅天豪话锋微顿，接着说道：“我的来意很简单，此时此地我长话短说，提督大人，一句话，我要沈在宽的女儿沈书玉。”

善铭一怔道：“原来你是沈在宽叛党一伙。”

傅天豪笑笑说道：“我既然到这儿找上了大人，想不承认恐怕都不行。”

善铭圆瞪着眼，咬着牙道：“你们这些叛逆，好大的胆子啊！”

傅天豪道：“岂敢，大人夸奖，说句话大人也许不信，只要恼了我，休说这小小的‘倚虹堂’，就是禁宫大内我也照样要闯。”

善铭一拍座椅扶手：“大胆！”他要往起站。

傅天豪抬手把他按了下去，道：“大人，现在不是发官威的时候，大人这官威也别冲我发，我要是吃这一套，也不会到这儿来了。”

善铭没能站起，再一听这话，立即拍着椅子扶手大叫：“反了，反了，你要造反，你们一个个都是死人，一个个都是死人？”那后两句当然是冲门外说的。

傅天豪笑笑说道：“我既然敢到这儿来找大人要沈在宽的女儿，当然也

不会在乎这造反二字……”

善铭道：“你找我要的什么沈在宽的女儿？”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那我告诉你，昨天夜里大人辖下‘五城巡捕营’从‘正阳门’大街‘泰安堂’药铺抓走个姓沈的姑娘……”

善铭一拍座椅扶手，道：“不管你怎么说都一样，我是‘九门提督’，我的职责就是缉拿京线的叛逆大好恶，要我把个叛逆交出来，那办不到。”

傅天豪笑了，道：“大人不愧是个武官，好硬的一身骨头，那随大人，大人的命跟沈在宽的女儿，我总是要一样。”

善铭两眼一瞪，身子往上一蹿道：“你敢……”

傅天豪脸色一沉，抬手把他按了下去，这回用的劲儿稍微大了点儿，善铭砰然一声坐了下去。

傅天豪冷笑说道：“善铭，我一直对你很客气，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九门提督’，你这‘九门提督’可没在我这个天天刀口舐血的江湖人眼里，你既然知道我是个叛逆，就该知道，这叛逆杀个像你这种人算不了什么，你只答我一句话，你是要你自己还是要沈在宽的女儿？”

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善铭脸白了，他白脸没说话。

傅天豪冷冷一笑又道：“善铭，你能巴结到今天这个差事很不容易，显见得你是个聪明人，世间的叛逆不只沈在宽父女二人，可是你的命却只有一条，跑了一个叛逆可以再抓，去了一筹却是再也难我回来的，拿自己的性命前程跟一个叛逆拚，我不知道你划得来划不来。”

只听善铭道：“沈在宽的女儿已经刑部……”

傅天豪截口摇头说道：“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据我所知沈姑娘如今还在你辖下的，‘五城巡捕营’里，要不然我不里找你的。”

善铭道：“你是听谁说的？”

傅天豪道：“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善铭转眼望向门外，道：“杜明，沈在宽的女儿还在营里么？”瘦老头儿杜明够精明，也够干练，可是这当儿他不敢说瞎话，因为上司握在人家手里，他不敢担这个责任。

他一欠身，囁嚅说道：“回大人，统带的意思问过口供之后，今天晚上才往刑部送……”

善铭大怒，一拍椅子喝道：“混帐，我毙了你！”

杜明没敢抬头，傅天豪却笑道：“提督大人，难不成你杀你的下属欺上。”

善铭气的打哆嗦，拍着椅子叫道：“反了，反了，你……不放，说什么我也不会放一个叛逆……”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既然如此，那我不客气了。”他手一伸，五指已扣上善铭的脖子，善铭头扬了起来，两眼睁得圆圆的，叫道：“大胆叛逆，你敢……”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提督大人，你就看看我敢不敢？”

他五指用了力，善铭眼球外凸，说不出话来，脸儿也憋红了。

杜明吓白了脸，试着要往里扑。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你叫杜明，大半是以前在江湖绿林待不住的‘鬼影子’杜明，要是你是那‘鬼影子’杜明，你就不该不知道傅天豪这三个字，也不该不知道傅天豪这颗从不知道什么叫怕的铁胆。”

杜明猛然一怔，失声道：“你，你是‘大漠龙’傅……”

傅天豪笑笑说道：“这么看来，你确是‘鬼影子’杜明。”

杜明脸色大变，他没敢再动了，他自己知道他这身所学能在“大漠龙”手下走几招。

善铭这当儿反倒突然动了起来，两手抓着傅天豪的胳膊直挣。

傅天豪转过脸来，含笑说道：“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善铭直点头，却没法说话，可怜他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酱色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或许提督大人已经大澈大悟了。”他泄了力，松了五指。

善铭猛吸一口气喘了起来，人跟个泄了气的皮球般，老半天脸色才恢复正常，他说了话，好像虚弱了很多，连嗓子也哑了：“你，你是‘大漠龙’傅天豪？”

傅天豪道：“‘九门提督’大人也知道我么？实在荣幸得很。”

善铭冲外头有气无力的，他摆了摆手道：“告诉玉伦一声，让他把人带到这儿来。”

杜明定了定神答应一声，转身要走。

傅天豪道：“慢着，我要一辆马车，也记住，最好别惊动太多的人，即便千军万马，除非你们不要这位‘九门提督’，要不然我照样能把沈姑娘带走，我言尽于此，你请吧！”

杜明没说话，转身如飞而去。

杜明走了，傅天豪收回了手，拉把椅子在善铭身边坐了下来，道：“我也是为提督大人你着想，提督大人你忙里偷闲在这儿玩乐，要是让太多的人知道，那恐怕也不大好。”

善铭刚才还挺硬的，自听说眼前这位是“大漠龙”傅天豪之后，那身骨头怎么也硬不起来了，虚弱地靠在椅背上只不说话。

傅天豪笑了笑，沉吟一下，话锋忽转道：“有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提督大人辖下那‘五城巡捕营’的人，他们是怎么知道沈姑娘住在‘正阳门’大街‘泰安堂’药铺的，还有窝藏叛逆与叛逆同罪，为什么你辖下那“五城巡捕营”的人单拿一个沈姑娘，‘泰安堂’药铺的人却一个没动，提督大人你能给我解释么？”

善铭怎么敢解释，他得罪不起“大漠龙”；同样地他也得罪不起那广交权贵，炙手可热，比他这“九门提督”还神气的“金嗓玉喉”章小凤，而且他也舍不得，他还没在章小凤身上得过什么呢！

他有气无力地道：“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是么！”傅天豪笑笑说道：“那么我待会见问杜明，他一定知道。”

善铭脸色为之一变，可是他没说话。

这件事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再说从这“倚虹堂”到城里也没多远的路程，没多大工夫，傅天豪听见了一阵得得蹄声跟一阵挽挽车声由远而近。

他站了起来，笑道：“来了，杜明办事真不赖，这小小的一名领班怕委屈了他。”

他转眼向外，道：“麻烦那位告诉他一声去，不必进来了，我跟提督大人马上出去。”

有个“五城巡捕营”的，马上听命跑了。

傅天豪转过脸来道：“提督大人，请吧！”

善铭坐直了身子，道：“你要我出去是……”

傅天豪道：“在这种情形下，我总要麻烦提督大人你送我一程，不过提督大人你可以放心，我让你一根汗毛不少地回到‘倚虹堂’来就是。”

善铭道：“你说话可……”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你放心，傅天豪向来说一句是一句。”

善铭只有站了起来，事实上他不信也得信。

一路往外走，那些个“五城巡捕营”的紧紧跟在两边，跟护卫似的。

“大漠龙”的招牌已经亮了出去，就是傅天豪一人进出这“倚虹堂”，他们也未必敢动他，何况他如今手里有了“九门提督”善铭。

善铭像个斗败了的老公鸡似的，一路垂头丧气的，没精打彩。

出了“倚虹堂”的门一看，门外停着单套高蓬马车一辆，杜明跟那些禁军站得远远的。

杜明果然没多带人来，便连那位“五城巡捕营”的统带玉伦也没见着。

“九门提督”遭人劫持，这是何等大的事儿，身为“五城巡捕营”统带玉伦竟连面儿都没露，岂不透着玄？

善铭没多问，甚至连话都没说，显然他是没心情管那么多，这当儿只有顾自己，那还会顾别的。

傅天豪也没在意，他走过去掀开车篷，车里坐着个人，可不正是沈书玉，还好她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人比以前瘦了点儿，不过那不是受了“五城巡捕营”的折磨。

沈书玉先是一怔，继而猛睁美目，叫道：“傅……”

她叫了声傅，傅天豪便含笑截了口：“沈姑娘，有什么话待会再说吧！”

扭过头道：“提督大人请上车吧！”

善铭没奈何，神情木然登上了马车。

傅天豪冲杜明一招手，道：“杜老请过来一下。”

杜明迟疑了一下，仍掠了过来。

傅天豪没等他说话便道：“委曲杜老权充一下车把式，待会见也好赶车送提督大人回来。”话落，他没容杜明答话便也登上了马车。

杜明站在车前还在迟疑。

善铭在车前突然一声大喝：“混帐东西，还不快点儿。”

杜明如大梦初醒，忙答应一声登上了车辕。

杜明抖缰挥鞭赶动了马车，那些“五城巡捕营”的跟那些禁军，只眼睁睁地瞧着的份儿，没一个动，也没一个敢动。

傅天豪坐在车里指挥杜明赶着马车顺着大路往西郊走，是够神气的，这条路皇上还没走，他倒先走了。

沈书玉姑娘睁着一双泪眼直瞧他，神情好激动。

善铭坐在一边儿一语不发，像个木头人儿似的。

傅天豪指挥着杜明赶着马车一口气驰出十几里地，看看已进‘玉泉山’，傅天豪忽然说道：“就在这儿了，杜老请停车吧！”

杜明很听话，乖乖地收缰停住了马车。

傅天豪转望沈书玉道：“姑娘，咱们下车吧！”

他先跳了下去，然后伸手把沈书玉扶下了车，等沈书玉下车之后，又望着车里木然而坐的善铭道：“提督大人，你也请下车吧！”

善铭这会见了有了动静，忙道：“你不是说让杜明赶车送我回去么？”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提督大人放心，我向来说一句是一句，一定放提

督大人回去就是。”

善铭有点怀疑，可是他不能不听傅天豪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颤颤巍巍地下了马车。

他下了车，傅天豪望着他含笑说道：“有句话我想问提督大人，不知道提督大人愿意不愿意我伤人。”

善铭一惊忙道：“你知道亲口说的……”

傅天豪摇摇头道：“提督大人误会了，我另有所指，请答我问话。”

善铭一时间摸不清他是什么意思，他当然不愿意傅天豪伤人，所以他忙道：“我当然不愿你伤人。”

“那好。”傅天豪点点头，抬手往“玉泉山”一指，道：“那位带着几十个‘五城巡捕营’的人远远跟着马车，一直跟到了这儿，想必是‘五城巡捕营’的那位统带，提督大人要是不愿意我伤人，请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带走。”

善铭一听这话马上怔住，一双眼直楞楞地望着“玉泉山”，可是他看不见一个人。

事实上“玉泉山”是“静明园”的所在地，“静明园”是“内务府”所管饱二山五园之”，列为内宫禁地，闲杂人等，是不许往这儿来的。

傅天豪淡然一笑，接着说道：“当然，提督大人要是认为他们能拿住我，或者不在乎他们的生死，那另当别论。”

善铭倏然惊醒，道：“你是指玉伦带着人躲在那儿？”

傅天豪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反正看不见的地方躲着几十个人是责，提督大人要是不相信，尽可以叫叫看。”

善铭迟疑了一下，转眼望向杜明，道：“你给我叫叫看。”

杜明欠身恭应一声，当即提气扬声叫道：“大人有话，叫你们出来。”

这句话声方落，“玉泉山”方向陆续地出现了几十人，看装束，看打扮，就知道全是“五城巡捕营”的，带头的一个是个穿袍子的瘦高个儿，脚上穿双皮靴，腰里扎条宽皮带，头上戴顶帽子，一时间难看见他的脸。

善铭呆了一呆，大声说道：“你们跟来这儿要干什么？”

那戴帽子的瘦高个儿也是个机灵人儿，他一时没敢往近处来，站在远处扬声回答道：“回大人，卑职赶来护卫。”

善铭怒声叱道：“你真会办事，你这那里是护卫，你这是要我的命，还不给我带着人赶快走。”

那戴帽子的瘦高个儿道：“大人……”

善铭眼一瞪道：“混帐，叫你走，你听见没有？”

那戴帽子的瘦高个儿没敢再说话，欠个身转身一抬手带着那几十个“五城巡捕营”的往东走去。

傅天豪微微一笑道：“大人现在可以走了，我马上放杜老驾车送大人回去，大人要是认为他们能奈何我，他们能护得住大人，尽可以命他们回头。”

善铭没说话，也没看杜明一眼，急不可待地转身走了。

傅天豪看得清楚，善铭走了没多远，那戴帽子的瘦高个儿便带着两个人掠到善铭身旁，一欠身，低低说了几句话，似乎是向善铭请示，这时候要不要下手拿人，善铭却冲他摆摆手，一句话没说，继续往前行去。

显然，善铭是怕他们拿不住傅天豪，怕一旦激怒了傅天豪，他们护不住他，所以拦住了他们，没准他们采取行动。

那戴帽子的瘦高个儿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带着人跟在善铭身发了。

傅天豪笑了，当即收回目光转望杜明脸上。

杜明有点不安，陪上勉强一笑道：“傅爷，您留我在这儿是傅天豪笑笑摇头说道：“杜老别误会，我要有伤人意，刚才就不会放走善铭，我所以留杜老在这多待一会儿，是想问杜老几句话……”

杜明忙道：“话请尽管问，我知无不言。”

傅天豪道：“我先谢谢杜老，我请教，‘五城巡捕营’怎么会知道沈姑娘住在‘正阳门’大街‘泰安堂’药铺里，还有窝藏叛逆应当与叛逆同罪，为什么‘五城巡捕营’只带走了沈姑娘，‘泰安堂’药铺的人却一个没动？”

杜明道：“这个……希望傅爷您能相信我……”

傅天豪道：“咱们江湖人讲究的是两字道义，杜老当初在江南道上待不住而投奔京里任身官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杜老你跟我无怨无仇，我并没有难为杜老，同时我也相信杜老不会骗我。”

杜明忙道：“谢谢您，谢谢您，对您，杜明可说是仰名已久，也心仪已深，今天能在京里见着您，也可以说是杜明的造化，您是真英雄、真豪杰，杜明不该也不愿骗您……”

傅天豪道：“谢谢杜老，江湖同道这么爱护，我感激之余也深觉受之有愧。”

杜明道：“那是您客气，事实上这件事当初是提督大人交下来，我们做下属的只有如命照办，提督大人没明说，谁也不敢问，其实，营里大伙儿心里也嘀咕……”

傅天豪含笑抬手，道：“虽然我没能从杜老这儿问出所以然来，可是我仍然感激杜老以一个诚字待我，杜老请吧！”

杜明二话没说，一抱拳，跳上车辕赶着马车，如飞而去。

沈书玉突然一头扑进傅天豪怀里哭了，哭的好伤心，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傅天豪万万没想到她会这样，呆了一呆之后，躲避也不是，不躲避也不是，一时不知该怎么样才好。

其责，沈书玉所以一头扑进傅天豪的怀里哭得这么伤心，其道理似乎不难明白，那是因为她受了太多的委曲，而这委曲并不因为她曾经一度被抓到“五城巡捕营”里去。

在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情形下，傅天豪只有劝她，而这劝似乎也没发生多大的效用，老半天后，沈书玉才收泪挪开了身，抬起了头，那一双美目都已经哭红了，泪渍满脸，带雨梨花般，好生惹人怜惜。

傅天豪有点不忍，悠悠一叹道：“沈姑娘……”

沈书玉说了话，带着幽怨，也带着凄楚：“我没想到还能看见你……”

傅天豪道：“不管怎么说，姑娘现在总算脱险了，这一带是内宫禁地，不宜多待，姑娘不必再说了，我这就陪姑娘找霍大侠他们几位去。”

沈书玉一边举袖擦泪，一边摇头说道：“不，我不能再找他们去了。”

傅天豪微愕，凝目道：“姑娘不能再找他们去了？为什么？”

沈书玉香唇边浮现一丝愁苦笑意，道：“我给人家添的麻烦还不够？人家开药铺的开药铺，开酒馆儿的开酒馆儿，都好好儿的，现在可好，不但药铺、酒馆都不能开了，甚至在京里待都不能待了……”

傅天豪道：“姑娘不该这么想，也不该这么说，我虽不知道霍大侠几位

为什么离开燕云江湖道隐于京，但当初他们既能接纳姑娘，让姑娘住到他‘泰安堂’药铺去，他就没有考虑到什么麻烦，再说江湖上的人，尤其是霍大侠几位这种豪客，十个有十个都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一个‘义’字酒血舍命……”

沈书玉道：“这个我知道，他几位是一番好意，他几位怎么待我，我也明白，可是我怎么能……”

傅天豪道：“姑娘壤‘五城巡捕营’的人带了去，相信他几位一定很着急，必然会想尽方法不惜一切地拯救姑娘，现在姑娘已经脱了险，他几位未必能即时知道，万一他几位为了救姑娘闯进，‘五城巡捕营’去，出些差错……”

沈书玉道：“这个我也想到，只是……只是我多心，我也知道不该多心，其实我倒不是多心霍大侠，你是知道的，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多意见多，我跟他几位在一起，总是个累赘。”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姑娘是指‘五城巡捕营’知道姑娘住在，‘泰安堂’里，而且单只里姑娘一个人这件事？”

沈书玉点了点头道：“是的。”

傅天豪微皱眉锋，沉吟说道：“这件事的确耐人寻味，难怪姑娘会多心，前者可以这么解释，或许姑娘出来的时候被他们的眼线看见了，因为他们知道姑娘住在，‘泰安堂’药铺里，只是后者呢？官府衙门的作风我是清楚的，再说这件事也是他们的一桩大功，他们绝没有厚彼薄此，只拿姑娘一人的道理。”

沈书玉道：“事实上他们只把我一人带了去，别的人连碰都没有碰。”

傅天豪沉吟了一下，凝目说道：“姑娘愿意不愿意听我的？”

沈书玉唇边又浮现起一丝带着幽怨的愁苦笑意，道：“打从在路上你就照顾我，一直到如今，我怎么不愿意听你的。”

傅天豪心里忽然泛起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与歉意，沉默了一下，道：“这件事我想问个水落石出，姑娘要是愿意听我的，还请姑娘跟我一块儿去找霍大侠去。”

沈书玉道：“你又何必去问？我既决心不再麻烦他们，就也不用问了，好在我现在已经脱险了……”

傅天豪道：“姑娘，万一真是有人出卖了姑娘，那也仅仅是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姑娘不该让毫不知清的人为救姑娘闯‘五城巡捕营’去冒险，是不？再说，出卖朋友为江湖侠义所不齿，出卖姑娘这位孝女，这位忠义之后，更为江湖侠义难容，这件事我不知道便罢，既然我已经知道了，绝没有不闻不问的道理，眼下的忠义之后不只姑娘一人，他们今天既能出卖姑娘，将来有一天也会出卖别人，姑娘或可以不计较自己的身受，但却不能不为别人着想。”

沈书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谢谢你开导我，我听你的就是，只是他们已经离开住处了，上哪儿找他们去？”

傅天豪道：“这不难，只要他们还打算救姑娘，他们就绝不会远离。”

沈书玉一双美目中突然出现一种令人心跳的异彩，微一点头道：“好吧！那么咱们走吧！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走多远的路我都愿意。”

傅天豪心头猛地一震，连忙躲开了那双目光，迈步往前走去。

沈书玉跟上了他，道：“我说的是实话，也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出

口的。”

傅天豪暗暗一叹，道：“姑娘的心意我懂，我也感激，只是姑娘应该知道，我是个难以扎根也无法扎根的江湖人，姑娘也应该知道我的处境……”

“我知道。”沈书玉道：“我不也是一个人从塞外大老远地跑来京里的，路上的日子你清楚，我叫过一声苦，皱过一下眉没有？而且我冒的风险也不比谁小，事实上这种日子我也早已经习惯了，当然，一个女儿家，尤其是一个弱女子，碰到苦难总是难以抗拒的，可是，总不能为了这，就一辈子不嫁人，就永远让人当成累赘呀……”

傅天豪道：“我不是视姑娘为累赘，也从没这么想过，事实上我只是不愿也不敢拖累姑娘。”

沈书玉道：“我自己都不怕，你又怕什么？难道你能一辈子不成家，一辈子都待在江湖上么？”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事实上，据我所知，江湖人没几个愿意也没几个敢成家的。”

沈书玉道：“没几个那总不是没有，是不？”

傅天豪道：“话是不错，只是，姑娘，你不是江湖人，不知道江湖事，凡是江湖人成家的，有几个夫妻能白首偕老的？也许若干年后，也许就在成家的第二天，甚至可能在当天夜里，不是家破人亡，便是妻离子散，甚至于血染洞房，难完花烛……”

“我不怕。”沈书玉道：“只要能跟着你，哪怕是只有一刻，我也知足。”

傅天豪一阵激动，道：“姑娘这是何苦。”

沈书玉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傅天豪也不过世间一平凡……”

沈书玉摇头说道：“你不用说那么多，也不用再说什么，这都不是理由，也不足以动我的心，除非你根本就不愿意要我。”

傅天豪道：“姑娘忠义之后，也是位孝女，对姑娘这千里迢迢，不避风霜，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你只身上京救父之举，我敬佩……”

沈书玉道：“我不要你敬佩，我只要你告诉我，你要不要我？”

傅天豪苦笑道：“姑娘，你这是何苦，我行走江湖，过的是刀口舐血生涯……”

沈书玉道：“不跟你说了，别跟我说这些！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是现在要跟你，现在我父亲身陷囹圄，危在旦夕，我不愿也不该谈这些，我只想听你一句话，我等的是将来，你不是来自大漠么？将来我可以到大漠找你去。”

傅天豪好生感动，也难忍激动，实在不忍再说什么，暗一咬牙，道：“姑娘既然这么垂爱，我只有这么说，只要我还能回到大漠去，我在大漠等姑娘就是。”

沈书玉突然哭了，她低着头哭着说道：“有你这句话，将来我就是累死在半路上我也甘心。”

傅天豪没说话，人家对他如此深情，这般真意，他还能说什么？又还有什么好说的？

章小凤兴冲冲地进了“九门提督”府，迎她进门的是“九门提督”的总

管福桐，福桐是很精明的总管，他知道章小凤在内城里的“势力”，也知道主子善铭在章小凤身上打的主意，所以他对这位红遍了半边天的“金嗓玉喉”很客气，躬身哈腰陪着笑，把章小凤迎进去。

章小凤进门便道：“老爷子在么？”

福桐忙道：“在，在，您来的巧，刚回来。”

他陪着章小凤到了善铭的书房，章小凤到这儿来是从来不用通报的，福桐到了门口便哈腰走了，这也是他识趣，他会巴结主子处。

章小凤推开了书房的门儿，善铭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阴着脸儿，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章小凤怔了一怔，旋即挑了一双眉梢儿：“哎哟！这是怎么了？进门儿就给脸色看，不欢迎我来？不欢迎您倒是说一声呀！您只要说一声，我扭头就走。”

说归这么说，她人已风摆杨柳般进了书房。

善铭站了起来，带着强笑站了起来，其实也只不过是长着胡子的嘴唇儿牵动了一下：“那有这么说，求还求不到呢！坐坐。”

说着话就伸手拉住了姑娘一只柔夷，章小凤这只手想必有很大的魔力，善铭一拉住她的手，他脸色马上就好看多了。

章小凤也没躲，顺着善铭的拉势就挪身坐在善铭身边，人坐下了，善铭还不放手，章小凤也没把手抽回来的意思，善铭在姑娘那白嫩，一碰能碰出水来似的手背上轻轻拍着，道：“姑娘，今儿个又是什么风啊……”

章小凤美目流波，娇媚地瞟了他一眼道：“老爷子，我们是来讨赏的，说吧！您打算怎么赏我们？”

善铭的脸色马上又阴了几分，可是他嘴角还噙着笑意：“别说了，姑娘，还讨赏呢！我差点儿把老命丢了。”

章小凤怔了一怔，旋即又娇笑说道：“哟！别这么小气行么，您这是想赖赏么？”

善铭还抓着那只玉手不放，这也难怪，姑娘这么柔顺的时候不多，柔夷在握，有几个肯轻易放手的？

他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姑娘，不是闹着玩儿的，我真差点儿没把命丢了。”

章小凤不笑了，是真是假她还看不出来？她睁大了一双美目望着善铭道：“怎么回事？老爷子，难道说上头有谁……”

“上头？”善铭摇头说道：“不是上头，真要是上头倒还好了，不管是谁总得顾着我的这张老脸，就是有意思抢，多少也得给我留点儿……”

章小凤道：“那是……”

善铭“哼！”了一声道：“我干脆真说了吧！你不是外人，我也不怕你笑话，姓沈的那丫头让人弄出去了。”

章小凤脸色一变，道：“怎么说？她让人弄出去了？是谁“还有谁？”善铭摇摇头道：“提起此人来头大，‘大漠龙’傅天豪，你听说过么？”

章小凤一听“大漠龙”傅天豪，猛可里站了起来，当然握在善铭手里的那只手也抽了出来：“‘大漠龙’傅天豪？他？他是什么时候闯进衙来……”

“闯进来？”善铭又哼了一声道：“他要真是闯进来的，还不会那么容易就把姓沈的丫头弄出了，这两天我不是忙着清道么？也不知道他是受了那个的高明指点，竟跑到‘倚虹堂’找上了我……”

他把那丢人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清楚。

听完了善铭的话，章小凤脸色变了，变得比善铭刚才的脸色还难看，铁青铁青的，姑娘要是老是这么个脸色，她绝红不了半边天，她咬着牙，恨不得把一口银牙咬碎：“好啊！他还是真关心真急啊！好嘛！咱们就斗一斗，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

善铭何等样人儿，一听就听出话里不对了，满脸诧异地站起来，道：“怎么回事儿？姑娘，‘大漠龙’傅天豪，你知道这个人？”

“知道？”章小凤冷笑一声道：“当然知道，我何止知道，跑江湖的那一个不知道‘大漠龙’傅天豪呀！我可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善铭道：“那……那傅天豪跟姓沈的这个丫头是……是“是什么？”章小凤撇撇嘴，冷笑一声道：“说起来好听着呢！我呀！我说了却怕脏了我的嘴，姓沈的丫头，一路往京里来，傅天豪一路护着驾，孤男寡女坐在一辆车里，一天到晚在一愧儿，能做出什么好事儿来么？就这么个关系，老爷子，您明白么？”

善铭的眼珠子转了一转，道：“那么刚才你说咱们就斗一斗，是指……”

章小凤道：“那一对呀！男盗女娼，不要脸，哼哼！我可没骂错，他们可是男盗女娼，‘大漠龙’不是个官家到处缉拿的贼么？那个女的来的时候怕人瞧出她来，一路上打的是窖姐儿旗号，这不是男盗女娼是什么？”

善铭眨了眨老眼，望着章小凤道：“姑娘，你要跟‘大漠龙’斗？”

“怎么？不行呀？”章小凤道：“您可别把姓傅的抬得太高，就拿他跟姓沈的这个丫头不清不白的，他就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您别看我章小凤是个跑江湖实唱的，我就有这个胆子斗他姓傅的……”

“好！”善铭两手一拍，叫了一声道：“有胆识、有豪气，巾帼不让须眉，确是位江湖奇女子，姑娘，只要你有这个心，我这个‘九门提督’全力支持你。”

章小凤两道柳眉跳动了一下，目光一凝道：“老爷子您这可是当真？”

善铭道：“我什么时候跟你逗着玩儿过，再说这是什么事儿，能逗着玩儿吗？”

章小凤那乌溜溜的眸子转了一转，道：“老爷子，别人不知道您清楚，我只是个江湖卖唱女子，有颗不让须眉的铁胆，却只空有一张嘴……”

善铭沉默了一下，道：“姑娘，那么你的意思是……”

章小凤道：“别的没有，我只有点儿小聪明，我出心智，至于您堂堂一个‘九门提督’，辖下既有禁军又有，‘五城巡捕营’……”

“行！”善铭一点头道：“姑娘，咱们俩一句话，只是，姑娘，‘大漠龙’那身武艺：

章小凤撇嘴一笑说道：“老爷子，竟雌论雄，争长较短，武艺嘛只占三分，心智嘛可要占上七分，您是位带兵的武将，岂不闻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想当初诸葛武侯一计连环，烧得曹兵八十三万……”

“好，好！”善铭猛一点头道：“好一个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姑娘只要你这诸葛军师能一举给我拿住‘大漠龙’傅天豪，朝廷这桩大功就算你的……”

章小凤瞟了他一眼，道：“老爷子，升官发财也少不了您的呀！”

善铭一阵激动，伸手把章小凤拉进了怀里，那张毛胡子嘴直往吹弹欲破的粉颊上凑：“小可人儿，事成之后，你怎么谢我呀？”

章小凤会逗人，娇躯只在善铭怀里碰了一碰，揉了一揉，然后一拧身，跟蛇似的就从善铭怀里挣了出来：“老爷子，既是事成之后，您现在急什么呀？”

善铭连胡子都在抖，道：“小可人儿，你别逗我了，这下月的粮俸就让我先支一支吧！”他伸手就要再拉章小凤。

章小凤险一杨，娇靥一绷，道：“老爷子，内城里的大府邸都把我看得高高的，您别把我瞧低贱，我卖唱不卖身啊！”

善铭就吃她这一套，一听说内城的大府邸，手马上收了回去，苦着脸，似笑又像哭地道：“姑娘，你……你这是……”

章小凤“噗哧”一笑，乱颤的花枝般，伸出一根水葱般玉指，一下子点在善铭的额角上：“瞧您这颗胆子，亏您还是个带兵的武官呢！”

善铭察言观色，见风转舵，一颗心马上又活了，笑意往脸一堆，又要往前凑。

章小凤脸色一整，马上又道：“老爷子，您听我说一句，咱们可是两个人干，好处各半，要真说来，您的好处恐怕还要占一大半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老爷子您帮我这个忙，我章小凤不能不领情，我说一句算一句，现在咱们正正经经，将来我少不了您的就是。”

善铭让章小凤逗得哭笑不得，他一听累凤这么说，只有趁着这个台阶儿下了台，心里头可把章小凤恼得牙痒痒的，老脸一庄，两眼一睁道：“姑娘，这话可是从你这张小嘴儿里说出来的啊？”

章小凤道：“您放心，我不过一个江湖卖唱女子，您是堂堂的‘九门提督’，我现在人在京里，还不就跟在您的手掌心儿里一样，您还怕我插翅飞了不成？”

善铭心里头转了一转，眨了眨老眼，道：“那么，姑娘，拿出你的锦囊妙计来吧！”

章小凤一双美目灵活得不得了，卖唱的恐怕都得有这套本领，眼角一勾，主动也伸手拉住了善铭的手，娇媚一笑，道：“您坐下，然后附耳过来。”

她拉着善铭坐了下去，善铭乖乖地把半边脸凑了过来，章小凤当即也把两片香唇凑了过去。

轻声细语，吐气如兰，善铭耳朵直痒痒，心里更痒得厉害，奈何隔着一张茶几使他英雄没用武之地，可是他却没轻饶了章小凤那只玉手，把姑娘一只柔若无骨，欺雪赛霜的玉手都揉红了，他也不心疼。

章小凤这一着算是下对了。

她放的线够长，挂的饵够香，即使善铭官场里打过多少年的滚，再油再滑，她针对的正是他的弱点，还怕他这条鱼不上钩儿。

章小凤话说得不少，善铭也着实地享受了一阵。

章小凤话声压得很低，即使是隔墙有耳也听不见。

她说了些什么，只有善铭一个人听得见，恐怕也只听了个七八分，因为他心猿意马，心没全在这上头。

要是书房外头有人，他只能听见章小凤偶而扬起几声银铃般轻笑，娇媚无限能让人脸红心跳，跟喝了酒似的。

日头偏西的时候，善铭书房那两扇门儿开了，章小凤从里头走了出来，善铭一直送她出了书房，拉着章小凤一只玉手不肯放，那模样不仅像喝了酒，而且像喝醉了酒。

章小凤走了，他脸上那股子痴迷劲儿似乎也被章小凤带走了，很快地他端了起来，又是一副“九门提督”的威严，喝一声：“来人！”

福桐刚送走章小凤，听见这声“来人”，三脚并为两步地到了善铭跟前，哈个腰陪上一脸谄笑：“大人，套间里要不要收拾一下？”

善铭的书房有间套间，等于是善铭的一处卧房，那是专供善铭待“客”用的。

福桐自作聪明的这句话，听得善铭老脸一红，旋即端起“九门提督”的架子呵叱道：“别胡说，派个人传玉伦到这儿来一趟，快去！”

难怪他呵叱，没吃着羊肉，总不能沾上一身腥。

福桐恭应着退走了。

没多久，“五城巡捕营”的统带玉伦一骑快马赶到了，老远地下了马，跑着步进了“九门提督府”。

这是大清朝的规矩，玉伦还不够那个格，不能在“九门提督府”门前骑马。

由福桐带领着，玉伦径直进了善铭的书房，福桐退了出去，书房的两扇门儿关上了。

善铭跟玉伦在里头嘀咕了一阵，都嘀咕些什么，只有他两个知道。

日头都偏了西，章小凤还不见回来。

霍天行几兄弟正在着急，尤其那莽张飞般的老五，他硬要找她去，霍天行拦他拦了好几回了。

正在这时候，一阵急促步履响动，二虎进来了，进门便叫：“师父，小凤回来了。”

霍天行几兄弟才精神为之一振。

莽老五一跺脚道：“这丫头，可没把人急死。”

章小凤进来了，一脸的疲累色，进门便道：“大爷，小凤要跟您讨个座儿。”

话刚说完，老四骆二巧已经把一把椅子送到了她跟前，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谢谢您。”

她拧身坐了下去，吁一口气接着便道：“内城里绕了十几个圈子，可没把我给累死。”

莽老五忍不住头一个问道：“丫头，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章小凤正要开口，霍天行抬手一拦道：“二虎，给小凤倒杯茶来。”

二虎答应一声，一阵风般把杯香喷喷的热茶送到章小凤手里，长一辈的也好，晚一辈的也好，那一个不急？

霍天行道已，“先喝口茶歇歇再说。”

章小凤看了霍天行一眼，又不奋思地笑笑说道：“谢谢您。”

长辈们这样对她，甚至连坐都没坐，她当然不好意思。

喝了一口茶，她开了口：“您几位可以放心了，人已经让‘大漠龙’救了去了。”

她倒是实话实说了。

霍天行猛然一怔，旋即一阵激动，冲外抱拳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忠义之后自有天相……”

莽老五猛击一掌道：“没说的，还是人家，‘大漠龙’行。”

白不群道：“小凤，‘大漠龙’是怎么知道沈姑娘……”

章小凤哼哼两声摇头道：“这就知道了。”

骆二巧道：“这还用问，这么大的一件事，只怕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霍天行坐了下去，道：“不管怎么说，沈姑娘总算脱险了，也让咱们松了一口气，沈姑娘投奔了咱们，这是没出什么差错，万一出点什么差错，让咱们何以面对武林众侠义，又让咱们有什么脸再扛着咱们这块招牌混下去。”

“大爷。”章小凤扬了扬眉，冷冷说道：“您过于自责，也有点错怪咱们。”

霍天行目光一凝，道：“小凤，你这话……”

章小凤道：“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虽然她是忠义之后，可是忠义之后不见得只有她，咱们为她做的事不能算少，有人出卖了她，这也怪不得咱们。”

霍天行双眉微耸道：“有人出卖了沈姑娘，你哪儿打听来的消息？”

章小凤道：“人是‘五城巡捕营’抓去的，我当然得到善铭那儿打听去。”

霍天行道：“善铭告诉你的？”

“可不！”章小凤道：“善铭说他也是听‘五城巡捕营’上报的，事实上他并没见着那个人。”

霍天行道：“你有没有到‘五城巡捕营’问问是个什么样的人？”

章小凤道：“我没到‘五城巡捕营’去，那用得往‘五城巡捕营’跑，善铭告诉了我，他说‘五城巡捕营’的人上报说那个人穿一身黑衣，蒙着脸，来去奇快，跟阵风似的，说没两句话就走了，‘五城巡捕营’想派人盯他，可是一转眼他就没了影儿。”

霍天行点了点头道：“照这么看，这人该有一身好轻功。”

莽张飞钢髯微张，道：“大哥，您看是谁？找出他来，我去劈了他。”

霍天行沉吟说道：“江湖上有这么好一身轻功的人不少，可是眼下京畿一带有这么好轻功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章小凤道：“以我看，这个人恐怕跟咱们是友非敌。”

莽老五目光一凝，道：“怎么说？这个人跟咱们是友非敌？丫头，你糊涂了？要是跟咱们是友非敌，怎么会出卖沈姑娘？”

章小凤道：“五叔，我所以这么说，是有根据有理由的。”

莽老五道：“你有根据，有理由？丫头，你是怎么了……”

白不群抬手拦住了莽老五，望着章小凤道：“小凤，你有什么”

